
侯宝林相声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侯宝林相声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侯宝林相声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15,000　开本850×1168毫米$\frac{1}{32}$　印张16$\frac{5}{8}$　插页4
1980年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书号10019·2891　定价1.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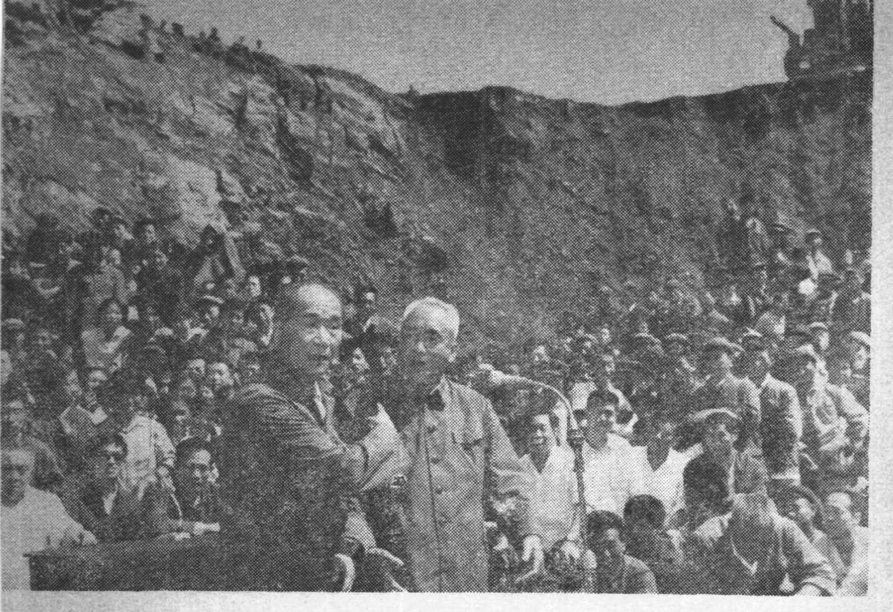
著　　书（集中精力，研究相声艺术）　　彭高瑞摄 1979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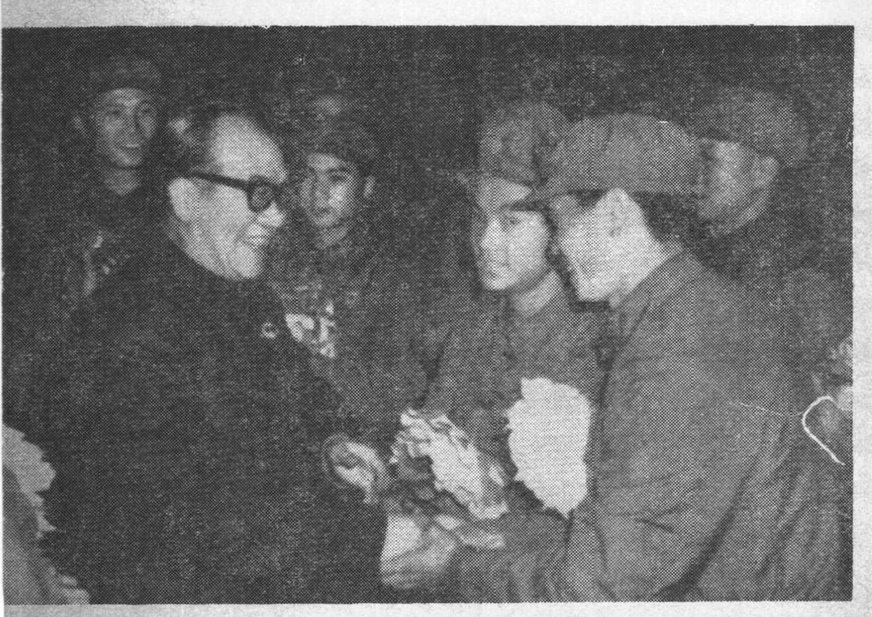
打　靶

（1959年夏在福建前线慰问期间，向战士学习射击）

王　决摄



深 入 矿 山（1978年夏在鞍山某矿为职工演出）



向英雄致敬（1979年4月，在云南自卫反击战前线为荣立战功的边防战士献花）

新华社供稿

序

侯宝林同志是我国人民所熟悉、所喜爱，素负盛名的相声艺术家，他从事相声艺术达半个世纪了。现在他的《相声选集》即将出版，要我写几句话，我便答应了。

相声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形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相声艺术在旧社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表演者和其他许多曲艺演员一样，往往卖艺街头，四处流浪，看尽世态炎凉，人情冷热。但也正因此，他们和社会底层的人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心理和语言。当然同时也难免沾染一些市井流俗的习气。新中国使他们获得了解放和新生，他们作为人民的艺术家而受到了人民的尊重。

相声的特点和长处是逗人发笑。笑是人情喜怒哀乐之常，即令是极度伤心的时候，有时也会笑，也需要笑，所谓长歌当哭，不就是化悲为笑吗？但是我们人民的相声不是为笑而笑，是有褒贬地笑，有爱憎地笑。对敌对的事物，它应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它的胸膛。对人民的缺点，则应满腔热忱，苦口婆心，与人为善，使人们笑过之后又浑身出汗，如同服了一付猛药一样。

当前我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新时期，相声艺术大有用武之地。我们要前进，就要扫除前进道路上

的一切障碍。林彪、“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和思想流毒，各种投机分子、风派人物、各式各样的昏聩的官僚主义者和自恃特权，违法乱纪的不法分子，阿谀逢迎、拍马吹牛者的丑恶嘴脸，因循守旧的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狭隘眼光，以及其他各种愚昧落后的现象和不正之风，都是我们的相声所应该瞄准的目标，要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性质和轻重程度，又狠又准又稳地瞄准，既不要宽恕敌人，也不要误伤自己人。

我们反对单纯追求笑的效果，因为那样会流于庸俗，低级无聊，只会败坏观众的欣赏趣味。我们所需要的，所要提倡的是健康的笑，高尚的笑，引人深思、使人振奋的笑。

反动阶级惧怕人民，钳制人民，不许人民笑，使人民变得麻木。林彪、“四人帮”就是这样。因此在他们横行时期，相声就没有容身之地，“相声”变成“无声”了。“四人帮”被摧毁以后，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了党和国家的保障，他们又敢想、敢说、敢怒、敢笑了；敢引吭高歌，也敢嘻笑怒骂了。我们不但用笑的武器打击敌人，也要用笑的武器批评自己。我们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靠真理吃饭，靠科学吃饭。实事求是，不哗众取宠，不讳疾忌医，不怕揭露生活中的缺点和过失，也有勇气和力量纠正它们。革命者从来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缺点的过程中前进的。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相声艺术也要不断改革和创新。既要保持它的传统的民族特色，

又要有所革新，不断地以社会主义新的沸腾生活来丰富自己，探求和创造更新更美的形式，使相声艺术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永葆青春。任何文学，都是语言艺术。相声尤其要靠语言的魔力。一个好的优美的相声，它的每一句话都要语出惊人，出奇制胜，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奇效果和美感享受，它能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又能移风易俗，端正社会的风气。

侯宝林同志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相声艺术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滑稽而不粗俗，诙谐而不油滑，动作洒脱利落，语言生动俏皮，富于幽默和风趣。趁他的《相声选集》出版之际，我祝贺侯宝林同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攀登相声艺术的新高峰。

周　扬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

目 录

婚姻与迷信

（对口相声）

甲　在过去封建社会，是重男轻女，男人可以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妇女就关在家里操作一切，扫地拾掇屋子带笼火，做菜做饭，生孩子。

乙　是呀，男性社会嘛。

甲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

乙　是呀。

甲　既然是男人地位高，你们就应该把男人都凑一块儿，找个另外地方你们就"高"去吧。

乙　脱离女性？

甲　又不行，结婚非得一男一女不可。

乙　唉！

甲　两个男人结婚你看着他别扭！

乙　啊？

甲　可从来也没有见过。

乙　根本就没有嘛。

甲　是呀，谁都是母亲生的。

乙　是呀。

甲　谁也不能说我是我父亲生的。

乙　没听说过。

甲　男女同是一样的人，为什么重男轻女呢？

乙　不合理嘛。

甲　一般形容词，形容男女都有区别。

乙　什么区别？

甲　形容男人都带个大字儿，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乙　怎么说？

甲　要形容男人：男子汉大丈夫、大老爷们儿、大小伙子、大学生，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乙　要形容妇女呢？

甲　满带个小字儿：小丫头儿、小妞儿、小女孩子、小姑娘儿，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乙　就好了。

甲　小媳妇儿！

乙　嘿！始终没脱离这个小字儿。

甲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乙　怎么说？

甲　小寡妇儿！

乙　一般说话是这样。

甲　还有，过去谁家一生孩子，大家送礼，生个男孩儿就写弄璋之喜。

乙　怎么讲？

甲　璋啊，是一种玉器，宝贵、难得，生个男孩子就如同获得一块宝玉。

乙　要生个女孩儿呢？

甲　就写弄瓦之喜。

乙　什么瓦？

甲　砖瓦的瓦，就注定女的一生就得操作一切。

乙　怎么？

甲　弄瓦嘛，不单做菜做饭，连房坏了你都得修理。

乙　啊！妇女还得代理瓦匠？是那么讲吗？

甲　不是吗？

乙　也是一种器皿。

甲　噢，就是古代的陶器。

乙　唉。

甲　那要跟弄璋玉比较起来，差多了。

乙　唉！怎么说也是重男轻女。

甲　旁人不说，夫妻俩关系最密切了吧？

乙　是呀。

甲　他也不尊敬妇女，男人都这样说：我老婆、我媳妇儿、我家里的。

乙　家里的？

甲　你家里东西多了，她算哪一类呢？

乙　真不象话。

甲　这还是白话儿，文言更讨厌了。

乙　文言？

甲　啊，文言：贱内！头上先给你来个贱字儿，这就好不了；内子、房下、拙荆、糟糠。

乙　糟糠？

甲　好糠才二分钱一斤，糟糠更不值钱了。现在这种名词完全取消了。

乙　怎么说？

甲　都叫爱人。

乙　爱人。

甲　我要给人介绍(对观众指乙)这是我爱人。

乙　我呀？

甲　就这么比。

乙　为什么叫爱人呢？

甲　男女的结合，必须经过恋爱过程。过去的婚姻制度——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强迫婚姻——完全推翻。

乙　婚姻自由自主，自己搞对象，任何人不能干涉。

甲　搞对象一定要本人出席，派代表不行。

乙　这哪儿有派代表的？

甲　两个人，经过相当时期，彼此志同道合，携手奋斗，互相鼓励，互相照顾……订婚——结婚；美满婚姻；快乐家庭……结婚仪式要隆重，严肃，不浪费。

乙　结婚的时候得花很多钱。

甲　那是过去，在过去穷人不敢结婚。

乙　怎么？

甲　一办喜事，亲戚朋友全来了，起码吃你一礼拜。

乙　那么现在呢？

甲　省事了，我上次参加了一个婚礼，真好。礼堂布置的跟

会场似的——大家送的祝词、礼物；领导干部给讲的话；在热烈地掌声中举行婚礼——三鞠躬；礼成；回家休息。减去多少麻烦事儿呀！

乙　真好。

甲　过去有钱的人，讲究大办喜事，撒帖请人，除去夸耀他的财富还有什么意义？有钱的人讲究文明结婚。

乙　花车乐队。

甲　不合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喜事穿红的；这来一身儿白的——软缎加累丝纱的礼服，珠罗头纱、头冠、头花儿、手花儿、手套儿、腰带、银漆皮鞋，往那一站（作势），这样的——

乙　美呀！

甲　洋相！

乙　啊？

甲　再看新郎——礼服、礼帽，猛一看，跟卓别林似的。

乙　滑稽。

甲　伴娘，伴郎，四个小孩拉纱。花车到了门口儿，新娘不下车，等新郎出来冲汽车三鞠躬，汽车连头也没点。

乙　汽车不会还礼。

甲　伴娘搀着新娘一下车，一卷毡子往地下一扔，新娘得走上边，怕这套（指礼服）脏了。

乙　脏了怕什么？

甲　脏了得赔人家，全是租来的！

乙　嗽，为这个！

甲　这会儿新娘倒霉了，大伙儿一通儿乱拽(音 zhuāi，扔的意思)！

乙　拽什么？

甲　拽纸花儿，拽纸片儿，拽纸条儿；后来发展的拽小米儿，拽高粱。

乙　嗬！

甲　还有的人淘气，弄点儿胡椒面儿，也拽；她又不是高汤，你撒胡椒面儿干什么？

乙　这不是糟蹋东西吗！

甲　反正新娘倒霉！老式的更糟糕了。

乙　老式的仪式坐轿子。

甲　对了，我小时候，看娶媳妇儿的都是坐轿子。象你母亲结婚的时候儿就是坐轿子。

乙　是呀！

甲　那时候你还小哪。

乙　啊！什么？怎么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我还小呢？

甲　嗽，你记不清了。

乙　什么话，那阵儿还没有我哪。

甲　嗽，那是我记不清了。那阵妇女更倒霉了！

乙　怎么？

甲　有一套迷信。

乙　你说说。

甲　按照北京的习惯，新娘一上轿，轿子挡了个挺严，一点儿空气也不透，多热的天都得走马路当中，新娘得霍乱

他们都不管，八个人抬个“小房子”满街上遛，好容易到男方门口了——

乙　下来休息休息。

甲　不让进去，里边儿“哐当”把大门一关，放一挂鞭炮，崩崩煞神，恐怕新娘把煞神带来。

乙　煞神什么样儿？

甲　没看见过。放完了鞭炮，开开大门，轿子搭进来，新娘刚一下轿，新郎先给来个“镇物”：手拿一张弓，三支箭，嘭嘭嘭射她三箭。

乙　干吗？

甲　恐怕她是妖精。

乙　这事！

甲　多危险，这一箭要射到眼睛上怎么办？

乙　那就瞎了。

甲　要不怎么后来人都戴眼镜呢。

乙　啊！眼镜就这么留下的？

甲　再往前走，地下搁一个铁盆，里边儿有烧红了的木炭，旁边儿有一个人拿着一杯白酒。

乙　干吗？

甲　等新娘走过来，把酒往炭上一倒，火苗儿——烘！起来了。

乙　还怎么样？

甲　新娘得揪着长裤，撩着长袍儿，得迈过去。

乙　这为什么？

甲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火火炽炽，旺旺腾腾。

乙　啊！

甲　这要把衣服烧了哪？

乙　再引起火灾来！

甲　再往前走，地下搁个马鞍子，迈马鞍子咬口苹果。

乙　这又怎么回事？

甲　这叫平平安安。来到喜房门口儿，有个老太太把闲人都掏出去，让新郎、新娘、娶亲奶奶、送亲婆婆、举香的人，都放进去，把门一关。

乙　旁人要进去看看哪？

甲　里边忌属相。

乙　忌什么属相？

甲　比如今年忌猪、狗、牛。无论谁家娶媳妇，也得忌这三个。

乙　要有属这个的哪？

甲　不让进去。

乙　那她哪儿知道哇？

甲　老太太把门儿，谁要想进去看看先得告诉她："大娘，我进去看看。""你属什么的？""我属鼠的。"（自言自语）"猪、狗、牛……嗷！属鼠的，进去吧。学着点儿。"

乙　不忌他。

甲　又来一个："大娘，我也进去瞧瞧。""你属什么的？""我属狗的。""去，不让狗进去。"

乙　啊？

甲　“我是属狗的，我没带着狗来。”“不行啊，忌猪、狗、牛。”

乙　嗷，忌他。

甲　旁边那个小伙子属猪的也不敢说了。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跟老太太撒谎：“大娘，我进去看看行不？”“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嗷，进去，在边儿上呆着。”

乙　干吗在边上呆着？

甲　黄花鱼都溜边儿嘛！结果属猪的也进去了。

乙　还是没忌了。

甲　里边儿供好了天地码儿（神纸），上好了香，两个人磕头，拜天地；拜完了天地，上床对脸儿一坐。

乙　这又干吗？

甲　这叫坐帐，可不带《斩马谡》。

乙　《失街亭》啊。

甲　吃子孙饽饽、长寿面。

乙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甲　由打女方提来一个盒子——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一个碗里是饺子，一个碗里是面。

乙　吃那个饺子？

甲　有子孙。

乙　吃那个面？

甲　能长寿。

乙　嗷。

甲　还不能煮熟了，拿水泡熟了。

乙　吃生的？

甲　为借那个生字儿。他们在屋里吃，窗户外头站个小孩儿——问："生不生？生不生？"新郎新妇第一句话得说这个字："生。"

乙　这干吗用？

甲　往后好生小孩儿。你说这不是迷信吗？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一定得生小孩，与生面有什么关系？有生面就生？那面粉公司一天得生多少？明儿面粉公司转业改托儿所。

乙　没那个事情。

甲　纯粹迷信，呆会儿下炕分大小儿，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见人就磕头，磕得晕头转向。

乙　简直是活人受罪！

甲　好容易盼到了晚上，客人都走了，休息吧。

乙　是呀。

甲　自己的被褥，自己没有权利动。

乙　那谁给弄呀？

甲　得请位"全合人儿"给铺床。挺好的被褥——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里儿面儿三新；那要是躺着，多舒服！可里边儿弄了好些个障碍物！

乙　那里搁什么呀？

甲　有圆圆、核桃、枣儿、栗子、花生。

乙　搁这个干吗用哪？

甲　全有迷信的说法。

乙　圆圆，怎么说？

甲　说他们夫妻“圆圆满满”。

乙　核桃？

甲　“和和美美”。

乙　枣儿跟栗子？

甲　“早立子”！

乙　怎么讲？

甲　就是早点儿生小孩儿立住。

乙　噢，花生？

甲　更理想了，也别净生男孩子，也别净生女孩儿，得花搭着那么生。

乙　嗬！

甲　你说，这不迷信吗？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搁花生她也生；你把我搁到花生地睡去，也生不了。

（一九四九年春于北京）

一 贯 道

（对口相声）

甲　您知道迷信怎么讲吗？

乙　不知道。

甲　迷信，就是不求真理，迷迷糊糊就信了。

乙　啾。

甲　过去可害了不少人哪！

乙　就是现在也还有。

甲　青年人没有啦，您看哪个青年人还烧香磕头？上年纪人还有，特别是老太太。嗳！可也分哪儿的老太太，今天来的老太太一位迷信的都没有；我说的是我们街坊有这种迷信的老太太。

乙　啾，你们街坊老太太迷信？

甲　对啦。

乙　你在哪儿住？

甲　哦！我还没找着房哪！

乙　哈……怕得罪人。

甲　真有这样的老太太，到初一十五烧灶香，还磕头哪，家里年轻人就说："您烧香有什么用？有那钱买冰棍儿吃好不好！"

乙　真是。

甲　老太太不愿意听了："有什么用？求佛爷保佑！我这么大岁数还活几年，烧香求佛就为保佑你们。"

乙　为保佑别人。

甲　其实老太太保佑谁啦？

乙　保佑谁啦？

甲　老太太保佑那卖香的啦。

乙　怎么保佑他啦？

甲　您想啊，她要不买香，卖香的不就歇业了吗？

乙　对呀。

甲　这种迷信老太太还主张供神。

乙　供什么神？

甲　灶王爷。老太太说："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对灶王爷非常虔诚，早晚三炷香。到了初一十五还得犒劳犒劳灶王爷。

乙　嗯，吃顿好的？

甲　来半碗清茶。等到腊月二十三，是个大典。

乙　祭灶。

甲　买点儿糖瓜儿，搁桌上摆摆，临完大伙儿一吃。

乙　叫人吃啦。

甲　把他那份儿神像一烧！愣说他"上天言好事"去啦。

乙　上天去啦？

甲　还得等他"回宫降吉祥"。

乙　他还能回来？

甲　不买他可不能回来。

乙　买呀？

甲　买还不能说买，得说请。

乙　噘，请。

甲　可是不给钱人家不让拿。

乙　多新鲜哪！

甲　老太太把这份儿烧了以后，又到纸店买一份儿新的，很尊敬地抱着，碰见一个街坊小伙子，……谁见着老太太都要说句话儿。

乙　那当然啦。

甲　“大娘，出门儿啦！哈……买佛像啦。”这不是好话吗？

乙　是呀。

甲　老太太不愿意啦。

乙　怎么？

甲　“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像，能说买吗？这得说请。”

乙　啊！

甲　“噘，大娘，我不懂，您这佛像多少钱请的？”“嗐，就他妈这么个玩艺儿要八千块（八角）！”

乙　怎么骂上啦？

甲　老太太一心疼钱，她也骂上啦！

乙　看起来老太太信佛也是假的。

甲　过去有人宣传迷信，还有人设局骗财，披着宗教的外衣，搞些反动的勾当。有个一贯道你知道吗？

乙　知道哇。

甲　那就是反动会道门儿，专欺骗家庭妇女、老太太们。我们街坊有个王大娘就受骗啦。整天价东跑西颠，满市街引诱人入道。

乙　他们说，那叫“度人”。

甲　度人？可不白度，度一个就是两万块(两元)钱！您想这买卖儿也不错呀。

乙　怎么？

甲　镀一镀就两万(两元)，要电焊得多儿钱哪？

乙　你这儿拾掇铁管子哪？

甲　纯粹是骗人！

乙　可不是嘛。

甲　我根本不信这一套，可是那老太太直劝我入道。

乙　是呀？

甲　“哟！侯宝林哪，你这灾难可不小哇！”

乙　怎么啦？

甲　“说相声的嘴太损啦，净拿神仙开玩笑。阎王爷那儿都给你记账啦，死后得下十八层地狱！”

乙　嗬！

甲　“你别害怕，入我们这道吧，可以免三灾，去八难，死后，灵魂能够升天堂，平常还有神仙保护你。我们有五字真言，遇着大灾大难，闭着眼睛一念，灾难全消！”

乙　什么词儿这么灵啊？

甲　“可不能说，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非道亲道友不

传。”

乙　嗬！还严守秘密。

甲　不是，这是为的要钱。

乙　噉。

甲　我说：“好，我来两万块（两元）钱的尝尝。”

乙　尝尝？你花两万块（两元）钱就算入道啦！

甲　我就为到里头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乙　噉。

甲　我刚说入道，老太太乐啦：“好，你一定有仙根。”

乙　怎么，这么会儿又有仙根啦？

甲　我不是给两万块（两元）钱了吗。

乙　好嘛！

甲　“你今天入道，赶上今天就有坛。”我说：“有痰不要紧，吃点白松糖浆就好啦。”

乙　粘痰哪？神仙降坛。

甲　我说：“好，那咱们走吧。”一边儿走，她一边儿跟我聊：“这就好啦，最好哇，是劝你们一家子全入道。”

乙　一人儿入道还不行，还得一家子全入。

甲　“一人儿入道哇，死后升天堂的时候道儿黑，不好走；一家子入道，佛就慈悲啦，赐你们一盏天灯，道儿就亮啦。”

乙　噉，还有这事儿。

甲　敢情对团体的有优待。

乙　嗐，人多钱就多啦！

甲　是呀，一会儿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儿，门口儿也没什么招牌。到院里一看，三间北房是佛堂，真讲究，全是硬木桌椅，黄云缎子桌帘儿，桌上摆着个牌儿，写着什么大圣，老母，有香炉，蜡签儿，五供儿，干鲜果品。地上有很多蒲团，茶几儿上摆着沙盘，上边吊着一管大木笔，说是“扶乩”用的。把我带到屋里给我介绍了很多人。

乙　都什么人？

甲　有前人、道长、坛主、点传师；还告诉我，乾三才、坤三才；还有两个小孩儿叫痰桶。

乙　痰桶？那叫坛童！

甲　对！坛童。坛主过来点着香，插在香炉内，站在那儿嘴里还直嘟囔。

乙　那是祷告。

甲　嗯……（摇头）算帐哪。

乙　算什么帐？

甲　今儿有八个入道的，他来十六万。

乙　嗽，算那笔收入哪？

甲　嘟囔完了，趴地下就磕头。（学动作）

乙　磕头不是跪着吗，干吗趴下呀？

甲　他们这叫大参。

乙　大参？

甲　“大餐”可没有“牛排”。

乙　西式大餐哪？

甲　坛主磕完头站起来。我是王大娘度的，她还装模作样

地在神仙那儿给我求，磕完头说了一大套。

乙　说什么？

甲　"弟子王张氏，今度到东胜神州亚细亚洲北京市相声演员侯宝林，愿入我道，今后被度人，倘有反悔，遭五雷轰顶，化为脓血而亡。"

乙　嗬，你怎么起这么重的誓呀？

甲　我没言语，全是她给说的。

乙　这叫什么事呀？

甲　她说神仙对我印象还不错，没有什么坏的反映。

乙　那还怎么样呢？

甲　让我也来份"大餐"。

乙　那就"餐"吧。

甲　点传师过来给点法："一指中央会，万法得超然。"

乙　这是抓什么呢？

甲　我也不知道，还传给我三宝。

乙　什么东西？

甲　"关"、"印"、"诀"。

乙　什么叫"关"？

甲　两眉当中，(指印堂)这儿叫"关"，又叫"天门"。

乙　干吗点这儿呀？

甲　他说："你没入道以前，你要是死了，灵魂由头顶出去，就奔阴曹地府啦。"

乙　那么入道以后哪？

甲　"一点这儿天门就开了，死后灵魂打天门出去，就奔天

堂啦。”我一想，这也危险哪！

乙 怎么？

甲 一点这儿，（指印堂）天门就开了，天门一开，我“软统”，就输啦！

乙 推牌九哪（骨牌的又一种赌法）！什么叫“印”？

甲 两手一合叫“印”。

乙 那么诀哪？

甲 嘴里念的五个字儿，是……“我现在没辙”。

乙 嗯，“无太佛弥勒”。

甲 啾，你是一贯道哇？

乙 不是！（急促地）

甲 那你怎么知道？

乙 我听人说过。

甲 对啦，就是那么几个字儿。完了给我一个蒲团，让我打坐，还告诉我四句最要紧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若遇大灾大难，就念这四句。

乙 什么词儿？

甲 “一进朱皇宫，参拜先天佛，定禅心修道，二六请金屏！”

乙 好嘛，又改“顶牛儿”啦（骨牌的一种赌法）！念这个干吗？

甲 他说：“有好处，闭着眼睛念一百遍，你想看什么都看得见。”

乙 那么你想看什么哪？

甲　我说："我想看电影。"

乙　行吗？

甲　他说："那得买票。"

乙　这不废话吗！

甲　他说："想看你的亲人，父亲，母亲，死去的人都能看见。"

乙　瞰？

甲　我说我父亲死啦。

乙　那能看见吗？

甲　他说："行，你闭着眼睛念一百遍，别睁眼，闭着眼睛往前看，眼前闪出一道白光，白光里一出现人，那就是你父亲来啦。"

乙　你念了没有？

甲　念啦，念了足有二百多遍！

乙　瞧见白光（解放前黄色电影名演员）了没有？

甲　甭说白光啊，我连周璇（解放前电影演员）也没看见哪！

乙　还是看电影哪。

甲　还让我给介绍一百人入道，说能免去我一切罪恶。

乙　别信他们这套，纯粹蒙事！

甲　我不信，我们街坊那老太太可真信。她有病都不找大夫，上坛求"炉药"吃。

乙　炉药不就是香灰吗？

甲　是啊。烧炷香，跪那儿等着，得十几分钟。

乙　那叫跪香。

甲　临完弄一大碗，足有半斤。

乙　不是吃一点儿吗？

甲　嗯？拿水和和全吃啦！

乙　全吃啦？

甲　今儿不好，明儿还得接着吃！

乙　嗬！

甲　一连气儿吃了一礼拜，病也没好。

乙　那还得接着吃呀！（讽刺口吻）

甲　她也不吃啦。

乙　怎么？

甲　拉屎跟砖头儿一样啦！

乙　香灰哪能治病。

甲　是呀，老太太的病，一礼拜没治，坏啦！躺床上起不来啦！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她让儿媳妇儿到坛上给她求"神方儿"。

乙　还求哪？

甲　求来神方儿，就是几味草药；"药引子"可不好找。

乙　什么"引子"？

甲　人肉汤！

乙　啊？哪找人肉汤去！

甲　坛上给出了个主意，让儿媳妇儿在大腿上割块肉！够二两就行啦。

乙　儿媳妇儿多倒霉！

甲　儿媳妇儿没法子，真在大腿上割块肉，给老太太煎药啦，还不敢言语，据说让病人一知道了就不灵啦。一连气儿吃了四服药，老太太没起来，儿媳妇儿也趴下啦！

乙　怎么啦？

甲　割了半斤肉啦！

乙　嗐……

甲　幸亏老太太死啦，要再病俩月，儿媳妇儿非剐了不可！老太太死了，儿媳妇儿这个哭哇！

乙　还哭她哪？

甲　哪儿呀，她（指腿）疼啊！

（本篇系与孙玉奎合写，一九五〇年于北京）

妙手成患

（对口相声）

甲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乙　哎。

甲　因为相声能使人发笑。

乙　对。

甲　发笑就是让大家乐，并不是听完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乙　就是逗乐儿。

甲　这对人就有很大的好处。

乙　这有什么好处？

甲　能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乙　啊，听相声有这么大好处？

甲　医学家说过……

乙　说什么？

甲　说：人听了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予言不谬也。

乙　您这儿卖药糖哪？

甲　卫生家也说过：人能每天大笑三次，生命就能延长，总苦闷就容易衰老。

乙　这我倒听说过。

甲　这都说明：乐，对人类的好处。一般人还有个说法：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这就是说，人一乐就能年轻一点儿，一发愁，就能老一点儿。常发愁，头发就白啦。要不，你看有些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啦，怎么回事？

乙　那是少白头。

甲　那是因为他不常听相声。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乙　唉……不是这么说，笑一笑，十年少。

甲　嗯？怎么讲？

乙　一笑就少形十年。

甲　一笑就年轻十岁？

乙　啊。

甲　那谁还敢听相声呀！

乙　怎么？

甲　三十岁的小伙子来听相声，哈哈一乐，二十啦。呆会儿再一乐，十岁啦。你再说什么，他也不敢乐啦。

乙　怎么？

甲　再一乐，没啦！

乙　啊？挺大的人就没啦？

甲　不能没也成了初生小孩儿啦。

乙　初……

甲　来的时候骑车来的，走的时候得找保育员抱着。

乙　啊？

甲　象话吗？演完了，剧场改托儿所？

乙　没这事！

甲　这就是说乐对人有好处。相声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乙　怎么？

甲　人生有喜怒哀乐。乐打哪儿来？听相声就能乐。

乙　噢。

甲　所以说，相声也就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医疗的一部分。

乙　相声属于医疗？

甲　啊，医疗就是治病。

乙　这倒甭解释，我懂。

甲　根据国际的先进经验，根据巴甫洛夫的学说，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有理疗、电疗、水疗，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乙　噢，用相声治病？

甲　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相声科。

乙　噢，有病就甭找大夫啦，听相声就好啦！

甲　我说相声属于医疗一部分，不是全部分。有了病该吃药还得吃药，该打针还得打针，在他恢复健康的时候，让他听相声。

乙　噢。

甲　特别是慢性病——肺病、胃病、血压高，让他听相声，使他精神轻松愉快，最有好处。要是急性盲肠炎，赶快开刀。

乙　那听相声不行？

甲　开刀以后还先别听，等伤口长好了再听。

乙　怎么？开完刀他疼啊，听听相声可以减轻痛苦哇。

甲　那可不行，这儿（指腹部），刚缝好就听相声？哈哈一乐，这儿，啪！谁负责任？

乙　噢，开线啦！

甲　哎。所以说等伤口长好了以后再听，就没危险啦。

乙　那么将来每一个医院都得增加相声科？相声演员不够分配的！

甲　将来得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

乙　啊！

甲　相声演员也得学医。

乙　那哪儿行啊，一点儿基础没有。

甲　有行的。

乙　谁行？

甲　我。

乙　你懂医药学？

甲　懂！

乙　先说药学，你懂什么药？

甲　万应锭、益母膏、牛黄清心丸。

乙　嗐，医院里不用这药。

甲　嗯？

乙　你得懂西药。

甲　西药我也懂。

乙　懂什么？

甲　阿司匹林。

乙　我也懂。那算什么，感冒啦，吃两片儿，发点儿汗，好啦！

甲　吃两片儿？

乙　啊。

甲　多大分量？

乙　这……不知道。

甲　那行吗？零点儿五的吃两片儿，零点儿三的吃三片儿，复方儿的可以吃四片儿。阿司匹林的含量是一瓦，不能多吃。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顿儿吃二斤半也活不了。

乙　废话，有论斤吃的吗？这么说你懂点儿。

甲　内科我不行，外科我行。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找我就行。

乙　噢。

甲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治。

乙　是呀，我不敢干。我得豁得出死去？

甲　干吗死呀，得豁出疼去。

乙　疼啊？您这手术不怎么样。动手术应该让患者不知不觉。

甲　那不是手术问题，那是药的问题。

乙　噢。

甲　譬如你这儿长个疮，开刀打算不疼……

乙　啊。

甲　得用麻药。先打两瓦局部麻醉，再开刀。

乙　嗯。

甲　把脏东西弄出来，上点儿消炎药膏，或是上点儿消炎粉，纱布药棉一包，过几天就好啦。

乙　行啊，有两下子。

甲　外科，小手术我行。

乙　大手术您不行？

甲　大手术我哥哥行。

乙　你哥哥在哪个医院？

甲　在家里。

乙　私人行医？

甲　不，停职反省。

乙　因为什么？

甲　拉盲肠。

乙　出毛病啦？

甲　记性不好。

乙　这跟记性有什么关系？

甲　你不懂，大夫应该是胆大心细。

乙　那么你哥哥哪？

甲　是粗心大意。

乙　那还行啊！

甲　要不怎么出漏子哪！

乙　那还不出漏子！怎么回事，你说说。

甲　其实呀，拉盲肠在手术里是最简单的。你得过吗？

乙　没有。

甲　我给你说说这个手续：把患者送到手术室，先用蒙药蒙过去……

乙　蒙药？

甲　用哥罗芳。给患者戴个口罩，一滴一滴地用药，让他数数儿，一、二、三、四、五……

乙　怎么啦？

甲　失去知觉啦。

乙　噢。

甲　助手拿过来刀子、剪子、镊子、棉花、绷带，我哥哥拿起刀来，拉开肚皮，用镊子夹好，流血的地方用棉花擦，找着盲肠，把腐烂的弄下来，把里边弄干净了，放归原处，赶紧就缝，缝好了，等了会儿，病人恢复了知觉。

乙　这不是挺好吗？

甲　是呀。跟病人说："好好儿休养，不要动，我明天再来看你，只要不发炎，就算好啦。一礼拜就能拆线，十天就出院，安心休养吧。"

乙　这不就完了吗？

甲　走了没半点钟又回来了，非要求拆线不可！

乙　干吗刚缝上就拆呀？

甲　不拆不行。

乙　怎么？

甲　他把一卷儿绷带给落在肚子里啦！

乙　啊？那怎么办哪？

甲　非拆不可。又给病人戴上口罩儿，把病人蒙过去，把线挑开，把绷带取出来，给缝好啦，他就走啦。

乙　这就没事儿啦。

甲　没呆十分钟，又来啦。

乙　送药来啦？

甲　拆线来啦。

乙　绷带不是拿出来了吗？

甲　把剪子又落在里头啦。

乙　啊？这记性是不好。

甲　还得拆线。

乙　这病人受得了吗？

甲　病人说："好，拆吧！"

乙　还得用蒙药。

甲　病人火儿啦："甭用蒙药啦！就这么来吧！"

乙　好家伙！

甲　把线拆开，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啦，你给我安个拉锁儿吧！"

乙　干吗？

甲　再落到里头东西，拉开就随便拿啦。

乙　象话吗！

（一九五三年于北京）

不宜动土

（对口相声）

甲　你看解放以后人的思想有多大变化，过去的人信神信鬼。

乙　可不是嘛！

甲　今天没人信这套。

乙　是啊。

甲　你说哪儿有鬼？鬼什么模样？谁跟鬼一块儿喝过酒？

乙　谁跟鬼喝酒啊！

甲　就那么说，过去有很多很多象这样的鬼故事。有人就信这一套。

乙　就信以为实啦？

甲　可是谁也没看见过，可都信。

乙　谁看见过鬼呀！

甲　就是嘛！根据巴甫洛夫学说，这叫交替反射。

乙　怎么叫交替反射？

甲　小时候你听到的鬼故事，到一定的时候，就在你的脑子里反映出来了，使你恐惧。现在没人信这套，烧香磕头的没有了。

乙　没有了。

甲　都追求真理了嘛！

乙　这话对呀！

甲　过去真有这样的人，象我小时候，我街坊住个老头，光棍儿一人，这老头儿这迷信哪！他的惟一的宝贝，他的行动的指南针——

乙　是什么？

甲　历书！

乙　历书？

甲　过去叫皇历，要干一件事，他得看看皇历。

乙　他得看看皇历。

甲　皇历不是打初一到三十，小尽是二十九天，每天怎么样，天天干什么，都一条一条写着。

乙　是呀！

甲　今天是黄道日啊，黑道日啊；明天是宜沐浴呀，宜探亲哪，宜出行啊；还有什么诸事不宜，这天什么都不干。

乙　诸事不宜。

甲　有的人他真信这套。他的行动，得先看看历书。

乙　好嘛！

甲　今天想洗澡去……

乙　那怎么样啊？

甲　先看历书，没有。

乙　不宜沐浴？

甲　不是不宜沐浴，这一条还没有，这天是洗澡的日子，他就写“宜沐浴”。

乙　找洗澡的那日子。

甲　哎！也有的时候这一栏有好几样事，宜沐浴、探亲、出行。他一找啊，由初一到十五都没有。

乙　那得往后找啊。

甲　那得往后推了，这半个月就算不能洗了。等下半月再说吧，下半月把这碴儿忘了。

乙　这半个月又隔过去了。

甲　一个月没洗呀！

乙　太不好了。

甲　是啊！等下月，由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乙　还没有。

甲　结果哪，那一个半月就算没洗。

乙　这多不卫生。

甲　你说这人迷信到这程度。今天要出去办点事，上边写着宜出行，这才出去。

乙　这才出门。

甲　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哪儿也不敢去，就在家等着吧！

乙　诸事不宜嘛。

甲　哪儿也不敢去，就在家呆着，什么事都不敢干，话也少说，往屋里一躺，看书。夏天的蚊子短不了啊，呆着呆着来个蚊子，往他腮帮子上来一顿改善生活。

乙　改善生活？打算叮他下子。

甲　一叮他哪，老头下意识地用手一拍——“叭”！拍腮帮子上了……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乙　是啊！

甲　拍得老头直“胡噜”……噢！一想：你看是不是，得亏我没出门，出门不知闯什么祸哪……诸事不宜嘛！不敢动还挨一嘴巴哪！

乙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甲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哪！

乙　你说这迷信到什么程度了。

甲　唉呀！可不能出门啵！不出门就在家呆着吧！住一间屋子，半间炕，这房全老了，下午一下大雨，一漏，这房啊——“夸嚓”一下子——墙塌了；房这一塌可坏了。

乙　老头怎么了？

甲　老头在屋子里头哪！

乙　好嘛！

甲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哪！这房子还好，没砸死人，当初盖的时候是硬山搁。

乙　噢！硬山搁。

甲　“咯”一下——这头的檩头糟了，落在地下了；那一头哪，还在山墙上头；整个的斜着坡。可巧他躺着的那地方正是个小窝棚。

乙　你瞧！

甲　街坊可吓坏了，哄地一下大伙全跑出来了：“坏了，老头在家哪，没出门。”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地，就给抢东西；把窗户拉开了——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这下没砸着，可能吓坏了，准把老

头吓晕了，往出拉吧——大伙伸手往出一拉他，他在里边嚷上了："别动，别动！瞧瞧皇历，要是不宜动土啊！明儿再弄！"

乙　嘿！这迷信。

（一九五四年于北京）

偷　米

（对口相声）

甲　相声，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乙　是嘛！

甲　旧相声现在有许多都不说了，因为内容比较差。

乙　内容不好嘛！

甲　过去说的鬼故事现在没人说了，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也不信这一套。

乙　是嘛！

甲　哪有闹鬼的？谁看见过鬼？不过小时候听的鬼故事，它有这么种印象。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说闹鬼的，小孩们越听越有劲，兴致满好，到时候老太太说："明儿再说，得啦，回家睡觉去吧！"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我在您这儿睡吧！我出去怕有鬼。"打这儿印象里就有鬼了，其实没这么回事。哪儿有鬼？谁见过？谁跟它一块吃过饭？

乙　跟鬼吃饭？

甲　谁跟它玩过？没这个事儿，旧社会也没鬼。

乙　这话对。

甲　真有这人哪，说的跟真事一样。

乙　噢！

甲　说："有鬼，我们以先住的那地方就闹，闹得厉害哪！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楼上没人，人家那一家子出门了，房子没退，家具都在楼上搁着，夜里就闹嘣，通！通！通！有人走道，我们几个人一块上去看看，什么也没有，门也照样锁着，你说这不是闹鬼吗？"

乙　这就叫闹鬼呀？

甲　这叫闹贼。

乙　闹贼？

甲　唉！

乙　贼！他不偷东西，闹什么呀？

甲　是呀！他先闹呀！

乙　干吗？

甲　他先吓唬你呀！小件的东西他早拿走了，大件的没法拿，箱子、柜子、地毯，怎么往出拿？他就先闹，闹几天把你吓唬得在屋里老早就睡觉，里头把门锁上啦……

乙　他叫你先害怕。

甲　等你睡着啦，他们几位就都拿走了，跟拿他自己的东西一样。

乙　跟搬家一样。

甲　纯粹是这样。这我有经验，当初我们家闹过贼。

乙　您家闹过贼，那说明您家阔呀！

甲　那会儿我家穷呀！

乙　穷还闹贼！

甲　贼也分大小啊！有大贼有小贼。

乙　您家闹的贼是——

甲　小贼。

乙　专偷你了。

甲　唉！这作艺的在那年头，一到冬天就没辙了。

乙　可不是嘛！

甲　冬天生意不好啊！场子没人哪！

乙　是啊！

甲　我家里也很穷呀，我们夫妻俩就这两身衣裳。

乙　回家就是被窝，出门就是行头。

甲　没钱怎么办哪，把皮袄卖了，买件旧棉袍，剩下钱买斗米，把米倒在缸里头。赶晚上睡觉，我女人躺下就着了，我这儿还想碴儿哪！

乙　想什么碴儿？

甲　净有米不成啊，没柴呀，还得跟人借俩钱弄点煤呀……

乙　全想起来了。

甲　把火生上来，把它弄熟了呀……也不怎么贼知道了，到我们家去了："哐当""哐当"先推门，那意思是问我："你睡着了没有？"我没睡，我也不言语。

乙　那你把他惊动走啊。

甲　怎么惊动走？

乙　你一咳嗽他就走了。

甲　走了？等会儿他还来。

乙　干吗还来呀？

甲　他惦记着你哪！

乙　噢！非偷不可。

甲　唉！我也不言语，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也没东西，什么也没有，都在身上哪！你偷就偷，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乙　干吗呀？

甲　我叫他把门给我关上。

乙　让贼给你关门，这主意倒好。

甲　我躺炕上就瞧着他；他把门拨开了，一点一点往里走，进来他就摸，摸到桌上有把茶壶，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乙　怎么不要这个？

甲　没把啦，卖不出钱来。他往桌底下摸——桌底下就是我那米缸呀——他就往缸里摸，摸着这米；摸着米他拿不了走啊！

乙　米在缸里搁着哪！

甲　那么大的缸他怎么扛得了走啊！贼站在那儿了；看这意思是想办法哪！

乙　怎么拿？

甲　贼是有办法；想了半天，把棉袄脱下来，铺到地下了。我明白这意思呀！

乙　怎么意思？

甲　他想把米倒在棉袄里一兜，不就拿走了吗！

乙　噢！要兜走。

甲　我想：这怎么办哪？……他把棉袄铺下去，转缸去了，我在炕上躺着这么一伸手，就把他的棉袄提拉起来了，盖在我身上，我瞧着他；一会儿他把缸转出来把米就往地下倒，倒完了，缸搁旁边；那意思是兜起来就要走了，就这么摸——

乙　摸什么？

甲　摸他的棉袄哪！摸了半天没有啊，站那儿直发愣……贼一纳闷儿，他出声了——

乙　出声了！

甲　"嗯……"；他这么一嗯，我女人醒了，叫我快起来，说："你听听有人声，有贼了。"我说："睡觉吧，没贼。"我说没贼，贼答腔了——

乙　答什么腔？

甲　"不能！没贼我棉袄哪儿去了？"

（一九五四年于北京）

夜　行　记

（对口相声）

乙　这回我说段相声。

甲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乙　噢，这么说您常听？

甲　最近老没听啦。

乙　您不是爱听吗？

甲　爱听是爱听啊，可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哇。

乙　剧场里边儿有什么限制呀？

甲　头样儿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乙　噢，您说这剧场里边儿不让抽烟哪？

甲　啊。

乙　这对呀。

甲　嗯？

乙　您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演员受得了吗？

甲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嘛。

乙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甲　这还可以，还不让乐！您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乙　不让乐？

甲　啊。

乙　哪有这个事呀？

甲　你那儿刚一乐，后边儿那位："嘘！"这……这什么意思啊？

乙　噢，当然，他打"嘘"不完全对。

甲　是啊。

乙　他是怕后边儿的词儿呀，听不见。

甲　所以这受限制啊。

乙　这不叫受限制！

甲　哪儿受限制我哪儿不去！

乙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甲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儿，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非让你到便道上走去。

乙　你在马路上走哇？

甲　啊。

乙　那哪儿行啊？

甲　怎么啦？

乙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甲　我没拦着他走车啊。

乙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儿走，要把你撞了怎么办呢？

甲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道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乙　噢，开车的不敢撞人你就故意挡着它，那万一把你撞了，不就晚了吗？

甲　噢，这么说还是为我好？

乙　那是啊。

甲　哎，就算你让我便道上走去，可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儿吧？

乙　怎么啦，民警对你态度不好啦？

甲　啊，站那儿就嚷嚷："喂——！便道走，便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乙　人家知道你是谁呀？

甲　我知道他那是喊谁哪？

乙　那就是喊你哪！

甲　噢，我姓"便"，叫"道走"？！

乙　这叫什么人！

甲　你说这不叫受限制吗？要不怎么我现在没事儿不出门儿，有事儿出门儿就坐车呢。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便道上走去！

乙　你这叫抬杠！

甲　你说坐车不是？

乙　啊。

甲　照样生气！

乙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甲　那天我上火车站接人去，我一想，坐公共汽车吧。

乙　嗯。

甲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乙　噢。

甲　卖票的刚要拉门儿，我一伸腿儿——

乙　上去了。

甲　车开了。

乙　那就等下趟吧。

甲　不行，我得追它！

乙　你追汽车干吗呀？

甲　我鞋在上边儿哪！

乙　谁叫你往上伸腿来着。

甲　（我说）“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儿哪！”

乙　汽车站住啦？

甲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啦。

乙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甲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乙　嗯。

甲　那儿又站上八个人啦。

乙　你挨着往下排呀。

甲　我排第九个？

乙　啊。

甲　那我这鞋白追啦？

乙　谁让你追去啦？

甲　我排也不能排第九个呀！

乙　排第几个呀？

甲　头一个儿！

乙　那人家答应吗？

甲　你得跟他“对付”啊。

乙　怎么“对付”啊？

甲　（笑）“嗯，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儿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的早嘛！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乙　这不象话。

甲　哎，我说完了，那人冲我一乐（笑）。

乙　同意了？

甲　“后边儿去！”

乙　白说啦？！

甲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啦！

乙　得了，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家扣帽子了！

甲　好好好！你头喽，我后边儿。

乙　这就行了。

甲　这也不行。

乙　怎么啦？

甲　后边儿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嗨！”

乙　噢，你就站一个人后边儿啦？

甲　我一想，哪儿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乙　什么叫没涵养啊！

甲　我再跟别人“对付”。

乙　还“对付”哪？

甲　哎，万一有个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乙　你这叫瞎耽误工夫！

甲　我“对付”了半天，结果呀——

乙　加哪儿啦？

甲　一个不让。

乙　本来嘛，你又没带小孩儿，还排第九个去吧！

甲　我要排第九个就好喽！

乙　怎么呢？

甲　我排三十六啦。

乙　怎么会三十六呢？

甲　在我“对付”这工夫，后边又来了二十七个。

乙　你得穷“对付”啊。

甲　等着吧，一会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儿的一拉门儿：“上不来啦，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乙　谁让你净磨烦来啦！

甲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啦，横我得先上吧？

乙　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甲　谁再跟我“对付”我也不让啊。

乙　谁跟你一样啊！

甲　点根儿烟抽，一会儿车又来啦。

乙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甲　我一瞧我头一个上，刚一迈腿儿，卖票儿的把我拦住了。

乙　怎么啦？

甲　“同志，把烟卷儿掐喽！”

乙　车里头不能抽烟哪。

甲　嘿，得亏我买栗子啦。

乙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甲　吃也不行？

乙　嗯！不行。

甲　你让他站住，我下去！

乙　那没到站哪！

甲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乙　这不叫受限制。

甲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啦。

乙　嗯。

甲　下车的时候儿他还管我要票哪！

乙　多新鲜哪！

甲　我说：“给你！撕半儿拉报销！”

乙　你还报销哪？

甲　哪儿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乙　这叫什么行为！

甲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乙　噢。

甲　我是撒腿就跑。

乙　你别跑哇。

甲　我有急事呀。

乙　那也不能跑哇。

甲　正跑着哪，对面来辆三轮儿，我往旁边儿一侧身儿，“嘀——！”后边儿又来辆汽车。

乙　那就站住吧。

甲　站住？我准知道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儿灵活，颠步拧腰，噌——！

乙　过去啦？

甲　趴下啦。

乙　哟，汽车呢？

甲　站住了。

乙　这多玄哪。

甲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哪！

乙　噢。

甲　把开车的吓坏了。

乙　那还不吓坏喽。

甲　他跟我还挺客气。

乙　说什么来着？

甲　（厉声地）“你不要命啦！”

乙　人家那是埋怨你哪。

甲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着“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乙　人家有理嘛！

甲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这多危险哪！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哇，走吧！”你瞧，他怨我。

乙　可不怨你吗！

甲　到车站一瞧，人都走光了。

乙　你接的人呢？

甲　白接啦。

乙　你瞧！

甲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乙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甲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乙　嗯。

甲　（手势）花了这整儿，这个零儿。

乙　二百八？

甲　二十八块。

乙　二十八块钱你就买车呀？！

甲　买旧的。

乙　那能骑吗？

甲　啊，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乙　骑得过儿。

甲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乙　好嘛，这车要散啦！

甲　散不了，修理修理。

乙　嗯。

甲　换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乙　那可不行！

甲　嗯？

乙　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甲　哎，就那么回事儿。
乙　铃拾掇好了没有？
甲　铃儿啊，不响不响吧，省得吵得慌。
乙　这象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甲　好在我骑得不快。
乙　嗯。
甲　从我们家到前门就得十分钟。
乙　噢，你们家就在前门附近哪？
甲　不，西四牌楼。
乙　西……由打西四牌楼到前门走十分钟？！
甲　啊。
乙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甲　那天不是特殊情况吗，我为赶场电影儿。
乙　看电影干吗还赶场啊？
甲　头场一点半开，去晚了就赶不上啦。
乙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甲　一点二十。
乙　噢，就剩十分钟？！
甲　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哇——
乙　一点半？
甲　四点半！
乙　四……你不是说就走十分钟吗？
甲　是啊，我想用十分钟赶到，可半道儿上让事情给耽

误了。

乙　车坏了？

甲　嗯，撞人啦。

乙　撞人啦？！

甲　啊，一共仨。

乙　撞了仨哪？！

甲　不是一回撞的。

乙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哇。

甲　要不怎么说它耽误工夫呢。

乙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

甲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啊。

乙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甲　它可乐嘛！

乙　怎么回事啊？

甲　一出前门，快到大栅栏，前边有个三轮儿。

乙　嗯。

甲　他要靠边儿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噌！上便道啦。

乙　嗯。

甲　正撞上一老头儿；前轱辘正撞老头儿后腰上；也搭劲猛一点，“通”一下子，把老头儿给撞药铺里去了。

乙　好家伙！

甲　药铺里边儿人吓一跳呀：“老先生，您买什么呀？”老头儿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乙　多玄！

甲　老头儿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哎哟！老大爷，您瞧这怎么话说，您瞧，我把您撞了，我……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把您给撞了，您看这不是更耽误工夫儿了吗？"老头儿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儿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吗给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儿，软点儿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啊。"嘿，老头走了。嘿……可乐不可乐？

乙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儿命啊？！

甲　到那儿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乙　白赶了。

甲　啊，回去吧。

乙　回去你别骑那么快啦。

甲　是啊，没想骑快，不行啊，它逗气儿。

乙　谁逗气儿呀？

甲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呀——

乙　嗯。

甲　后边来辆大汽车，他"嘀——嘀"直按喇叭，他什么意思？

乙　你走马路当间儿啦？

甲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乙　那是快行路！

甲　是啊，我骑得也不慢哪！回头我一瞧，我这火儿更大啦。

乙　怎么啦？

甲　空车。你可忙的是什么呀？

乙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它呀。

甲　噢，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哇？休想！你越按喇叭我越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乙　这是玩儿命哪。

甲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儿上骑，结果把它放过去了。

乙　人家是怕出危险。

甲　放过去！好咧，我后边儿追你！咱们俩赛赛，倒瞧谁跑得快！

乙　是逗气儿。

甲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乙　嗯……废话！

甲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它追上。

乙　你这管什么呀。

甲　绿灯一变，它走我就盯着它，一步儿不落。

乙　还追？

甲　紧追着你呀！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儿红灯儿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乙　汽车撞人啦？

甲　哪儿啊，我撞汽车啦。

乙　你怎么撞车上啦？

甲　它站住我没站住啊。

乙　你捏闸呀！

甲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乙　那你怨谁呀！

甲　嗯，这下子可把我给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乙　嗯。

甲　等汽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给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乙　摔的这样儿你还乐哪？

甲　就是我刚才撞那老头儿。

乙　嘿！这巧劲儿的啊。

甲　老头儿一瞧："噢，你呀！又跑这儿玩儿命来啦？你打算把汽车也弄药铺里头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戗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乙　你要干吗？

甲　让他赔我车！

乙　噢，让人家赔你车？

甲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啦。

乙　对呀。

甲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说："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撞坏了！""噢，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还是在汽车后头走？""我……我……我在汽车头里走啊。""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呢？""是

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乙　还问人家哪？

甲　“哼哼，别问啦，这个事情我都看见啦！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乙　怎么办？

甲　我说：“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吗。”

乙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甲　推到车铺修理，等了好半天哪，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乙　你瞧。

甲　我刚骑上车，走了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乙　你又骑快了吧？

甲　不快呀，成心找碴儿呀！

乙　怎么？

甲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吗用？

乙　夜间行车，必须点灯。

甲　我不是没有吗！

乙　你买呀。

甲　你给钱？

乙　对啦……我凭什么给钱呢？

甲　有钱也不买那玩艺儿。

乙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拾掇车哪！

甲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磨电灯？

乙　干吗买磨电灯，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甲　不是有灯就行吗？

乙　啊。

甲　买个纸灯笼。

乙　纸灯笼那不好拿！

甲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

乙　您瞧这别扭劲儿！

甲　五分钱买个纸灯笼，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乙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甲　一手拿灯笼。

乙　他净干这玄事儿。

甲　我刚骑上，一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呆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你瞎子，瞧不见这是灯？他还嚷："着啦！"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乙　不着着那吗？

甲　连袖子都着了。

乙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甲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哇？

乙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甲　我钻胡同！

乙　哎，胡同里没灯更危险！

甲　不管它那一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儿又来个警察。

乙　那你快下来吧。

甲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抹回头来一拐弯儿，"嗞溜"一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啦。

乙　你到家了？

甲　掉沟里啦！

（本篇系根据郎德澧、陈文海、蒋清奎、贾鸿彬、侯伯照、李培基原作改编的演出本，一九五四年于北京）

我 是 家 长

（对口相声）

甲　告诉您，要说还是一人儿好。

乙　怎么哪？

甲　啊，一有孩子，这麻烦就算来啦！

乙　噢！您不喜欢小孩儿？

甲　嗐，不是那么回事，我最爱小孩儿。我们那孩子还在小学念书呢。

乙　啊！

甲　您可听明白了，是我们那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这老师可三天两头儿找我！

乙　那横是您那小孩儿不好。

甲　废话！好，我们还搁在家里当玩艺儿哪！

乙　这叫什么话？我说您那小孩横是太淘气啦。

甲　小孩有不淘气的吗？小孩儿，他不能象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通达人情。

乙　啊！

甲　我们就那么一个儿，养得惯惯儿的。

乙　在你们家里你们惯着行啦，人家老师不能也给惯着；就得改。

甲　你得知道，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乙　谁说的？大人的影响要好，小孩儿就会好。

甲　那么小孩儿不好，老师没责任吗？

乙　那当然有责任啦！

甲　还是的，你们管哪，我也没拦着，干吗净找我呀？

乙　你的孩子，不找你找谁呀？

甲　噢，孩子念书，大人还得搭上？

乙　什么叫搭上？老师是为了家长和学校配合着把孩子教育好了。

甲　我懂啊，谁的孩子谁不愿意他好哇？

乙　还是的。

甲　也得慢慢儿来呀。您想，孩子玩的惯惯儿的，野鸟儿入笼，一下就好哇？没那个事。

乙　嘿，你倒能原谅他。

甲　本来嘛，你跟小孩儿要求太高不行，就得睁一眼儿闭一眼儿，老找大人那解决什么问题？

乙　我先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找你哪？

甲　因为迟到就找我六回啦。

乙　那么你们孩子为什么迟到呢？

甲　你想冬天怪冷的，小孩还有不偎（委）窝子的吗？我就没叫他……

乙　那可不对！应该到时候就叫。

甲　咱们可都是养儿女的人！

乙　养……

甲　大人还都懒得起哪！孩子能愿意起吗？

乙　噢，跟你学的？

甲　唉，我就那样儿，天儿不好我就歇工。

乙　你不能让孩子也那样儿呀！

甲　是呀，我没让他歇工啊！就晚去了几分钟。

乙　晚几分钟？

甲　才晚四十多分钟！

乙　啊！四十多分？

甲　啊！

乙　一节课才四十五分钟。

甲　他到那儿打开书包刚要写字……

乙　就下课了。

甲　对啦！你也常迟到哇？

乙　没有。

甲　我就纳闷儿，你们不会等会儿吗？

乙　啊？人家那么多人就为等你们孩子都别上课了！

甲　你不会晚点儿放学吗？

乙　噢，就为你们孩子方便，学校里临时改制度？

甲　也不是为我们改制度，你得说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乙　为什么？

甲　就因为他在家里太闹！

乙　嗯！

甲　老师多给我们看会儿，我们家里能干点儿事儿。

乙　噢，你拿学校当托儿所啦？

甲　也不是当托儿所，反正我们送孩子上学那天，不问学校怎样，先问整天儿、半天儿，要是半天儿我们还不念！那半天儿谁给我们哄孩子呀！

乙　好嘛。还是托儿所，你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啦？

甲　谁说不管啦，那么吃饭、穿衣裳，我们没管吗！

乙　废话，你不管谁管哪？

甲　我们到时候还得交学费哪！

乙　那叫杂费。

甲　不管什么费！到时候不是得拿钱吗！

乙　那不新鲜，谁家孩子念书也得交杂费。你认为交了杂费就完事大吉啦？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你得跟学校密切地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

甲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您可不知道，变方跟你找事！

乙　怎么啦？找什么事儿？

甲　除去平常找我以外，还得开什么家长会、座谈会，简直麻烦透啦。净这个会儿就受不了。

乙　这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经常跟家长取得联系。这是好事呀！

甲　什么好事！一去就是两三个钟头，太腻人啦！孩子在学校念书，一切都由你们负责。开会干吗用？

乙　你这么说就错啦。新中国的教育正在发展，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负责，对学生不负责，他也不找你、也不开会，有工夫他还休息会儿呢，那

样不是对不起孩子们了吗？

甲　嗐，反正他们这事儿不少：让孩子又得带手绢儿；又得戴口罩儿；还得带水碗儿；合着你们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们带！

乙　嗐。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的卫生习惯。那就得一人一份儿。

甲　一个孩子戴口罩有什么用？

乙　有什么用？路上尘土飞扬，什么细菌都有，小孩儿的抵抗力弱，容易得传染病，戴上口罩儿能避免传染病。

甲　这对孩子有好处。可是他净丢哇！得有卖口罩儿的跟着他！

乙　你得想办法。养成习惯就好了！

甲　还有带这水碗儿，又不是行军。

乙　为的是孩子在学校喝水自己用自己的碗，干净。

甲　你上我家看看去，净剩了碟子啦！

乙　怎么？

甲　碗都摔啦！这月摔了八个！

乙　那怨谁呀！谁让你给他拿饭碗啦？拿个搪磁碗儿呀！

甲　是呀，头回拿我的漱口盂儿，他就给丢了！

乙　嗐，你净"糊弄局"，你给他买个小铁碗儿，拿绳儿给他拴上，他就丢不了啦。

甲　嗐，反正怎么说也是个麻烦事儿。还有这手绢儿，今儿丢一块，明儿丢一块，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乙　是呀，你弄卖手绢儿的跟着他也不行。

甲　还是的。

乙　那你得想办法。给他写上名字，跟他讲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就好啦！

甲　嗯！他妈给想了个主意——给他缝个口袋，把手绢儿、水碗儿、口罩儿都装在口袋里，往裤腰带上一缝——这回甭说丢，他想拿都拿不出来。

乙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甲　用什么呀！我们都嘱咐好了，不让他用；用丢了得买，用脏了得洗；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儿，让他（指老师）一看，有就算完了。

乙　嘿，形式主义！

甲　有就得了嘛！

乙　那跟没有一样啊！

甲　嗐！想的挺好；那天让老师给翻出来了。

乙　啊，白费劲啦！

甲　这位老师，他变法找事儿！

乙　噢，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该给拆下来？

甲　他拆下来我们也没说什么呀；他还找我谈谈！

乙　那一定得找你谈谈。

甲　这是他妈给弄的呀！

乙　是呀，他妈不是跟你一个系统吗？

甲　把我给数落一顿！

乙　老师也不是数落你，那一定是跟你解释解释，说学校的意思是为了学生的健康。您这样做，对小孩儿没好处。

今后家长得配合学校的教育，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甲　哎！你怎么知道他说的这套词儿呀？

乙　当然喽，说这个，为了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甲　谁说我不教育孩子？孩子回到家我就问他啦："你的口袋缝在裤腰带上，怎么会让老师查出来啦？"

乙　问这个有什么用？

甲　孩子说啦："我在操场玩儿球儿，一跑唏啦哗啦直响，老师一翻就看出来啦。"

乙　怎么水碗儿还响啊？

甲　搪磁碗儿上边不是有盖儿吗？倒霉就倒在这盖儿上啦！

乙　就算没盖儿也得犯案！

甲　我就说我们这孩子："你为什么说大人给缝的？你不会说自己个儿缝的吗？"

乙　啊！教给孩子说假话呀！

甲　省得老师找我谈话呀！

乙　你这是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

甲　完啦！这再"糊弄"什么也不行啦。老师天天儿检查。

乙　你根本就不应该"糊弄"，你做家长的得以身作则，才能管好孩子呢！

甲　我告诉您，我也不是不管，气极了我真揍！

乙　啊！打呀？

甲　唉，真管事儿。揍一顿老实几天。

乙　你别认为好，这种办法最坏！影响孩子的自尊心，也容易养成孩子们爱打架的习惯。

甲　对啦！这倒是有，有时候我们门口儿一站好几个冲着我们屋里喊："你们管孩子不管，净打人！"

乙　怎么啦？

甲　"把我们小六儿揍哭啦！"

乙　你看怎么样，这都是大人的影响！

甲　那么你说不应该揍吗？

乙　你净打他，老师也不好说服啦。

甲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教育吗？

乙　怎么？

甲　老师是善说，我是真揍，文武带打嘛！

乙　不行，你再也别打啦。小孩儿呀，你最好就是影响他：你好，他就会好；你坏，他就会坏；小孩儿的模仿力最强，你们那孩子迟到、不守纪律、爱打架，那都是跟你学的。

甲　噢！合着坏事儿都是我的？老师一点儿责任都没有？

乙　我并没说学校和老师没责任；家庭方面应该多注意，由你这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甲　你听明白了：是孩子上学，不是我上学；你别弄错喽。

乙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吗？

甲　啊！

乙　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知识、守纪律的孩子吗？

甲　啊！

乙　你不是想让你的孩子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有用的人吗？

甲　是呀。

乙　哎！就为了这个，首先就得要求你做家长的遵守学校的纪律，和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甲　那么老师说这套全对？

乙　当然。

甲　那么老师常找我谈话也算他对啦？

乙　当然喽。

甲　你说的这套怎么跟老师一样呢？

乙　当然一样。

甲　怎么呢？

乙　我们那孩子跟你们的孩子在一个学校念书。

甲　这么一说老师也常找您谈谈哪？

乙　唉！要不然这套词儿我怎么背得这么熟哪！

甲　啊！

（本篇系与吴英合写，一九五五年于北京）

打　百　分

（对口相声）

甲　一个人工作完了以后，就得休息。

乙　是呀！有工作有休息嘛。会休息的人才能工作得好。

甲　对。

乙　在休息的时候别老在家里呆着。

甲　是呀！

乙　搞搞文娱、体育活动。你对打球怎么样？

甲　什么球？

乙　篮球、足球、排球。

甲　那我不行，我身体不好，当初没练过。

乙　练练就行啦。

甲　练完了我得跑一边儿喘去。

乙　那么你对溜冰怎样？

甲　我家有冰鞋。

乙　噢！常去。

甲　就去过一回。

乙　啊，怎么？

甲　怕挨摔！穿上冰鞋就不敢动了，一动就摔跟头。

乙　那你得常练，久练则熟。

甲　对啦，练熟了我也摔烂了！

乙　噢，溜冰你不喜欢？

甲　不喜欢。

乙　游泳你怎么样？

甲　那倒行。游泳有意思。

乙　是呀，夏天游泳多凉快呀。

甲　我最喜欢那个蛙式，多美呀。（边说边动作学蛙式）蛙式我常练。

乙　噢！夏天常到游泳池去？

甲　不，在家练。

乙　啊，你家里有游泳池？

甲　没有。

乙　那你在哪儿练哪？

甲　在床上练。

乙　嗐！那没水呀！

甲　我这叫“旱泳”。

乙　那得在水里练。

甲　我是给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乙　不下水练不成。

甲　下水我怕淹死！

乙　这么说体育你都不行。

甲　我根本没练过。

乙　台球你行不行？

甲　弹球我行。（学小孩弹球）

乙　弹球呀？我说的是撞台球。

甲　唉，台球有意思，有数学，三角几何，净打“眼镜”没意思。

乙　是呀。

甲　“戳杆儿”、“弗落”有意思。我爱看人家打，可我不喜欢打。

乙　这也不喜欢？

甲　那么点屋子，一人拿个大棍子，碰谁腮帮子上也不合适。

乙　跳舞怎么样？

甲　跳舞好，冬天可以，夏天别跳。

乙　夏天怎么啦？

甲　夏天热呀，俩人在一块儿跳，（学跳舞姿势）容易长痱子。

乙　嗐！照你这么些顾虑，文娱活动什么也甭参加啦。

甲　不对。我对玩儿上也很喜欢。

乙　玩儿什么？

甲　扑克牌。

乙　打百分儿？

甲　哎，它跟我的工作有密切关系。

乙　怎么，你的业务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甲　啊。

乙　噢！你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甲　不，会计。

乙　会……那跟打百分儿有什么关系？

甲　嗯，有关系。打扑克得算分儿，会计得算帐，不是全得用算术吗？

乙　噢，这么个关系呀？

甲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我是专家，人称百分儿冠军！

乙　那管什么呀？

甲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

乙　怎么来呀？不就是打百分儿吗？

甲　嗐！那都臭了街了！

乙　啊。

甲　玩法儿不下几十种：有桥牌、接七，又叫接龙；联婚、斗牌、钓鱼儿、拉车、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买四门、碰运气、叫名字、十五点儿、十六点儿、摸鼻子、搞业务、著作家、捉王八、逃避甲克、孤军奋斗、好事双成、四花八门……

乙　行了行了，你说这个我全不会，我就会打百分儿。

甲　打百分儿也分多少样呀：四个人的；五个人的；六个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儿当家……我全会来。

乙　嗬！这能耐可不小。

甲　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儿的大多数都是我的徒弟，只要打百分儿，哪场也少不了我。我是"腰里掖副牌，逮谁跟谁来"。

乙　噢！你把心都用到这上来了？

甲　你别看是一种游戏，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创造。

乙　一个打百分儿有什么天才创造哇？

甲　唉！我们打百分儿有新发明。

乙　有什么发明？

甲　有水果百分儿；有眼镜百分儿；还有……

乙　你等等吧，什么叫水果百分儿呀？

甲　四个人打百分儿，谁都惦记做主，手里牌不好，净指着底下那六张牌，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乙　嘿！还有唯心论哪。

甲　他要是打垮了哪，就让他买水果请客。

乙　这就叫水果儿百分儿？那末要叫他买烟卷儿请客哪，就叫烟卷儿百分儿！

甲　那倒可以，灵活运用嘛。

乙　还有什么眼镜百分儿？

甲　上半月都来水果百分儿，到了下半月手里紧，他要没钱买水果儿，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儿！

乙　啊，给他留个记号？

甲　这不是游戏吗？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乙　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一个人画个眼镜儿？那让人家看见成什么样子！

甲　班上不让玩儿没关系，回家玩去！

乙　那跟谁来去？

甲　嗐！有的是人——"牌手找牌手，下班一块走；宁可不

吃饭，一来就半宿”。

乙 啊，来半宿，第二天起得来吗？

甲 也有时候起晚点儿。那一天我一睁眼七点三刻了！八点上班，还差一刻钟。

乙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

甲 五里多地。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到了办公室正好八点钟。

乙 好嘛，差点儿迟到。

甲 可跑了我一身汗儿。

乙 那你怨谁呀！

甲 休息了会儿我赶紧的——

乙 开始办公。

甲 先洗脸去。

乙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甲 不洗不行啊，我脸上还画个眼镜呢！

乙 这叫什么事！

甲 洗完回来我把帐本、单据、算盘全摆好了——

乙 开始办公。

甲 我先睡觉。

乙 睡啦！那工作怎么办呢？

甲 好在那一点工作轻车熟路，睡醒了我一会儿就弄完了。下班儿回家一看，已经有仨人等着我。

乙 早就来了？

甲 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乙　是呀。

甲　那好，先拉桌子——

乙　吃饭。

甲　打百分儿。

乙　连饭都不吃了？

甲　一边儿打一边儿吃，不耽误工作。

乙　这叫什么工作？

甲　啊，这叫玩儿呀。

乙　这叫玩命啊，一宿一宿的来，受得了吗！

甲　没来一宿，三点多就散了。

乙　那还不够瞧的！

甲　嗐！也不怨我，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乙　什么，“好战分子”？这又是什么花样呀？

甲　嗐！不是花样，是有一位太爱打了，你要八十，他要八十五，你要九十，他要一百，老得他打，合着仨人儿哄着他一人儿玩了！

乙　那横是他手里牌好？

甲　好什么呀！成心抬高物价呀！

乙　你怎么知道他手里牌不好？

甲　当然了。我手里四门儿牌，一样两张；俩王，俩二，四十五分儿，一份ＡＫ，他愣要九十。

乙　嗬！这记性真好。

甲　我要打准赢了！好了，就让他打；甭打九十，就算你八十五。

乙　那是干吗呀？

甲　赌一盒"大中华"。

乙　啊?!

甲　抠底加二斤橘子。

乙　这是赌博了？

甲　加二斤橘子他也打。后来我们一千分儿赌一顿烤鸭子。

乙　好嘛，越来越大了。

甲　结果他输了！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乙　一熬半宿，第二天八点就上班……

甲　第二天我一睁眼，八点半了。

乙　怎么样，误了吧？

甲　我当时一翻身……

乙　爬起来了。

甲　又睡了。

乙　啊，还来个回笼觉！

甲　嗬！这个香啊！

乙　还香哪！

甲　你不懂，晚去十分钟也算迟到，仨钟头也算迟到，不睡白不睡。

乙　这是什么思想！

甲　我九点多才起。

乙　对！不睡白不睡嘛！

甲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早点遛遛达达到机关才十一点。

乙　那人家要问你怎么没来，你说什么？

甲　我病了，下午还得请病假。

乙　这不是说谎吗？

甲　我可不成心说谎，我真有事。

乙　有什么事？

甲　昨天晚上不是赢了一顿烤鸭子吗？

乙　啊。

甲　我得先定座儿去。

乙　为吃烤鸭子也耽误一天工作？

甲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一进办公室，科长就问我："前天交给你那张支票送走了吗？"我说："我……"

乙　怎么回事？

甲　前天中午要下班的时候，科长交给我一张三千八百元的支票，叫我登上帐，然后存到银行去，我就给忘啦……

乙　忘了存银行去了？

甲　忘了搁哪儿了。

乙　啊！丢了！

甲　兜里东西全掏出来了也没有，可把我急坏了！

乙　你工作太不认真嘛！

甲　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遍了也没有。

乙　谁让你净惦记打百分儿了。

甲　最后把桌子搬开，总算找出了一张……

乙　支票？

甲　大王。

乙　那有什么用？

甲　有用，没有它我的冤枉洗不清啊。

乙　什么冤枉？

甲　前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在办公室里打百分儿，打着打着丢了一张"大王"，他们愣说我给藏起来了，这不是冤枉好人吗？

乙　谁问你这个了，不是找支票吗？

甲　支票也找着了。

乙　在哪找着的？

甲　在字纸篓子里。

乙　噢！当烂纸扔了？

甲　前天科长交给我的时候，是中午快要下班的时候，抽屉都锁了，我就搁在兜里了。

乙　那怎么会跑字纸篓子里去了？

甲　你听着，吃完饭我们就打百分儿了，找纸记分儿，我就把它拿出来了。

乙　那么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甲　它不是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就拿它当了便条儿了。

乙　就拿它记分儿？

甲　是呀。铃儿一响上班了，一团，就扔到字纸篓儿里去了。

乙　你说这多耽误事，得亏找着啦……

甲　找着也不行了。

乙　怎么？

甲　后边给写的乱七八糟，银行里不收了。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赶紧向科长承认错误，请原来开支票的单位再给换一张吧。

乙　往后注点儿意吧！

甲　这也是偶然的事，下午支票换来了，我装到信封里，让通讯员送去了。

乙　对了，赶快送银行去，省着积压资金。

甲　工夫不大，科长又来了，拿着我刚写的那个信封儿，后边还跟着通讯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我没等科长说话，我说："科长，我承认错误，我作深刻地检讨！"

乙　这又怎么回事呀？

甲　支票还在桌上呢！

乙　噢，空信封儿忘了装东西了？

甲　不是哟，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本篇系与孙秀汶、冯不异合写，一九五六年于北京）

宽 打 窄 用

（对口相声）

（甲乙自左右方同上）

甲　老×，今天的报纸你看了没有？

乙　没看哪！

甲　赶快看。（沉思）不看不看吧！

乙　干吗？又想让我看又不让我看呢？

甲　咳！把我们工地登上啦！

乙　噢！表扬。

甲　不，批评。

乙　批评谁呀？

甲　全有，其实他们不了解情况。

乙　不会，听说头些天记者到工地上来啦！

甲　来是来啦！可那天我没工夫，让他到下边去转了一下，你想那材料能靠得住吗？

乙　我听说记者跟工人、组长、工长都谈过啦！

甲　关键就在这儿，他没跟我详细谈哪！

乙　跟你谈有什么好处？

甲　那我该说的说，不该说的我不说呀！

乙　不，应该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甲　根本没什么可说的。

乙　（看出甲在掩饰自己）当然你不说，一说出来，你就是积压浪费的典型例子。

甲　（还是掩饰）"点心栗子"？我一向不吃零食，哪来的"点心栗子"？

乙　别装傻，浪费的砖瓦木料你想吃也吃不了。

甲　砖瓦木料多用了一星半点儿的，是免不掉的事，我们工地还有好的一面儿哪！

乙　噢！光是往外说好的一面儿，坏的都藏起来，别说？

甲　这是前进中的缺点，刚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谁也不是老内行。

乙　这个我懂。应该是有了缺点别怕人提才对。

甲　那提意见的人也该替我想想，我整天起早睡晚定计划，领材料，写总结，开会啦，动员啦，忙得脚丫子朝天。容易吗？

乙　（假意肯定）不容易，报上应该表扬你这些功劳。

甲　我没功劳我还有苦劳呢！好！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编成了快板儿，报上还就给发表啦！

乙　快板儿怎么编的？

甲　编的是：

"进了大工地，
到处人民币。
材料没人管，
透着真阔气。

钢管长了锈，
钢筋扔一地。
木材生了虫，
白灰不盖席。
若问谁负责，
主任刘廷弼。
浪费他不管，
整天瞎算计。"

这快板儿我看了以后真有点……

乙　有点启发。

甲　有点起急。我心里难受极啦！

乙　难受也没用，有缺点要改过来才对。

甲　我难受的不是这个。(怨恨地)好！真有人敢打击我的情绪。我一定……

乙　(一语道破)进行报复?!

甲　不，提出质问。

乙　还是报复啊！

甲　"唉！不了解，不了解，可惜我去年费的心血。"

乙　怎么不了解你啦？

甲　你忘啦！去年跟第三工地竞赛，为了夺红旗，我开动脑筋想出过绝妙的办法。

乙　你想的新办法是——

甲　"水泥袋计件赶工法"，这也是先进经验。

乙　听着耳生，怎么个做法？

甲　为了赶工，得提高工人的劳动热情，要提高劳动热情，必须从物质上加以鼓励。所以在浇灌混凝土的时候，我告诉劳动工资组向大家宣布：凭"空水泥口袋"给工人结算工资。这叫：

"任务要超额，
不能晃脑壳。
为了赶进度，
何必费唇舌。
按袋来计算，
工资挣得多。
水泥随便用，
多用就多得。"

谁手里水泥袋多，谁就多拿钱。

乙　啊？！搞竞赛是对的，但您得正确引导。

甲　引导啦！什么作业计划呀，操作规程呀，一律作废全用不着了。大伙为了水泥袋真有股子干劲儿……

乙　（气愤地）这是你领导得好。

甲　就是。只见那大楼一个劲儿往起长啊！我心里一乐白天黑夜的哼哼（唱）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车轮在飞奔，火车在歌唱……

乙　别唱啦！这种"水泥袋计件赶工法"搞了多久？

甲　反正是：

"水泥存了可不少，

尽管放心继续搞。
多咱水泥用干净，
再想搞也搞不了。”

乙　怎么呢？

甲　水泥用光了，我哪儿去找水泥口袋去呀！

乙　（向台下）折腾完了算。（问甲）结果赶过第三工地啦？

甲　赶过去啦！

乙　得了红旗？

甲　没有。

乙　怎么？

甲　到竞赛紧张阶段最后两个钟头，出了个问题。

乙　预先领的材料不是都有富余吗？

甲　是不少。

乙　那怎么出了问题呢？

甲　咳！一发展“水泥袋计件赶工法”，好多人不使砂子和石头子儿，光抢着用水泥，把水泥使没啦！

乙　这样赶工有多少水泥也够不了。

甲　嗐！水泥要供得上，红旗就拿过来啦！

乙　拿了红旗也不光荣，你这个办法太浪费水泥。

甲　那……那不是还省砂子吗？

乙　是呀！还省石头子儿哪！

甲　省……（自圆其说）这是我的大意，得接受这个教训。

乙　改了对。

甲　所以呀！报纸提出了这一点，我的态度是——

乙　虚心接受。

甲　不予考虑。

乙　啊?!

甲　今年开工以后，我把备料计划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乙　根据什么?

甲　我的看法是：

“别人尽管批评，

我有成竹在胸。

竞赛要想获胜，

备料不多不行。”

一切为了竞赛胜利，懂吗?

乙　你这不是竞赛，而是竞争。

甲　竞赛竞争就差一个字儿。

乙　本质上大不相同。

甲　我勤勤恳恳是为了整个工地。

乙　备料多了会造成工地上的积压浪费。

甲　这你不懂，我们工地跟别的工地不同。

乙　哪一点不同?

甲　它——我们工地就是我们的工地。

乙　废话。

甲　我们工地上，常常有人来参观，特别是国际友人，让他们到这儿一看，嚄！木材成垛，杉篙成林，水泥成堆，砂石成山，玻璃成箱，油漆成桶，显示出咱们：

“泱泱大国，地大物博，

资源丰富，气派磅礴。”

乙　噢！就为这个？

甲　现在是过渡时期，不能小家子气——“小米加步枪”和敌人艰苦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乙　那就应该大手大脚吗？

甲　现在是一日千里地来搞建设。要辉煌的，蓬勃的，紧张的，飞速的，社会主义的，越快越好的，大大的，这个。

乙　大大的。

甲　大大的踏步踏步……踏。（学踏步动作）

乙　应该说：“大踏步前进。”

甲　哎！对喽！你明白就得了。

乙　我明白什么啦？你的想法和作法是宽打窄用。

甲　我不是为了我个人。

乙　（给他揭穿）为了“赶工”，为了“红旗”，为了“竞赛胜利”，对不？

甲　对呀！

乙　还对哪！宽打窄用就是浪费。

甲　（反问）噢！抠抠搜搜，缩手缩脚就叫节约？其实多余点料也没拿我们家去。

乙　不往家里拿也不行。去年盖完东边那座楼剩下多少材料哇！啊！？

甲　这……我不清楚。

乙　你是不是工地主任？

甲　是呀！工地主任不管盘点剩料。

乙　就管盖图章！

甲　当然，材料的事由材料组管。

乙　那你也应该了解了解情况，去年剩了一大堆木料就那么堆着？

甲　堆着有什么亏吃？省得停工待料又得我负责。

乙　材料多，日久天长赶上下雨烂坏了也得由你负责。

甲　噢！下雨也是我的错误？它要下我能拦得住它吗？告诉你："人力能胜天"，我手大也捂不过天来。

乙　我就说这些东西烂坏了不可惜吗？

甲　嗐！反正肉烂在锅里！

乙　不能那么说，肉是越烂越好吃，材料一烂就成废物啦！还甭说烂，长锈长毛那都是损失。你存了那么多的弯头，就那么扔着让它长锈，是不是浪费？

甲　你不懂，那是节约。

乙　啊?！节约?！

甲　弯头是进口货，一个一百八十多块，一辆自行车的价儿。

乙　是呀！那么贵。

甲　为了节省外汇，能少用就少用，能不用就不用。

乙　应该省着用，可省下来以后为什么不好好保管呢？

甲　我向公司汇报过了。

乙　怎么说的？

甲　"我们工地省下了三百个弯头，给国家节约了五万多块钱，请公司记上我们的节约帐。"得，这就算完成节约成

本的任务啦！

乙 完啦！

甲 完啦，保管的事我管不着。

乙 不象话，应该好好保管。

甲 “好好保管”？说谁都会说，具体做起来有很多困难！克服不了。

乙 哪些困难？

甲 象弯头，一受潮湿能不长锈吗？木材让太阳一晒能不裂缝吗？挨着地一垛能不生虫吗？

乙 不成理由。

甲 水泥的纸口袋破了，雨水一淋，它能不坏吗？

乙 没人管那是得坏。

甲 我是工地主任，不是仓库主任。

乙 这样乱堆乱放不但会造成浪费，对人身安全也大有妨碍。

甲 对人身安全有什么关系？

乙 你那工地现场都快下不去脚啦！光沙土铺的就有一尺多厚，工人们抬着挺重的钢筋，一走一“噗哧”，那够多危险哪！

甲 没危险，那正是对人身安全有好处。

乙 那有什么好处哇？

甲 架子上干活的人掉下来准保摔不着。

乙 怎么？

甲 沙土越厚越有弹力呀！

乙　是呀！铺上棉花更有弹力。

甲　再告诉你，我本身就得到过好处。

乙　……怎么回事？

甲　有一天晚上，在工地西北角儿俱乐部外屋开会，开到半截儿，我出来想上厕所……

乙　嗯！

甲　那个地方我根本不常去，我不知道厕所在哪儿。

乙　是啊，你整天净在办公室呆着，那是不熟悉。

甲　我想黑更半夜的，又是阴天，找个僻静地方就算啦！

乙　光图省事。

甲　深一脚浅一脚正往前走，两脚一滑，我几抓没抓住，就听见"唰！咚"！

乙　摔倒啦？

甲　掉井里啦！

乙　啊！你会不知道那里有口井吗？

甲　敢情里边的水还挺深哪！

乙　怎么样？

甲　我赶紧扑腾扑腾。

乙　上来了？

甲　喝了两口水。

乙　那你怎么还不嚷啊？

甲　我在水里嚷得出来吗？

乙　噢！对呀！那么后来呢？

甲　我抓住一根铁棍儿。

乙 铁棍儿？

甲 我来了个猴爬竿，爬到井口上可实在没劲儿啦，我一嚷嚷："来人哪！来人哪！"大伙都出来啦！拿灯一照才把我拽上来。

乙 这多危险。

甲 大伙儿说："主任怎么掉井里啦？"我说："出来上厕所，没留神掉里头啦！"

乙 事出意外。

甲 大伙说："两丈多深的井，主任愣会爬上来啦！真有两下子。"

乙 那不是多亏有那根铁棍儿吗！

甲 是啊！我真打心眼儿里感谢这根铁棍儿，我把它拉出来一瞧：咳！哪儿是铁棍儿呀！

乙 是什么？

甲 二吋口径，七米多长的一根无缝钢管。

乙 好嘛！那么珍贵的材料在井里泡着。

甲 没它我就淹死啦！我冲它鞠了一个躬……

乙 就赶紧拿出来，别再泡着啦！

甲 不能，照原样搁在里头别动。

乙 干吗呀？

甲 防备我再掉里呀！

乙 啊？！

（本篇系与叶祖兴、王决合写，一九五六年于北京）

服 务 态 度

（对口相声）

甲　刚才演的这段儿是×××大鼓啊？

乙　对啦。

甲　对于他表演的这个节目我有所感受。

乙　噢，您对他的艺术评价……？

甲　我不说他的造诣，就说他表演这个节目的精神——精神饱满，感情充沛，工作认真，对观众负责。

乙　那当然啦，演员应该这样；要不这样儿观众能满意吗？

甲　对，观众听着满意才能够热烈地鼓掌。观众的鼓掌，是对演员的鼓励。

乙　嗯。

甲　由此也看出演员的服务态度和政治热情。

乙　对，演员要没有热情为观众服务的思想，也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服务态度。

甲　这不单是演员，干任何工作都得有正确的服务态度。

乙　那是呀，现在哪个演员都是这样儿。

甲　那倒不见得，好的演员一上台你就看得出一种朝气，由脸上的感情，就看得出他的忠诚、谦虚的态度。这个演员准是观众喜欢的演员，这样儿的演员是前途远大。

乙　演员都是这样。

甲　有的演员不是这样。

乙　什么样儿？

甲　比如今天这场，他演完了，观众的掌声不多，他马上情绪就低下来。

乙　闹情绪？

甲　唉，他不研究观众为什么不欢迎他。

乙　应该检查自己。

甲　不，他先检查观众。

乙　那怎么检查呀？

甲　他说："今天观众大概都睡着啦。"

乙　啊？在剧场睡觉？

甲　"也许是观众没有脚本儿里的生活。"

乙　唉，那倒许。

甲　"应该把这些观众组织起来，先叫他们体验生活去！"

乙　没听说过。

甲　这是因为他演出的效果不好。

乙　那么今天他演出的效果要是好呢？

甲　那更坏啦，马上骄傲起来。就好象他是有功之臣啦，到后台你看吧，他的个子（身量）都比平常高一块。

乙　怎么？

甲　腆着胸脯儿呢。

乙　啊。立刻就长脾气。

甲　你说这样演员怎办？

乙　我看这样人作演员不行。

甲　这样人不把思想扭转过来干什么也不行。

乙　对，干什么都得有正确的服务态度。

甲　不论你干什么工作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特别是常接触群众的工作人员，态度要特别好。你看，百货公司，合作社的营业员，那态度多好哇，百拿不厌，百问不烦！

乙　真是，现在合作社的营业员比旧社会商店里站柜台的还和气。

甲　唉。可是不同，现在的营业员是为人民服务，谦恭和蔼，是真诚的。

乙　那么过去那站柜台的呢？

甲　是为了吃饭养家，就得有一套虚伪的和气。

乙　噢，那种客气不是出于本心的？

甲　无论买主儿怎么挑毛病，你也得把生易做下来。

乙　嗯。

甲　唉，过去学买卖得先学一首歌儿。就说明做买卖得能有三分耐气。

乙　噢，我还没听说过，你说说这首歌儿什么词儿？

甲　“买卖能忍和气生财，不论穷富要一样的看待，买卖做的熟主道，上柜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象这样买卖怎么不发财。”

乙　啊！做买卖还有这么一套理论呢？

甲　在旧社会学买卖，都得会唱这个。

乙　唱？

甲　啊。(唱以上所说的词儿)

乙　嘿！有一套啊。

甲　所以站柜台的人见了顾客非常客气。比如你到鞋店买鞋，对这双鞋，你挑什么毛病他都有词儿。

乙　噢，能对付。

甲　唉，买主儿一进门儿，和颜悦色地迎上去："您来啦，请坐。""来双礼服呢千层底。"(便鞋)一看您的脚就知道你穿多大的。拿过一双九八的(市尺九寸八)："您试试这个怎么样？"这位一试："紧点儿。"又拿一双一尺的："您再试试这个。""不行，大。"

乙　这又大啦。

甲　一尺穿着大，九八的穿着小，这怎么办？

乙　九九的？

甲　没那个尺寸。

乙　那怎么办？

甲　再拿过第三双，可还是九八的，就卖你这双。

乙　不合适能买吗？

甲　他拿撢子柄儿撑撑："新鞋您刚穿上就是这样儿。您现在要是穿着合适，可过几天就大了。这您穿着虽然紧点儿，踩几天就合适啦。"

乙　是能对付。

甲　其实，过几天以后你还穿着不合适，也不能换啦！

乙　怎么？

甲　都踩脏啦！

乙　噢，蒙事呀！

甲　他就为把东西卖出去，他不管用主儿怎么样，这套方法现在用不上了。

乙　现在讲究实事求是。

甲　所以合作社、百货公司的营业员，不但要态度和蔼，还要照顾顾客的实用。

乙　那当然啦，现在的营业员没有糊弄人的。都是百拿不厌，百问不烦。

甲　可是也有个别的营业员，他不去看他的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上所起的作用；他总想干这个没劲。

乙　那么想干什么呢？

甲　"我想干基本建设工作——工厂机工，勘探矿藏……都比这强，我这工作，尽是这手来那手去；就算是干行政工作，也有出息，可以当个领导干部……"

乙　嗯，这种思想真成问题。

甲　所以产生一种谬论！

乙　什么谬论？

甲　"干不干二斤半，这儿不干别处干，不论哪干都吃饭。"

乙　这叫什么思想！

甲　你想，思想里有这些东西，工作能好吗？

乙　有这样营业员？

甲　有，有一次我到合作社买胶皮鞋，我一看，窗橱里摆着一只，样子很好："喂！同志买胶鞋。""要什么样儿的？""就要摆着那样儿的。"他给我拿出来我一瞧，三七号儿

的，合市尺九寸，我正穿。

乙　那就买吧。

甲　是呀，我想再让他拿出两双来我挑挑，我说："照这尺寸拿两双我挑挑。""没有啦，就这一双。"

乙　你还赶巧了就剩一双啦。

甲　不是，那位同志怕麻烦。只好买这双吧；拿到家我一看：穿不得！

乙　怎么，坏的？

甲　不坏。

乙　那怎么穿不得？

甲　两只全是左脚的。

乙　啊！一顺边儿呀。那不赶紧换去？

甲　又赶上那几天工作忙，过了一个礼拜我才去换，到那儿一问，说全卖光了；我说不能，我买了两只左脚的，你这儿一定剩下两只右脚的。

乙　对呀。

甲　他说："没有！那不定谁买去啦。"

乙　好嘛。

甲　"我这没法穿，你得给我换换。""这儿没有，你得上仓库换去。"我又跑到仓库一问哪……

乙　给换了。

甲　"门市部换去！"

乙　门……

甲　来回跑了两趟，鞋也没换成。那天下雨把便鞋都穿脏

啦。我一想别等换啦，先买一双穿吧，又到另一个合作社。

乙　这位营业员怎么样？

甲　太好了！跟那位营业员一比呀，是大不相同！我说：“同志，我买胶鞋。”“噢，穿多大的？”我说：“三七号。”“看看这个合适吗？”他给拿了一双。

乙　对了，仔细看看吧！别再买两只左脚的了。

甲　我说：“甭试啦，只要不是一顺边儿就行啦。”他说：“还是试试好，不合适可以换换，等一沾泥就不能换啦。”

乙　那你就试试吧。

甲　不行，我两脚全是泥怎么试呀！

乙　那可没办法啦。

甲　他说：“不要紧，我有脚盆儿。”

乙　嗬！

甲　一会儿拿来一盆儿水，一条旧毛巾：“洗洗吧。”你说这个同志的服务态度多好！

乙　好！

甲　可也不是都这样，那天下雨，买东西的人不多，要是好天儿，来好几十位都买胶鞋每人一盆水……

乙　都洗脚？

甲　合作社成澡堂子啦。

乙　也没那些脚盆儿呀！

甲　是呀，就说这位同志对顾客真好。

乙　是呀。

甲　可也不一样，你买东西得注意。

乙　注意什么？

甲　有一种“法官”式的营业员。她往那儿一站，脸上一点笑容儿都没有。

乙　这是干吗？

甲　表示她严肃！

乙　营业员干吗那么严肃呢？

甲　你这还没跟她说话呢，一说话就得把你气喽。

乙　咱们是来买东西，干吗跟她怄气呢？

甲　你不怄气不行啊，她气你呀！

乙　我不信，哪儿有那事呀。

甲　你不信？比如说你是顾客，我是那营业员，你来买东西，说不了几句话你就得生气。

乙　好，咱们试试。

甲　来吧。

乙　（装顾客）“喂！同志。”

甲　（不耐烦的样子）“干什么！”

乙　“干……”

甲　你听，这头一句就不象话，人家到合作社一定是买东西。人家要看病能上合作社吗？

乙　是呀，合作社没设门诊部儿呀。

甲　你往下听，还有不象话的呢：“干什么？”

乙　“我买香蕉，好不好？”

甲　“你跟谁商量，自己拿主意！”

乙 “不是商量，我是问香蕉好不好？”

甲 “这儿不卖坏的，全是好的。”

乙 “我怕是不熟。”

甲 “熟！熟的到这儿就烂了！要吃熟的上广东！买不买？不买别耽误工夫儿，我好给别人拿！”

乙 “买呀，你给秤（音幺）二斤，挑点儿大的。”

甲 “嗯！你都要大的？小的卖给谁呀？自私自利！”

乙 “谁自私自利呀？小个儿的我怕不甜。”

甲 “哪个不甜？都是甜的，没咸的，这是香蕉，这不是酱萝卜！”

乙 是够气人的：“哈密瓜，多儿钱哪？”

甲 “八毛。”

乙 “八毛一个呀？”

甲 “没那么便宜的，八毛一斤。”

乙 “贵点儿（自言自语）……”

甲 “空运！比你还强呢！坐过飞机。”

乙 “好，来一斤，尝尝坐过飞机的哈密瓜。共合多儿钱？”

甲 “香蕉一毛六一斤，二斤是三毛二，加八毛，一块一毛二。”

乙 “好，五块钱找。”

甲 “拿零的，没钱找！”

乙 “我没有小票儿。”

甲 “等着吧，卖了钱再找你。”

乙 “不行啊，我要上班啦！”

甲　“等不了哇？五块钱全买了。”

乙　“我……我买五块钱香蕉，我怎么吃呀？”

甲　“那你问谁？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谁买东西不带零票儿！”

乙　“喂！同志你态度好一点儿，你看你脸上什么样儿！”

甲　“你不是买东西吗？你管我脸上什么样儿干吗？你又不给我作媒！怎么？不满意？那儿有意见簿儿！提意见？我还要给你提意见呢！你姓什么？叫什么？哪个单位？你什么成分？……”

乙　这象话吗！

甲　你想一个营业员态度要这样儿，顾客能满意吗？

乙　那怎么能满意呀。

甲　这样儿营业就受损失啦，旁边儿有几位一想：咱们别买啦。人家怕受气，都走啦。

乙　怎不给她提意见呢？

甲　没法儿写呀。

乙　怎么？

甲　意见簿儿都写满啦！

乙　真有这样儿的事情。

甲　这主要是她不热爱她的业务。五三年我遇到的那件事把我给气坏啦！

乙　怎么？

甲　五三年春节卅晚上，我拿着三个瓶子，打酒、打香油、打煤油，就因为那位营业员一马虎，我连饺子都没吃上。

乙　怎么？

甲　他满给弄错啦！他把煤油给打到酒瓶子里头啦，把香油给打到煤油瓶子里啦！把酒打到香油瓶里啦！

乙　全错啦？

甲　我当时也没看，第二天初一才发现。

乙　那就赶快换去吧！

甲　不行啊！他们放假了！由初一到初五，放五天假。

乙　得，有什么话初六再说吧。

甲　是呀，我这饺子甭吃了。

乙　这是怎么搞的？

甲　他不是聚精会神地工作呀！一边儿拿东西，一边儿逗哇：（说笑话）"怎么样？你这儿来一段儿，来段儿《买猴儿》吧。那马大哈真有意思，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他净顾说话啦，全给弄错啦！

乙　他也马大哈啦！

甲　好容易我盼到初六，一早儿我就找他去啦。

乙　那是得找他谈谈。

甲　我说你这工作怎么搞的？你全给打错啦！把酒给打到香油瓶里，我都凑合着喝啦，这酒瓶儿你说怎么办？这是酒瓶儿你给打了煤油啦！这是煤油瓶儿，你给打了香油啦，你说多大损失？连瓶儿带油全糟蹋啦！

乙　工作不认真嘛，出漏子啦！

甲　他一给换，漏子更大啦！

乙　怎么？

甲　他拿起一瞧："哟，这是酒瓶儿呀？我当是煤油瓶儿呢！所以我打了煤油啦，我给您换换（边说边把煤油倒在酒缸里）……"咚咚咚，他给倒酒缸里啦！

乙　……

（一九五六年于北京）

杂谈《空城计》

（对口相声）

甲　我这人对京剧非常地爱好。

乙　噢，爱唱？

甲　爱听。

乙　爱听啊？这谁不会呀！

甲　听跟听不一样。

乙　怎么？

甲　我使耳朵听。

乙　多新鲜哪！使鼻子那叫闻。

甲　也没有闻戏的。除了用耳朵以外，还得用眼睛瞧。

乙　这谁都知道。

甲　也分瞧什么。

乙　瞧热闹呗！

甲　那就不如上大栅栏啦。

乙　为什么？

甲　还甭买票，到晚上比哪出戏都热闹。

乙　也不能净瞧热闹，还得讲究味儿好坏。

甲　味好？全聚德味儿好！

乙　烤鸭子味儿呀！这不是成心抬杠吗？

甲　看戏不能净看热闹，哪出戏都有一定的主题思想，教育意义。不用说现代剧目，就拿一出老戏说吧。

乙　哪一出？

甲　比如，《失空斩》。

乙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好哇！（唱）“小马谡失街亭令人可恨，这时候……”

甲　你唱什么！

乙　说明我会，由头至尾全清楚。

甲　全清楚？你说说这出戏的内容。

乙　内容……知道：马谡失街亭，诸葛亮没辙，用了个空城计，司马懿愣没敢进去，后来斩马谡。这戏好哇。（唱）“马谡哇……”

甲　行啦，行啦，这出戏说明什么？

乙　说明是大块的唱工戏。

甲　我问这故事。

乙　说明，……对，守街亭诸葛亮不应该让马谡去！

甲　让你去？

乙　我干什么去！

甲　再问你，司马懿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乙　为什么不敢进去……对呀，诸葛亮不是在城楼上直唱吗！（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甲　你怎么又唱上啦，我问你是什么原因司马懿不敢进去？

乙　是呀！……因为……诸葛亮唱了一段“二六”他就不敢进去啦。

甲 噢，诸葛亮唱“二六”司马懿就吓跑啦？

乙 （感到理由不足地）啊。

甲 要再加上那段儿“三眼”哪？司马懿就投降啦？

乙 （无可奈何地）可说哪！

甲 什么叫可说哪！

乙 啊，你说哪？

甲 告诉你，这出戏里有科学。

乙 啊？《空城计》里有科学？

甲 是呀。

乙 是物理呀，是化学呀？

甲 不，是哲学。

乙 哲学？我听了这么多年《空城计》啦，怎么没发现哪？

甲 你没注意嘛！生活里就有哲学道理。在《空城计》这出戏里，说明：诸葛亮、司马懿、马谡这些政治家、军事家在两军对战当中表现的军事哲学思想——谁能分析、研究客观规律，正确对待困难，冷热结合谁就能胜利；谁要主观、片面，不分析实际情况，有热没冷谁就会失败。

乙 您说的是《空城计》吗？

甲 是呀。

乙 我怎么没理会呀？

甲 你净瞧热闹了嘛。

乙 您给分析分析。

甲 首先分析剧中这几个人物。拿马谡说吧，这个人缺点多啦……

乙　也得分谁唱，想当初侯喜瑞先生唱的好。（唱）“错把军令当嬉耍……”

甲　嗐，我说的不是演员，哪位演的都好，我说的是马谡本人。

乙　本人？那谁知道他什么脾气呀！

甲　你没研究嘛！马谡这个人，虽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可是他骄傲自满，不实事求是，不服从领导，爱表现自己，一脑子名利思想外带教条主义。

乙　嚄！这一说马谡得停职反省啊！

甲　后来那处分比这严重啊。

乙　好嘛。诸葛亮哪？

甲　他真是足智多谋，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不过在用马谡去守街亭这个问题上犯了点官僚主义。

乙　诸葛亮还有官气哪？

甲　是呀。

乙　也难说，“反五气”他没参加嘛！

甲　这挨得上吗？

乙　司马懿哪？

甲　司马懿的能耐可不小，可是有些保守思想和经验主义。

乙　这些事戏里有吗？

甲　有哇，拿头一场戏说吧，

乙　“坐帐”。

甲　对，诸葛亮当中一坐，前边是满营将官，他对当时敌人的活动进行了一系列地客观分析。

乙　怎么分析的？

甲　诸葛亮说："根据我们侦察的材料，发现以司马懿为首的反动军队，自祁山一带向我蠕动，从它的行动来看很可能进犯街亭，进一步占据西城，其目的是要把西城作为大规模侵略汉中的跳板。我们知道，西城不但是通往大后方的交通干线，也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基地，街亭又是西城的桥头堡垒，因此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把进犯的敌人一网打尽！"

乙　嚯！

甲　"这是个具有决定性的战役，我们要派出一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司令员进行指挥。这次出发的有：步兵师、骑兵旅、炮兵连，必要的时候可以出坦克进行掩护或者是飞机轰炸！"

乙　您等等吧，三国时候有飞机吗？

甲　当然没有哇，诸葛亮那意思，仿佛是有飞机才好哪。

乙　没听说过。

甲　接着，诸葛亮一发挥民主，坏事了，

乙　怎么？

甲　他说："这个任务是艰巨的、重要的、光荣的，也是伟大的，哪位将军愿意去，请自动报名吧！"

乙　自动报名？三国时期有这些词吗？

甲　没有哇，我这么说为的是让你听着明白。

乙　为我明白呀？

甲　啊。

乙　我倒糊涂啦！您说原词好不好？

甲　戏里的原词，懂吗？

乙　没告诉你由头至尾全清楚吗。

甲　原词儿这样："哪位将军愿领一哨人马镇守街亭，当帐请令。"

乙　对，这时候马谡请令。

甲　是呀，我认为诸葛亮应该把他拦住，不让他去。

乙　为什么？

甲　当初刘备在白帝城死的时候，把马谡的人事档案都移交给诸葛亮！

乙　那时还有档案哪！

甲　有哇，刘备告诉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意思就是说，他爱说大话，理论不结合实际，重要的任务千万别派他去。

乙　那，为什么还派他去哪？

甲　要不就说官僚主义耽误事哪。诸葛亮还激他："将军，想那司马，虽然年迈，用兵如神，你不可轻视。"告诉他，司马懿可比你有能耐。

乙　马谡也有能耐呀！

甲　怎么？

乙　你听啊："俺马谡随丞相出兵多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况那小小的街亭。"

甲　"街亭虽小，干系重大呀！"

乙　"倘有疏虞，愿按军令施行。"

甲　“军无戏言。”

乙　“愿立军状！”

甲　“当帐立来。”

乙　“遵命！马谡乎……”(作立军令状动作)

甲　这是干什么？

乙　立军令状。

甲　什么意思？

乙　就是说，街亭我要守不住把脑袋切给你！

甲　街亭你去了吗？

乙　没有。

甲　街亭的山势地形调查过没有？

乙　没有。

甲　司马懿有多少军队你了解了没有？

乙　没有。

甲　你到街亭的战斗计划准备好了没有？

乙
甲　(同时)没有。

甲　全没有哇？既没调查研究，又没客观分析，你根据什么说街亭能守得住哪？

乙　这……

甲　又根据什么把脑袋切下来哪？

乙　他……

甲　你脑袋有富余？

乙　没有。

甲　没有，你究竟根据什么赌脑袋哪？啊？！

乙　我呀？

甲　咱们不是说马谡呢嘛！

乙　你可跟我瞪眼哪。

甲　就说马谡这个人，有热没冷，先立军状，后失三城，他错就错到这儿。

乙　噢，马谡不该请令，不该去。

甲　不去？满营将官无人应声，马谡也不请令，那么守街亭究竟谁应该去哪？

乙　我去！（向观众）他跟我干上啦！

甲　这不是分析问题嘛。问题不在去不去，知道司马懿厉害，街亭难守，都不敢去啦，诸葛亮打白旗找司马懿投降去？行吗？

乙　（向观众）这话全让他说啦！（向甲）你说哪？

甲　去，应当去，有热情，不怕困难，可是克服困难，不但有信心还要有办法，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

乙　噢，我明白啦，马谡是有勇无谋。

甲　对，还不服从领导，严重的自由主义。

乙　哪点儿呀？

甲　诸葛亮跟他个别谈话他不听嘛。

乙　《空城计》里还有个别谈话哪？

甲　有哇。诸葛亮调兵遣将完毕，把马谡找回来说："今逢大敌非比寻常，我有一言将军听了！（唱）两国交锋……"

乙 (伴奏)咚咯嚨咯嚨……

甲 (续唱)"……龙虎斗。"

乙 咚咯嚨咯……(一想不对头)噢,你也唱上啦?

甲 这段儿就是个别谈话的内容。

乙 你还是说吧。

甲 诸葛亮嘱咐他,对敌作战不简单,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纪律要严明,不能犯自由主义……

乙 这戏词里有吗?

甲 就是这段儿。

乙 戏词是"两国交锋龙虎斗。"

甲 这就是对敌作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乙 "各为其主统貔貅。"

甲 各有各的任务,都是为自己的胜利。

乙 "管带三军要宽厚。"

甲 上下级关系要团结好,注意战士的生活。

乙 "赏罚公平莫要自由。"

甲 这是,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乙 到你这都这么解释啦!

甲 就是这个意思。嘱咐半天,马谡全当耳旁风啦,一点儿没听;到了街亭跟王平布置工作的时候还犯主观,啃教条,闹名利,不团结。

乙　是呀？

甲　马谡、王平站在山上一观察地形。马谡说啦："王将军，你看街亭形势，负山带水，只有东西冲要，若在山顶扎营，少时贼兵前来，从上打下，何愁敌兵不败。"

乙　对，兵扎山上头，司马懿来了，从上往下打他，常言说的好"上打下，不费蜡"嘛！对，马谡这话有道理。

甲　王平说的哪："我看此山孤立无援，乃绝地也。倘魏兵到来断我汲水之道，我军不战自乱矣！"

乙　噢，对呀，兵在山上，司马懿来了一包围，把水道断了，从下往上打，哪跑哇！哈蟆垫桌腿——死挨！对，王平这话有道理。

甲　马谡、王平到底谁说的有道理？

乙　这……他们俩全有道理。

甲　你这二元论倒谁也不得罪。

乙　你说哪？

甲　还是王平说的有道理。

乙　好，那就依着他。

甲　你依着他呀，马谡不依着他呀！

乙　那不行，得服从真理呀！

甲　好，你找他谈话去。

乙　对，……我哪找他去？

甲　还是的，接着马谡搬出教条来啦："你可知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

乙　对，孙子兵法有这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

甲　怎么解释？

乙　那……意思是……到一定的时候就玩命嘛！

甲　净等玩命啊，不行。王平一看马谡太主观啦，别跟他陪绑，拨一半人马在山下另外扎个营，临走时候马谡腆着脸还说哪："成功之时，你部，分不得功劳！"意思是我要得了奖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马谡这名利思想多严重！

乙　够瞧的。

甲　幸亏王平依靠领导，汇报及时，画了一张街亭的地图交给军邮站，连夜送给了诸葛亮。

乙　那也晚啦！

甲　是呀，诸葛亮看见地图，街亭也丢了。

乙　那时候要打电报就好啦！

甲　象话吗！

乙　许你有军邮站，不许我有电报局？

甲　诸葛亮看见地图没多大工夫，司马懿急行军离西城不远啦！当时西城的兵将全都调遣在外，情况十分紧张，也就是诸葛亮，要是你非脑冲血不可。

乙　我能比诸葛亮吗。

甲　诸葛亮一想：拉出西城这些文官跟司马懿拚，一拚准完；跑吧，跑不远就让司马懿追上。不能拚不能跑，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来了个空城计。

乙　《空城计》好哇？

甲　怎么好法。

乙 大段儿唱都在这儿："我本是卧龙岗……"

甲 怎么又唱上啦，空城计好是说明诸葛亮——在哲学上讲——能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化不利情况为有利情况。他利用了在司马懿印象当中自己一生用兵谨慎这个规律，又利用了司马懿狡猾多疑的缺点，用空城计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也说明如果不是周密分析，冷静思考绝想不出来。

乙 这一说，有冷就行。

甲 净冷啦，分析了半天也挺对，没有热不敢干，等一会司马懿来了，诸葛亮照样儿当俘虏，那就不是冷啦。

乙 是什么？

甲 那就凉啦！

乙 光有冷也不行？

甲 诸葛亮不但有冷，也有热，敢想敢干，一个人带着两个琴童就上前线啦。

乙 不，上的是城楼。

甲 城楼那会儿就是前沿阵地呀！

乙 对。

甲 诸葛亮恬然自若，饮酒抚琴，司马懿大兵到这儿一看不敢进去啦。这地方司马懿不但保守，认识事物一成不变，也犯了经验主义，认定了诸葛亮不会弄险。你不会分析分析吗？

乙 怎么分析？

甲 诸葛亮一共有多少兵将，在街亭消灭多少？在别处驻

守的有多少？跟他一算细帐，准能估计出西城是空的，进去就把诸葛亮的枪给缴了。

乙　那时候，司马懿应该找你当参谋！

甲　那时候，我上天津啦！

乙　挨得上吗？

甲　其实诸葛亮非常坦白，唱“二六”那段儿，有什么、没什么全跟他说啦。

乙　诸葛亮怎么坦白的？

甲　你听啊！（唱）“我只有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你就来，来，来……”

乙　让他进来。

甲　真进来就坏啦，诸葛亮越坦白，司马懿越毛咕，结果窝窝囊囊大兵倒退四十里。

乙　上当啦！

甲　等想过滋味再回来，碰上赵云迎头痛击，结果司马懿草草收兵。

乙　诸葛亮总算没事儿啦！

甲　不，因为失街亭他受处分啦。

乙　戏里没有。

甲　《三国演义》里有，诸葛亮降为右将军行丞相之职。

乙　这算什么处分哪？

甲　降职使用啊。大概原薪照发。

乙　就别提钱啦。

甲　其实诸葛亮倒不在乎这俩钱儿。

乙　怎么？

甲　赵云得胜回来，诸葛亮给他绸缎百匹、黄金千两。

乙　一千两金子，多少钱哪！

甲　别看钱多，真要是马谡也得胜回来照旧一份。

乙　这回马谡惨啦！

甲　那是，不但没得着奖金，按军令——砍脑袋！

乙　斩他的时候诸葛亮可哭啦。

甲　挥泪斩马谡嘛，错用马谡失守街亭，丢一员大将，他得负一定责任哪。

乙　马谡也哭啦。

甲　马谡更得哭哇！

乙　认错儿啦？

甲　不，哭他那奖金没啦！

（本篇系与董凤桐、李文贵合写，一九五九年于北京）

普通话与方言

（对口相声）

甲　刚才×××（演员的名字）唱了一段××××（曲种的名字，如：西河大鼓）。

乙　对啦。

甲　那个段子的名字叫做××××（节目的名字）。

乙　不错。

甲　通过一段唱词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乙　是啊。

甲　这种唱的形式和说的形式并不一样。

乙　怎么不一样哪？

甲　唱儿，它属于韵文的范畴。

乙　韵文？

甲　唔，合辙押韵。

乙　唱儿，当然得合辙押韵哪。

甲　听起来是一段儿曲子，要是看看它那文字，就是一首长篇叙事诗。

乙　啾！跟诗一样！

甲　中国人唱戏、唱歌儿、唱曲儿，都讲究辙。

乙　那是啊！

甲　外国人就不怎么讲究这个。

乙　怎么？外国人唱不押韵，不合辙？

甲　外国人没辙。

乙　啊？没辙？

甲　唔。我听他们那英文的歌曲没有辙的就挺多。

乙　啊，英文歌曲呀！

甲　哎。唱起来这个味儿——

乙　什么味儿？

甲　（学英语的语音）

古得耐特，累得死。

古得耐特，累得死。

乙　（插着说）累得死？

甲　怀儿阿儿有狗蝇？

乙　（插着说）狗身上有狗蝇呗！

甲　突拉夫由挠，

委内瑞拉悠欧朗朗，

哎——狗吐打不留仨一……

乙　（插着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你说这都是什么辙？

乙　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辙，也搭着咱们不懂英国话。

甲　你懂英国话也不成，英国话的字音有长有短，没法子调平仄，讲对称，也很少押尾韵，不容易找辙。

乙　嗽！

甲　咱们汉语就有这种特点，就拿歌曲来说吧，唱哪一段听

起来都富于节奏感，有板有眼，合辙押韵。

乙　对。

甲　有个东北的民歌叫做《绣麒麟》。

乙　对，有这么一段。

甲　你听那语言，真得说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高度艺术语言，句句富于表现力，而且全都合辙押韵。

乙　您学说学说。

甲　您听《绣麒麟》这词：

“姐儿在房中绣麒麟儿……”

乙　绣麒麟儿。

甲　末一个音节是儿化韵“麟儿”。

乙　哎。

甲　来一个蜜蜂儿螫了我的手心儿。

乙　是啊！“手心儿”。

甲　甩手丢了金戒指儿。

乙　唔。

甲　“金戒指儿”。

乙　是啊！

甲　实际上东北方言不怎么习惯用“戒指儿”这个词儿。

乙　那么习惯用哪个词儿哪？

甲　“嘎子”。

乙　“嘎子”？

甲　哎。（下面学东北方言）“你干啥（hǎ）去啦？”“我取（qiǔ）那个金嘎子去咧。”

乙　东北方言还真是这个味儿！

甲　唱可就得唱"戒指儿"啦。

乙　啊！

甲　合辙押韵嘛！

乙　是呀。

甲　唱出来悦耳动听。

乙　怎么个悦耳动听？

甲　（学唱《绣麒麟》）

姐儿呀在花园中绣麒麟儿，

呀哈一个呀儿哟，

来一个蜜蜂儿螫了我的手心儿啊，

甩手丢了金戒指儿啊，

哎哎……哟。

乙　合辙押韵，真是悦耳动听！

甲　是啊。不信的话，改一改词儿，也不儿化，那就不合辙啦，也就不怎么好听啦。

乙　您改一下试试。

甲　（学东北方言）

姐在房中绣棉裤，

来了个蝎子螫我脚面，

甩手丢了个金嘎子——

乙　行啦，行啦。您这么一改实在是不受听。

甲　只要是韵文，就讲究合辙押韵。

乙　当然，当然。

甲　说相声可不讲究这一套。

乙　相声纯粹就是"说"嘛！

甲　相声属于散文的范畴。

乙　是。

甲　可是，说相声也不容易呀！要说着说着就把听众都给说笑了。

乙　对！

甲　可是又不许去掰大家的嘴。

乙　掰嘴呀？

甲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乙　什么问题？

甲　相声演员必须具备某些条件。

乙　都是些什么条件哪？

甲　最起码、最根本、最必要、最基础、最——

乙　（插着说）你别"最"啦，我都快"醉"啦！

甲　最不可缺少的条件是……

乙　（急问）是什么？

甲　得会说话。

乙　会……这还算个条件哪？谁不会说话呀！

甲　得会说普通话。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你看这是什么？

乙　噢，就这句话呀。

甲　我说的是普通话。

乙　哎，普通话。

甲　到了北京话里，它可就变了味儿啦。

乙　北京话怎么说呀？

甲　北京话这么说：你瞜瞜（读 lōu）这是什么？

乙　瞜瞜？

甲　瞜瞜。到了天津，虽然离北京不过二百四十里地，这句话可就又变了味儿啦。

乙　天津话怎么说呀？

甲　这么说：（学天津话）你看这（jiě）是（sǐ）嘛（mà）？

乙　这是天津话。

甲　到了上海，上海是吴语区，这句话可就又变了味儿啦。

乙　上海话怎么说呀？

甲　这么说：（学上海话）侬窥窥逮个司撒莫资？

乙　这是上海话！

甲　到了福州，福州是闽语区，这句话可就又变了味儿啦。

乙　福州话怎么说呀？

甲　这么说：（学福州话）履看最筛腮闹？

乙　好家伙，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一个地方一个味儿。

甲　是啊，这比普通话麻烦多啦。

乙　敢情，俩人儿彼此交谈，谁也不明白谁说的是什么，这还不严重！

甲　对。所以，咱们全国人民必须使用一个民族共同语来进行交际、斗争和交流思想。特别是在今天，民族共同语就显得更加需要，因为它属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的一个重要环节。

乙　是。

甲　咱们的民族共同语就是普通话。

乙　普通话？

甲　唔，普通话。虽然咱们汉语的方言多种多样，地区的差别性也很大，可是，从汉语的发展历史看来，汉民族已经逐渐形成一种民族共同语。这种汉民族的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

乙　暾。

甲　为了加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间和国际间的联系、团结工作，都必须使普通话推广到全国的范围去。这是完全符合全民族的当前的迫切需要，也完全符合汉语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乙　那么，方言可怎么办呢？

甲　那就要我们大力宣传推行普通话，要让大家正确地了解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逐步地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这是符合社会进步的客观法则的。方言可以而且必然会同普通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但是必须不断地扩大普通话的应用范围，要尽力提倡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尽力提倡在书面语言中使用普通话。要纠正那种不承认普通话、不愿意听普通话、甚至于不许家里人说普通话的狭隘地方观念，纠正那种在出版物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滥用方言的现象。

乙　您是位语言学家吧？

甲　不敢当，我是个普通话的宣传员。

乙　噉，专门推销普通话。那么，您一个月拿多少钱哪？

甲　你怎么唯利是图哇！我是义务宣传员。

乙　说相声也能宣传普通话？

甲　当然。我们的相声语言使用的基本就是普通话，想要学习普通话的方式方法很多，其中的一个方法，而且还是相当重要的方法，就是——

乙　是什么？

甲　多听相声。

乙　噉，那么从明天起，我就天天来您这儿上课。

甲　可以。不过，您可不要净挑我们相声里的北京话学。

乙　怎么？普通话和北京话还有分别？

甲　当然有分别。北京话并不是民族共同语，它是汉语方言里的一种。只要是方言，就有它的地域局限性。比如说，北京话有它的特殊方音。

乙　噉。

甲　举例来说，北京人买苹果就这么说——

乙　怎么说？

甲　哎！苹果怎么卖？是 lǐn 斤哪，还是 lǐn 个儿？

乙　唔，是这么问哪。

甲　“lǐn 斤”和“lǐn 个儿”的这个“lǐn”，按照读音该写哪个汉字？是“租赁”的“赁”字，还是“吝啬”的“吝”字？

乙　要写那“吝啬”的“吝”字哪？

甲 那怎么讲？卖苹果的那位吝啬，不愿意卖，都留着自己吃。

乙 哪儿有这样的售货员啊！那么要写那个“租赁”的“赁”字哪？

甲 那更没有讲儿啦！

乙 怎么？

甲 别人都去买苹果，你到那儿去租俩吃，你怎么还哪？

乙 这……没法儿还。那么，正字该怎么写？

甲 正字是“论”，就是“讨论讨论”的“论”字，在北京话里就变成了 lìn 啦。

乙 是这么回事儿。

甲 还有这个“和”字。

乙 哪个“和”字？

甲 “和平”的“和”字，“你和我”、“我和他”的“和”字。

乙 是。

甲 北京话把它的字音念成了“焊”(hàn)啦。

乙 念“焊”？

甲 特别是小孩儿爱这么说。

乙 啊？

甲 这属于儿童语言研究的范围，我在这方面是个专家。譬如说，大人问小孩儿：“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哪？”小孩儿回答说：“哦，……我‘焊’二妞儿一块儿玩儿去啦。”

乙 噢！“焊”二妞儿？

甲　“焊”二妞儿。你说怎么焊？是汽焊，还是电焊？

乙　怎么焊也受不了哇！啊！明白啦，这是特殊方音。

甲　北京语音里的儿化韵还是特别的多。

乙　什么叫儿化韵哪？

甲　儿化韵就是韵母末尾有一个“儿”的音，也就是韵母末尾有一个舌尖卷起来的动作。

乙　怎么发音哪？

甲　这得进行示范表演。您听这段：

“小小子儿，
坐门墩儿，
哭哭啼啼要媳妇儿。
要媳妇儿干什么？
点灯说话儿，
吹灯做伴儿，
明儿早晨梳小辫儿。”

这段歌谣里就有八个儿化韵的音节。

乙　真有趣儿！

甲　又加上一个，这就九个啦。

乙　你别来劲儿。

甲
乙　（同时）这就十个啦。

甲　儿化韵是现代汉语语音里的一种特别音变，在许多方言里都有这种现象，并不是只有北京话里才有，不过北京话里的儿化韵比较发达，而且是有规律的发展，在交

流思想的时候很有用处，因此在普通话里就适当地保留下来啦。

乙　儿化韵都有什么用处哇？

甲　用处可多啦。首先，它在语言里表现感情色彩，是一种爱称。你听听这句："哎，这个小孩儿长得跟花儿似的。"听起来多么亲切有感情！

乙　喜欢这个小孩儿。

甲　您再听还是这句，咱们不用儿化词，意思就变啦："哎，这个小孩长得跟花似的。"

乙　跟"花"似的？

甲　嗯。那个胖丫头长得跟麻雷子似的，再来一个长得跟二踢脚似的。

乙　一会儿就放焰火啦。

甲　我很清楚地了解到，大家全都非常喜欢我。

乙　是吗？

甲　就是从儿化韵上观察出来的。

乙　儿化韵还管这个？

甲　当然。您听，同志们不论男女老幼都把我叫做"侯宝林儿"，这表示爱称，可见大家是爱我呀！

乙　这个人……

甲　普通话里还有个词尾"子"字，和儿化韵对比起来，意思整整倒了个个儿，它表示讨厌，是憎称。

乙　怎么说？

甲　还是那句："哎，这个小孩儿长得跟花儿似的。"

乙　爱称。

甲　咱们加上"子"字再瞧瞧："哎，这个小孩子长得跟花子似的。"

乙　这孩子！

甲　你表示讨厌？

乙　不错。

甲　您爱吃面条儿？

乙　我可不爱吃面条子！

甲　哎！这就看出"子"和"儿"的分别来啦。不过，"子"在某种规定的条件之下，它并不表示讨厌。

乙　嗽，您解释解释。

甲　"子"放在人的姓氏的后面反而表示尊重和敬爱。比如说，把孔丘叫做"孔子"，把西施叫做"西子"。岔曲里的"欧阳子方夜读书"说的是宋代的欧阳修。京戏里的"白娘子"，也是对于白蛇表示敬重。由此观之，子者，人之美称也。

乙　您别转啦！

甲　我对您就很敬重，因此，我决意把您叫"郭子"（谐"锅子"音）。

乙　你想吃"涮羊肉"啦？我也很敬重您，您是"侯子"（谐"猴子"音）。

甲　您是猪八戒哪。儿化韵还表示事物的细、小、轻、微，起着区别词义的意思。

乙　您说一说。

甲　细丝儿、小辫儿、一点儿、薄片儿。

乙　不错，细、小、轻、微。

甲　您来根儿冰棍儿。

乙　冰棍儿。不错，细、小、轻、微。

甲　咱们不儿化，您再试试："您来根冰棍！"

乙　啊？冰棍？

甲　这么粗，这么长！（用手比划）

乙　这根冰棍怎么吃啊？

甲　甭吃啦，抱着吧！

乙　哎，这倒凉快！

甲　可是，儿化韵虽然丰富多采，要是用得不恰当，意思就变啦，因为它能区别词意嘛！

乙　噢。

甲　比如说，郭启儒的这个玩艺儿。（指乙的头）

乙　哎！什么叫"这个玩艺儿"啊？这你也儿化？

甲　啊，这个……北京话叫做"脑袋"，普通话就是这个人的"头"。

乙　正字是"头"。

甲　那可也得分在哪儿用。说"郭启儒的脑袋"，您听起来就知道这是他的头。

乙　啊！

甲　如果说"这是郭启儒的'人头'"，那意思就是说，没在他的脖子上长着，是砍下来以后搁在另外一个地方啦。

乙　这就说明我已完啦。

甲　对呀！

乙　还“对呀”哪？我受得了吗？

甲　如果把这个“人头”其中的一个音节加以儿化，意思就又变啦。

乙　怎么？

甲　把第二个音节加以儿化，您听听：郭启儒这个“人头儿”。

乙　啊？人头儿？

甲　人头儿。这说的不是他的“头”。

乙　是什么呀？

甲　是他这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

乙　我的品质又发生问题啦！

甲　把第一个音节加以儿化，意思就又变啦。

乙　我好不了啦！又变成什么啦？

甲　您听着：您看郭启儒这个“人儿头”。

乙　啊？人儿头？

甲　人儿头。这说的也不是他的“头”。

乙　谁的？

甲　就是小孩儿们的玩具，小洋娃娃的头。

乙　有这么大个儿的洋娃娃吗？

甲　儿化词还可以用到重迭词上面去，也就是两个音节完全相同，下面一个音节儿化。

乙　噉，您解释解释。

甲　比如说：多多儿的、长长儿的、窄窄儿的、慢慢儿的。多

啦。这儿有个变音的规律，就是不管哪个音节是阳平、上声、去声，儿化之后一概变成阴平。

乙 是吗？

甲 不信的话，您听着，要是不变阴平，听着就别扭。长长儿的、窄窄儿的、慢慢儿的。

乙 是听着别扭。

甲 要是不儿化，听着更别扭。

乙 真的？

甲 多多的、长长的、窄窄的、慢慢的。您听着怎么样？

乙 实在不怎么受听。

甲 可是还真有这么说的。

乙 怎么，还有这么说的？

甲 嗯。大人对小孩儿就这么说。

乙 啊！

甲 小孩儿一周岁多，刚会走路，刚学着说话，大人哄小孩儿就这么说。那为的是小孩儿容易记忆，这也属于儿童语言的范畴。

乙 怎么说呀？

甲 小三三，我带你上街街，去遛遛，穿上袜袜，戴上帽帽，我给你买糕糕，咱们去坐车车，回家来吃饺饺。

乙 哎，是这么说。

甲 对您就不能这么说。

乙 啊，对大人没有这么说的。

甲 唔。对您得这么说：郭同志，您忙吧？

乙　没事儿。

甲　遛个湾儿去吧！

乙　走哇。

甲　我请您吃饺子。

乙　好！

甲　您戴上帽子，咱们一块儿走吧。

乙　对。

甲　对您要是净用重迭词，那……那就不够尊敬啦。

乙　是吗？

甲　郭同志，您忙吧？

乙　没事儿。

甲　小郭郭儿（谐“蝈蝈儿”音）！

乙　我成蝈蝈儿啦！

甲　我带你上街街，去遛遛，你穿上袜袜，戴上帽帽，我给你买糕糕，咱们去坐车车，回家来吃饺饺。

乙　我成了傻子啦！

甲　普通话和北京话的区别，除了特殊方音之外，还有特殊词汇，那尤其学不得。

乙　是呀？

甲　比如这么两句话，说普通话，大家都懂得：“昨天我去看你，你没在。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我就走啦。”

乙　这话谁还不懂！

甲　“昨天我去看你，你没在。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我就走啦。”对不？

乙　对！

甲　要是使用北京话里的特殊词汇来说，那……连现在住在北京的人都听不懂。

乙　怎么说哪？

甲　嘿！昨儿我瞜你去啦。

乙　啊？瞜我来啦？

甲　我一瞜，你颠儿啦。

乙　嗬！

甲　好家伙，遛遛儿等了你大半天儿，压根儿你也没照面儿，我一瞧哇，折（zhě）子啦，我也撒鸭子啦！

乙　这话谁懂哪！

（本篇系与吴晓铃合写，一九五九年于北京）

醉　　酒

（对口相声）

甲　相声的题材比较广泛。

乙　对。

甲　因为现实生活是无限丰富的。

乙　所以相声的题材也是多种多样的。

甲　有的是讽刺打击敌人的。

乙　揭露敌人的丑恶的面目。

甲　还有的是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我们自己人身上有了缺点也可以编成相声进行批评。

乙　这路相声也不少。

甲　你比如说喝酒这个问题……

乙　嗯？喝酒怎么啦？

甲　大概你爱喝酒吧？

乙　嗯！会喝。

甲　明儿请你喝酒，一顿能喝多少？

乙　喝不了多少，一顿能喝二两。

甲　多来点儿。

乙　来多少？

甲　一斤。

乙　嗯！不行，那就醉啦。

甲　好哇！

乙　醉了还好？

甲　我爱看醉鬼。

乙　醉鬼有什么好看？

甲　你没听过那出《贵妃醉酒》吗？那舞蹈身段多美呀！

乙　那是杨贵妃。

甲　你要喝醉了还不得跟杨贵妃似的。

乙　我比杨贵妃呀？

甲　当然，你这样比杨贵妃是差点儿。

乙　……

甲　也就象猪八戒似的。

乙　哎！

甲　千万可别喝醉了。老年人还可以，偶尔来两杯，别多喝，不影响身体健康。

乙　对，多喝不好。

甲　现在有些年轻人，过去不会喝酒，练喝酒，你说有什么好处？年轻人爱面子，喝上酒不服气，你一杯我一杯喝醉了，胡打乱闹。

乙　这何必呢。

甲　就算你不闹，喝醉了就睡觉。一睡三天……

乙　那还好。

甲　好什么？把床尿啦！人的工作、休息、睡眠应该有一定的时间，有的人喝醉了一睡三天，身体不受影响吗？

乙　对身体没好处。

甲　还有的人，喝醉了爱乐，看什么都乐。还有的人喝醉了爱说，平常没那么多话，只要喝醉了，话多，没正经的，瞎说："张家长李家短，仨蛤蟆五只眼……"

乙　哎！仨蛤蟆六只眼。

甲　其中有个蛤蟆是独眼龙。

乙　嘿，这个巧劲儿。

甲　瞎说嘛。过去还有这么一种人，借酒撒疯，喝点酒满街上闹事，躺到马路上。

乙　啊？躺马路上？

甲　喝点儿酒谁也不怕啦。（对观众）"我就这样儿，不管你是谁，不服你跟我来来。"

乙　谁跟你来来呀？

甲　（对观众）"你瞧我干什么？这有什么可瞧的？"

乙　你这样儿还不可瞧。

甲　（对观众）"你乐什么？你喝醉了？"

乙　人家喝醉了？

甲　"我就这样儿，今儿我就在马路上躺会儿。"

乙　躺马路上啦？

甲　人家劝他，快起来吧，来车啦。"什么车？"自行车。

乙　什么车你也得躲呀。

甲　"不躲，让它往这儿（指腰）来。"

乙　从身上轧过去？

甲　人家能轧他吗？一拨把，躲开了。又来一辆三轮车。

"快躲开！三轮车来啦。"

乙 躲开吧？

甲 "不躲！让它往这儿(指腰)来！"

乙 真横。

甲 一会儿又来辆汽车，"快起来，汽车来了，汽车来了！"

乙 这行啦。

甲 "不躲！"

乙 还不躲？

甲 "消防队的汽车！"

乙 也不躲。

甲 "先躲一会。"

乙 这怎么躲开了？

甲 救火车轧了白轧！

乙 这是真醉了吗？

甲 装蒜！

乙 这倒对。

甲 真喝醉的人不这样儿。

乙 什么样儿？

甲 他怕人说他醉了。喝醉的人爱吹牛，你要说他："你别喝了，你可醉了。""谁喝醉了？我喝醉了吗？好，咱俩人再碰三杯。"

乙 嗯，是吹上了。

甲 有时候俩醉鬼碰一块儿，更有意思了。

乙 怎么呢？

甲　对吹呀。

乙　啊！

甲　“三杯干什么？咱俩拿瓶儿喝，(大声喊)再来两瓶！”

乙　别嚷啦！

甲　“你说你没喝醉？你说话舌头都短啦。”

乙　你的舌头也不长了。

甲　“你说你没醉？来，你来这个。”(腰中掏出一物)

乙　什么？

甲　拿出一个手电筒来，往桌上一放，一按电门，不是出现一个光柱吗？

乙　是呀。

甲　你听这话醉了没有？“你说你没醉。来，你顺我这柱子爬上去！”

乙　啊？

甲　那能爬上去吗？

乙　是醉了。

甲　那个还不含糊呢：“这算了什么，你别来这套，我懂，我爬上去呀？我爬到半道儿，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呀？！”

乙　他也醉了。

(一九六二年于北京)

橡　皮　膏

（对口相声）

甲　我对醉鬼的精神状态体会得很深。

乙　你怎么体会得那么深呢？

甲　我哥哥就是醉鬼。

乙　也常喝醉了吗？

甲　常醉，他可不是天天喝，一到星期六他准醉。

乙　每礼拜六准喝？

甲　夫妻俩为这个总吵。星期六嘛，人家想看看电影，看看戏，星期六逛逛公园儿多好哇！

乙　是呀。

甲　一到星期六他就找地方喝去啦，喝得酩酊大醉，半夜才回来。

乙　好嘛。

甲　妇女都爱干净，屋里弄得很好，他一身泥往上躺，满脏啦。

乙　怎么还一身泥呀？

甲　摔的。

乙　好嘛。

甲　星期天我嫂子也不用休息啦。

乙　怎么？

甲　给他洗衣服，你想那能不吵架吗？

乙　那非吵不可。

甲　他们在楼上住，我在楼下住，他们一吵我就倒霉。后来我嫂子想出一个办法对付我哥哥，还不错，他一喝醉了就揍他！

乙　打呀？

甲　可是这星期挨打了，下星期还喝。

乙　还一喝就醉。

甲　一醉就挨打。那天星期六又喝醉了。

乙　又喝醉了？

甲　他想星期六喝醉了，星期天准不让他出门儿了，还买了一小瓶白酒带在裤兜儿里，晃晃悠悠回家了，一看楼上开着灯，不敢上去了。

乙　为什么？

甲　怕挨揍哇。

乙　噷。

甲　听了半天楼上没声音才敢上楼。人喝醉了脚步就重，他不敢走，往上爬，还差三磴儿，他想站起来看看我嫂子睡了没有？往起一站可坏了，唧哩咕噜——“啪！”掉下来啦。

乙　哟，摔着没有？

甲　人没摔着，酒瓶儿碎了。

乙　还好。

甲　把屁股扎啦！酒精一杀，这个疼啊！

乙　那还不疼。

甲　把兜儿翻开，把玻璃扔了，一闻手（动作），还挺香呢。

乙　还闻呢？

甲　又慢慢爬到楼上去，一看我嫂子睡着了，这才放心。

乙　挨不了打了，睡觉吧。

甲　不行啊，屁股疼啊！对镜子一照，扎破了。

乙　那……上点药吧。

甲　家里没药，一看，桌上有点橡皮膏儿，拿剪子铰了点贴上了。

乙　这就行啦。

甲　第二天早上他还没醒呢，我嫂子就打上了——"呼啪！呼啪！""你别打我，怎么了？""为什么昨天又喝得大醉？""我没醉。""没醉？挺好的橡皮膏儿干吗贴在镜子上？"

乙　唉？这是怎么回事呀？

甲　他不是照镜子了吗？

乙　啊。

甲　镜子里不是有一个人吗？

乙　啊。

甲　他就给他贴上了。

（一九六二年于北京）

侯大胆

（对口相声）

甲　谁要跟谁有缘也是该着的事，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乙　嗯，有这么一句成语，你怎么想起这句话来啦？

甲　比方说，咱们俩人就是有缘，工作这么多年老在一块儿，住房又是近邻，下班以后，不是我找你，就是你找我，还一聊就没完。

乙　这是咱俩脾气相投。

甲　你说我什么事瞒过你？

乙　没有，咱俩是无话不说。

甲　不能跟我老婆说的话都能跟你说。

乙　……

甲　有缘嘛。

乙　我们俩太有缘啦。

甲　那还错得了！

乙　这两天我没去找你聊天儿，可是你也没找我，你又跟谁有缘啦？

甲　最近两天？

乙　啊，除了咱俩老在一起谈以外，你还跟谁有缘？

甲　那就得说是宣传鼓动股和青年监督岗啦。

乙　啊？怎么跟这两个单位有缘哪？

甲　啊！这两天我们关系密切得很，一谈就是俩钟头儿。你不知道？

乙　我不知道。

甲　你没瞧见他们给我画的漫画儿？（激动些）

乙　漫画儿是给你画的吗？

甲　嗯，不是我，是你？

乙　不，我没犯错误。

甲　标题是"胆大包天"！

乙　嗬！

甲　"四区三班二组采煤工侯大胆儿！"

乙　连你外号都写上啦！

甲　"×日下午两点班坐车时，没给信号儿就上车。当时司机劝告不听，反而强词夺理，不顾生命危险，带电上车，实属胆大包天！"

乙　哎呀！太严重啦！

甲　有那么严重吗？

乙　啊？

甲　发生事故了吗？

乙　嗽，没发生事故？

甲　废话，要出了事故我还能在这儿跟你说话？就因为这么小事儿就给我画了漫画；那位画家还真有点儿才气儿，画得还挺象——长瘦脸儿，小眼睛儿……你一瞧就

象我。

乙　那是特征抓得好。

甲　那管什么用？学画，学齐白石、陈半丁——世界有名的画家。一幅画值好几百块。

乙　看你这意思是不接受哇？

甲　没那么严重。还说我“胆大包天”，我有那么大胆子吗？能把天包住！王母娘娘都归我管啦？

乙　你管王母娘娘干吗？

甲　那说“胆大包天”干吗？

乙　你甭管怎么说，你是违反了保安规程。

甲　不就是带电上车吗？

乙　唉，保安规程有这条儿，不准带电上车！你不知道？你怎么学习的？

甲　那……保安规程好几百条儿，就不许忘几条儿吗？每一个人都记那么清楚？一条不忘。

乙　那谁也不敢说一条儿不忘……

甲　还是的，我就把这条忘了。

乙　要不人家怎么说你强词夺理哪。

甲　……（欲言，被乙话压住了）

乙　你甭管怎么说，带电是非常危险的事，那是交流电，碰上就坏！

甲　你跟那位一样，没经验，才说这种糊涂话！

乙　怎么是糊涂话？

甲　七道行八道石门那块儿有多大？

乙　那是老行道，宽三米高两米五。

甲　电车线有多高？

乙　一米八。

甲　嗯，我有多高？

乙　我没带尺没法量。

甲　带尺干什么？看还看不出来，看看。

乙　你……有没有二米五？

甲　啊！我有那么高啊？

乙　（笑）你也就是一米七左右。

甲　我身高一米六七！电车电线一米八，我们俩谁高？

乙　电线高哇。

甲　还是的，那我碰得着吗？

乙　不对。你不能那么算，你站地上一米六七，你再登上车哪，不就碰上了吗？

甲　嘿！我吃饱了撑的？故意拿脑袋碰电线？要是没经验的人可能碰上，我碰不上。

乙　（气愤地）你怎么会碰不上哪？

甲　我是"猫"着腰上的。

乙　噉，你事先注意这个问题了？

甲　对了。

乙　（厉声地）不行！带电上车就是错误！其实跟你说这个有什么用，你什么不懂啊！你总认为有经验，万一出点儿事儿怎么办！

甲　总说万一，我不是没出事吗！

乙　出事再说就晚啦！违反规程，你得上安全教育补课班。再严重了，就影响全组。难道你没考虑这个问题吗？

甲　我……考虑啦。

乙　考虑了还做这事？

甲　没按你那样儿考虑，是按我那样儿考虑的。

乙　你哪样儿？

甲　我是想早点儿上车，早点儿到掌子面儿（工作地点），早点作准备，多出煤，多超额，不也是为了全组的利益吗？

乙　（自言自语）发生这个事，是在上班的时候。

甲　下班时候儿。

乙　啊！你是为了早上井早回家。

甲　我为了休息好第二天多干活儿。

乙　行啦，你甭说啦。不论上班下班都得遵守规程。犯了错误，人家给提意见，当时还不接受。

甲　我没不接受，当时那个司机同志说："喂，同志，你怎么带电上车呀？"我就说了这么一句："我这不是'猫'腰吗？"我跟他说话一抬头，脑袋碰到电线上啦！

乙　哟！你看怎么样！

甲　要没安全帽可就坏啦。嘆！他可抓住理啦："你看碰上了没有！"我说："你不和我说话就碰上啦？"

乙　你要不带电上车，人就跟你说话啦！

甲　净拿这个找成绩有什么用？你不还得开车吗？

乙　你这叫什么话？这是接受意见的态度吗！

甲　我也知道这话不对，当时正在气头儿上，话赶话赶的。

乙　这叫打击报复，知道吗？

甲　可是我往下啥也没说，他也没说，我想这事也就完啦。

乙　完啦？

甲　谁想他报告保安组啦。我上井一瞧，漫画就贴出来啦！

乙　当时不接受意见嘛！

甲　这位司机同志，我算认识他啦。

乙　哪个司机？

甲　就是那个瞎闯！

乙　人家不瞎。

甲　他有点近视眼。

乙　你不好好接受意见，你管人眼睛干吗！

甲　这都怨我，当时不接受批评，结果给画了漫画。当天晚上我们区里开会，受了一顿批评，我承认了错误，下了保证，这才算没送补课班。

乙　这就对了。不论谁犯了错误也要老老实实承认，别总强调你那个经验。

甲　对，你再有经验，也有个万一不是？

乙　是嘛！

甲　万一出了事那怎么办哪？

乙　出了事后悔就晚啦！

甲　唉，你懂这个就好谈啦。

乙　……（莫名其妙地看着甲）

甲　其实保安规程哪条你不知道？明知故犯对吗？

乙　我……（欲言又止）

甲　你还说什么？明知故犯！你想想，你对不对？

乙　我呀！你批评我啦！

甲　不是。在会上同志们批评我，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批评我呀！当时我那个心情呀……

乙　非常恼火。

甲　批评我接受，我越想给我画的漫画越别扭，走半道儿差点碰电线杆子上，回到家里气得一宿也没睡觉。

乙　该休息也得好好休息呀！

甲　第二天下井，队长一看我精神不好，问我："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觉。""那你别干重活了，你去看电溜子吧！"

乙　对了，这是照顾你。

甲　我一听让我看电溜子，我不愿意干，这活儿太轻了。

乙　不对，你别小看这种活儿。

甲　看电溜子是个舒服事，往那一坐八小时，一看信号灯有煤了，一按电纽，开车；没煤了，一按电纽，停车。坏了也不用咱修理，有机电维护。不就这个吗，不用说用手开关，就是躺在那儿用脚丫子开关也一点问题没有。

乙　哎，你别耍大胆了！

甲　当然，咱们不能那么干。

乙　对了，不能违反保安规程。

甲　那天我们掌子上出煤还特别多，溜子一会不停，这更省事了，坐在那没事，我摘下安全帽，歇会。

乙　哎！井下不能摘帽子，留神碰着脑袋。

甲　我坐在那儿不要紧。

乙　那也不行，上边掉东西也容易砸着。

甲　废话！在井下干那么多年，这我不知道。我能那么做吗？

乙　知道就行了。

甲　我不看清周围情况，我能摘帽子吗？

乙　噢，还是摘了。

甲　扇扇汗，汗落了，我就把帽子戴上了。坐在那小凉风一吹，往电机上一靠，暖呼呼真舒服。

乙　照顾你昨天没睡好嘛！

甲　是啊，我这就睡好了。

乙　啊！睡着了？

甲　没都睡，就睡一点儿。

乙　什么叫睡一点儿呀？

甲　信号铃一响，我睁眼一看，队长在眼前站着哪："你怎么睡觉了？"

乙　得，这回就舒服了吧？

甲　我说："没有！"

乙　还不承认。

甲　"没有，你摸摸你脑袋少东西没有？"我一摸脑袋："那个……大概……可能我睡觉了。"

乙　怎么又承认了？

甲　我帽子没了。

乙　帽子哪去了？

甲　我坐在那打盹，帽子掉在溜子里，跟煤一块运走了。

乙　得，我看你怎么办！

甲　当时下班，我跑到井上和天桥，每辆煤车都看了，也没有我的帽子。最后，我跑火车那儿一看，车皮上面写着几个字……

乙　失物招领处。

甲　运往上海。

乙　安全帽跑上海去了！

甲　后来队长找我谈话，批评我在井下睡觉，忽视安全生产，应作深刻检讨。

乙　是啊，你是老矿工啦，怎么净办这事呀？

甲　我开始的时候，就不爱干看溜子这活儿，队长非让我干不可，说是照顾我。

乙　是啊，你说你没睡好觉嘛！

甲　结果没照顾我，都照顾安全帽了。

乙　怎么？

甲　免费旅行了。

乙　照顾你干点轻活，也没让你睡觉啊。

甲　你这人糊涂，要不说：宁跟明白人打架，不跟糊涂人说话。你想想，头天没睡好觉，第二天往那一坐，能不睡觉吗？

乙　这么说你睡对了。

甲　当然，睡觉是不对。

乙　还是的！

甲　后来我向队长作了深刻口头检讨，并且主动要求写一份检讨书，交到队里，让大家批评我，也让大家从我的错误中得到教训。

乙　哎，这样认识就对了。

甲　最后我说一句话，把队长说乐了。

乙　你说什么了？

甲　“下回别照顾我了，你再照顾我，那安全帽就出国旅行了。”

乙　这回可该记住这次经验教训了。

甲　咱们工人阶级，知错就改。第二天上班，我们超额了好几十车煤，要不叫电溜子坏了还得多，这合着提前十五分钟下班啦。我刚一出石门，就瞧电车来了。

乙　那就上吧。

甲　嗯？上？站住了吗？拉电了吗？给信号了吗？不知道带电上车是错误吗？

乙　嗯，他倒批评我啦！

甲　不接受教训！

乙　欧，车还走着哪？我没搞清楚。

甲　就听不远的地方有人喊：“截住！截住！”

乙　截住什么呀？

甲　电车。

乙　电车？那谁敢截呀！

甲　我敢截。

乙　又要犯错误！

甲　电车到我跟前儿，我一瞧哇，是得截住。

乙　怎么？

甲　无人驾驶。

乙　啊？开车的哪去啦？

甲　在后边儿追哪！

乙　啊！

甲　我一瞧坏啦，对面儿一来车，非出大事故不可！

乙　这怎么办哪？

甲　好在车不快，我跟着电车跑了几步，把住电机，一“猫”腰就上去了，一拉弓子，车站住啦。司机同志这才追上。

乙　得好好批评他一顿。

甲　我一瞧他我倒乐啦。

乙　怎么这么严重的事你倒乐啦？

甲　瞎闯！这回对了，电车上无人还不瞎闯啊！

乙　那也得批评他。

甲　那同志到我跟前儿拉住我的手说：“同志，你消灭了一个大事故！我犯了一个错误！”

乙　车怎么会自个跑了哪？

甲　他说了，他是到十八道石门拉煤，空车拉倒啦，它得调过头来呀。

乙　是呀。

甲　链子一摘，煤斗就甩啦。往前开不远儿，刚过了岔道，没电啦，他就下车解手儿。电来啦，电车这么一想：哟，

没人管我了，那我就自己走吧，车就跑了！

乙　这得狠狠批评他！

甲　咱不能批评他。

乙　怎么？

甲　第一，人家已经认识了错误，要主动地报告保安组；第二，人家头天刚批评过我，我不能报复人家。

乙　那就坐他这车走吧。

甲　不行，没有煤斗怎么坐呀？

乙　噉，对呀。

甲　他的车刚走不一会儿，重车道上来了煤车，我想着后怕，刚才那车要是往下走，正跟这车撞上。

乙　那就出了大事故啦！

甲　我一看这一列煤车当中有一个空煤斗，我往后倒退了几步……

乙　抓车！

甲　躲到旁边儿去啦。

乙　你怎么不抓呀？

甲　噉，你鼓励我抓车？

乙　我干吗鼓励你抓车！

甲　那你干吗让我抓车？

乙　我想你一定得抓！

甲　那要是发生事故怎么办？

乙　出不了事，你有经验哪。

甲　有写检讨书的经验，第二天再犯错误？咱不抓。

乙　嗯，觉悟提高了。

甲　区长在后边儿哪。

乙　哈哈，区长要不在后边儿你就抓啦。

甲　废话，区长不在后边儿咱也不抓。

乙　那对。

甲　我不是没抓吗，从石门里头出来个愣小伙子，一瞧煤车撒腿就追！

乙　这是抓车的！

甲　我紧跑了几步，一个箭步——“噗”！我就抓住了。

乙　嗽，俩人一块抓车。

甲　我没等他抓车哪，我就把他给抓住啦。

乙　嗽，你不抓车抓人啦。

甲　小伙子刚要跟我发火儿，我说：“小伙子，不要吵，我完全是为你好，我以前跟你一个样，昨天在区里才作了检讨。”

乙　你干吗跟他说这个呀？

甲　别好心变成坏事儿啦！我说：“小伙子，是不是要抓车？”

乙　他说什么？

甲　“我，我没想抓车。”

乙　“没想抓车你追它干什么？”

甲　“我想跟它赛跑。”

乙　象话吗？

甲　我说：“小伙子，要讲说这话儿呀，我可比你有经验！”

乙　这倒是实话。

甲　“我也不是跟你吹呀，昨天那个漫画就是给我画的。”

乙　嗐！说那干吗。

甲　“咱们煤矿工人办事就讲实在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你说，你是想抓车呀，还是想跟它赛跑？”

乙　象话吗，有跟电车赛跑的吗！

甲　“我是想抓车，保证再也不抓啦。”

乙　说实话啦。

甲　“对，好样儿的，我也保证不给你报告，可是得把你矿灯号码儿给我。”

乙　你不报告干吗还要人家号码儿呀？

甲　“你要永远改掉，我就不去报告，以后再犯，我就补充这个材料。”

乙　嘿！这倒彻底。

甲　我说：“小伙子，你不应该违反保安规程，你们在下井以前所学的课程百分之八十都是安全问题，咱们现在班前会儿，班后会儿，大会儿，小会儿，哪个会儿不强调安全问题？”

乙　是呀，党对我们矿工的安全是多么关心哪！

甲　“再者说啦，你年轻，你没经验。”

乙　他不如你有经验，你能带电上车啊！

甲　别提这个好不好？

乙　是得好好帮助帮助他。

甲　“都说我是侯大胆，你比我胆子还大，我是带电上车，你

是硬敢抓车，说我'胆大包天'，看起来呀，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哪！”

乙　这话怎么讲？

甲　他这胆子把我都包了。

（本篇系与申景旺合写，一九六二年于唐山）

给 您 道 喜

（对口相声）

甲　给您道喜。（作揖）

乙　啊，（莫名其妙地愣住）什么事呀？

甲　你应该说同喜同喜。

乙　同喜，同喜。

甲　对啦！再来。（重新见面）给您道喜。

乙　哈哈，同喜同喜。（愣）什么事呀？把我闹糊涂啦！

甲　喜事呀！

乙　啾，喜事呀！我没有哇！

甲　嗐，你没明白，我有喜事。

乙　啾，这我才明白，您有喜事。

甲　对了。

乙　您给我道喜干吗呀？

甲　我不给你道喜，你也得给我道喜呀，我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呢？

乙　越说我越糊涂，究竟您有什么喜事呀？

甲　哟，你真不知道哇？那可是官僚主义！

乙　您先别扣帽子，到底是什么事？

甲　就我这喜事，咱们全矿谁不知道哇？

乙　是呀，我听说您在这矿快三十年啦！

甲　是呀！没有不认识我的。

乙　我就不认识您。我是刚从外地调来的。

甲　哎呀，这么说我是官僚主义啦！

乙　不，咱们二位谁也不是官僚主义。

甲　啊，对啦，咱们俩人没见过面儿。

乙　不，见过一面您没理我。

甲　那可没有，你去打听，大家都知道，我这人见谁都嘻嘻哈哈，最爱聊天儿。

乙　是呀，您直冲我乐，可是您没理我。

甲　在哪儿呀？

乙　一进大门儿，我站在那儿，您在那光荣榜上。

甲　像片儿呀！那会说话吗？

乙　不会说话？咱们这不是聊了半天了吗？

甲　（愣）哈哈，好！你这人也爱说笑话，咱们是一见如故，今后互相帮助。

乙　那可说不上，我是年轻人，什么也不懂，把我调到您这组来，我一定好好儿向您学习。

甲　好哇，我们这组又添了新人，这也是喜事！

乙　那么，给您道喜！

甲　好，哈哈，同喜同喜。这不是对了吗。

乙　您说半天是这个喜事呀？

甲　不，我还有喜事。

乙　什么喜事？

甲　你猜猜。

乙　一定是您又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啦！

甲　咱们矿上先进生产者多啦，干吗单给我一个人道喜呀？

乙　那一定是您的徒弟又出了标兵啦。

甲　那主要是党的培养，青年人的努力，干吗给我道喜呀，我还给他们道喜呢，你得往我身上猜。

乙　您家里的事？

甲　对啦。

乙　那一定是您的老伴儿……

甲　嗯，有门儿啦！

乙　给您买了一只烧鸡。

甲　买一只烧鸡就给我道喜呀？要再打瓶酒哪，就得给我拜年啦？

乙　那我猜不着啦。

甲　告诉你吧，我生了个孩子。

乙　这真是大喜事儿，不光是大喜事儿，还是个新鲜事儿，四五十岁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生孩子？真新鲜啊！

甲　我生的？我生得了吗？我是高兴得把话说错了。可是您这脑袋也成问题，您这脑袋……（看乙的头）

乙　我这脑袋怎么啦？

甲　大概是委托商店买的吧！

乙　啊！

甲　旧货！准确点儿说，思想旧，一张嘴就说老伴儿、大老爷们儿！您别瞧我年岁不小啦，可是我还愿意称呼她

——爱人。

乙　好嘛，我刚来就挨顿批评。这么说是您爱人生孩子啦？

甲　嗳，这就对啦。

乙　我得给您道喜。

甲　同喜同喜。

乙　这是老几啦？

甲　老几？

乙　啊！

甲　您说呢！

乙　我哪儿知道哇。

甲　老大。

乙　您今年有四十多了吧？

甲　啊，四十五了，刚当上爸爸，当是当上了，可是他还没叫我一次呢！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还没满月。

乙　那会叫吗？

甲　您要知道，我能当上爸爸可不简单哪！煤矿工人，过去叫煤黑子、窑花子。要不是解放，当爸爸？甭想那回事儿。

乙　旧社会资本家，拿咱们不当人哪！

甲　那阵儿下井有这么句话："两腿到井沿儿，小命没一半儿，干的阴间活儿，吃的阳间饭儿"。干咱们这一行，又脏又累又危险，要想娶媳妇是难上难。

乙　哦，那阵儿您就是一个人儿？

甲　不光是我一个人儿，在“锅伙”里住的都是光棍儿，没老婆，没儿子，连孙子也耽误啦。

乙　您是解放后才搞的对象？

甲　解放后咱们成了矿山的主人，生产情况，生活面貌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就……

乙　想结婚啦。

甲　虽然有这个想法，可咱又不是小年轻的参加一次舞会，就认识几个女朋友。

乙　您不会跳舞？

甲　我会跳六。上了点儿年纪在这方面还是缺乏敢想敢干的精神。

乙　那您这个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甲　我们党支部书记给介绍的。

乙　他很关心您哪。

甲　不但关心我的婚姻问题，还关心我当爸爸的问题。上星期六我正在井下干活，还差三十分钟就要下班，可是我们班已经超产了五十多车煤。大家伙干劲十足，都想乘胜追击再出几车煤，我们支部书记来了：“喂！大老黑！”

乙　叫谁呢？

甲　我，我小名叫大黑，因为上了年纪，人家给加上个老字儿；我跟支书是老伙伴儿，所以也叫我大老黑。

乙　噢！

甲　“大老黑，赶快上井换衣裳。”

乙　还没到下班儿的时候呢！

甲　“刚才井上来电话了，叫你上去，要给你加上一个新头衔儿。”

乙　噢，那准是又提升啦。

甲　可我也纳闷呀，我刚当上车间副主任不几天，又给我什么新任务呢？

乙　您可以问问支书。

甲　你不知道他的脾气，什么事情他要是不说，你怎么问也是白搭。

乙　那就上井吧。

甲　我坐上了电车，到了井口，坐上大罐一眨眼的工夫就来到了井上。一看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走进更衣室，脱下工作服，跑到淋浴间，打开水龙头，热水哗哗响，暖在我心头。

乙　您看，出口成章。

甲　我刚从头到脚搓上肥皂，我们支书和伙伴儿们也都下班儿来洗澡啦，大伙儿喜气洋洋，有说有笑。

乙　那是呀，又超产了嘛！

甲　支书说：“大老黑，给您道喜，赶快到医院去。你的新头衔儿，就是当爸爸。”

乙　噢！您爱人生产啦！

甲　我一听这话，撒腿就往外跑，大伙儿就喊我：“回来！快回来！”

乙　叫您干吗？

甲　我一瞧，是得回来。还带着一身肥皂沫儿哪。

乙　嗐！

甲　我赶紧冲掉肥皂沫儿，换上衣裳，往医院赶，一边走一边想，人家说“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我是大老黑当爸爸——也是头一回儿呀。

乙　真是大喜事呀！

甲　不知不觉地，我走得这个快呀，火箭也甭想赶上我这两条飞毛腿。我得看看我的爱人身体怎么样，还得抱抱我的小宝宝。到了医院，问清了房号床号，也没通知护士，直接跑到床前，一瞧我爱人，笑不滋儿地在那儿躺着呢。

乙　赶紧问问吧！身体怎么样？孩子大人都好啊？

甲　嘻嘻……嘻嘻。

乙　您倒是说话呀！

甲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呢，护士跑进来了：“哎，同志，你找谁呀？”

乙　是呀，您没跟护士同志联系一下。

甲　她把我给问愣啦，这时候我爱人说了一句话，那是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听见过的话，就好象坐电梯一开电门，嗖的一下，晕打呼的那个滋味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句话。

乙　什么话呀？

甲　我爱人说：“这是我们孩子他爹。”

乙　嗐，就这么句话呀！

甲　就这么句话啊！嗯，你琢磨琢磨，“孩子他爹”，这说明什么问题？

乙　不知道。

甲　第一，是我有了孩子；第二，是我当了爸爸；第三，是我已经接受了爸爸这个头衔。

乙　好啊，那您就宣誓就职，赶快发表谈话吧。

甲　是呀，（打算发言，又没词儿）道儿上我想了好些话，怎么这个时候一句也想不起来啦！

乙　那您也得说几句呀！

甲　憋了半天，我才想出一句最合适的话。

乙　您怎么说的？

甲　这句话又准确，又生动，又……

乙　什么话呀？

甲　我说……孩子他妈，你辛苦啦！

乙　嗐，道谢来啦，您应该问问她生产情况。

甲　啊，对了：“看你生产这样顺利，也没出事故，圆满完成了任务，当然了，咱也不要求超产。”

乙　什么呀！您这儿检查工作来啦！

甲　屋里人全乐啦。

乙　那还不乐。

甲　正在这时候，护士把孩子抱过来了。

乙　快瞧瞧吧。

甲　还挺胖。解放后，我觉得我已经够白的啦，这小子比我

还白。

乙　多新鲜哪！

甲　我抱着孩子跟护士说："护士同志，还有床吗？给我来一个……"

乙　干吗？

甲　我也住这儿，好看孩子。

乙　嗐，妇产科不收男同志。

甲　护士说："您放心，孩子在我们这儿，准比您看的好。"

乙　那倒是。

甲　"您把孩子交给我吧，您也该走了。刚生完孩子的母亲，也该休息啦，您明天再来看。"

乙　对啦，您爱人得休息啦。

甲　好！不让我住我没意见，多呆会儿都不行啊？

乙　嗐，这是医院的规矩。

甲　我从医院回家，心总放不下，到家一看，我们家属主任李大嫂，正给我做饭呢。

乙　你们那儿家属工作做得真好。

甲　好，陪着我爱人检查，送医院都是她们办的。我哪懂这套。

乙　那您可得好好谢谢李大嫂。

甲　是呀，我说："他大婶子，你受累啦。"

乙　不是李大嫂吗？

甲　有了孩子就不能那么叫啦。我说："他李大婶子，你全给我们办好啦，真得谢谢您。"

乙 对。

甲 我吃完了饭，往炕上一躺，我怎么也睡不着了。

乙 怎么啦？

甲 我总想着他们呀！第二天一下班，我又跑医院去啦。天天跑医院，连跑了好几天，应该住一个星期，五天我就给接回来了。

乙 住五天也行啦。

甲 不行也得接，我太想啦。接回来以后，家里更热闹啦！我们伙伴都来了，支书也来了，街坊邻居也都来了。

乙 给您道喜！

甲 还收了不少礼物，小枣儿、鸡蛋、红糖什么的，我真不好意思。

乙 您这是特殊情况，老来得子，收下吧！别客气啦。

甲 对啦，他们也这么说。支书看我抱着孩子，端详半天，他问了一句话，把我问愣了。

乙 他问什么啦？

甲 "是男孩儿，是女孩儿？"

乙 您告诉他吧！

甲 我也得知道啊！

乙 啊，您不是说是儿子吗？

甲 那是我那么想的呀，坏了，别犯了主观主义。

乙 快问问你爱人吧！

甲 我正要问哪，幸亏孩子他妈说啦："是男孩儿。"

乙 解围啦。

甲　他又问了一句："叫什么名字？"（吞吞吐吐地）我说……

乙　您甭说了，还让您爱人说吧！

甲　她也说不上来呀，还没起（取）哪！

乙　那就赶快起吧！

甲　我急得满头大汗也没想出辙来，幸好人多主意多，支书说，你喜欢什么就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乙　哎，这主意不错，您喜欢什么？

甲　我喜欢煤矿，煤，好煤，优质煤，乌黑光亮的煤。

乙　那不行，字儿太多了，明儿人家问您："小孩儿叫什么名字？""煤矿，煤，好煤，优质煤，乌黑光亮的煤"。人家记得住吗？

甲　要不这么着，我叫大老黑，他叫小二黑，反正我们都离不开煤……

乙　小二黑，这名字挺响亮。

甲　大伙也都说不错。我把大伙送走以后，回来一瞧，还有一位客人没走哪。

乙　谁呀？

甲　李大婶子。

乙　李大婶又来啦。

甲　天天在我们家帮忙，我说："他李大婶子，您也回去休息吧！"

乙　对啦，该休息啦。

甲　李大婶子说："鸡汤在锅里温着哪，你给她下点挂面，卧俩鸡子儿，让她吃了再睡，东西全给你准备好啦。"

乙　这事儿还不好做？

甲　就做这点事儿我还犯了个小错误。

乙　怎么啦？

甲　我送走了李大婶，赶紧下挂面，见两开儿，卧上鸡子儿，倒点香油、酱油，我尝了一口，咸不丝儿的还挺有味儿，还挺鲜！

乙　这不是挺好么？

甲　可我一看，旁边还有一包红糖，听说产妇吃红糖有好处。

乙　是有好处。

甲　我就唰……

乙　倒里边儿啦？

甲　孩子他妈问："挂面汤怎么又甜又咸呢？"我说："我把红糖搁里啦。""嗐，红糖沏水喝的。"我说："我……"

乙　您怎么着？

甲　我违反了操作规程。

乙　上补课班吧！（煤矿上谁违反操作规程，就必须参加操作规程的学习，大家都叫补课班）

甲　我说下回就知道啦。一会儿，孩子他妈睡了，我干完活也上炕睡觉，关上灯，怎么也睡不着，我又开开灯，把孩子抱起来，这么看看，那么瞧瞧。

乙　您别把孩子折腾醒了！

甲　嗯，睡得香着哪。我说："二黑呀，你了解咱家情况吗？爸爸是煤矿工人，妈妈在街道做事儿。"

乙　他懂吗？您跟他说这个非把他弄醒了不可。

甲　他没醒，他妈醒了："谁来啦？"我说："二黑来啦。"

乙　您瞧瞧醒了一个不是。

甲　我说："孩子他妈，咱二黑长大了干什么？"

乙　当矿工。

甲　对了，我爱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是当康拜因司机呢？还是当水枪手呢？爸爸刚下井的时候，可没这好福气儿，甭说用哪，连听也没听说过。你出世就是好年头儿，懂得这么些东西儿。"

乙　他懂了吗？

甲　他没说，他妈说了："长大了跟你学，跟你一块儿干活儿。别唠叨啦，睡觉吧！明儿还得下井哪。"

乙　嗳，赶快休息吧。

甲　我把孩子放下，告诉他："二黑，好好睡，睡醒了好干活儿去。"

乙　他干活去？

甲　不，我干活去。关了灯睡觉，我心想大黑生二黑，二黑生三黑，三黑生四黑，四黑生五黑，永远是煤矿工人。

乙　我看您是睡不着啦。

甲　睡着啦。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啦，刚打开房门，李大婶就来啦，她说："你放心去上班儿，家里的事儿有我包啦，等二黑他妈起来，我就给她冲红糖水喝。"

乙　看人家想的多周到。

甲　我说："甭冲了，红糖让我给煮了挂面了。"

乙　嗐，就别说了。

甲　我高高兴兴出了家门，骑上自行车，刚到矿门口儿，迎面来了一个人。

乙　谁呀？

甲　矿长。我说："矿长同志，嗨，您看这事儿快一年啦，我老忘了跟您说，我介绍一个人来怎么样？"矿长说："你介绍的矿工都是好样儿的，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乙　对，您得先介绍一下情况。

甲　人没错儿，高中毕业，十八岁，不过他有个要求，希望学最新的采煤方法。

乙　有文化学起来也快。

甲　"那好办，你就让他来上班儿。"

乙　对，先熟悉熟悉情况。

甲　"这就上班儿？也行，那还得有个要求，上班的时候，得带着他妈来，要不没人喂奶。"

乙　您说谁呀？

甲　我那小二黑。

乙　嗐！

（本篇系与高方正合写，一九六二年于唐山）

全　家　福

（对口相声）

甲　您最近很好吧？

乙　还很好。

甲　看得出来嘛，精神非常好。

乙　怎么哪？

甲　眼睛睁得开。

乙　睁不开成瞎子啦。

甲　不是。我是说，您二目有神，精神充沛。

乙　这还象话。

甲　咱们哥俩有半年没见面了。

乙　没有半年，也就俩月。

甲　半年俩月这差不多。

乙　还差不多？差四个月哪！

甲　不是，我这个人脑子不好，做过的事情就爱忘。就拿您家来说吧，人口也多点儿，往往我把人和事弄乱了。

乙　我们家人口多，有时候分不清。

甲　说真的，你和你哥哥，你们俩人谁大呀？

乙　这脑子是够坏的，我哥哥当然比我大呀。

甲　什么？当然比你大，这话我就不明白啦！

乙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人人如此，家家如此。

甲　不，我哥哥就比我小。

乙　啊，你哥哥比你小？

甲　干什么这么惊讶，大惊小怪的，怪吓人的，你对我哥哥熟悉吗？

乙　熟悉呀。

甲　您看我哥哥才到我这儿。（指肩膀）

乙　噢，个儿比你小啊。

甲　你说什么哪？

乙　我说的是岁数。

甲　岁数还问你呀！

乙　嗯，两面都有理。

甲　你和你哥哥你们俩谁大呀？

乙　怎么又问哪？刚才我不是说了，岁数我哥哥比我大。

甲　……（要问话状）

乙　哎，对了，个子也比我大。

甲　我问你，你和你哥哥，你们俩谁大？

乙　怎么还问啊？都比我大。

甲　你说什么？

乙　我说岁数和个头。

甲　我问你分量谁大？

乙　嗐，有这样说话的吗？分量我比他大。

甲　你这样一说，我不是就明白了吗？

乙　是啊，你再不明白，我该糊涂啦。

甲　你哥哥那人好啊，大高个，宽肩膀，重眉毛，大眼睛，长得比你漂亮。

乙　是啊，我们家里就我长的难看。

甲　这越说越具体了，他们家里就他长的难看。

乙　你就别重复了！

甲　您哥俩还在一块住哪？

乙　我们全家都在一栋房子住哪。

甲　您家真好，矿工世家，辈辈都在矿上工作，每个人都非常先进，生产积极，每人身上都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

乙　您太夸奖了。

甲　不是夸奖，就拿您来说，就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

乙　不，还有许多缺点。

甲　您还在井下工作？

乙　啊，在井下水采区，是个水枪手。

甲　对，您长的就象水枪。

乙　您这是怎么说话哪？

甲　我说您长的好象水枪手，节约了一个字。

乙　你别在这儿节约啊！就得说水枪手。

甲　水枪手真了不起，您是位活神仙哪！

乙　我还是王母娘娘哪，别开玩笑啦。

甲　怎么开玩笑啊？玉皇大帝也没您能耐大呀！他能在地下几百丈的深处采煤吗？

乙　那是不行。

甲　还是的。您这水枪手——地下工厂的活神仙——矿山

实行水利化，世上出现黑金泉，手持大水枪，一条银蛇似箭，煤壁刺穿，银光四溅，煤浪翻滚，水枪打呀，打呀，打呀，猛劲打；煤炭流呀，流呀，流不断，煤浪催得乾坤旋转；为了让社会主义大步向前！您看您这水枪手简单吗？

乙　反正咱们就知道多出点煤支援国家建设。

甲　您这人真好，性格开朗，纯朴热情，就是长的难看。

乙　你怎么又说这个？

甲　其实也不太难看，就是鼻子大点。

乙　鼻子大点，这也不算缺点啊。

甲　那算什么？

乙　这是自然灾害。嗐！把我也给弄乱了不是。

甲　反正这么说吧，您这人生产非常积极，值得学习，不过比起您哥哥来那还差点。

乙　是啊，他比我下井采煤年头多，经验比我丰富。

甲　就是啊，就拿你大哥在井下……啊……那在井下……哎，我要说他什么来的？

乙　我哪知道哇？

甲　你大哥在井下干什么？

乙　好嘛！干什么还不知道哪！

甲　不知道，我就说你大哥生产比你强。

乙　那知道你就说吧。

甲　能说还问你。

乙　那还是不知道啊。

甲　我的脑子不好，记不清了，知道是知道，就是忘了。

乙　嗐！你别强调了，我告诉你吧，在井下采煤区，是联合康拜因司机。

甲　噢，割煤机手，你看，对了不是？

乙　什么对了？

甲　你大哥是割煤机手啊！在井下采煤区，对不对？

乙　这时候他又清楚啦！

甲　那割煤机手真不简单——真是威风凛凛，大显神通，机器开动，插进煤层；煤炭硬，硬不过咱煤矿工人；机器转，煤炭流，多出一车煤，多为祖国添一分光荣；把采下的煤炭送到祖国首都、边疆、城市、村庄——你看哪！火车飞跑，轮船航行；工厂烟囱吐出青烟缕缕，直上云层；家家户户点起万盏银灯；滴滴汗水，湿润着乌黑煤炭；美在心窝，甜在胸中；多出煤，出好煤，要做一个煤海英雄！你大哥可真是一员虎将啊，不简单。

乙　这是党把咱们煤矿工人，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能掌握这机械化采煤。

甲　就是啊！别看你大哥是个女同志，那干起来一个顶仨。

乙　什么？我大哥是个女同志！

甲　啊，穿着花布裙，半高跟皮鞋，梳俩小辫。

乙　这是我大哥呀？

甲　啊，不是在井下采煤的时候。

乙　上井也不行。

甲　嗐，生活水平提高了嘛！

乙　提高了也不能这个打扮呀！

甲　那不是中学毕业，报名参加了矿山机电厂工作，当学徒工了吗。

乙　这脑子是够坏了，同志，你说的是我妹妹。

甲　哎，对了，是你妹妹——年轻漂亮的机电工，会跳舞爱唱歌，肩披短发，浓眉大眼，脑筋活，热爱矿山工厂，心中的志愿，燃烧一团火；继承父兄的事业，向老师傅学习；苦用心，样样精通，样样会做；革新、创造、标准、合格、新纪录、超额；这一串串悦耳动听的字眼儿，飞进了老师傅的心窝；老师傅摘下了花镜笑呵呵："我把我一辈子的技术全教给你。""我听师傅的话，学好本领，拿出真本事建设祖国！"你妹妹在机电厂的徒工当中，真是好样的。

乙　是啊，她是先进生产者。

甲　就是啊，你妹妹的旋活那是最出色了。

乙　怎么哪？

甲　旋上不疼。

乙　啊！

甲　手里拿着旋刀。

乙　嗐，那旋刀都在卡盘上卡着。

甲　不，手里拿着旋刀，给病人动起手术来，病人一点痛苦也没有，在外科手术室，都得到好评。

乙　嗐，我妹妹怎么又跑医院去了？

甲　那不是，从医科学校毕业，分配到矿工医院工作了吗？

乙　那不是我妹妹，那是我爱人。

甲　噢，你妹妹的爱人。

乙　我爱人的妹妹。

甲　对了，他爱人的妹妹。

乙　他……把我也给弄乱了不是，就是我爱人。

甲　对了，可能是他爱人。

乙　什么可能！肯定是我爱人。

甲　肯定就肯定吧！你急什么呀？

乙　不是我急，你这脑子也太不好了！

甲　行，是你爱人！你爱人是个女的对不对？

乙　废话，当然是女的。

甲　不是，我得问清楚了，别呆会又弄错了。要提起他们医院的工作——真是面向生产，白衣战士，矿山的后勤兵——矿工是亲人，接送病人，满面笑容；要打针，轻轻举起，慢慢落下，细言细语，问声患者："疼不疼？"病人住院就诊，出院后处处满意，矿工心里暖烘烘，矿工说："医务工作者值得让人尊敬。""不，只要矿工身强体壮，能在井下多出一车煤，这就是我们医务人员，为祖国做了一点儿小事情。"别看你爱人年岁大啦，长着两撇小黑胡……

乙　哎哟，这是什么模样啊！

甲　……长着两撇小黑胡，可是老当益壮。

乙　等会儿，我爱人长胡子啊？

甲　啊，那多漂亮啊。

乙　唉，长着胡子还漂亮哪！

甲　长出来又刮了。

乙　刮了也不行。

甲　我碰见了。

乙　在哪儿碰见的？

甲　在井下。

乙　啊？在井下，又错了！

甲　错了？没错！

乙　在井下干什么？

甲　放炮。

乙　错了不是，您说是在井下，是个放炮工，有两撇小黑胡子？

甲　对！

乙　那是我父亲啊。

甲　噢，是您父亲，是个放炮能手。

乙　对。

甲　井下干了三十年了，有丰富经验，明白什么煤层用什么样的炮，技术水平很高。

乙　对！

甲　只要提起放炮工来，没人不知道你父亲的，那炮放得啊……反正这么说吧，你爸爸够炮的(泡的意思)。

乙　对！

甲　是吧？

乙　不对！你这是怎么说话呀？什么叫我爸爸够泡的！

甲　不是，我是说你爸爸够放炮能手的意思。

乙　这还差不多。

甲　你父亲那老头，是个老炮工——挺着胸，肩扛电炮，走进矿井，看见黑亮亮的煤层，一股干劲冲打着前胸；对准煤层，打好眼，装好药，手按电纽，电炮轰鸣；只见那煤炭飞滚，乌金闪烁，黑油油的宝贝脱落了下来；老矿工擦一擦脸上的汗水，露出胜利的笑容，眉梢添上几道幸福的皱纹——这皱纹，记载着他井下战斗的三十年，他为矿井花费了多少辛勤的劳动；老矿工拍打着年轻徒弟的前胸："小伙子，咱们要这样干他一辈子，因为咱是矿山的主人翁！"

乙　他老人家就是能干。

甲　是啊，街坊邻居都夸奖那老人家，年岁那么大，又是个妇道……

乙　啊！是个妇道？

甲　这老人家真不容易……

乙　你先等会！我爸爸是个妇道啊？

甲　怎么？你对这个还有什么怀疑吗？

乙　我爸爸是男的！……

甲　男的？不对吧？

乙　绝对没错！

甲　那你们家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

乙　那是我母亲。

甲　对，我说的就是你母亲。我对那老太太印象太好了，真

是五好家属——让你们上班的吃的好，穿的好；送上班，接下班。真好。

乙　老太太那么忙，还特别积极，只要业余文工团有演出，她就去帮助弄弄服装，给演员缝缝彩鞋。

甲　对。又能文又能武，帮人整整服装，缝缝彩鞋，唱个歌，跳个荷花舞，演个《小二黑结婚》……

乙　演《小二黑结婚》？

甲　啊，她演小芹。

乙　嗐！她五十多岁了，怎么能演小芹呢？

甲　那演得可好了，矿工们看过她扮演的小芹以后，见着她都不叫她真名了，都叫她小芹。这事你都不知道。

乙　我知道，因为她演小芹演得好，所以大家都叫她小芹。

甲　对，那小姑娘多好啊。

乙　您说的这是我侄女啊！

甲　你侄女是在井下开电车吧？

乙　对。

甲　你侄女是个女的？

乙　废话！当然是女的啦。

甲　你们家怎么净是女的？就这女的把我弄乱了，商量商量，咱们换个男的，是你侄儿。

乙　不能换，我没侄儿，就有侄女。

甲　不能换你急什么！咱们换回来行了吧？

乙　就是侄女。

甲　行，你侄女那小姑娘可真好，今年有三十几了？

乙　三十几啦？哪有那么大呀！

甲　几岁？

乙　几岁？

甲　就是问你侄女有多大岁数啦？

乙　今年十九啦。

甲　那小姑娘真能干，在井下开电车，真是人人挑大拇指头：古有巾帼女英雄，今有井下女矿工——头戴安全帽，矿灯亮晶晶；小姑娘抖威风，心灵手巧，满面春风；驾驶电车，飞奔似箭，电车铃声当当悦耳鸣，把千万吨煤炭运送，一车一车金光耀眼的乌黑煤炭送出矿井；她好似一只海燕，在地下煤海，乘风破浪，展翅飞腾；不怕累，不怕苦，为祖国，为人民，要在地下工厂战斗一生。

乙　我侄女是生产标兵，是个青年红旗手。

甲　可是这小孩也有点儿缺点。

乙　那当然。

甲　您看都那么大岁数了，还没剪发，梳着元宝头，看起来不太好看；不过思想很好，在矿工食堂工作，非常积极，还是一位先进生产者。

乙　我侄女怎么又跑到食堂去了？

甲　是啊，她是个模范炊事员嘛——她饭菜做得好，矿工吃得可口又新鲜；矿工上井，热菜热饭送嘴边，问问咸，问问淡，问完了稀又问干："你爱吃馒头，还是爱吃大米饭？"矿工哈哈笑："好好好，咱们食堂做的饭菜香甜；桌

椅摆得整整齐齐，卫生，美观，好象北京饭店。感谢炊事员，下井多增产，定让喜报飞出往外传。”

乙　在食堂工作的那个是我大嫂哇！

甲
乙　（同说）哎，我说的就是你大嫂。

乙　我猜你就是这句话嘛。

甲　对！是大嫂子，绝对没错——尖下巴，高鼻梁，细眉毛，大眼睛，一脸连面胡子……

乙　走！你再不走，不一定又把我家谁说出来。

甲　怎么？

乙　我嫂子长一脸连面胡子吗？

甲　甭管怎么说了，通过你这么一介绍，我对你家里每个人的情况都非常了解啦。

乙　你说说，我好明白。

甲　你想吧，一点错没有，你妹妹在食堂，你大哥在医院……

乙　在医院的那是我嫂子，在食堂的那是我父亲……嗐！把我也弄糊涂了……我大哥是割煤机手；我开大水枪；我父亲是放炮工；我妹妹在机电厂；我侄女开电车；我爱人在医院；我嫂子在食堂。

甲　你说的一点错没有吗？

乙　是啊，我说的还有错吗？

甲　你这家庭太好了，矿山世家，人人思想先进；如果鼓足干劲，人人争取喜报到家，那可真是全家光荣啊！

乙　你放心，我一定起带头作用，互相挑战，我是一马当先。

甲　那你太好了，真不愧是——

乙　工人阶级。

甲　大胖娃娃。

乙　我呀！

（本篇系与申景旺合写，一九六二年于唐山）

麻醉新篇

（对口相声）

乙　今天我说的这个名字叫《麻醉新篇》。

甲　叫什么名字？

乙　《麻醉新篇》。我这个……

甲　噢！姓麻，名醉，字新篇。

乙　我——

甲　多大年纪啦？

乙　五十一岁。问这干吗呀？

甲　健康情况？

乙　一般。我这个节目……

甲　血压怎么样？

乙　要给我看病哪？一百二十……

甲　你是突然晕厥，不省人事。

乙　我晕斗儿啦？

甲　病情严重，赶快住院！

乙　住院？

甲　立刻到住院处办手续！

乙　我到底怎么啦？

甲　住院观察，准备开刀！

乙　开刀？（欲晕倒）

甲　（大喊）赶快急救！

乙　（大喊）没有必要！

甲　你不是晕厥了吗？

乙　我多会儿呀？

甲　你到底是什么病啊？

乙　我没病。

甲　没病上医院干吗来啦？

乙　误会了不是！我今天到医院来，不是病。最近我们写了一段叫《麻醉新篇》的相声，是歌颂医疗卫生战线上新事物的，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所以领导决定叫我们到医院来当小学生，向医务工作者学习。现在咱们的关系不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而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您可要把我们这小学生带好啊！

甲　刚才我们两位住院医生不是给你检查过吗？一位内科医生，一位外科医生。

乙　啊，是这么回事！他们发现我有点咳嗽。我想这没啥关系，吃点甘草片儿就行了，还是体验生活要紧。

甲　他们把这件事向领导汇报了，说你的右肺问题不小，需要尽早开刀，所以建议你边住院，边体验生活。这不是更好吗？

乙　好是好哇，我想，我们的任务是来学习，我这点儿病不要紧，我挺得住！

甲　你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自己的

病先不治，以后再说。对不对？

乙　对。

甲　不行！

乙　不——不行啊？

甲　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就是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我们能看着你的病不治吗？病在你的身上，痛在我们心上。快说说你的肺是怎么个问题。

乙　我的右肺有结核瘤和气泡，我的合同医院的结核科医生早就确诊了，说是得做肺叶切除手术。（手势）

甲　那怎么没切哪？

乙　我不上那医院去了，我害怕！

甲　医院有什么可怕的？

乙　不是医院可怕，是我有个毛病，很多药我吃了有反应。

甲　哦，过敏。那你就别吃药了，打针吧。

乙　不行，我晕针！

甲　那就开刀。

乙　（摇头）嗯，晕刀！

甲　先住院！

乙　晕院！

甲　什么都晕，我看你可能是有思想顾虑。

乙　说不定，那次住院，我刚一上手术台就觉得（晃动）……

甲　噢！晕台！

乙　嗯，可能是。一看见那麻药我就更不行啦。

甲　噢，晕麻药。你当时闻见药味了吗？

乙　没有，药瓶子还没打开哪。

甲　噢，晕药瓶子！我看你什么都不晕，是神经过敏。

乙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有点儿害怕。

甲　这也难怪，药物麻醉虽然使用了一百多年，这个缺点仍然存在。对个别病人，就是有副作用。

乙　这么说，我就是那个极个别的了！

甲　不是，主要是你身体不适应麻醉药物。别害怕，没关系，我们给你开刀的时候，一点儿麻药也不用。

乙　（惊讶地）噢！干拉呀！

甲　不是干拉，是用新的麻醉方法。这是我们遵照毛主席"中西医结合"的指示，把针刺止痛发展为针刺麻醉，创造出我国独特的麻醉方法，这是发扬我国医学遗产的新成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光辉典范。

乙　象我这么大的手术可以用针刺麻醉吗？

甲　当然可以。我们已经在全国进行了几十万例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腹部手术。这么说吧，现在有很多手术都使用针刺麻醉。越来越多的病人都相信针刺麻醉，接受针刺麻醉。

乙　我这肺叶切除算小手术吧？

甲　不，肺叶切除是大手术。你想啊，光切口，就是拉这口子，就得八九寸。

乙　噢！快一尺啦！

甲　要是大胖子得一尺五六哪。

乙　哟！我还少说了半尺！手指头拉个小口还疼好几天

哪，这一尺来长的口子，它能不疼吗？

甲　你放心，施行麻醉啦。

乙　拉开皮肉，打开胸膛，切除肺叶……不疼？

甲　你切过吗？

乙　没有，一回都没有。上回要切没切成，一上手术台我就晕啦。

甲　有的人即便没做过手术，他也主观地认为开刀一定疼，总是害怕，那是先验论的思想方法。

乙　我倒是不害怕，就是有点儿紧张。

甲　当然，病人一般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做手术不同于正常生活上接触的事物，谁没事老做手术哇！所以产生一点儿紧张也是难免的。

乙　对！对！看来我这紧张也是难免的。

甲　我们医务工作者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互相在彼此的身上扎针，我们说宁在自己身上试扎千针，不在病人身上错扎一针。左一针，右一针；上一针，下一针；这边一针，那边一针……扎来扎去，这……

乙　这不成了漏勺了吗？

甲　这才找到最准确的穴位。

乙　噢！听说有很多医生还在自己身上试针？

甲　不仅试针，还有试刀的哪。

乙　试刀？

甲　我们组长就这样。他说：我们虽然找到了最准确的穴位，可是还不能在病人身上开刀，先在我身上试试！

乙　他有什么病？

甲　没病。

乙　没病愣在身上拉口子？

甲　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为了体会针刺麻醉的效果，自己冒多大风险都不怕。

乙　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

甲　这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医务工作者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把前人用针刺止痛的经验发展用于针刺麻醉，这是麻醉学上的一次大革命。如果总结它的优越性，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

乙　哪八个字？

甲　“安全可靠，经济便利”。我想只要我们把这些情况给病人讲清楚，病人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也就不会害怕了。

乙　我现在就没什么顾虑了，其实当初害怕，那也是瞎嘀咕！

甲　因为那时候你对针刺麻醉不了解！

乙　也不是完全不了解，一九六六年就有人跟我说过用针刺麻醉做肺叶切除手术得扎百八十针，密密麻麻地浑身上下都扎满了。

甲　开始作针麻时是那样。

乙　那不成了植树造林了！

甲　那是为了保证患者的安全，针是扎得多，用过一百二十根。

乙　那要赶上我这晕针的病人就麻烦了，扎一针我晕一回，一百二十针就得晕一百二十回。

甲　事情总是这样，从简到繁，从繁再到简，这是事物一般发展的规律，也是我们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前进过程。我们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指针，对所用的穴位麻醉效果一个一个测试、分析、筛选，这样就淘汰了许多穴位。

乙　那么还剩下了多少针呢？

甲　差不多八十根。

乙　那也不算少哇！

甲　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从八十减到四十、三十二、十六，后来一直减到十二根针。

乙　哎呀！太好了。从一百二减到十二，效果怎么样？

甲　因为抓住了主要矛盾，效果比以前更显著了。

乙　行了，剩下十分之一，不能再减了。

甲　不！停滞不前的论点是错误的。

乙　嗯？

甲　从十二根针一下又减了十根。

乙　还剩下俩？

甲　哎。穴位也只剩下两个，一个叫“三阳络”，在这个地方；下边一个叫“郗门”。

乙　两根针两个穴位，正好！

甲　不，我们又减一根针。

乙　两个穴位一根针怎么扎呀？

甲　扎一个带一个，这叫“三阳络”透“郄门”。

乙　好极啦。

甲　别看取穴越来越少，可是效果越来越高，不仅这样，针刺的种类和方法也是越研究越多了。现在有体针麻醉、耳针麻醉、鼻针麻醉、面针麻醉、手针麻醉、电针麻醉……你看你来个什么麻醉？

乙　我甭扎了，我已经醉了。

甲　怎么没扎就醉了？

乙　听你这么一说，我陶醉了！

甲　针刺麻醉的优越性确实很多，特别是经济简便，一根小小的银针解决很大问题，它不需要那复杂昂贵的设备和药物，既达到止痛效果，也避免了化学药物所产生的副作用。

乙　真是了不起！那么原来咋用麻药呢？

甲　那用的东西就多了：麻醉机、吸引器，气管插管、吸入罩，电冰箱里盛麻药，瓶子管子一大套。

乙　那么多东西呀！

甲　一辆平板车都拉不了。

乙　我看一辆汽车也够装的。

甲　如果在远郊区，偏僻山区，或者在战场上遇到重伤员需要开刀动手术，背上氧气瓶，抬上麻醉机，使用药物麻醉就比较困难。

乙　是呀，战场上哪儿找麻醉机去？

甲　针刺麻醉就方便多啦，农村医生就可在本乡本村为群

众开刀治病。

乙　这可方便，连村子都甭出。

甲　病人就更方便了，连屋门都甭出。医生在病人的炕头上就能做手术。

乙　过去是病人登门求医，现在医生上门治病，真是社会主义新风尚啊！

甲　针刺麻醉在各方面都给病人带来好处，手术过程中病人脑子完全清醒，什么都知道，知道冷，知道热，知道渴，知道饿。医生随时观察病人的反应，病人主动配合治疗。针麻组、麻醉师、外科医生和病人结成战斗的集体，共同向疾病作斗争。所以现在的外科手术讲究"稳、准、精、细、轻、快、巧"，过去五六个钟头的手术，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完了。一句话，又快又好！

乙　嘿，真是处处为病人着想。

甲　过去手术后三天才能吃饭。

乙　哟！还得挨三天饿！

甲　不，只能吃流质。

乙　好嘛！象我这饭量，一顿饭吃八两大饼，非饿坏了不可。

甲　那时候，你也吃不下去了。你想啊，头晕脑胀，四肢无力，起码一个星期才能下地活动。

乙　我这个人还是越躺越饿，再说我老躺着怎么体验生活呀！这不耽误了工作吗？

甲　你甭顾虑这个啦，现在把银针扎进镇痛的穴位，不仅起

到麻醉作用，同时可以调动和加强人体内抗病的积极因素，调整机体功能，使身体和伤口很快就能恢复。

乙　咳，这就好啦。

甲　针刺麻醉同时也是治疗的方法，有人做完手术，胃病、关节炎也同时好了。

乙　嘿！还带副产品啦！你这一介绍，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

甲　还有别的顾虑没有？

乙　你放心，什么顾虑都没有了。

甲　那么咱们手术可以开始啦？

乙　开始吧！

甲　你对我们这手术室多提意见。

乙　没意见，多宽敞哪，挺好！嗬！还有参观的哪！

甲　来参观我们的手术表演。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战斗集体的成员。

乙　同志们好！

甲　这是护士长关同志。

乙　关同志！

甲　这是护士小辛。

乙　哦，“关心”同志啊？

甲　这是老麻，麻醉组负责人，今天特为给你用针刺。

乙　哦，你好！（做握手状）手里还真有劲。

甲　这是手术台。

乙　啾！立式的，这倒方便。

甲　我们这个战斗集体马上就开始战斗了！我们大家一个目的，团结一致，一定能战胜疾病！

乙　为了早日回到工作岗位，建设社会主义，我一定跟大家配合好，您放心，大胆开刀。

甲　你这种乐观情绪非常好！有什么感觉就说。

乙　有了感觉我就及时反映，你们好及时处理。

甲　现在有感觉吗？

乙　咦，都扎上啦？

甲　感觉有点酸吗？

乙　嗯，酸不溜溜的！

甲　你感觉重吗？

乙　重！你把什么东西搁上了？

甲　什么也没搁，这就是针感。

乙　哎！哎！大夫，怎么换了粗针了？

甲　没有！你感觉胀吧？

乙　嗽，胀得厉害。

甲　现在切口已经切开了。

乙　嗯？大夫，流血了吧？

甲　嗯。别紧张，已经用止血钳给止住了。

乙　嗯，没紧张，没紧张。其实流点也没什么关系，我血多。

甲　现在手术正进行切断肋骨，你有什么感觉吗？

乙　没什么，没什么。我听见刀子、剪子叮当儿的。

甲　你耳朵真好！

乙　这倒不用表扬！

甲　现在整个胸腔完全打开了，你感觉憋气吗？

乙　嗯，有点儿。

甲　做深呼吸！

乙　嗳，这我有把握，我小时候练过气功。

甲　还憋气吗？

乙　不憋了。说实在的，我也憋不住，心里什么都想说出来。

甲　手术进行这么一段时间了，你疼不疼？

乙　不疼，不疼，不疼！……

甲　怎么样？

乙　心脏跳动正常。

甲　有不好的感觉吗？

乙　没什么。自我感觉良好，比平常日子还高兴哪！

甲　你嗓子怎么样？有点儿干吗？

乙　有点儿干。

甲　说话太多了，吃点儿桔子，润润喉咙。

乙　好。这桔子是甜头儿的，甜极啦。我还想喝点儿水。

甲　喝点儿桔子水吧！

乙　吃桔子片，就桔子水。（咳嗽一声）要是有点儿桔子皮，连咳嗽都治啦！

甲　你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乙　没有。

甲　现在肺叶已经取下来了，冲洗一下，马上就要关胸了。

乙　真快呀，这桔子还没吃完呢。

甲　现在伤口就要缝好，手术完全成功了。

乙　这可太好啦。

甲　你的积极乐观态度，主动配合治疗，保证手术顺利进展，我们非常感谢你。

乙　这是大家的工作好，针刺麻醉好。这么大的手术，病人全无痛苦，这根银针可太好了！

甲　这是应有的效果。我们这个战斗集体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手术结束了，把针给你取下来吧！

乙　大夫，针可别起！

甲　手术已经完啦。

乙　完了你也别起针。（取）

甲　那还能老带着？

乙　带回去留个纪念！

（本篇系与吴捷合写，一九七二年于北京）

种　子　迷

（对口相声）

甲　听说同志们到我们村儿去演出，大家可高兴啦！

乙　我们为工农兵服务是应该的，来向贫下中农学习。

甲　不，咱们互相学习，我还真有点事要问问您。

乙　行，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说。你问什么事？

甲　你说，生活中怎么那么多矛盾哪？

乙　那当然啦，没有矛盾就不成其为世界。

甲　这么说哪儿都有矛盾？

乙　那是必然的，没有什么事不包含矛盾的。

甲　这么说，你们家里也有矛盾？

乙　谁家没点儿事啊！

甲　你跟你老伴儿有矛盾吗？

乙　也有，不过容易解决。

甲　容易解决？怎么解决的？

乙　有事多商量，大家出主意，观点一致了，矛盾不就解决了吗！

甲　那为什么我跟我老伴儿的矛盾就不容易解决哪？

乙　那是因为……你们家的事儿，我哪儿知道哇！

甲　我们分析过这个事儿，可能是工作不同的关系。

乙　你老伴儿做什么工作？

甲　她是我们新建生产队的社员。

乙　噢。

甲　养鸡场的饲养员，还兼任我们家的炊事员。

乙　您做什么工作？

甲　我也是新建生产队的社员，优良品种试验小组的组长，兼任科学院的院长。

乙　什……什么？你们生产队还有科学院哪？

甲　队里没有，我们家里有。

乙　什么？"家庭科学院"？

甲　我不是优良品种的组长吗？

乙　啊，是啊！

甲　我在我家里也搞点儿单株试验；研究种子是一门科学呀。

乙　是啊。

甲　所以有人给我们那个院子取了个外号，叫做"科学院"，我不就成了院长了吗？

乙　（笑）噢，你是你们那个院子里的院长啊？

甲　哎，还得加上"科学"俩字——科学院长。

乙　这我明白，你的外号叫"院长"。

甲　不，院长是尊称，我的外号叫种子迷。

乙　这外号挺好的。

甲　不行，我搞科学试验刚刚入门儿，还远远不够。

乙　那么你不是种子迷？

甲　要说不迷也不行，应该说刚入迷。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要大搞科学种田，要钻研新技术。再说，我们队其他方面都搞得不错，咱们搞种子的更应该头里走，形势逼人哪！你说，不迷行吗？

乙　（笑）说了半天还是个种子迷。

甲　不但我是种子迷，我们研究小组那些小伙子比我还迷哪。就拿我们大小子说吧，整天跟老支书一块儿研究种子，我看也成种子迷啦。

乙　这么说，你们家就有两个种子迷啦？

甲　两个？将来是三个。

乙　还有谁呀？

甲　我们大小子那个对象，是前进生产队的技术员，名字叫春红，也是搞种子的。

乙　那好哇，仨人就在一块儿研究吧。

甲　不行啊！没过门儿哪！跟我这老公公还没见过面儿哪。

乙　没上你们家来过？

甲　她也是整天跟种子打交道，忙着哪！

乙　听你这么一介绍，我明白啦，你们家里人都爱研究种子。

甲　就是我老伴儿最近有点儿不喜欢。

乙　怎么，你们搞科学试验，你老伴儿不支持？

甲　支持是支持，就是有点矛盾。

乙　既然支持，怎么又有矛盾哪？

甲　我们爷儿俩搞科学试验，吃饭、睡觉没准时候儿。有时候家务事儿就顾不过来啦，屋里摆得满满的，水缸总是浅浅的……

乙　这是怎么回事儿？

甲　这是我们工作的特点，哎，也是引起矛盾的主要原因。

乙　我没明白，什么叫屋里摆得满满的？

甲　队里的试验室正在扩建施工，我就把些种子和标本搬家里来啦。

乙　那就把屋里摆满啦？

甲　你想啊，那么多的种子标本还不摆满了，连我老伴手使的做饭家伙都占用上啦，什么线笸箩、饭篮子、床单儿、口袋、门帘子、油瓶、饭碗、菜盘子、面盆、水桶、盐坛子……

乙　你用上了，那做饭使什么呀？

甲　要不怎么说矛盾哪！还摆得哪儿都是，桌上、炕上、窗台上、箱子盖儿上、锅台上……

乙　这饭没法做啦！你全给放上啦？

甲　也有的地方没放。

乙　哪儿没放啊？

甲　锅里。

乙　就剩锅里没放？

甲　不能放啊，你想，种子是五谷杂粮，哪能放在锅里呀。

乙　噢，你怕掺合了不好分类？

甲　不是，怕我老伴儿不留神添上水，一烧火那不成腊八粥

啦！

乙　那就煮熟啦。哎，什么叫水缸总是浅浅的哪？

甲　缸里水少呗。

乙　水缸漏啦？

甲　没漏。

乙　不漏怎么没水呀？

甲　我们搞种子总得用水呀，浸种儿，拌种儿，满满的一缸水，一会儿就用完啦。

乙　用完了就挑哇。

甲　没水桶啊！

乙　家里的水桶哪？

甲　让我给盛种子啦。

乙　那就跟人借吧。

甲　借啦，水也挑啦……

乙　把缸上满啦？

甲　全上到种子试验田啦。

乙　那缸里还是没水呀！

甲　是啊，我老伴儿回家做饭，一看缸里没水，可生气啦。

乙　那还不生气！

甲　正在这个时候，我回来啦。

乙　正赶在气头儿上。

甲　我问她："今晚上咱们吃什么饭哪？"

乙　吃什么？

甲　"吃炒米花儿。"

乙　啊！挺大的人，怎么吃炒米花儿呀？

甲　你还不明白？吃炒米花儿不用水呀！

乙　噢，这是告诉你，缸里没水啦！

甲　我说："你别着急，没水我去挑。"

乙　你不是没桶吗？

甲　借呀。咱们搞种子，社员都支持，什么坛啦、罐儿啦、盆啦、桶啦，什么都借。

乙　你就是能借桶，也得等半天。

甲　水井就在房后头——花生地旁边。

乙　离着近那还好。

甲　到了井台边上，满满地打了两桶水，我一瞧……

乙　怎么啦？

甲　花生地里有人，还有灯。（问乙）这是谁呀？

乙　我哪儿知道哇！

甲　我得瞧瞧去。

乙　（对观众）水又搁那儿啦。

甲　到跟前一瞧……

乙　是谁呀？

甲　老支书带着几个小伙子，还有我大小子，在那儿看花生开花儿哪。

乙　噢，哎？花生开花儿干吗还得看着它呀？

甲　科学种田嘛，一个花儿就是一个果儿，花儿多果就多，知道吗？

乙　我——不知道。

甲　为什么试验田里花生就多？

乙　不知道。

甲　你全不知道？

乙　我就知道花生……好吃。

甲　花生的产量高低，花儿是关键；花生开花多在夜里。你夜里睡觉吗？

乙　睡，睡得香着哪。

甲　唉，花生它不睡觉。

乙　那我哪儿知道哇！

甲　它不睡觉，我们得跟着它"耗"。

乙　它不睡觉，你们也不睡觉？

甲　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探索花生的秘密。一定要培育出优良品种。

乙　对，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

甲　这是第一手材料，全得记下来。

乙　科学种田嘛。

甲　我们一边看一边写，看着看着，灯不亮啦。

乙　哟，看不见啦？

甲　看得更清楚啦。

乙　怎么？

甲　天已大亮，太阳出来啦。

乙　好嘛，一宿没睡。

甲　老支书说："好哇，咱们这一宿没白熬，最近这一阶段收获不小。搞科学种田就得有一股子革命加拚命的劲头

儿。县里领导说啦，今年试验成功了，明年就可以大面积地干啦。”

乙　上级领导多关心哪。

甲　昨天晚上公社王书记来电话，说前进大队的水稻良种好，今天派人给咱送点儿种子来。你们先回去，好好儿睡一觉。下午咱们研究研究。来俩小伙跟我到公社开个会。

乙　结果谁去啦？

甲　我们大小子和铁柱儿。

乙　他们都走了。

甲　我也高高兴兴地回家啦。

乙　你回去好好儿睡一觉吧。

甲　哪儿啊！我刚进门，老伴就问我：“你挑的水哪？”我说……

乙　还在井台上呢。

甲　我赶快去挑。

乙　快去吧。

甲　“要等你挑哇，那水就搁臭啦！”

乙　谁给挑回来啦？

甲　“隔壁的小石头给挑回来啦。”

乙　人家给帮忙啦。

甲　我说：“你看我顾了那头，没顾这头儿，这都怪我安排不周到。”

乙　行，还找上差距啦。

甲　她一听我找差距也乐啦："嗯，虽说水没挑来，态度还不错，甭检讨啦——"

乙　没事啦。

甲　"再挑一挑儿吧！"

乙　还得挑哇！我当一检讨就没事了哪。

甲　正在这时候，我们大小子跑回来送信儿说："春红来电话啦，一会到咱家来。"

乙　春红是谁呀？

甲　我们大小子那个对象。

乙　唔，前进生产队的技术员，那还不让你们大小子去接她。

甲　送完信就走啦，跟老支书到公社开会去啦，说中午才能回来。

乙　这个巧劲儿。

甲　我老伴一听这事儿可忙啦，赶紧拾掇屋子，准备饭，要招待没过门的儿媳妇儿。

乙　头趟来嘛，是得好好儿招待。

甲　"孩子他爹，你到镇上买趟肉去吧。"

乙　嗬，还给你布置任务啦！

甲　老支书不是说了吗，前进生产队的水稻搞得好；过了镇子就是那个村儿，我先瞧瞧去。

乙　唔，你还想着这事哪。

甲　我走在大路上，一看道旁庄稼真喜人，虽说上半年雨少，由于我们大力抗旱，不仅保证了丰收，我们试验田

也获得了成功。

乙　真是丰收在望啊。

甲　一会儿来到镇子上。

乙　那就买肉吧。

甲　不忙，我先到前进队看看人家的种子田，再回来买肉也不晚哪。

乙　那也可以。

甲　到那儿一看，这块种子田太好啦——稻秆粗壮，稻穗整齐，金黄一片，香味扑鼻；看田里的湿度，放水有两三天啦。

乙　看得出来？

甲　地皮儿干了，能进人啦。

乙　早稻成熟啦。

甲　为什么人家的早稻成熟得比我们早？

乙　这得好好儿地研究研究。

甲　你看，眼前这两个稻穗，籽粒特别饱满，我不知不觉地就把手伸过去啦——

乙　给掐下来啦。

甲　想掐没敢掐。

乙　噢。

甲　我没注意，我旁边儿有个姑娘，说话啦："老大爷，您是哪个队的？您看这稻穗怎样？您想掐吗？"

乙　你看，误会啦不是！

甲　啊，姑娘，我是新建生产队的。我们那儿也研究优良品

种，我可不是想掐稻穗儿，我是想摸摸。

乙　对，喜欢这个优良品种。

甲　这姑娘真好，把俩稻穗儿掐下来送给我啦！

乙　人家理解你这种心情。

甲　"您看，我这半口袋种子全是准备送人的。我现在就要到你们队上去参观学习，咱们一块儿走吧。"我说："好！"我们就回来啦。

乙　回来啦？！

甲　先请她到我家看看。

乙　互相学习。

甲　请人家给我们提意见。

乙　还挺谦虚。

甲　到家我就把稻穗儿搁在院里窗台儿上啦。

乙　怎么不拿屋里去？

甲　刚摘下来的稻穗儿，得晒干了才能收哇。

乙　噢。

甲　我说："姑娘，我这屋子不小，可是摆得太乱，请你多提意见。"

乙　你们都有什么品种？

甲　先说小麦吧，这都是高产的——有"东方红3号"儿；"北京8号"儿——磨出面来又白又香又好吃；还有"农大139、140、155、141、4875"……

乙　4875是什么品种？

甲　这是我们队的电话号码。

乙　说那个干吗呀？

甲　以后有事好联系。

乙　还有什么品种？

甲　谷子——这是宜香谷；这是丰收红；还有“农科1号”谷——你看，穗大粒饱哇。

乙　听说你们队杂交玉米搞得不错？

甲　也都是跟外村学来的。

乙　都是什么品种啊？

甲　有“辽单号”；“新单号”；“吉双号”；“石垦号”；“冲锋号”——

乙　“冲锋号”？有“集合号”没有？

甲　那没有。

乙　杂交玉米里怎么还有“冲锋号”哇？

甲　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新品种。

乙　自己培育的？

甲　过去我们队光是注意学习外地经验，对本队的经验总结得不够；经过了反复地实践，慢慢地我们也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经验，并且自己培育出了新品种；试验成功以后，老支书就给起了个名儿——叫“冲锋号”。

乙　噢，还真有个“冲锋号”。它有什么特点？

甲　特点可多啦——抗寒、抗旱、抗病虫害；生长期短；成熟得快——噌噌地猛长啊！

乙　嗬！长得那么快！

甲　“冲锋号”嘛，慢了还行！

乙　好品种。

甲　你看……啊！

乙　怎么啦？

甲　我那俩稻穗儿哪？

乙　你不搁在窗台上了吗？

甲　我往外一看才明白。

乙　怎么回事？

甲　请客啦！

乙　请客？

甲　母鸡在那儿会餐啦！

乙　会餐啦？还不快抢！

甲　还抢什么呀，都成光秆儿啦！

乙　都到鸡嗉子里啦！

甲　我可真急啦——跑出去，一手攥住鸡脖子，一手捋那鸡嗉子，我叫它给我吐出来。

乙　吐出来啦？

甲　它干张嘴不吐哇！

乙　你得使劲捋呀。

甲　劲头不小啦，鸡脖子都有二尺长啦！

乙　啊？成仙鹤啦！

甲　我正要开膛掏嗉子，我老伴回来啦……一瞧这事儿，冲我嚷上啦："哟！你怎么不杀公鸡，杀母鸡呀？正下蛋的时候儿……"

乙　得，又产生矛盾啦。

甲　我说："公鸡没犯罪我杀它干什么？"

乙　"母鸡犯什么罪啦？"

甲　它吃了我的稻种啦！

乙　都在嗉子里哪。

甲　"甭管怎么说，你赔我鸡！"

乙　这事还麻烦啦！

甲　我说："你别着急，有理慢慢儿说——咱们搞科学试验这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一项，你怎么连只鸡都舍不得？"

乙　这是母鸡。

甲　"咱们贫下中农应该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加财富，做出贡献；咱们庄稼人贡献什么哪？——咱们就得大搞科学种田，多打粮食，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你怎么连只母鸡都不肯贡献？"

乙　它不正在下蛋嘛，让你给弄死啦！

甲　"啊，鸡是死啦；可是那嗉子里种子，咱们把它掏出来，有了优良品种就能多打粮食。你就拿咱们队说吧，去年大面积种植了'两杂'优良品种，那不粮食一下子就上去啦？你掂掂这个分量，是种子值得多，还是你这只鸡值得多？"

乙　当然是种子值得多。

甲　对，你想想，你刚才那个思想对头吗？

乙　要这么看是不大对头。

甲　哎，既然知道不对头了，你应该怎么办？

乙　那我应该……说谁哪？

甲　我老伴儿一句话没说，从屋里拿出一把刀："给你——开膛，掏嗉子；要是有了种子，你把鸡都杀了，我也没意见。"

乙　嘿！思想通啦！

甲　我刚要开膛掏嗉子……那位姑娘在旁边说话啦："老大爷，我今天到您这儿来，不仅学到了技术，也受到了教育；我还要看一家朋友，下次再来看您，我把口袋里的种子给您留下一半儿。"

乙　嘿！这可太好啦！

甲　哎呀！我可着急啦。

乙　你急什么呀？

甲　人家那是优良品种，我搁哪儿啊？

乙　找个口袋。

甲　都占上啦。

乙　搁笸箩里。

甲　有东西。

乙　盆儿里、罐儿里、坛儿里……

甲　都搁满啦。

乙　那你搁在……没办法啦！

甲　我老伴儿说："等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崭新的搪磁脸盆儿。

乙　家具不都占上了吗？

甲　"这是我留着娶儿媳妇儿用的，先支援你吧。"

乙　问题解决啦。

甲　姑娘把种子倒了一半儿，往外就走，我们老两口往外就送，到了门口姑娘站那不动啦……我老伴看着就发愣啦……我一琢磨，也别送啦……

乙　哎，怎么不送啦？

甲　还往哪儿送啊！她就是我儿媳妇儿。

乙　你怎么知道啦？

甲　我们大小子回来啦，一见面就说："噢，春红给我们送种子来啦？"春红——不是我儿媳妇儿是谁呀？

乙　这才明白！

甲　我倒觉着怪不合适的。

乙　怎么啦？

甲　跟人家孩子走了一道儿，到家又说了半天话，我怎么不问她叫什么呀？你说我这是怎么啦？

乙　你那心哪，都在种子上哪。

甲　我说春红同志……

乙　啊？

甲　姑娘——啊……进屋吃饭吧。

乙　对，该吃饭啦。

甲　可是，我老伴儿问了："老头子，你买那肉都搁哪儿啦？"

乙　你早就忘啦！

甲　我说："……这儿有个长脖子鸡。"

（本篇系根据通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王梓夫、楚学晶合写的原作改编的演出本，一九七三年冬于北京）

炼　铁　队

（对口相声）

甲　最近老没演出啦？

乙　也演，不太多。主要是没有新节目。

甲　你不是能创作吗？自个儿写呀。

乙　正在琢磨找一个合适的点儿，深入下去多呆一个时期。

甲　你过去不也经常地深入生活吗？

乙　嗐！过去呀，总是蜻蜓点水，深不下去。写出的东西也没劲儿。这回呀，我想选一个点儿蹲下去，好好的锻炼、改造。

甲　你要是有决心锻炼，干脆上我们队。

乙　你在哪个队？

甲　炼铁队。

乙　炼……噢，（对观众）这位是铸铁车间的。

甲　你不是想锻炼吗？

乙　是呀。

甲　不经过高温是炼不出来的。

乙　哎，同志，你说把我搁哪个点儿合适？

甲　炉里。

乙　炉里？一千多度，搁里就化啦！

甲　就是为把你化喽。

乙　就是……

甲　同志，只有通过高温冶炼，才能炼成心红眼亮，立场坚定的硬骨头。我们大庆油田，就是要炼出一支铁人式的队伍。

乙　噢——你说的是大庆油田？

甲　是呀。

乙　我以为你是铸铁的哪！

甲　大家都说："大庆油田是个革命的大熔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人才；用铁人精神培养工人、干部儿。"如果说石油对国家贡献大，那么从培养人这个角度来看，贡献更大，已经为兄弟油田输送出很多人才啦！

乙　那就变成好几个大庆啦。

甲　对。

乙　所以叫做炼铁队？

甲　这是年青人取(读起)的外号。我们叫钢铁钻井队；我们老队长是铁人王进喜——他为石油献出了一切，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新队长是铁腰杆儿——泰山压顶不弯腰；副队长是铁肩膀——千斤重担也能担；指导员是铁胳膊——指挥队伍永向前——铁脚站得稳，铁手握刹把，大干社会主义铁了心，战胜艰险凭铁胆，拉革命车当铁牛；我的外号叫铁塔；我们那些新来的小伙子——有：铁柱儿，铁栓，铁锤，铁锁，铁娃娃……

乙　全是铁的！铁娃娃是谁呀？

甲　铁娃娃就是那个……小时候是个胖娃娃，在我们这炼成了铁娃娃，还差点儿当了布娃娃。

乙　你哪儿那么些个娃娃呀？！我问你铁娃娃是谁？

甲　我的徒弟，小名叫小牛儿——圆圆的脑袋，胖胖的脸，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说话有股孩子气儿，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胖娃娃。

乙　噢，年纪不大？

甲　属牛的，和我一样。

乙　五十多啦？！

甲　有五十多的学徒工吗？

乙　你不是说是属牛的，和你一样吗？

甲　我属老牛，他属小牛儿。

乙　啊，太小不能上钻台。

甲　嘿！当着他可别这么说。

乙　怎么啦？

甲　他刚到大庆的时候，领导上看他年龄小，照顾他，把他分配到后勤。

乙　对，先干点儿轻活儿。

甲　他不干。

乙　他要干什么哪？

甲　“钻井、井下、油建，都行！”

乙　那都是野外作业，又苦又累。

甲　“我不怕苦、不怕累，学习革命老前辈。”

乙　这真是个好胚子。

甲　所以才分配到我们井队。刚来的时候，他连井架子都敢上。

乙　刚来的小孩儿，别让上，危险。

甲　你不让上不行啊！眼睛一瞪，小嘴儿一噘："这有什么？我从小就喜欢蹬梯爬高的，我五岁的时候就会爬梯子，七岁就会爬树，我九岁还爬过……"

乙　哎，同志，这四、五十米的井架子，跟那个可不一样。

甲　"你看人家井架工围着保险带，跑上跑下的好象手都不扶着。"

乙　那你比得了吗？人家井架工有基本功。

甲　嘿！小牛还真有个冲劲儿——噌！噌！噌！上去啦！

乙　上去啦？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呀？

甲　拦什么？小鹰不把翅膀炼硬了，能上天吗？

乙　他不是小鹰，是小牛儿。

甲　啊，是呀，小牛不把翅膀炼硬了……

乙　小牛儿有翅膀吗？

甲　没翅膀他怎么上去啦？

乙　上哪儿啦？

甲　二层平台。

乙　哎呀！有四十米啦！

甲　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我跟上去啦。我悄悄地到了他的身后，他根本没看见。

乙　他干吗哪？

甲　他站在高高的井架上，看着整个大庆油田的壮丽景色，

诗兴大发啦！

乙　朗诵了一首诗？

甲　他那劲儿我还学不上来。

乙　你学学怎么个劲儿？

甲　啊——

我登上这刺破青天的井架，

看！辽阔的草原盛开石油花。

排排的井房银光闪闪，

输油管线为油田抛梭织甲。

巍巍的炼塔昂首挺立，

奔驰的油龙象脱缰的骏马。

工农村的家属为后勤供应而奋战，

沸腾的油海激荡着跃进的浪花。

啊——

望远方，麦浪翻波，风景如画，

看脚下……（声音颤抖）看脚下……

乙　怎么变调啦？

甲　"谁晃井架啦？"

乙　那么大的井架谁晃得动啊？

甲　（闭着眼睛）"井架要倒！"

乙　哎呀！他晕高儿，晕得还够呛！

甲　为了安全起见，我把他抱下来啦。

乙　抱下来啦？

甲　可我心里不好受。我们石油工业正在飞跃地发展，石

油工人的队伍需要尽快地壮大，各新区需要大批的人马，需要的不是布娃娃、胖娃娃，而是要铁娃娃。

乙　对，培养接班人是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

甲　这孩子怎么头一回上钻塔就晕高儿……

乙　头一回上井架晕一点儿也是免不了的。

甲　我怕他长晕，我就得长抱哇！

乙　后来表现得怎么样？

甲　他跑到我的跟前说："铁塔师傅，也不怎么的啦，我脑子里的神经……乱了档啦！你别生气，我把脑袋调整调整，明天我再上，你放心，绝不让你再抱啦。"

乙　你看，跟你下保证啦。

甲　好哇，只要有恒心，就没有攀不上的高峰。

乙　只要不晕高儿就不会叫人抱下来。

甲　"铁塔师傅，你头一回上井架也晕高吗？"

乙　嗐！铁塔师傅哪能晕高儿呢！

甲　哎，不能这样说。你要这么说，他以后就不敢上啦。

乙　那怎么说？

甲　"嗯——也有一点儿晕。""那——谁把你抱下来的？"

乙　铁塔谁抱得动啊？！

甲　"那你以后又怎么不晕了呢？""啊——后来……哎！我告诉你一个治疗晕高儿的方法。"

乙　吃点儿仁丹。

甲　"不用吃药。你的眼睛往高处看，往远处看，别光往下看。"

乙　对，这是个办法。

甲　小牛儿一听可高兴啦："铁塔师傅，我一定做一名坚强的石油战士，绝不做摇篮里的胖娃娃。师傅，你看着！"

乙　看什么？

甲　又上去啦！

乙　还上哪？！

甲　怕什么？社会主义的小苗苗儿，只有在实践斗争中锻炼，才能迅速成长。你看他，象海燕上下翻飞，象小鹰凌空展翅。

乙　嗯！有股子冲劲儿！

甲　这个胖娃娃一心要炼成铁娃娃，进步可快啦。

乙　都有哪些进步？

甲　有一次排钻杆儿，小牛主动要求："铁塔师傅，咱俩抬。"

乙　这可是个力气活儿呀！

甲　我们俩一人抄起一根撬杠，一猫腰插进钻杆儿："小伙子，你先起，高抬！"

乙　干吗让他先起呀？

甲　一根儿钻杆儿好几百斤，我先抬起来，他就吃力啦。

乙　他抬得动吗？

甲　你看他，两腿叉开，双手握紧，一咬牙，一挺身，嘿！

乙　还真抬起来啦。

甲　我就是为了试试他的劲头儿。

乙　小伙子怎么样？

甲　（变腔调）"铁塔师傅，快走吧！"

乙　怎么变味儿啦？

甲　“压的！快走吧！”

乙　干吗快走哇？

甲　“不快走就扔半道啦！”

乙　那你就别让他抬啦。

甲　什么？抬不动就别抬啦？基本功也别练啦？油井也别钻啦？石油工人也别干啦？脱了工服回家算啦！

乙　算啦？

甲　同志，你这思想有差距呀！

乙　我是……

甲　你听听我们石油战线的新兵怎么说。

乙　怎么说的？

甲　“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四回；一定要学铁人老队长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你听这话多有劲儿！

乙　嗐！我干吗拦着人家练哪？这不成了扯后腿儿了吗？

甲　你想扯也扯不了！我发现这小伙子勤快。本来刚到井场，就安排他打扫卫生、擦擦机器。

乙　可不，学徒工嘛。

甲　他什么活儿都干——一会儿帮这个师傅看浆；一会儿帮那个师傅捞沙子；一会儿帮着滚钻杆儿；一会儿帮人拿工具去啦；一会儿帮人写报表去啦；一会儿帮人吃饭去啦……

乙　怎么吃饭也帮啊？

甲　你瞧，那个师傅值班，可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又不能

去，那么小牛哪……

乙 小牛就吃饭去了；小牛吃完了哪，那个师傅也就饱了！

甲 他替那个师傅值班，那个师傅吃饱了，他也把活干完啦。

乙 噢，是这么回事——他爱帮别人干活儿。

甲 他不光爱帮别人，他说："我不能等着学完了再干，我得边学边干；多学习，多干活儿，多为革命作贡献。"

乙 啊，这同志思想境界高！

甲 你想扯后腿儿扯得了吗？

乙 谁想扯后腿儿啦？！我应该向这个同志好好学习。

甲 就他那练劲儿可够你学的。

乙 好，你说说他是怎么练？

甲 他找一切机会锻炼自己——上班抢累活儿，为了练；下班找重活儿，为了练；刮风下雪坚持练；我不让练，他偷着练。

乙 你怎么也不让练啦？

甲 练得太猛啦！脸瘦啦。

乙 水膘练没啦，好！

甲 肌肉练硬啦。

乙 好！

甲 胳膊练肿啦。

乙 好！嗯？

甲 还好哇？肩膀都磨破啦！

乙 你看！这不拦怎么行？

甲 有办法——我说："小伙子，咱们这口井，眼看就完工

了，明天是个硬仗；新井位的准备工作也差不离儿啦；你今天在家里好好学习，好解决咱俩的矛盾。”

乙　哟！你们师徒有什么矛盾？

甲　我让他休息，他偷着去练基本功，你说这个矛盾怎么统一起来？

乙　书上没说你们俩的矛盾。

甲　我是让他在家里学习和休息。

乙　噢！是为了这个。

甲　这个办法还真灵，我上了一个班儿，他也没来。

乙　你不是让他在宿舍学习和休息嘛。

甲　我下了夜班往回走。

乙　你也该休息了。

甲　哎呀！不行！起风啦。还得到新井位上看看有什么活儿，明天完钻、固井，跟着就是整拖（钻机整体搬家），搬过去就得开钻啦！

乙　你看，你让徒弟休息，你自己不休息。

甲　我是怕他累坏了。哎！听——“咕噜……当啷”！套管响。这是怎么回事？

乙　（漫不经心地）风刮的。

甲　风刮的？不对！我是想，下了夜班儿再来干，看样子，小牛儿抢到我前边来啦。

乙　你看见小牛儿了吗？

甲　我到跟前一看——嗯？没人！

乙　你看，是风刮的不是。

甲　那——现在怎么不刮啦？

乙　风停啦？

甲　没有，更大啦。

乙　噢，他藏起来啦。

甲　“喂——小牛儿——不要藏啦，要是不出来，我明天停你的工！”

乙　这么喊还行啊，他更不出来啦！

甲　怎么喊？

乙　你说给他一项任务，他就出来啦。

甲　对：“小牛儿——快出来——交给你一项任务。”

乙　快说，什么任务？

甲　“帮我把小牛儿找到。”

乙　有这么喊的吗？

甲　我蹲下看，啊——

乙　看见啦？

甲　没有。

乙　没……

甲　在小柏树下坐着哪！我伸手一抓——

乙　抓住啦？

甲　棉工服。

乙　人哪？

甲　没啦。

乙　棉工服也不一定是他的。

甲　没错儿，是他的。

乙　你认识？

甲　肩膀上那块补丁是我给补的。

乙　噢。

甲　正在这个时候，他到了我跟前儿："报告师傅，我把小牛儿找着啦，一块儿来报到。"

乙　这小伙子还挺风趣。

甲　我说："快穿上棉袄，让你在家里休息，你不休息上这干吗来了？"

乙　问得对，不在家休息，上这儿干吗来啦？

甲　"师傅，你干吗来啦？"

乙　嗯，这反问得好。

甲　"我啊……我来找你来啦！"

乙　啊？回答得妙。

甲　"师傅，我就知道你得来找我，所以就先等着来啦。"

乙　哎！这师徒俩真有意思。

甲　"师傅，这儿没活儿啦，咱们回去吧。"

乙　赶快回去休息吧。

甲　我们俩回到宿舍，一看：大家都睡啦，怕影响别人，连灯都没开，轻轻地躺下啦。

乙　大家都够辛苦。

甲　呆会儿再看，他还没睡；从被窝里射出一束灯光。

乙　噢！他还在学习。

甲　最近他学习可好啦！

乙　怪不得他进步这么快哪！

甲　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在茁壮成长；我仿佛看到了革命前程格外壮丽辉煌……想啊……想啊……不知什么时候我才睡着。

乙　也是太辛苦啦。

甲　第二天，我们的硬仗打响了！

乙　这口井不是快完钻了吗？

甲　离新年还有两天了，两天时间打完这口井，当年的进尺就闯过了十万大关，我们队自建队以来的总进尺，就攀上了八十万米的高峰！

乙　总共八十万米？！

甲　相当于九十座珠穆朗玛峰。

乙　太好啦！

甲　那天是西北风刮着，大雪花飘着；气温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

乙　在野外干活就更冷啦！

甲　再冷也不怕！我们大庆工人说："冰天雪地加油干；寒风刺骨拚命干；越寒越冷越大干；大庆工人没冬天。"

乙　好！真是钢铁英雄汉！

甲　你看那钻杆儿飞转，象一支离弦的箭射向地球——它带着我们钻井工人的钢铁意志，叫地下的宝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乙　好哇！

甲　你听！马达隆隆——带起阵阵寒风——吹得鹅毛雪片漫天飞舞——似捷报频传。

乙　好哇！

甲　泥浆泵憋足一百个大气压——它带着我们钻井工人对阶级敌人的满腔仇恨，把泥浆压向井下。

乙　好哇！

甲　你看，我们小牛儿已成了正式钻工，抡大钳啦。

乙　是呀，太好啦。

甲　你看！我们司钻——左手握着离合器，右手握着刹把，聚精会神地看着仪表——多威武！

乙　真够威武的。

甲　握刹把的人，责任可大啦——他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油井、设备的安全和钻工的生命。

乙　司钻的责任不小哇！

甲　你看他——精神集中地看着仪表的活动；听着机器的声音；判断着井下的情况。

乙　对，越到关键时刻，越要加倍地注意。

甲　这时候，进尺还剩八十米啦！……钻台上的同志又激动又沉着，都看着钻杆儿的进度——

乙　还剩八十米！

甲　六十米！

乙　六十米！

甲　四十米！

乙　四十米！

甲　二十米！

乙　啊！再接一个单根儿这口井就完钻啦！

甲　接好了最后一根钻杆儿——司钻沉着地把钻杆儿往井下放去。

乙　这就好啦！

甲　不好！

乙　怎么啦？！

甲　刹把意外失灵——几十吨重的钻具飞快地从二十多米高的地方溜了下来！

乙　啊！要出事！

甲　短短的几秒钟内，就要发生井毁人亡的重大事故——这口井就要报废；几十万元的钻机就要被砸毁；钻台上同志们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胁！

乙　怎么办？

甲　司钻拚命压住刹把："同志们，危险！快躲开！"

乙　是呀，快躲开！

甲　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就见一个人提起一百多斤的卡瓦——"嗖"地一下跳上转盘，把卡瓦准确地投向井口——"咔"的一声——卡住啦！

乙　卡住啦？

甲　同志们脱险了；油井保住啦；机器没受损失。

乙　哎呀，这是谁呀？

甲　我们的小牛儿！

乙　胖娃娃！

甲　不！他已经炼成了铁娃娃！

（本篇系与王智新、郑辅源合写，一九七六年二月于大庆）

姓　名　学

（对口相声）

甲　最近，我研究了一下姓名学。

乙　姓名……学？

甲　就是关于取名字的学问。我发现，每个人都得有个名字。

乙　这叫学问哪？

甲　比如两个人走在街上彼此打招呼："唉，德华！你上哪儿去？""啾，志强！我上百货大楼。"都得叫名字。

乙　没名字不行？

甲　没名字怎么称呼？"喂，那个……那个男的！"

乙　男……

甲　街上除了女的都是男的，知道你叫谁呢？

乙　有姓啊，老张老王，小李小赵，不是也行吗？

甲　那只能是当面打招呼，寄信、打电话就不行。

乙　打电话怎么不行？

甲　你试试。

乙　"喂，你哪里？"

甲　"公用电话。"

乙　"劳驾找一下新开路八十五号……"

甲　“叫什么名字？”

乙　“没名字，就找老王。”

甲　“那没法儿找！那院里有十几个姓王的哪。”

乙　“麻烦你给挨门儿问问。”

甲　“半天也问不完，那院里四百多户。”

乙　“四百……喂——”

甲　甭“喂”啦，挂上了。

乙　我这电话白打啦！看来是得有个名字。

甲　一个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儿。

乙　取个名字是为了便于区别。

甲　虽说是为了便于区别，可也得多少有点意义，表达人们的思想、愿望；不能象编门牌号码儿似的：“您怎么称呼？”“我叫王五百六十七。”

乙　没听说过。

甲　你看新旧社会人们取名字，就大不相同。

乙　意义不一样。

甲　在旧社会，由于受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一般人取名字都好用什么福、禄、寿、喜这样的字眼儿；又想发财致富，又想长命百岁；比如我二大爷，叫满仓。

乙　这名字不错——柴满垛，粮满仓。

甲　他给地主扛活，当了一辈子牛马，甭说仓没满了，连肚子都没满过。

乙　这名字白取了。

甲　只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干革命，推翻了“三座大

山"，人民才翻身得解放，当上了国家的主人，才过上了幸福生活。

乙　要不然，劳动人民名字取得再好也没用。

甲　新社会里给小孩儿取名字，跟过去就不一样啦，喜欢用红、英、刚、强这样的字眼，表示要革命，要为人民服务。

乙　不错。

甲　可是，不学习，不进步，光在名字上下功夫，还是不行。

乙　那当然，还得努力改造世界观。

甲　所以，话又说回来了，虽然取名字得有点意义，可归根到底名字只是个形式。

乙　要紧的还是内容。

甲　不能光搞形式主义。

乙　那是唯心主义、迷信的玩艺儿。

甲　有些反动家伙却信奉这一套；你看叛徒江青，就爱在名字上大搞形式主义。

乙　江青是搞阴谋诡计的老手，不择一切手段，妄图篡党夺权。

甲　她在名字上也是挖空心思，要尽花招——利用名字打击陷害好人，利用名字笼络党羽亲信；利用名字发泄她那反动阶级的仇恨；利用名字往自己脸上贴金——她要是瞧谁不顺眼，哪儿全是毛病，连名字都成问题。

乙　那是存心整人。

甲　比如我吧，她就瞧着不顺眼。

乙　怎么哪？

甲　我说过《关公战秦琼》啊，她觉着这是讽刺她哪。

乙　那说的是山东军阀韩复榘他爸爸呀！

甲　江青也干过让关公跟秦琼打仗那样的事儿啊！

乙　可不是嘛！

甲　这么着，我在她眼里能好得了吗？首先我这岁数她就找上碴儿啦！比如她问："你多大年纪啦？"

乙　你六十岁。

甲　"六十岁了，怎么还没揪出来哪？"

乙　啊？六十岁就得揪出来呀？

甲　只要不是他们帮里的人，沾上老字就得揪啦！

乙　真霸道。

甲　"你叫什么名字？"

乙　侯宝林。

甲　"保——林？可以定性了——不是好人——把他抓起来！"

乙　怎么啦？

甲　"林彪都死了好几年啦，你还保林哪！"

乙　这挨得上吗？！

甲　其实，江青跟林彪倒是一丘之貉。

乙　她是用这个借口整人哪！

甲　比如说她想拉你，那就什么事儿都好办啦。

乙　怎么好办啦？

甲　你不是她的亲信吗？

乙　不是！

甲　我知道。我是说，她想拉你做亲信。

乙　那也不行啊，咱俩都是相声演员，年纪又差不多……

甲　你要说一段吹捧她的相声……

乙　我没那么贱骨头！

甲　这是打比方嘛。她就瞧着你顺眼啦，口气也就满变啦。

乙　怎么变哪？

甲　“你多大年纪啦？”

乙　五十八——老啦！

甲　“不显老，看着就象二十多岁的。”

乙　啊？二十多岁有这模样儿的？

甲　“长得少相啊！”

乙　我还少相哪？

甲　“瞧着那么水灵。”

乙　我哪点儿水灵啊？

甲　“眼睛多水灵啊！”

乙　嗐！我是迎风流泪——不行啦，老啦，头发都白啦！

甲　“那也不算缺点哪，少白头嘛！”

乙　还少白头哪？我头发都快掉光啦——秃啦！

甲　“没关系，明儿戴我那头套。”

乙　那什么德行啊？

甲　“再穿上我设计的那个‘国服’。”

乙　我成妖精啦！

甲　“你叫什么名字？”

乙　郭全宝。

甲　“叫全保——好——一看就是好人嘛！”

乙　全宝又好啦？

甲　“啊，把我们四个全保啦！”

乙　（对观众说）谁保他们呀！

甲　“不过，全保还不够‘三突出’。”

乙　取名字也得“三突出”？

甲　“我们四个里头，他们仨得突出我一个。姓名那三个字里头，得突出我那个三点水儿。”

乙　瞅，这“三突出”，就是突出她江青？

甲　“我给你改个名字吧，也改成带三点水儿的；将来我一瞧见三点水儿，就知道是我的人啦。”

乙　甭给我改！

甲　“你别叫全保啦，叫活宝吧！”

乙　活宝？滚一边去吧！我最讨厌说相声的出洋相、要活宝。

甲　你不肯改名叫活宝，那你成不了江青的人。你看江青给她的人取的名字，不是带三点水儿，就是带个青字；他们炮制反动文章，署名就叫梁效、初澜、江天……

乙　全带三点水儿。

甲　还有柏青——

乙　占个青字。

甲　不单是字面上突出江青，那个意思更是为了突出江青；比如梁效——

乙　梁效的意思是两校啊；那时候“四人帮”控制了宣传工

具，全国都得听两校的——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嘛。

甲　有人说，梁效这两个字应该念成娘孝。

乙　娘孝？

甲　孝顺老娘的意思——这个黑班子听他老娘江青的指挥，给他老娘江青卖命。

乙　嗯，是这么个意思。

甲　再比如那个拍青——

乙　柏青。

甲　不，是拍青——专拍江青马屁的。

乙　对，应该念拍青。

甲　还有初澜——那讲的是零售商跟批发部的关系。

乙　怎么还有做买卖的事儿？

甲　江青原来叫过蓝苹；初澜那儿贩卖的破烂货，全是从他女掌柜蓝苹那儿趸出来的。

乙　嗯，是这么回事儿。

甲　至于江天，那意思谁都看得出来。

乙　说的是江青的天下。

甲　还有一层意思——江青要当武则天——简称江天。

乙　更具体啦，她要当女皇。

甲　江青给她的亲信改名字，也是要突出三点水儿："小钱哪，你以后姓那个带三点水儿的浩吧，别姓钱啦；以后别光要钱，首先得奔权；给你个副部长当当——你可以要房子，要汽车，要吃、要喝。"

乙　嗽，跟林彪说的一样——有了权就有了一切。

甲　“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我这一辈子——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奔的就是个权哪；可惜，直到四届人大，才弄到手几个部长，那当总理、想组阁的权——我是眼儿热，眼儿馋，又干瞪眼哪！”

乙　江青的阴谋没能得逞。

甲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江青有野心。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所以，江青就借着给人改名儿来发泄她的反革命阶级仇恨——有一次她问一个女社员：“你姓什么呀？”人家告诉她：“我姓周。”

乙　姓周。

甲　“啊？什么什么……你姓——周？”

乙　怎么啦？怎么这个模样儿呀？

甲　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她是又怕又恨呀——“姓周？你知道吗，这个周，就是周礼！”

乙　胡说八道！

甲　“姓周就是要周礼——就是要复辟；你要是不想当儒家，就得反周——这么着吧，我给你改个名字——叫克周！”

乙　真是丧心病狂，凶相毕露！

甲　江青不单好给别人取名字、改名字，她自已的名字也改换过多次；原先她叫李云鹤——云彩里头的仙鹤。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形容人高人一等不是叫"鹤立鸡群"吗？她觉着这还不够，她要钻到云彩里头去。

乙　一心向上爬呀！

甲　为了争当电影名星，她改了名字，叫蓝苹——蓝色的苹果。

乙　这又是什么意思？

甲　苹果都是红的、黄的，她偏要蓝的。

乙　各色！

甲　她就是想哗众取宠啊；不过她的艺术水平差点儿。

乙　够什么水平？

甲　不在"二五眼"以下，也不在"二五眼"以上，正好在"二五眼"那儿。

乙　嗐，就"二五眼"得啦，甭以上以下啦。

甲　别看她艺术水平不高，搞政治投机可是拿手好戏——早年她投机革命，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住，马上就当了无耻叛徒；从狗洞里爬出来，赶紧唱歌演戏——给人民公敌蒋该死祝寿。

乙　这才是她的老本行。

甲　后来她觉着当电影名星没大油水儿啦，就摇身一变，隐瞒丑史，又混进革命队伍，这才改名叫江青。

乙　江青这个名字也有什么讲究吗？

甲　有啊，这是从一句古诗来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意思是说，一支歌曲演奏完了，弹曲的那个人不见了，江边上只剩下几座青山——她蓝苹不是给蒋该死

祝寿唱过赞歌吗？这曲儿唱完了，蓝苹那个人就不见了。

乙 哪儿去啦？

甲 混进解放区啦。

乙 是个政治骗子。

甲 可还没忘了那个蓝苹；所以取那句诗后一半的一头一尾俩字——姓江名青——青出于蓝嘛。

乙 跟过去一脉相承，继续干着反革命勾当。

甲 要了解江青这个名字的含意，还得参考一下她本人写的那首黑诗：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狰狞。

乙 唉，我记得最后一句是"偶尔露峥嵘"啊——形容山势高大的意思。

甲 对她来说应该念狰狞——平时装假相，到了节骨眼儿上就露出了狰狞面目！

乙 对，要怎么人称"白骨精"呢。

甲 她还给自己取过几个山水的化名儿——一会儿叫峻岭；一会儿叫大海。

乙 为了显山露水，自吹自擂。

甲 其实群众看她——不过就是三点水儿——还不是海里的、江里的。

乙 哪里头的？

甲 痰桶里的。

乙 对，她就是个人人唾弃的东西。

甲　别看她用了那么多名字，我研究了一下姓名学，才进一步发现——那全不是她的真名实姓。

乙　她到底姓什么？

甲　姓刁。

乙　姓刁？

甲　她是刁德一的妹妹——刁小三的姐姐——恶霸地主刁老财的女儿。

乙　这可没听说过。

甲　她自己说的。

乙　什么时候？

甲　她跟电影《创业》的作者发火儿时候说的。

乙　怎么说的？

甲　“好哇，你告老娘刁状！”——她姓刁，叫刁状。

（一九七七年春，于北京）

没有开完的会

（对口相声）

乙　怎么最近老没听你说相声啊？

甲　调动工作啦。

乙　调哪儿去啦？

甲　（指自己身上）你瞧，大庆油田。

乙　在哪个部门啊——钻井？采油？井下？……

甲　不在生产部门，在研究部门。

乙　啾，你研究的是地质，还是石油化学？

甲　我研究的是动物学。

乙　啊？动物学？

甲　对，动物学。

乙　动物跟石油有什么关系？

甲　以前我也是这么想；一到大庆才明白，影响石油生产的还就是动物。

乙　没听说过！石油和动物还有关系？

甲　你知道王洪文派到大庆的那个联络副官——

乙　啾，我知道，他叫归山虎。

甲　那不就是动物吗？

乙　啾，你研究的是归山虎啊？

甲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虎。

乙　是什么呀？

甲　猫！

乙　猫？

甲　我们都管他叫喂猫。

乙　怎么叫喂猫哪？

甲　因为他象——耗子。

乙　嗐！还不如猫哪。他叫什么名字？

甲　叫张洪池，就是张春桥的张。

乙　洪哪？

甲　王洪文的洪。

乙　池哪？

甲　池恒的池。

乙　池恒？

甲　姚文元的小名——叫池恒。

乙　听说他手底下有四员干将。

甲　对，四个尾巴。

乙　四个尾巴？都是谁呀？

甲　有长尾巴狼；花尾巴狗；秃尾巴鹰；大尾巴蛆。

乙　全是动物啊！

甲　要不，怎么研究动物学哪。

乙　他们怎么都叫这样的名字？

甲　因为他们专干坏事，群众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给取的名字。

乙　啾，这四个人还各有特点？

甲　唔，有。

乙　长尾巴狼有什么特点？

甲　长尾巴狼啊——狡猾奸诈，心毒手黑，当面装人，背后捣鬼。

乙　是个坏家伙。

甲　因为他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所以大家给他取名儿叫长尾巴狼。

乙　花尾巴狗有什么特点？

甲　嚄！这号人本事大啦——阿谀奉承，两面三刀；他会看主人的眼色办事，按照主人的意图发言，见着主人就摆尾儿，仗着主人的势力升官。

乙　老在主人面前摇尾巴。

甲　对，你知道狗为什么老在主人面前摇尾巴？

乙　想讨好啊；想叫主人赏块骨头吃，所以老摇尾巴。

甲　啾，不仅是这个；它看见主人有权有势，他想把尾巴摇掉了，也去当主人。

乙　啾，想做官，想发财。

甲　这号人哪，你给他俩钱儿，他能把爹卖喽。

乙　人头儿太次啦！

甲　还有个秃尾巴鹰。

乙　同志，不对啦。鹰啊，都有尾巴，哪儿有秃尾巴鹰啊！

甲　你说的那是一般的鹰，当然都有尾巴。

乙　啾，你说的是特殊的鹰？

甲　对。

乙　没见过。

甲　根据动物学的研究，它可能是鹌鹑孵出来的。

乙　嗽，遗传哪！对，鹌鹑没有尾巴。

甲　他的特点是——肚里学问不大，还要做势装腔，随风左右摇摆，整天到处瞎撞。

乙　大尾巴蛆有什么特点？

甲　嗐，那还用问！你越嫌他，他越咕容。

乙　"四人帮"专找这号人。

甲　这帮人，在"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闹腾得可邪火啦——他们跟"四人帮"上下配合，里外呼应；一块儿折腾；一块儿叫唤；一块儿破坏；一块儿捣乱；一块儿上台；一块儿挨批判。

乙　谁让他们折腾来着？

甲　他们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妄图砍倒大庆红旗。

乙　大庆红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树立的，是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他凭什么要砍倒呢？

甲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想借砍倒大庆红旗，打倒周总理，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诬蔑大庆红旗是黑的。

乙　胡说八道！红旗怎会是黑的？！

甲　还说：大庆标兵是假的；大庆干部是坏的；大庆经验是吹的。

乙　纯粹胡说八道！他们有什么根据？

甲　根据“张春桥思想”——也就是青洪帮的思想。

乙　啾，青红帮，就是解放前的哥老会、在家礼。

甲　我说的是解放后的青洪帮。

乙　解放后的青红帮？

甲　对，就是江——青；王——洪——文；他们这一帮的思想。

乙　有什么特点？

甲　照他们看来——红的是黑的；白的是红的；皇帝也是红的。

乙　怎么叫红的是黑的？

甲　刚才说啦，他们说：“红旗是黑的”。

乙　那是诬蔑！白的是红的呢？

甲　张铁生交了个“白卷”，就成了红人啦——“又红又专”。

乙　黄的怎么是红的哪？

甲　他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也有皇帝——还是女皇帝。

乙　她怎么会是红的？

甲　红都女皇嘛。

乙　越听越糊涂！

甲　嗳，这就是“张春桥思想”。

乙　就靠这个来砍倒大庆红旗啊？

甲　他们有一套战略战术。

乙　什么战略战术？

甲　第一步：是不让人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硬要人们学习他们送的材料。

乙　什么材料？

甲　一本叫《党内的儒法斗争》。

乙　啊！共产党里边还有儒法斗争？

甲　材料上说(江青腔)“批孔，就是法家斗争儒家。自春秋战国以来，儒法斗争一直斗到现在。共产党内的斗争，乃儒法斗争。党内有大儒啊！”

乙　嗷，这是江青的屁话。

甲　(江青腔)“儒家生产，法家造反。搞生产者，便是儒家。”

乙　等等，喂猫这一伙，算什么家哪？

甲　当然算法家喽。大庆有这么句话：“邋邋达达，自称法家”指的就是他们；他们自称是最有造反精神的法家革命派。

乙　法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封建社会的地主，怎么成了今天的革命派啦？

甲　他们的材料上写的明白：“现在，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共产党老干部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新法家就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乙　阶级关系能随便变吗？这是制造混乱！

甲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趁机篡党夺权。

乙　哦——

甲　他们还有两后本儿政变法。

乙　证辩法？你说错啦，是辩证法。

甲　没错，政变法，两后本儿嘛！

乙　两厚本儿？

甲　两后本儿——就是吕后和西太后的版本儿。

乙　证辩法哪？

甲　就是吕后和西太后搞政变的方法。

乙　啊，搞政变啊？！

甲　他们送了材料，就布置学习：上午别干活——学《党内的儒法斗争》；下午别干活——学习两后本儿政变法。

乙　那什么时候干活儿哪？

甲　晚上啊！

乙　晚上干活？

甲　学习五十四号文件。

乙　五十四号文件？我怎么没听说过？

甲　一共五十四张，分四个部分，每部分十三张。

乙　这才五十二章哪。

甲　还有大小鬼哪。

乙　打扑克呀！

甲　这是他们的战略战术第一步。

乙　哦，把时间都占上，不让人干活儿。

甲　第二步：是贴大字报；撒传单；开会煽动停工；宣传“张春桥思想”。

乙　嘿，闹腾得真不善哪。

甲　什么不善哪，就开了一个会，还没开完，就散啦。

乙　怎么开的会？

甲　他们事先有准备，有组织，有布置，有分工。

乙　怎么分工？

甲　喂猫坐镇；长尾巴狼主持开会；秃尾巴鹰打头嗡嗡；花尾巴狗主要发言；大尾巴蛆到处咕容。

乙　怎么到处咕容？

甲　这边有人撇嘴，打旁边瞧瞧；那边有人议论，打后边听听；全记在他那个小本儿上啦。

乙　嘿，这都是打小报告的材料。

甲　长尾巴狼宣布开会；秃尾巴鹰头一个儿发言："哎，我说两句。诸位哥儿们，革命可又来啦！现在，你们还干活儿，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是……是不革命的。我们现在闹革命啦。活儿，就得停下来！"

乙　工人不干活，算什么工人？！

甲　"对呀——啊，不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是我们首长说的，你们就得听！你们还干活，就是拿生产压革命！我们首长说啦，这是有理论根据的：革命搞好啦，生产就，就——自然而然——上去啦！"

乙　什么？

甲　"反过来说，生产搞好啦，革命就——自然而然下去啦！"

乙　越听越糊涂啦！

甲　嗳，这就是"张春桥思想"。

乙　啊！

甲　"大庆的'三老四严'就有问题，你们知道吗？"

乙 “三老”有什么问题！干革命工作嘛，就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甲 “这就不对啦！说明你学习不好。我们首长最不喜欢老的。他说：‘越老越保，越老越修’。”

乙 啊！

甲 “他说：一个老的都不要；你弄三个老的，那咋行哪！”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两个老字儿是一回事吗？

甲 “你必须照我这样理解，才能领会我们首长的精神。”

乙 没法儿领会！

甲 “看来，我们送的材料你们没学习，所以你们体会不深；看来，理论问题还是请我们的理论家给你们讲讲。”

乙 他们的理论家是谁呀？

甲 花尾巴狗；这时候花尾巴狗站起来啦：“刚才有人说，这老，是讲老实——对。但是，老实是有阶级性的。”

乙 老实还有阶级性？

甲 “对。你对生产老实，这就不对；我们讲的老实，是对我们首长要绝对老实——要绝对听话——这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反革命的！”

乙 这又是哪儿的屁话！

甲 “这是真正的‘张春桥思想’。”

乙 怪不得这么臭！

甲 “‘四严’，问题更大啦！”

乙 对待革命工作，就是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甲　“你们的严，是严在阀门上；你们知道吗，那个苏修，卫星上了天，红旗就落了地。照这个规律，你们阀门严啦，革命就松啦！”

乙　这叫什么规律？！

甲　“阀门松啦，革命才严，才能抓得紧！”

乙　阀门要松啦，到处漏油，油井要着火的！

甲　“革命搞好了，火……火就自然而然的——灭啦。”

乙　什么？

甲　“生产也就自然而然——上去啦！”

乙　这也是“张春桥思想”？

甲　“唔，大有提高。你把这些材料学好了，你也就自然而然上去啦。”

乙　你甭拉我，不去！

甲　“我再给你讲讲‘四个一样’的问题，你就容易懂啦。”

乙　你甭讲，我早就懂。大庆人对待革命工作认真负责，黑夜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这有什么问题？！

甲　“白天黑夜都干活？”

乙　唔。

甲　“好天气坏天气都干活？”

乙　就得这样！

甲　“领导不在场你也干活？”

乙　我们干活不是给领导看的。

甲　“没人检查你还干活？”

乙　我们大庆人就是这样，认真负责！

甲　“你们就知道干活，这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典型的修正主义！”

乙　干活就叫修正主义啊？

甲　“对。我们首长说：大干大修；小干小修；不干不修……”

乙　那我们干吗呀？

甲　“坐在家里防修。”

乙　不让我们干活，不行！革命是干出来的；不是拿嘴白话出来的！

甲　“这话就不对啦。我们四位首长，哪一位也不是干出来的。”

乙　（对观众）他们多半是打狗洞爬出来的！

甲　“你们的四个一样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创造了另外的四个一样，来代替大庆的四个一样。”

乙　（对观众）嗬，他还有个创造；（对甲）你说说，什么内容？

甲　“上班和不上班一个样”。

乙　你这是无政府主义！

甲　“干活和不干活一个样”。

乙　那是怠工！

甲　“干好了和干坏了一个样”。

乙　你们是拆台！

甲　“公家的和自个儿的一个样”。

乙　那不就大家随便拿啦？

甲　“我们也不是随便拿；我们是以厂为家。”

乙　你还以厂为家？

甲　“我认为：党是我的妈，厂是我的家；没钱跟妈要，缺啥打家拿。”

乙　还是随便拿呀！

甲　“大井架我们就不拿。”

乙　你得拿得动啊！

甲　“还有那个岗位责任制——完全是对工人的管、卡、压。我们是解放工人的嘛——就要砸烂一切规章——要火烧一切制度；我们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

乙　什么企业没有规章制度也不行！火车要没有规章制度——那老得晚点。

甲　“我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

乙　都晚点，交通运输就搞乱喽！

甲　“我宁要社会主义的乱喽；不要修正主义的不乱喽。”

乙　要都乱喽，那就要漏子啦！

甲　“我宁要社会主义的漏子；不要修正主义的不漏子。”

乙　越说越不是人话啦。

甲　“我宁要——”

乙　（推甲）行，行，行，你别“宁要”啦。

甲　“我们还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学校。”

乙　那你也要创造四个一样啊！

甲　“我正在想——”

乙 你甭想啦，我替你说了吧："上学和不上学一个样；读书和打架一个样；砸玻璃和抠老师一个样；毕业和文盲一个样！"

甲 "差不多。我们还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农村；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社会。"

乙 啊，连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要啦？

甲 "我们首长说：革命搞好了，别的就自然而然的没啦！"

乙 你这套胡说八道，在大庆就行不通！

甲 "啊！大庆党委就有问题！打会战开始，就执行了一整套的修正主义路线——什么'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岗位责任制'；'大干社会主义'——这全是错误的！"

乙 你胡说！这些都是我们大庆的革命传统——是大庆的基本经验。

甲 "我们正在批经验主义！"

乙 你甭胡批！经验和经验主义是两回事。我们大庆党委干得好！

甲 "好什么！老是整顿；把我们一个最有造反精神的哥儿们给整啦。"

乙 最有造反精神的？

甲 "我们正准备突击提干；让他们给整掉啦！"

乙 谁呀？

甲 "王——洪——武！"

乙 他呀，早就该整掉；他专搞打砸抢。

甲 "我们首长说：那是革命的打砸抢！"

乙　打砸抢还叫革命哪？

甲　“还开大会批判了我们另一个法家哥儿们。”

乙　又是谁呀？

甲　“钱——钱二广！”

乙　他呀，盗窃国家财物，搞投机倒把。

甲　“你别拿大帽子压人！”

乙　你说，他偷了没有？

甲　“他不就是弄了几车石油、几根钢管吗？”

乙　偷的还少啊！

甲　“我们是以厂为家；这是打家拿的。”

乙　什么打家拿？偷！

甲　“要说偷，也是革命的偷。”

乙　没听说过！

甲　“跟交白卷一样，新生事物嘛！”

乙　你们专门支持这种“新生事物”啊？

甲　“对，对。那大庆党委专门搞旧的——年年评思想，比贡献，选模范，树标兵——树标兵也不树我们哥儿们！”

乙　树谁呀？王洪武、钱二广，还有你们这几位？门儿也没有！

甲　“我们首长提倡的，大庆就反对；我们首长反对的，他偏提倡——大庆两级党委三百二十八个常委——一个听我们首长的都没有，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乙　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是不听！

甲　“这就说明你们这个党委不能领导批林、批孔、外带着

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所以一定要踢开党委闹革命！”

乙　啊，你们想打倒大庆党委呀！

甲　这时候，就听当的一声——桌子踢翻啦——长尾巴狼吓瘫啦；喂猫一看，拥过来一群小伙子：一个个身强力壮，膀大腰圆，横眉怒目，手里拿着管钳——

乙　啾，钻井队的。

甲　为首的是王铁人的伙伴老队长，用手一指：“姓张的！你们表演够啦！铁人老队长说过，大庆红旗是毛主席树的，谁敢诬蔑大庆红旗，反对毛主席，我们就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看！今天，我们是来收拾你们的！”

乙　好！

甲　秃尾巴鹰一看形势不好，推开后窗——

乙　飞出去啦？

甲　出溜下去啦；喂猫腿脚灵便——“噌”——窜了出去——奔车站啦；花尾巴狗成了夹尾巴狗——顺墙根儿溜啦。

乙　长尾巴狼可别让它跑喽！

甲　跑不了，尾巴早让群众揪住啦！

乙　大尾巴蛆哪？

甲　他还不错——回老家啦。

乙　怎么这时候还让他探亲哪？

甲　哪儿呀，掉茅坑里啦！

（本篇系与方成合写，一九七七年于北京）

技术比赛

（对口相声）

乙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全国财贸“双学”大会胜利召开了！我们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战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要向各地的代表们学习！向代表们致敬！我们首都广大财贸职工，为了更好地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用实际行动迎接和庆祝这次盛会的召开……

甲　您是一个财贸工作者吧？

乙　是呀！

甲　我说看您这么眼熟呢！对啦，我在电视上看过您的表演。

乙　是吗？

甲　没错儿！您姓张，叫张秉贵！

乙　我……

甲　您抓糖那叫准，速度那叫快！

乙　我……

甲　您的思想觉悟高，服务态度好……

乙　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我不是……

甲　您看，先进人物总是这样谦虚，谁还不知道您哪？您是

特级售货员、劳动模范；您是我们财贸战线的职工学习榜样；您叫张一秉一贵……没错儿！

乙　同志，您弄错啦，我不是张秉贵。

甲　那哪行啊，我认为你是，你就得是。

乙　我不是呀。

甲　你当一会儿行不行？

乙　那干吗呀？

甲　我已经当着大家说了，你又不是啦，我多难为情啊。

乙　嗐，这干吗难为情啊。告诉您，我不是张秉贵，我姓×。

甲　噢，×秉贵。

乙　姓什么都叫秉贵呀？

甲　这么说，您不是张秉贵？

乙　真不是。

甲　那——为什么看您那么眼熟哪？

乙　可能在哪儿见过。

甲　想起来啦，那是在北京市举办的技术表演大会上看见你啦。

乙　噢，我也想起来啦，那天你也去啦，拿着小本子——一边提问；一边记录……

甲　我是想搜集材料写段相声。您在大会管什么？

乙　我是大会工作人员——搞记录的。

甲　今天能碰上您可太好啦！

乙　怎么呢？

甲　那天的技术表演太精彩了，我的眼睛都看直了，本子我

记得丢三落四，您能帮我补充补充？

乙　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学到的先进经验。

甲　那天的技术表演，不仅内容丰富多采，而且速度都那么快——我都看傻了。

乙　表演得引人入胜。

甲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张秉贵同志；您看他左手拿秤盘，右手抓糖块，那真是一手准；不论你买一斤、二斤，一抓就准——上下差不了一块。

乙　就这么准。

甲　其实我说呀，如果我去买糖，您多给几块儿……也没关系。

乙　啊？

甲　我是说，多两块儿再拿下去，我也不嫌慢。

乙　人家张秉贵同志基本功过得硬。

甲　抓糖、约秤、包包儿、算帐，连找钱一共才用几十秒钟。

乙　真够快的。

甲　他徒弟可不行了。

乙　怎么？

甲　慢多啦！张秉贵是几十秒，他那仨徒弟是五、六分钟；这差哪儿去啦？

乙　没那事，拿一份也是几十秒。

甲　我看过她表演。

乙　抓糖果？

甲　攒一辆自行车。

乙　嗐！张秉贵的徒弟攒自行车啦？

甲　啊……看来是个多面手。

乙　没听说过！那天参加表演的——张秉贵的徒弟——只用了三十五秒就称完了四种糖果——跟她师傅一样快。

甲　噢，那个攒自行车的不是他徒弟？也是女的？

乙　那是个女青年，姓王。

甲　噢，王秉贵。

乙　今儿个他认准了"秉贵"了！人家小王是西单自行车商店的青年工人。

甲　噢，想起来啦——西单自行车商店的工人基本功过得硬；小王虽然参加工作才一年半，但她树立了为四个现代化学好技术的雄心壮志，所以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达到了两年才能达到的技术标准。

乙　嗯，练出了一手儿过硬的基本功。

甲　这回调级有她吗？

乙　问这干吗？

甲　技术那么好，应该调级。

乙　嗐，人家没想这个；人家苦练基本功，学好本领，为的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甲　嗯，思想境界高，手艺也高；那天三个比赛的——一个比一个快——三十七个部件儿攒好了马上就骑——我打回气还得十分钟呢——人家攒辆车才五分钟；人家的手比我眼睛还快。

乙　你没那个功夫。

甲　他们还能干一手儿绝活——把眼蒙上，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

乙　我想，摸不算什么；你把我眼睛蒙上我也摸得出什么。

甲　啊？

乙　我闭着眼睛一摸——车轱辘、车把、前叉子、车坐子……

甲　再摸——车架子、车链子……净摸大件儿的？

乙　摸什么？

甲　小的——形状差不多的——象螺丝、螺母儿、闸豆儿；麦冬、桔梗、甘草、当归、枸杞子……

乙　怎么，自行车商店还卖中草药哇？

甲　可能是——代销店。

乙　什么代销店呀？

甲　也许是为练基本功单设一个中草药柜。

乙　什么呀？

甲　外号儿叫"一摸准"。

乙　您说摸中草药的——有那么几位——我印象最深的是中药四厂的那年青人——姓李。

甲　李秉贵。

乙　都是"秉贵"呀？

甲　我是说这些同志都在学习张秉贵；张秉贵同志说得好："我们财贸工作是平凡的，岗位是光荣的，意义是重大的。"有了这个认识，什么工作都能做好；所以他们都叫秉贵。

乙　噢，您说的是向张秉贵同志学习。

甲　小李同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中草药一窍不通；后来她学习了大庆“活帐本儿”——齐莉莉同志的先进事迹，利用一切时间蒙上眼睛抓药，现在能摸出五百多种中草药。

乙　这得下多大功夫哇！

甲　这叫“一摸准”；她还有个外号——叫“算帐一口清”。

乙　“算帐一口清”。哎，我怎么没注意呀？

甲　那天现场有人问她：“面粉二十六斤半，大米二十二斤半，玉米面十四斤半，一共多少钱？”您看小李毫不迟疑，马上答出：“十块零二分。”

乙　又错了不是！

甲　没错儿！不信你算哪。

乙　甭算啦，自行车商店卖中草药；中药四厂卖粮食；这可是新鲜事。

甲　代销店。

乙　什么代销店？“算帐一口清”——是崇文区东四块玉儿粮店的女售货员——她姓焦。

甲　噢——

甲
乙　焦秉贵。

甲　我认为他们都是先进人物，都成为张秉贵。

乙　噢，那位小焦师傅您知道吗？

甲　知道，小焦同志是一九七〇年参加工作的，她热爱这一

行，为了节省顾客的时间，苦练基本功；现在她能用心算的方法，准确无误地算出半斤到五十斤的各种粮食的价钱。

乙　这个同志可不简单。

甲　比我还强呢，我买两根冰棍儿跑了三趟。

乙　买两根冰棍儿跑三趟？

甲　那天太热，买冰棍儿的人多；我手里拿着一角钱——我说："要三分的，两根儿。"

乙　两根儿六分，找你四分。

甲　我接到冰棍儿就剥开冰棍儿纸——

乙　你给钱哪。（伸手要钱状）

甲　我就把冰棍儿纸给她啦。

乙　啊？！

甲　我吃完冰棍儿一瞧：哟，我手里的钱还没给人家！

乙　白吃啦？！

甲　我赶紧跑回去："同志，两根三分的，我得给一角钱。"

乙　这就对了。

甲　刚才那个同志根本没意识到我没给钱：冲我一乐——找了四分钱——又给我两根冰棍儿。

乙　啊？这不等于白送吗？

甲　所以呀，又送了六分钱——来回跑三趟。

乙　你好好儿跟人家焦师傅学学。

甲　人家焦师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那工作了几年，对那片儿的居民了如指掌——老师傅嘛！你看他脸上

的胡子——一看就知道他有经验……

乙　哟！等等说。小焦同志都满脸胡子啦？

甲　老师傅啦。

乙　（大声的）别说啦！人家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满脸胡子？

甲　是呀？！大姑娘长一脸胡子，那可不好看。她在这方面是个缺点……

乙　这叫什么话？不长胡子就算缺点？

甲　不是，我说的是擀饺子皮儿的那位师傅。

乙　擀皮的老师傅？

甲　脸上有胡子没有？

乙　那位是老师傅，脸上有胡子。

甲　怎么样？

乙　什么怎么样啊？人家也不姓焦哇！你说的那位，双手能擀饺子皮，一分钟能擀七十七个——他姓杨。

甲　您说，他一个人擀皮儿，能供多少人包哇？

乙　两个人就行。

甲　啊？

乙　包饺子能手蒋师傅是个女同志，两分钟能包六十三个饺子。

甲　要说人家这速度……我一分钟能吃八十五个。

乙　别忙！还有一个青年厨师小李师傅——他能摆出"胡蝶"、"金鱼"、"雄鸡报晓"的图案拼盘。

甲　要说这拼盘……

乙　别忙！还有"神刀手"——龙师傅——一分钟能剔六十斤猪肉。

甲
乙　别忙！

甲　你等会儿吧！你怎么都给我说了？

乙　我要不说，回头你不定说哪去哪！

甲　那天的表演是丰富多彩，各有特色，共同之处就是一个字儿——快。

乙　对！

甲　张秉贵同志说得好："我们后勤工作一不出钢，二不出粮，怎么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呢？就是要为顾客节约一分一秒的时间；我们节省了顾客的时间，就是增加了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工作时间。"

乙　说得好。

甲　那天看完了表演哪，我激动得连饭都没吃。

乙　饿了一顿？

甲　不，没吃米饭，吃了三碗龙须面。

乙　饭量还不小。

甲　"龙须面"好哇！

乙　噢，这是宣武人民餐厅周师傅的拿手杰作。

甲　三斤水面，人家能抻成十二扣，八尺长的"龙须面"；一根根面条细如油丝——光洁匀溜、不断不乱；抻出的四千零九十六根面条总长有二十多公里。

乙　真不简单！

甲　北京人都爱吃抻面，这招我也会。

乙　你也会抻面？

甲　跟我妈学的，虽然抻得不太好，可也凑合；尤其是看完周师傅表演之后，我对抻面更感兴趣了；那天中午回家，正赶上我们家吃抻面，我一看机会来了——

乙　干吗呀？

甲　我要露一手。

乙　你行吗？

甲　有基础啊！

乙　有遛面的基础？

甲　有跳绳的基础。

乙　跳绳？

甲　啊，你看人家周师傅遛面的时候——上翻、下翻；左转、右转——抡起来多老高——比跳绳还花哨哪！

乙　我看是两码事儿。

甲　差不多。

乙　抻面可不简单——得分和面；醒面；遛面；抻条四道工序。

甲　这都不要紧。那天周师傅表演我看得特别仔细——他能把面抻得那么细，那么长，关键在于两臂动作大，甩得高；我照着他的样子来，不也能抻出"龙须面"来吗？

乙　恐怕不那么容易。

甲　我说："妈，今儿您瞧我的，和完面您就甭管了；您听我一叫您，就是面抻好了。"我等面醒好了，遛开了，抻的

时候得这样——(动作)俩胳膊伸开，往高抬，双手用力，把面甩起来……一会就听我妈问："面抻得了吗？"我说："妈，您快来吧！"

乙　面抻好了？

甲　套脖子上了！

乙　嗐！

(本篇系与周琦合写，一九七八年夏于北京)

不挂“客满”牌

（对口相声）

甲　对了，告诉您个新情况。

乙　什么新情况？

甲　我们相声这一行已经划到财贸系统了。

乙　是吗？不可能吧？

甲　没错儿，相声已经归服务行业了。

乙　这我还头回听说。您说这相声与财贸；相声跟服务行业有关系吗？

甲　有啊，不光有，而且关系密切。

乙　请教请教您。

甲　请教不敢当，咱们一起研究；这是一个新课题，研究的人还不多。您是问相声与财贸，相声与服务行业的关系，是不是？

乙　（对观众）这位呀，也不清楚。

甲　嗯！相声与财贸都同样是为工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乙　您说的也太原则了。

甲　具体说就更密切了。服务员同志一听相声马上眉笑颜开，满面春风，服务态度保证既和蔼又可亲。笑嘻嘻把

您迎来，乐呵呵把您送走。

乙　这还有点道理。

甲　不信您去调查，凡属优秀服务员，财贸战线的先进工作者，都爱听相声。就说我工作的旅社，九名服务员……

乙　旅社？您在哪个旅社工作？

甲　不挂"客满"牌的旅社。

乙　不挂"客满"牌的旅社？没听说过。在哪儿？

甲　在江苏。

乙　江苏？那准是在省城南京。

甲　离南京不远，您知道有个镇江？

乙　哦！镇江这个城市不算小。

甲　离镇江不远，有个扬州？

乙　哦，扬州是地区所在地，当然知道。

甲　离扬州不远，江都——

合　离江都不远！

乙　我准知道还有这一句。您说准了，到底在哪儿？

甲　在江苏扬州地区，江都县、樊川镇的樊川旅社。

乙　哦？小集镇哪？那旅客不多，当然用不着挂"客满"牌罗！

甲　您别小看这个集镇，这是个水陆码头；目前每天就有六班汽车，十三班轮船。可以说南来北往，旅客云集，联翩而至，十分拥挤。

乙　您这一说，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个先进单位，樊川旅社的优秀服务员沈美英，出席了全国财贸双学会议。报

上报道过，电台广播过。

甲 对罗！我就是优秀服务员沈美英，人称沈大姐……

乙 啊？沈美英是女同志！

甲 对呀，人称沈大姐嘛，还能是男的？我们那儿九名服务员都是女同志。

乙 那您是男的，还是女的？

甲 您看呢？

乙 干吗看呀，跟我一样！

甲 您也是女的。

乙 谁说的？跟我一样是男的。

甲 还真有点眼力。

乙 别夸了。我问您，您说您是沈美英？

甲 是啊，我是沈美英那个旅社的，我是沈美英沈大姐的徒弟。

乙 那您是侯大姐！

甲 您是郭大姐！

乙 好嘛！一对老大姐！

甲 是哇，上了年纪可不就是老大姐，反正不能叫您郭小姐。

乙 别气我啦！您是侯宝林，不是沈美英，您是男同志，不是女同志。

甲 我没想冒名顶替呀！

乙 冒充妇女也不行啊！

甲 我没这个意思。

乙　您说你们那儿九名服务员都是女同志，可您？

甲　是这么回事，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男旅客，领导决定调一名男同志去比较方便。经过慎重研究，反复挑选，最后考虑还是派侯宝林去最为合适，就这么着，我就"烟花三月下扬州"走马上任了。您不信，可以问我们沈大姐。

乙　我就是来找沈大姐的。

甲　您找沈大姐干吗？

乙　咱俩是老伙伴了，您调来了，我能不来吗？

甲　对，找沈大姐商量商量。……坏了，沈大姐今儿"关禁闭"……

乙　"关禁闭"？她犯了什么错误？

甲　她犯了只顾干活不肯休息的错误，她没日没夜地干，没时没刻地干，干起来就不知道停。

乙　停起来就不知道干！

甲　那是你，不是沈大姐。

乙　我说，就这么个小旅社，哪儿那么多活儿？

甲　要说旅社，事儿本来就不少，扫地抹桌子，洗床单换被褥，光是搞卫生就够忙活的。

乙　这个我有体会，我在家扫地吧，扫一遍有尘土，再扫一遍还有尘土，您就甭想扫净了，实在没办法，后来，我想出个好主意。

甲　干脆不扫它！

乙　您怎么知道的？

甲　咱俩这么多年的老伙伴儿了，还能不知道您的特性。

乙　一门清！

甲　沈大姐干革命不分份内份外。该管的她管。

乙　不该管的她也管。这回没错吧？

甲　沈大姐认为没有不该管的事儿，什么叫不该管她也管？

乙　还是没说对！

甲　我们旅社常碰上这样的事儿，过路的不认识道儿，探亲的找不着门儿，孕妇途中要生产，病号缺少人照料……

乙　哦！这全管？

甲　当然。这么说吧，无论是政治思想，经营管理，文化生活，计划生育，她不光管，而且一管到底！

乙　那我的成份问题她管不管？

甲　您的成份我清楚，地主兼资本家。

乙　那是我吗？

甲　谁让您故意刁难沈大姐。

乙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举个例子。

甲　您还甭说，她还真管过。

乙　是吗？

甲　有一次，她就帮助了宝应县纺织配件厂的一位工人找到了失散三十年的亲人，不光使人家骨肉团圆，而且澄清了人家的成份。您说那位工人有多么高兴，有多么感激沈大姐！

乙　嗬，真不简单！那位工人同志没请沈大姐餐一顿？

甲　我看您是想餐一顿。

乙　是呀，沈大姐要是没空去，我可以代表她去。

甲　您呀，好好向沈大姐学习吧！

乙　您说，沈大姐管那么多事儿不累吗？

甲　能不累吗？所以大伙儿总劝她：“沈大姐，您歇会儿好不好？”您猜她怎么说？

乙　怎么说？

甲　（扬州方言）“没得关系！”

乙　（也学扬州方言）没……得……

甲　“没得关系”，您懂吗？这是扬州方言词儿，就是没有关系，不要紧，不碍事的意思。因为沈大姐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有为“四个现代化”献身的精神，她胸有成竹，遇事不慌，再大的困难，她也能克服，也能处理得妥妥当当。

乙　那，这么好的同志，你们干吗关她禁闭？

甲　这是大伙儿实在太心疼她才想出来的主意。

乙　心疼她，就“关禁闭”，爱护她得让她“蹲班房”了。

甲　开始没想把她“关禁闭”。

乙　开始怎么做的？

甲　这个说：“沈大姐，这两天我有点儿思想问题，想跟您说说。”那个说：“沈大姐，这两天我跟我们那口子有点纠纷，想跟您谈谈心！”

乙　怎么那么多事儿？

甲　哪里呀，沈大姐最关心同志，一听要谈心，马上就会放下手里的活儿，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听，这样不就可以让

她歇一歇了吗？

乙　好主意！

甲　馊主意！您想呀，沈大姐多精明，根据她平时对同志的了解，她一琢磨，不对劲儿呀！

乙　让她识破了！

甲　您要再找她谈心……

乙　不谈了！

甲　那哪儿行！她说："好哇，咱俩一边缝被子一边谈心。"

乙　好嘛，还照样干活儿！沈大姐真有两下子。

甲　她有两下子，咱也有两下子。好说好商量不行，干脆，把她推进一间屋子，加上一把锁，叫她出又出不来，活儿又没法干，只能躺下睡大觉。这就叫"关禁闭"。这不，刚才……

乙　又把她关上了！

甲　又让她跑掉了！

乙　她怎么跑的？

甲　谁也闹不清，反正她有的是办法。

乙　那跟沈大姐说一声：打今儿起，要"关禁闭"，我替您去。

甲　您真会找窍门，够意思！

乙　别这么夸奖我。

甲　我这是讽刺你！

乙　难怪我听着有点儿扎耳朵。

甲　（电话铃声）嘀铃铃……（接电话）"喂，是我。……沈大姐，您怎么又跑了？您连着熬了两夜……"

乙 沈大姐来的电话？告诉她：我来了。

甲 “对呀！郭全宝来了。……对，小矮个儿……”

乙 我个儿可不矮，中等身材。

甲 “贼眉鼠眼……”

乙 我贼眉鼠眼？

甲 “四十多……”

乙 我都五十多了！

甲 “没想到他是个一贯的投机倒把分子？”

乙 什么？我是投机倒把分子？

甲 “没错儿，他敢到樊川旅社，决不会放过他，保证送到派出所。”

乙 （按电话）别打啦！

甲 您按电话干吗？

乙 我是投机倒把分子？

甲 谁说您呀？瞧把您急的！

乙 还不急哪，一会儿就送派出所了！

甲 您误会啦！

乙 那这电话？

甲 我说：“沈大姐，您怎么又跑了？您连着熬了两夜……”

乙 对，她怎么说？

甲 她说：“没得关系，我听说你的老伙伴也来了？”我说：“对哇，郭全宝来了。”

乙 她怎么说？

甲 她说：“我们太欢迎了，您先好好接待一下，有什么事我

回来再说。"她说：她现在正给人介绍对象。

乙　介绍对象她也管？不对，介绍对象能介绍小矮个儿、贼眉鼠眼、四十多的？

甲　那是上次我们送到派出所一个小矮个儿、贼眉鼠眼、四十多的家伙，她问我："还记得不？"

乙　好嘛，全掺和到一块儿了！

甲　她说："经公安部门调查，那是个一贯的投机倒把分子。今天有人反映这个人又到了樊川，让我们注意。"

乙　是把他送派出所呀？我还当是说我呢！

甲　您放心，咱们决不会混淆两类矛盾，那个人是一贯投机倒把分子，跟您不一样。

乙　对罗！我不是一贯的。不，偶尔也没有。

甲　您是一贯好吃懒做，顶多也就是个馋懒分子。

乙　别气我啦！反正沈大姐已经表示欢迎，我就算调这儿工作了。呃，咱们旅社不有九名服务员吗？怎么就您一个人？

甲　除了歇班的，都上码头、车站接旅客去了。

乙　哦！那行了，您歇着，我来顶您的班儿。

甲　您刚来，先休息休息。

乙　您真把我当馋懒分子啦？

甲　不，您还不熟悉业务。

乙　嗨，扫地、抹桌子、倒痰盂，还用熟悉？

甲　那旅客来了怎么办？

乙　安排旅客住下呗！您只要告诉我这儿有多少床位？

甲　二百四十一个。

乙　一会儿车站、码头大约能来多少人？

甲　零散客人也就是百儿八十人。

乙　那用沈大姐的话说："没得关系"，住得下！

甲　这会儿可已经住了二百二十一位啦！

乙　噢！还剩二十张床？

甲　您安排吧！

乙　（扬州方言）我，我没得办法！

甲　沈大姐从来不说"没得办法"。她总是说："没得关系。"

乙　就剩二十张床，要来百儿八十人，还"没得关系"？我安排不了！

甲　沈大姐常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旅社，旅社不能安排旅客住宿，还要我们旅社做什么！"

乙　那床位有限哪！

甲　床位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乙　我看您怎么无限。这么着，我先帮着收个介绍信，给旅客登个记什么的，行不行？

甲　试试看吧！比方说，我是旅客，要来住店。

乙　那好办。"过来，过来，介绍信？登记！"

甲　登记表填好了，介绍信交给您了。"同志，请问，我住几号房间？"

乙　"你看你，着什么急？不登记清楚不让进去，谁知道你是什么人？"

甲　有这么说话的吗？旅客远道而来，刚下车船，人生地不

熟，就怕住不上店，心里能不着急吗？"谁知道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反革命！"有你这么接待旅客的吗？

乙　那怎么办？

甲　首先要有满腔热情，见了旅客就象见了亲人。

乙　那好办。（装腔作势地）"哦！我的亲人，我可算把您给盼来了，我们多么希望您来住店呀，您要不来，我们就感到，感到那么，那么难受。"

甲　我听着真够难受的。谁让你那么装腔作势，人家旅客受得了吗？

乙　那行，这回不装腔作势。（似背流水帐）"旅客同志们！为了给广大工农兵旅客提供更舒适的休息条件，提高服务质量，我们保证做到：室内摆布条理化，打扫消毒经常化；桌上没灰尘，地面没垃圾……"

甲　您这是背流水帐哪！地面没垃圾能做到吗？

乙　是啊！这一条我有切身体会，实在没得办法，那，这一条不算。

甲　不算？象话吗！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告诉您，对旅客要真心诚意，热情大方，不卑不亢。旅客来了就手把人家的行李接过来，先请旅客进房间，洗把脸，喝口水，告诉旅客："这就是您的床，您看怎么样？"

乙　那就不登记啦？

甲　登记是制度，决不能含糊。沈大姐常说，人就生活在制度之中，但是为了方便旅客，可以把登记本拿到旅客房间里进行登记。

乙　（对观众）这一着想的真高。（对甲）“得，同志，您就住下吧！”

甲　就这么简单？

乙　那还不简单！

甲　那哪儿行。旅客职业不同，身体状况不同，应该分别对待。比方说，汽车司机来住，您得尽量保证他能睡好，睡不好明天开车出车祸，你负责？

乙　负不了！

甲　那位旅客身体较差，神经衰弱，白天旅途劳累，晚上睡不好觉，明天再上路就顶不住，会影响他继续长征。

乙　那我重新安排他一个房间。

甲　我问您，他同房的那位旅客睡觉打不打呼噜？

乙　这……不知道！

甲　您得知道！

乙　那好，等旅客登记完了，我问一声。

甲　怎么问？“同志，我想问一声：‘您……您睡觉打不打呼噜？’”这象话吗？

乙　那怎么办？

甲　这全靠观察，一般身体肥胖的同志，劳累之后，特别爱打呼噜，您就别让神经衰弱的同志跟他睡一屋。

乙　嗳！我明白了

甲　要是那个投机倒把分子来住店怎么办？

乙　送派出所呀！不就是小矮个儿、贼眉鼠眼、四十多的那个吗？

甲　要是大高个儿、三十多呢？

乙　那就不是呗！

甲　哦，坏人都一个型号、一个模样？

乙　那我问一下："那个，什么，您是不是投机倒把分子？"哦！不能问，得观察，可怎么观察？

甲　一般搞投机倒把的带的东西准多。

乙　哦！东西带得多的就是。

甲　也不能那么说，采购员的东西带的都不少。对了，一般住一两天的不可能是，日子住得长的就可能是。

乙　那要赶上他在这儿治病，日子住得可不短。

甲　那自然不是。

乙　到底谁是？

甲　那个……什么，我也让你问糊涂了。乾脆回头问沈大姐得了。

乙　哟，来住店的了。（迎上一步）"同志，您是来住店的吧？把行李交给我。"

甲　嗨，这是咱们旅店的小王同志。"小王，多少位？"（接条子看）"哦！二十一位。一位山东人，一位河南人，剩下的本地人。哟！（打量旅客）这位……嘿嘿，这样吧，走廊里住十八位。两位北方人睡机动二号。这位，嘿嘿，您住机动一号吧！"

乙　这就不对了，人家一趟船来的，怎么不住一起呢？

甲　当地人都住一起了。

乙　山东，河南的两位客人干吗特别照顾？

甲　人家都是北方人，住一块儿谈话方便。再说，北方人到南方来工作，气候不适应，所以要照顾一下。

乙　那，那位同志身体那么壮实，干吗还特殊照顾，一人住一间。

甲　那是为了照顾大家睡好觉，才让他一人住一间。

乙　哦！他是胖子，爱打呼噜。我把这碴儿给忘了。……哟！又来客人了。

甲　您看，这是咱们店的小刘同志："您背的老太太是什么病啊？"

乙　什么病啊？

甲　"白内障，到扬州治病，有她女儿跟着。"

乙　那还好点儿。

甲　"这得特殊照顾。就安排在机动四号，就手把便盆带过去。"

乙　瞧人家想得多周到。"对了，小刘同志，要有胖子别忘了搁到机动一号去，可以来个'二胡齐奏'。"

甲　"小陆子，多少？小真，小臣呢？要没有特殊照顾的，都安排在走廊加铺上，一共是七十九位。"

乙　现在房间走廊已经全部满员。

甲　又来两位。

乙　怎么办吧？还是女同志。

甲　“你们两位请原谅！”

乙　“对，我们这儿已经客满，到别处找地儿吧！”

甲　“不，咱们这儿从来不挂‘客满’牌。这是从省里派来为石油勘探工人和贫下中农防病治病的，一定要让她们俩休息好，明天好开展工作。”

乙　“可是床位没有了。”

甲　“把咱值班室的床让出来。”

乙　“噢！那咱们俩睡哪儿？”

甲　“桌子上！”

乙　“那……两位请吧，条件差点儿，请原谅。……”坏了，又来了两位。

甲　“真对不起，今天我们客人多点儿，请原谅。……”

乙　“您两位到别处看看。……”

甲　“那哪儿行，咱们是长征路上的加油站，只有让旅客休息好的义务，没有把旅客推出门的权力。”

乙　“那这两位社员同志往哪儿安排？”

甲　“桌子上睡吧！”

乙　“我连桌子也没了！咱俩？……”

甲　“睡板凳啊！”

乙　“嗳！”

甲　“又来一位老大爷。”

乙　“得，让他睡板凳吧！”

甲　“那咱俩呢？”

乙　“睡地板呗！”

甲　“这还行！”

乙　“我早就知道得落到这儿。您看，门外还有一位！”“同志，请进来吧，外头怪冷的。”

甲　“等等，您瞧仔细了。”

乙　“我瞧仔细了，是有一位。您怎么啦，对旅客要主动热情嘛！”

甲　“这个人小矮个儿……”

乙　“贼眉鼠眼、四十多，敢情就是……”

甲　“嘘！您瞧着点儿，我这就给派出所挂电话。……哦！不用了，有民警押着呢！”

乙　“我好容易热情一回还热情错了。”

甲　“得，天也快亮了，干脆，甭睡了，咱俩趁这个机会谈谈心多好。”

乙　“地板都不让睡了。谈心倒是好，可就是下一班船又要到了，咱可实在没地儿了，是不是可以挂‘客满’牌了？”

甲　“那可不行，咱旅店可从来不挂‘客满’牌。”

乙　“要再来百儿八十可怎么办？”

甲　“用沈大姐的话讲：‘没得关系’。慢说是百儿八十，就是千儿八百也‘没得关系’。”

乙　“还‘没得关系’？我看再有本事也‘没得办法’了。”

甲　“您的结论下错了，这都是我们沈大姐做过的事情了。”

乙　“啊？是吗？”

甲　“对了，就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号傍晚，又是下雨又是下雪……”

乙　“到底是下雨还是下雪？”

甲　“雨夹雪，甭提多冷了！咱旅社里住得是满满腾腾，这时候从三阳河工地来了一千四百多名宝应县的水利大军，他们途经樊川要住下，您说怎么办？”

乙　“‘没得办……’不，沈大姐不是说‘没得关系’吗？”

甲　“可咱们全镇才八千人，一下子来了一千四。”

乙　“甭说睡，站也站不下。那就让他们在外头谈心得了。”

甲　“河水都结冰了，风象刀子似的，您说外头冷不冷？”

乙　“是够冷的，那就架上柴禾，点着了来个篝火晚会，倒也蛮有诗意。”

甲　“甭诗意了，就是点上篝火也受不了啊！”

乙　“那我去组织他们开展体育活动，打打球，跑跑步。”

甲　“您说累不累？”

乙　“那就开个跳舞晚会，老跳就不冷了。”

甲　“跳一宿受得了吗？”

乙　“那？”

甲　“这些同志抗严寒，破冰冻，苦战了一冬天，为的是落实党中央‘南水北调’的规划，这会儿又赶了一天的路程，您还不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

乙　“可实在是‘没得办法’呀！”

甲　“沈大姐还是说：‘没得关系’。她提起马灯，走出旅店大门，她到学校借课堂，到机关借礼堂，动员镇上群众支援稻草、铺板、被褥、毛毯。又组织镇上的饭馆一起动手，不仅准备了可口的晚餐，在民工们睡觉之前，每

人还拿到了明天上路的干粮。”

乙 “是吗？我可算服了。”

甲 “比您那个篝火晚会、运动会、跳舞会，怎么样？”

乙 “嗐！就别提了！”

甲 “真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沈大姐啊！”

乙 “啊呀！这回可麻烦了！”

甲 “怎么回事？”

乙 “喜事！也是难办的事！那位解放军同志要生孩子……”

甲 “什么？”

乙 “不是，是他的家属要生孩子，想送县医院，可走到这儿不行了，要生，您说这可怎么办？这可实在是‘没得办法’了。”

甲 “‘没得关系’，照沈大姐的办法办！”

乙 “怎么办？咱们这儿连站的地儿都没了。”

甲 “您快到我家，叫我爱人跟孩子找个地方呆一呆，把房间腾出来，顺便到卫生所赶紧请位大夫来。”

乙 “嗳！”

甲 说时迟那时快，这儿刚把孕妇接到家，一切准备齐全，大夫也赶到了。“您猜怎么着，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小子平安出世了。”

乙 “小小子胖吗？”

甲 “当然胖！”

乙 “那送机动一号去，来个‘三胡合奏’。”

甲 “那么小会打呼噜吗？”

乙 “哦！太小了。对了，我看旅社不挂‘客满’牌，您家里可得挂‘客满’牌了。”

甲 “为什么？”

乙 “再来孕妇，你们家可没地儿生啦！”

甲 “到你们家生啊！”

乙 “到我家生？对，还是沈大姐说得对！”

合 （扬州方言）“没得关系！”

（本篇系与高方正合写，一九七八年于北京）

红 状 元

（对口相声）

甲　听说相声演员知识特别丰富。

乙　也不能那么说，社会知识可能丰富一点儿；可是，不知道的事情也不少。

甲　那么，红状元这个词，您知道吗？

乙　红状元？不知道，我知道状元红——除了茅台、五粮液，还有汾酒、西凤、竹叶青、金奖白兰地、葡萄露、味美思……这都是中国名酒；再有，就是江南的绍兴老酒——有状元红、女儿酒、琥珀、金珀、香雪……

甲　您等等说吧。

乙　怎么了？

甲　您说的是浙江绍兴老酒——状元红啊？

乙　是啊，老酒状元红；据说这种酒产生在战国时期，这些年来又有新的发展；那酒好——纯度厚，香味浓，喝起来美极啦！可有一条，别喝太多了；要是喝多了，就达不到"美酒饮得微醉后，赏花恰到半开时"那种感觉了。

甲　您刚才说的那些——

乙　有点知识吧？

甲　错了！

乙　没错！凡是喝过绍兴酒的都知道状元红——好极啦！

甲　我说的是"红状元"。嗳——这个(用手比胸前披红戴花)……

乙　噢，我明白了——敢情你是不会喝酒，头一回喝，胃里有点儿烧得慌……

甲　您怎么光想喝酒哇?！我说的是披红戴花的红状元。

乙　(若有所思)噢——我懂了，这种故事多了——那是说，喝完了这种酒，进场一考试，得中了状元，要骑马、十字披红，夸官三天；还有，古代大诗人李白喝了这种酒能写出好诗——"太白斗酒诗百篇"——这主要是说明酒好！

甲　(脸歪向观众)这位是酒迷！(对乙)我说，先给您来半斤怎么样?

乙　行啊！再来盘花生米；然后……

甲　别说啦！你还来酒瘾了。

乙　你不是要给我来半斤状元红吗?

甲　嗐！我说的不是绍兴老酒——状元红；也不是封建王朝的状元老爷；是现在的红状元！

乙　您说的是现在的红状元?

甲　啊！瞧见过吗?

乙　没瞧见过。

甲　那您瞧瞧我——

乙　怎么着?

甲　我就是。

乙　您中过状元？

甲　中过。

乙　您经过几次考试，答的什么题目？

甲　经过五年多的考试，答的题目是——“让青春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乙　嗬，考了五年多！您回答的这个题目好；写了几千字？

甲　没写字。我工作五年多来，是由不爱这一行，到热爱这一行，钻研这一行，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题目——一九七八年六月，我们单位选我参加了全国财贸“双学”会议；参加大会那天，给我披红戴花——送到会议地点——我嘛（用京剧小生韵白）——就中了状元了——啊，哈哈哈……

乙　嘿，要开戏！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您做的是新社会的新状元。

甲　对，这是党的培养，大家的帮助；我还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乙　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种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所以，出现了成千上万个英雄模范——可以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哎！您是哪一行？

甲　我们这行工作，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贡献。

乙　噢，您的工作一定很了不起。

甲　不能那么说；只能说——岗位是光荣的；工作是平凡

的；意义是重大的。

乙　您说具体点儿，到底是哪一行？

甲　废品收购。

乙　好家伙！说这么热闹，敢情是收破烂儿的？！

甲　看来您挺羡慕我们这行。

乙　收破烂儿有什么可羡慕的？我跟您说：三百六十行——不包括你们这一行。

甲　这么说你是瞧不起我们这行？

乙　也不是瞧不起，过去我根本就没好好看过；不就是收破烂儿吗？

甲　收破烂儿？现在跟旧社会收破烂儿可不一样。

乙　是呀，旧社会收破烂儿也不一样啊——有的地方摇铃；有的地方吆喝；北京叫"打鼓儿的"——（学）"碎玻璃我买；破铜烂铁我买——"；天津叫"唱破烂儿的"——（学）"烂的卖——"

甲　这位记性还挺好。最近，您听我们吆喝了吗？

乙　最近没有，那还是我小时候听过——（学）"烂的卖——"

甲　别吆喝啦！现在，我们废旧物资收购工作跟过去大不一样了——有收购站、收购点，还有门市部；其实，您是不懂废品收购这行工作的重大意义。

乙　懂——收破烂儿对环境卫生有好处——把家里的破烂儿卖了，屋里院里整洁了，不就得了吗？

甲　您哪，是坐井观天——眼界太小。

乙　我呀？

甲　告诉您吧，废品收购有四大意义：

乙　四大意义？

甲　第一：废品收购，是贯彻毛主席的勤俭建国的方针；你懂吗？

乙　我……

甲　第二：可以使废旧物品，变无用为有用，变一用为多用，促进生产，发展经济；你懂吗？

乙　我……

甲　第三：培养人民勤俭持家的好品质，也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内容；你懂吗？

乙　我是说……

甲　第四：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有利于人民的身体健康；（大声地）你懂了吗？

乙　吓我一跳！

甲　一句话——你对我们这行是：不重视；不关心；不相信；不看起。

乙　什么叫"不看起"呀？

甲　就是看不起！刚才您说："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说过没有？

乙　（吞吞吐吐地）我说过。

甲　你是怎么说的？

乙　我是——用嘴说的。

甲　可是，你的思想里却对我们收购废品这一行——不重视；不关心；不相信；不看起。

乙　就是“看不起”。

甲　（指乙）实话出来了。

乙　我呀！

甲　要是说起来，这不是你一个人；社会上有这么一种人——在分配工作的时候，总想找个“理想”的——

乙　怎么才叫理想哪？

甲　就是：工作环境干净点儿；上班时间随便点儿；活儿干得少一点儿；工资得的多一点儿。

乙　这“四点”哪儿找去？！

甲　你有这种“理想”没有？

乙　可能有；可是我从来没说过——什么干得少一点儿；工资得的多一点儿。

甲　所以叫“思想里”嘛！

乙　即使有点儿也没那么严重。

甲　那为什么不到我们废品收购公司去工作？

乙　我……

甲　（急接）为什么收到废品公司的通知，哭鼻子？！

乙　我多会儿哭鼻子啦？

甲　你没哭，那就是我哭啦。

乙　多会儿？

甲　那是五年多前的事儿了：有一天上午，忽然听到我们家门外喊：“报纸；信！”我跑到门口接信一看：是我的；谁给我写的哪？——一定是分配工作的通知来了——我打开一看——

乙　这个高兴啵！

甲　我就哭鼻子喽。

乙　哭了?！信上是怎么写的？

甲　——“请于五月一日前到市废品回收公司报到”——收到这么一个通知，我能不哭吗？——没想到当了废品收购员儿——就是让我到废品收购公司也行，别当收购员儿啊！

乙　你想干什么？

甲　当司机。

乙　会开车？

甲　我还没学哪！

乙　那怎么当司机呀？

甲　不然，当个经理啊。

乙　啊！？刚参加工作就当经理？没那事儿。

甲　要不，当个秘书也凑合。

乙　甭凑合啦！废品公司没有秘书。

甲　“理想”——全破灭了——就剩下废品收购员儿了（哭）……

乙　别哭了！

甲　我爸爸一看我情绪不对，接过信一瞧：心里明白了……他说：“大伙先吃饭，吃完饭全家开个午会。”

乙　怎么，吃完饭要跳舞哇？

甲　没跳舞，就是开一个给我解决思想问题那么个会。

乙　怎么叫“舞会”哪？

甲　中午开的。

乙　那要晚上开，就叫"晚会"？

甲　会上，我爸爸说：

乙　你爸爸怎么说的？

甲　"大家知道，咱们穿的用的都有一个从新到旧、从好到坏的过程；看起来这些旧的坏的东西不能穿了用了，可是咱们可以回收整理，经过加工再利用起来；就连吃剩下的骨头也不能乱扔——乱扔会生害虫，传染疾病；所以，骨头也回收加工——做成许多有用的东西；你说，没有废品收购这一行，行吗？"

乙　不行，这行挺重要。

甲　我妈也说了："你想想：人家老头子干了多少年啦——整天推着小车儿下街喊：'收废品的来喽——'男女老少谁不欢迎啊？他工作的那一片有多干净——大伙都管他叫'卫生大叔'；你呀，好好儿接你爸爸的班——哪怕当个'卫生小子'也好啊。"

乙　卫生小子？头一回听说。

甲　"啊，要不——当个'卫生大哥'也行啊！"

乙　唉，当个"卫生大舅"更好啦。

甲　全家人你一句他一句，都说我的思想不对头；我也没办法——拿着通知报到去吧。

乙　是得去！要不，该说你"挑肥捡瘦"了。

甲　去是去了，我思想并没通。

乙　还有什么不通呢？

甲　反正不干不行，那就干吧；最好把我分到离家远一点儿的收购站去。

乙　你干吗不离家近一点儿啊？

甲　我要是当经理、秘书，可以离家近一点儿；废品收购员儿，离家越远越好，省得碰到熟人……嗨——你猜怎么着——领导上偏把我分到家门口儿了！

乙　怕什么有什么；那是领导照顾你。

甲　来到收购站——第二天我们站长——也是我的师傅——带着我，推着小车下街道了。

乙　那就开始营业吧。

甲　你瞧我们站长：从车上把回收破烂儿的麻袋卸下来，把钱盒放好了——又是摇铃又是喊："收废品的来啦！"

乙　你也喊哪。

甲　我喊什么？

乙　（学）"收废品的来啦！"

甲　我赶紧躲开了。

乙　干吗躲开呀？

甲　不躲开怎么着？

乙　帮着过秤、收货、给钱哪！

甲　我会吗？

乙　不会也得盯着呀！

甲　拿我也当"废品"怎么办？

乙　啊？！

甲　不是——拿我也当废品收购员儿怎么办哪？

乙　你不是收购员儿吗？

甲　压根儿我就没想当收购员儿；他们非让我当，我就成了收购员儿啦？

乙　绕哄了半天，还是不想当收购员儿啊！

甲　可是我刚来，什么都不会，只能在旁边看，能算收购员儿吗？

乙　那算什么呀？

甲　“观察员”！

乙　怎么当“观察员”呢？

甲　我离废品收购车远一点儿。

乙　有多远？

甲　十来米。

乙　干吗离那么远呢？

甲　省得人家把我也当收购员儿呀！

乙　思想没通。

甲　干了半个月，一下街道，我就站得挺远——当“观察员”。

乙　都半个月了，还当“观察员”哪？！

甲　你嚷嚷什么？连我师傅都没说我。

乙　人家那是臊着你，叫你自觉哪！

甲　没那事儿！有一天，还请我到“废旧物资回收加工成就展览会”去“观察”哪！

乙　那叫参观。

甲　别人可以叫参观，我得叫“观察”。因为我是“观察员”。

乙　你不难为情啊？

甲　还别说，到那儿一看，我就难为情啦。

乙　怎么？

甲　那天，我爸爸和我师傅都去了——敢情他们是老伙伴儿，心里有数儿。

乙　这是要给你做思想工作。

甲　没有！我们就在展览会上转悠一上午——边看实物，边听介绍；我爸爸和我师傅——老哥俩说了一句话——把我给"震"啦。

乙　"震"啦？

甲　就是我受震动了。

乙　这么个震啦！他们说什么来着？

甲　"瞧瞧！这些工业、生活上有用的东西——都是咱们收上来的废旧物资做出来的——"

乙　有些什么呀？

甲　简单地说：就是经过我们回收上来的各种废旧物品——经过整理加工——变成了那么多有用的东西——太惊人啦！真是太"震"啦！

乙　又"震"啦；您能不能说几样儿我听听！

甲　可以呀！不过你得站稳喽！要不找个东西扶着——

乙　干吗呀？

甲　我怕把你震趴下！

乙　嗐！至于吗？

甲　就说钢铁一项——一九七七年全国回收废钢铁——一千三百八十万吨——经过回炉炼钢——能造"东方红"

牌拖拉机一百七十万台。

乙　哎呀！这数字太大啦！

甲　是不是要趴下？

乙　谁呀——我是惊讶这个数字；那要是造自行车呢？

甲　能造三亿八百多万辆。

乙　全国两个半人就有一辆——嗬！这要是进行自行车比赛，得从北京到广州。

甲　回收废钢铁——只是我们工作中的一项；废旧物资回收——一共有三十多类、一千多种；比如说：您这鞋底是什么的？

乙　塑料的。

甲　穿坏了怎么办？

乙　扔啊。

甲　别扔！我们收。

乙　有用吗？

甲　有用——经过加工又可以做鞋。

乙　我问问你：一吨废塑料能做多少双凉鞋？

甲　两千双。

乙　两千双？！

甲　对！你们家几口人？

乙　五口。

甲　就算一个人一年穿两双鞋——够你们家里的人穿二百年的！

乙　二百年？那我们家三代都够啦！

甲　您哪，以后有什么坏的、破的东西别扔啦！

乙　那象碎玻璃、破瓶子——

甲　我们收——一吨碎玻璃可以生产十五箱好玻璃；你们家住几间房？

乙　三间平房。

甲　你把它拆了！

乙　干吗呀？

甲　用十五箱玻璃盖房子——连顶子都使玻璃——也用不了。

乙　那我这屋子成暖窨啦？

甲　反正这么说：破烂儿您别扔——都有用。

乙　那破布条儿、烂袜子、废麻袋、用不着的废纸——

甲　那是造纸的好原料啊！就拿北京市来说：七七年用回收的破布、废纸、烂衣裳造纸——占造纸原料的百分之七十——节约了大量的木材、火碱和电。

乙　照您这么一说，什么全有用？

甲　有用！就拿您说吧，您这头发要是留长了——

乙　我就梳小辫了。

甲　那更好啦——出口一吨长发，可以换回一百多吨化肥。

乙　这点很遗憾：我不仅没梳过小辫，一个月还得推两回头。

甲　那好啊——推下来的短头发也有用。

乙　噢，短头发也有用？

甲　甭说短头发，就是头发茬儿也有用——可以做成化学

药品——“脱胺酸”、“精胺酸”。就是您每天早晨洗完脸梳头，掉下来那一撮儿——留着——卖给我们——这么一来，您这个脑袋就成无价宝啦！

乙 我这脑袋可不卖！

甲 我们也不收这玩艺儿！

乙 什么叫这玩艺儿啊？！

甲 再说，您的骨头——

乙 我这把老骨头也值钱？

甲 我是说您爱吃骨头——

乙 啊？

甲 带骨头的肉。

乙 那叫排骨！

甲 对，排骨——凡是吃剩下的牛的、羊的、猪的骨头都别扔！

乙 有什么用？

甲 经过加工——可以做成明胶、骨胶、骨油、骨粉。

乙 您说说：明胶和骨胶有什么用？

甲 可以做胶囊，做墨汁、照像纸、电影胶片；就连纺织印染、砂纸、砂布，糊火柴盒都用它；我这么说吧：工业、国防和生活用品——有三十多个行业——一千多个品种都用它。

乙 那骨油干什么用？

甲 做肥皂。

乙 骨粉？

甲　做鸡鸭的饲料——对增强骨胳有好处——您要是缺钙也可以吃点儿。

乙　等我得了软骨病再吃吧。

甲　反正这么说吧：无论工厂、商店；城市、农村；机关、学校；家庭、街道，凡是用坏了的，穿破了的，吃剩下的——卖给我们——变废为宝。

乙　听您这么一说，你们这一行真了不起——跟各个单位有关；跟每个家庭有关；跟国家建设有关；贡献真大呀！

甲　正因为这样，废旧物资回收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在展览会上——挂着一幅敬爱的周总理在一九五八年七月给我们废旧物资回收行业的题词——

乙　怎么写的？

甲　——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废品收购，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

乙　周总理的题词，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思想，阐明了回收和利用，废和不废的辩证关系。

甲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也非常关怀我们这行工作，指示我们要十分重视综合利用，变废为宝。

乙　你们的工作太重要啦！

甲　所以，这些年全国各地的废旧物资回收事业都有很大发展，收购站、收购点到处都是。

乙　这我知道，我们那条街就有。

甲　自从看了展览会，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下决心，接好我爸爸、我师傅他们的班，热爱这一行，钻研这一行——嘿——还别说，心里一开窍，劲头就来了，办法也多了；不论居民有什么困难，我都能把废品收上来。

乙　比如说，我们那一片儿搞环境卫生——

甲　我事先和居民委员会联系好了，到时候我蹬着平板车，把居民搞卫生清理出来的废品收上来——这叫"及时收购"。

乙　行。那我是双职工，白天全上班，没空儿卖破烂——

甲　没关系呀！我晚上来——这叫"灯下收购"。

乙　我是瘫痪病人，家里有点破烂儿；我下不了床——

甲　叫您儿子送到收购站啊！

乙　儿子出差啦！

甲　叫媳妇来！

乙　媳妇上党校啦！

甲　叫您孙子去呀！

乙　想得真周到——叫孙子去多好哇——

甲　是啊。

乙　孙子——还没生哪！

甲　这不要紧，我到您家去收购。

乙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甲　不知道！您住哪儿？

乙　这个——

甲　啊？

乙　——不告诉你！

甲　您这是出难题儿啊！

乙　对。你是“状元”嘛！看你怎么做这个“文章”？

甲　这您难不倒我；而且，在我的工作中有一条——凡是有困难的居民，都是重点照顾对象。

乙　你不知道我住哪儿，怎么照顾啊？

甲　我挨门挨户打听——您家住在二十一单元二楼二号！

乙　真叫他找着啦。

甲　我来到您家：“大娘！您身体好点啦？”

乙　我成大娘了：“哟！是收购员儿啊，快坐下！你看我动不了，还麻烦你跑一趟！”

甲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以后，您甭为卖破烂儿操心了，过几天我来一趟，保证您家不存废品——干干净净的！”

乙　“小伙子！我家里就这么点破烂儿，别叫你总跑腿啦！”

甲　“大娘！您别看这一块废铁，一团烂纸，一堆碎布，一双破塑料鞋，一根骨头，一把头发——我们回收起来都能变废为宝——既能为国家积累资金；又可以为每个家庭增加收入！”

乙　这道理说得真透！

甲　“大娘！光是上海市——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给国家上缴的利润就有六亿两千多万元。”

乙　“哟！一个市就这么多，要是全国还不‘老鼻子’啦！”

甲　“所以说，我们这行工作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

乙　“好处太大了！”

甲　“可是，有人还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打鼓儿的’；‘喝破烂儿的’——还吆喝哪——（学）‘烂的卖’……”

乙　这是说我哪！您别生气！过去，我对你们这行是：不重视；不关心；不相信；不看起——就是看不起。刚才听您这么一说，使我也开了窍儿啦！从今以后，来个思想大转变——尊重你们这一行；支持你们这一行。对了，我回家马上做一个废品集存箱——把家里的废纸、破布、剩骨头，还有酒瓶子——

甲　还没忘了酒哪？

乙　这也属于废旧物品嘛——都存起来；过些日子往收购站送一趟，尽一点支援国家建设的心意。

甲　太好啦！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您对我们这一行由看不起到支持——这种思想上的飞跃，真应该表扬。对了，我会写毛笔字——明儿个我写四个字送给您——写什么呢——

乙　“思想进步”。

甲　没有诗意！

乙　还要有诗意！那就写：“思想转变”？

甲　得找一个成语——把您看不起到支持我们这行的意思表达出来——

乙　“思想转变”不很好吗？

甲　跟我们这行连不上啊；跟您这个人也连不上……哎！

有个现成的给您挺好——

乙　哪一句？

甲　“变废为宝”！

乙　嗐！

（本篇系与陈文清、宋家玲合写，一九七八年七月于北京）

戏剧杂谈

（对口相声）

甲　我是戏剧家。

乙　啾，您喜欢戏剧？

甲　嗯，戏剧专家。

乙　啾，还是专家？

甲　怎么你不知道？

乙　没听说过。

甲　大家常提嘛，说："专家来啦"。那就是说我。

乙　啊！那就是说您哪？

甲　嗯，从小儿我就喜欢戏剧，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儿就去看戏，学几手儿回来就唱。（动作）

乙　在哪儿唱啊？

甲　教室里唱。

乙　在教室里唱戏？

甲　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有几个小同学给我当配角儿，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乙　还喜欢你哪？

甲　啊，对我非常注意，每天都叫我罚站。

乙　是得罚站！

甲　说我太淘气啦。后来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儿，每逢假日我就去看戏，学校要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乙　您喜欢艺术。

甲　最怕考试，一考试就得弄“小抄儿”。（动作）

乙　要不弄小抄儿哪？

甲　那就不及格啦。

乙　平常不用功嘛。

甲　可也分考什么，考音乐、唱歌儿，我准得一百分儿。

乙　要考别的哪？

甲　那就坏啦，历史、地理顶多六十分儿。

乙　好嘛，将将及格。

甲　算术最糟糕。

乙　考多少？

甲　三十分儿。（打手势）

乙　三十分儿？（手势）那不及格呀。

甲　是呀，后来大学就毕业啦。

乙　（对观众）这位还大学毕业哪。

甲　大学毕业以后我就从事戏剧工作，一直到现在我研究戏剧这么五十多年，我对于戏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乙　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甲　五十多年。

乙　五十多年？

甲　我对于戏剧……

乙　您等等儿，您今年多大岁数？

甲　四十二。

乙　四……

甲　所以呀……

乙　别说啦！

甲　啊？

乙　你今年四十二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五十多年哪？

甲　啊，是呀，它这个，就这差点儿。

乙　差点儿？差多啦！

甲　是呀，你听着奇怪啊？

乙　啊。

甲　是嘛，连我都奇怪。

乙　这象话吗，你自个儿说的你还奇怪！

甲　这倒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个四十二岁的人为什么研究五十多年哪？

乙　是呀。

甲　好象你听我这话，啊，有点矛盾？

乙　哎。

甲　对啦。

乙　对啦？

甲　矛盾是可能产生的，并且应该存在的。任何（乙愣）一个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这个矛盾统一起来，否则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这是个法则问题喽！你不懂啊。

乙　我没问你矛盾问题，我问你四十二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五十多年？这笔帐儿我算不上来。

甲　你慢慢儿算吧。

乙　我慢慢儿算？

甲　不，我给你算，我研究京戏是七年。（手势）

乙　七年。

甲　研究话剧是八年，这是多少年？

乙　七年加八年十五年。

甲　嗯？

乙　七八一十五嘛。

甲　七八五十六哇。

乙　啾，乘法呀？

甲　怎么你按加法算啦？

乙　可不加法吗。

甲　所以你就搞乱喽！

乙　我搞乱啦？难道乘法跟加法你都弄不清吗？

甲　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三十分儿。（手势）

乙　你这算术连二十分儿都不值！

甲　这是说笑话儿，我研究戏剧才十几年。

乙　啾，研究的怎么样？

甲　还不错，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乙　什么博士？

甲　戏剧博士。

乙　不简单哪！

甲 当然啦。

乙 那您得写论文哪？

甲 对呀，博士论文嘛。

乙 发表了吗？

甲 发表了。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四万余言，费了三个月脑筋。发表以后被那些大戏剧家们称为盖世奇文。哈哈……

乙 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甲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乙 嗐！戏剧与水利有关系？

甲 有密切关系，唱戏唱时间长了必须得喝点儿水。

乙 那个水利呀？

甲 这是一般戏剧家没有想到的问题，被我发掘出来喽。

乙 就是饮场。（台上喝水，同行术语叫饮场）

甲 不，我还分析了很多问题。

乙 什么问题？

甲 比如京戏和话剧同是舞台剧，可是在处理上却有很多不同。

乙 都有什么不同？

甲 道具就不同。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要四堂道具，短一样都不行。

乙 那是呀，应用的嘛。

甲 过去演京戏就简单，三张桌子几把椅子完全代替啦，这桌子用处大啦。

乙　桌子还能当什么用？

甲　那边儿搁把椅子，这边儿搁把椅子，从上边儿走过去，这就是个桥。

乙　啾，当做桥。

甲　“待我登高一望”。（京戏韵白）往桌上一站。（模仿京戏动作）

乙　这是什么？

甲　这就是个高坡儿。“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儿上桌子一站，（模仿京戏花脸登山远眺动作）这就是山。

乙　山。

甲　三张桌子“摞”起来，一个跟头翻下去。

乙　这是……

甲　房。

乙　房？

甲　这房可比山高。

乙　啊！房倒比山高？

甲　为了突出翻跟头的技巧。

乙　啾。

甲　这是京戏和话剧不同的地方。

乙　那么还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甲　布景，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就是在台上搭个房子，后墙留下来给观众看。

乙　那么这房子的门儿哪？

甲　多是在后边儿，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儿——“请进

来"。拉门儿进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啦，出来进去都走门儿。

乙　那么京戏哪？

甲　有大幕就行啦，不论什么人物都是从边幕那儿遛达出来。

乙　遛达出来？

甲　唉，那儿叫上场门儿。

乙　啾。

甲　每个角色都有出门亮相儿，比如赵云出场。

乙　长靠武生。

甲　哎，是这样儿：(京戏韵白)"赵云进帐！""来也。"(四击头，学上场亮相)你看，这多漂亮。要用立体布景就麻烦啦。

乙　怎么？

甲　这弄个门儿，让他开门，出来再亮相儿没劲啦。

乙　不行吗？

甲　你看着："赵云进帐！""来也。"(四击头，故作忙乱，加开门动作，亮住)

乙　行啦，别亮啦！

甲　亮出来也不好看啦。

乙　京戏不用门。

甲　可有时候台上要描写个门，没有怎么办？

乙　啊？

甲　到必要的时候儿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儿来。

乙　抓出个门儿来？什么戏有这动作？

甲　《三娘教子》，老薛保一看天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是这样：（学衰派老生走法，做开门出门的动作，边念边做）“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待我出门去看。”注意啊，要抓门啦，（边说边做）上扦关儿、下扦关儿、拉开、门分左右、撩大带、迈门坎儿、走出来、再瞧后边儿。

乙　怎么样？

甲　什么也没有。

乙　是这样儿。

甲　特别需要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搬把椅子搁那儿就算个门。

乙　什么戏拿椅子当门？

甲　《乌龙院》，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儿一坐，就是个门；《武家坡》进窑那点儿，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乙　啾，就是跑坡那点儿。

甲　哎，是这样儿：（学青衣、老生动作，边唱边做）“前面走的王宝钏”，“后面跟的薛平男”，“进得窑来把门掩……”（平贵拴马转身，看，愣住）

乙　怎么啦？

甲　进不去啦。

乙　那就是门嘛！还有什么不同？

甲　吃喝也不同，话剧和电影是真吃真喝。有时候你看电

影里吃饭，那都是真吃，一顿饭不定吃几回哪。

乙　怎么？

甲　拍电影麻烦极啦，一个镜头不定拍几次。拍吃饭镜头，饭菜都摆好了，导演一看，齐备了，喊一个："预备，开始。"演员赶紧吃；导演一看表情不对："停住，重吃！"

乙　还得吃？

甲　拍几回就得吃几回，要不怎么电影演员差不多都有胃病哪，那都是吃的。

乙　啊？

甲　可也不一定。

乙　根本不是。

甲　喝酒也是真喝，拿起酒杯来："同志们，祝你们健康，我们再干一杯吧。"（喝酒动作）

乙　唉，真吃真喝。

甲　京戏里也有吃喝场面，一表而过："酒宴摆下！"其实什么也没有，每人一个木头酒杯、木头酒壶，一斟就满啦："请。"（学念曲牌子，边念边做）"告辞了。"

乙　怎么样？

甲　饱啦。

乙　吃什么啦，就饱啦？

甲　什么也没吃就饱啦。

乙　他怎么不真吃哪？

甲　真吃就没意思啦，真来四个菜一个汤？

乙　啊。

甲　来个香酥鸡，来个红烧海参。

乙　啊。

甲　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

乙　吃。

甲　吃完啦，嗓子也哑啦！甭唱啦！

乙　……

甲　再者说，观众买了戏票是来看艺术的，不是来看吃饭的，要看吃饭的就甭买票啦，到食堂那儿瞧去。

乙　没瞧那个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不同？

甲　哭笑也不同。京戏的哭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儿，老生一哭："唉，娘啊……"

乙　对。

甲　青衣、花旦是这样儿："呃……呀……"

乙　是这样儿。

甲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乙　马路上？

甲　马路上要是过个出殡的没人哭吗？

乙　那有。

甲　还是的，他不能象戏台上那样哭，要那样哭成什么啦？艺术性的出殡？

乙　啊？

甲　你想啊，几个人抬着棺材，孝子打着幡儿，孝子看着棺材一难过："唉，娘啊……"后边儿那几位妇女都"呃……呀……"

乙　嘿，这倒热闹。

甲　热闹？要这样儿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乙　卖票！买票瞧出殡的？

甲　电影话剧的哭跟京戏就不同，也不能真哭和大哭。

乙　怎么哪？

甲　那样儿会破坏艺术效果。

乙　大哭不是显着真实吗？

甲　那是生活的真实，不是艺术的真实。你要是大哭，悲剧也能演成喜剧。

乙　怎么？

甲　人家看着可笑哇，电影里这样儿哭："二大爷啊……"这叫什么艺术哪？

乙　没那么哭的。

甲　你看过电影《白毛女》吗？

乙　看过。

甲　喜儿哭的很简单，可是观众心里都很沉闷。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感情真实。一个演员演好一个人物要花很多劳动，所以现在的电影、话剧都那么好。

乙　过去哪有这么好。

甲　我小时候看那电影，人走道儿还哆嗦哪。（动作）

乙　那还是无声的哪。

甲　有声的也不行，说话有一种舞台腔，还有的人，形式主义地表演，他那哭你看着可笑。

乙　哭的可笑？

甲　一哭是这味儿："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儿颜色你就死去啦，苦命的妈！嗷，妈！"完啦。

乙　完啦？这是不真实。

甲　这还是男的。

乙　那么女的哪？

甲　更受不了啦，哭的时候就那么"嗷"的一声。

乙　怎么样哭？

甲　是这样：（动作）"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心里太难过了，我的精神太苦恼了，嗷！——"

乙　怎么啦？

甲　哭啦。

乙　真受不了。

甲　还有擦眼泪，看着也别扭。

乙　怎么？

甲　眼泪是由眼眶出来，应该擦眼窝儿呀，她们不是。

乙　擦哪儿呀？

甲　擦鼻子下边儿。

乙　怎么擦？

甲　哭的时候："嗷，嗷……"（动作）

乙　（对观众）是这样儿。

甲　眼泪刚流出来她不擦，在半道儿上等着它。

乙　啊？跟眼泪定约会啦？

甲　大概是在上边儿擦比较分散，到下边儿集合好了一块

儿擦。

乙　没听说过。

甲　她就这么擦嘛。

乙　那么她为什么不擦眼窝儿哪？

甲　也许有困难。

乙　有什么困难？

甲　那阵儿化装抹黑眼窝儿，大概怕揉坏了，要这样儿擦："嗷，嗷……"（用手背擦揉）擦完了你再瞧。

乙　好看啦。

甲　成熊猫儿啦！

乙　嗐！更难看啦。

甲　这是哭的不同。

乙　那么乐哪？

甲　也不同。话剧、电影的乐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京戏的乐就要夸张，你看那小生乐："哈哈、啊哈、啊哈……"

乙　好听。

甲　只有台上，台下没人这样儿乐。

乙　怎么？

甲　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乐了吧，要都那样乐受得了吗？

乙　全场观众都那样儿不行。

甲　有一位也不行。那位在台下听相声："有意思啊！"（学京戏小生乐）"哈哈、啊哈、啊哈……"

乙　这位乐啦。

甲　别人受得了吗？

乙　对。

甲　这是哭笑的不同。

乙　还有什么不同？

甲　走台步儿也不同。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也穿厚底靴子，走起来多是直步儿，京戏是迈方步儿。

乙　走八字儿？

甲　哎，（转身退回约两米学走台步）这样走起来很美，可只能限于舞台上，在马路上也不行！

乙　在马路上这么走也好看哪。

甲　好看管什么？

乙　美呀。

甲　咱们这儿散场以后，观众回家都这么走，（学台步）天亮也到不了家。

乙　好嘛，得住外边儿。

甲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儿迈方步，连马走道儿也迈方步。

乙　啊？怎么马也迈方步儿？

甲　唉，舞台上不能用真马，就是一棵马鞭儿。上马以前那样儿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儿走。

乙　你学学什么样儿。

甲　是这样儿：（京剧韵白）"家院，带马！"走过来，接鞭儿、攀鞍、认镫、骗腿儿、骑上、再瞧这马。

乙　走……

甲　还是这样儿，这匹马保险，摔不着。

乙　这是骑马？

甲　还有坐车。

乙　戏台有真车吗？

甲　没有，就那么两个旗子。

乙　那叫车旗。

甲　推车的人站在旁边儿举着（平端）旗子，上车的姿势满好看。（学唱"摇板"）"辞别贤妹上车辆。"（边唱边做，上车）一扶这旗子，这就算坐车啦，可是还得自己走。

乙　哎，车没底儿，马没腿儿嘛。

甲　完全靠着演员的动作引起观众的联想。

乙　这种方法很好。

甲　其实这些动作全是从生活里边儿来的，经过加工美化成为京戏的舞蹈动作，你看生旦净丑出场都是那么美。

乙　哎，有一套程式。

甲　就拿老生说吧。

乙　文的武的？

甲　袍带老生，一出场是这样："嗯哼……"（学袍带老生出场、正冠、捋髯、抖袖、端带等动作）

乙　（念小锣"冒头"对观众）这是端带，抖袖，这是正冠、捋髯、上步儿，（对观众）您看多稳哪。

甲　哎，看这玩艺儿着急不行，你有什么急事他也得慢慢儿走。这是老生。

乙　那么小生哪？

甲　比这还美。

乙　不也是迈方步吗？

甲　步子大，迈步亮靴底儿。比如《玉堂春》里那小生。

乙　王金龙？

甲　哎，出场是这样儿。

乙　（念小锣“冒头”）（对观众）您看，抖袖是一只一只来，正冠、捋髯……

甲　啊？

乙　（急悟）这没胡子。

甲　你看这姿势多美！

乙　嗯。

甲　（对观众）哪位带着相机可以照一个。

乙　干吗呀？

甲　留作参考资料。

乙　行啦！别照啦。

甲　美呀。

乙　小生最美？

甲　不，最美的是花旦。

乙　嗷，这么说唱花旦不容易。

甲　现在好啦，现在都是女演员扮演；过去是男人唱花旦，那可不容易。你想一个男人要扮一个女的，让人看着哪点儿都象就不容易。

乙　对。

甲　不是哪个男人都可以唱青衣花旦，你得够条件儿。

乙　什么条件儿？

甲　首先说体格儿得长的漂亮、窈窕，线条儿得好。

乙　您看我这线条儿怎么样？

甲　不行，粗线条儿。

乙　面形哪？

甲　面形也得漂亮，男人唱花旦都是小白脸儿，您这小黑脸儿不行。

乙　我的条件差。

甲　我要唱花旦还行。

乙　㗏，你够条件儿？

甲　唉，不过现在看着还差点儿。

乙　怎么？

甲　我没化装，也没穿戏装，看着还不是那么特别美，可是也不错啦。

乙　谁说的？

甲　你看我摆一姿势，（做一花旦造型）你看，象不象张君秋？

乙　谁？

甲　君秋。

乙　我看你不象君秋。

甲　有点儿象素秋？

乙　象泥鳅！

甲　象泥鳅干什么？扮出来就漂亮啦，你看我这个头儿不高不矮中等身材，小腰儿多窈窕。

乙　还窈窕哪？

甲　面形都合乎标准条件儿。

乙　什么条件儿？

甲　唱花旦非得这样儿不可：长瓜脸儿，尖下巴颏儿，高鼻梁儿……

乙　大眼睛。

甲　我就眼睛小点儿！

乙　是不大。

甲　唱花旦眼睛很重要，花旦出场两个眼睛滴溜乱转，显着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有的花旦还需要来个"飞眼儿"。

乙　"飞眼儿"？

甲　文字形容叫秋波流慧。

乙　秋波流慧？

甲　您瞧他这个，（指乙眼）迎风流泪！

乙　到我这儿全不行！

甲　你看我学一个花旦出场用眼睛的地方。

乙　什么戏？

甲　《鸿鸾禧》的金玉奴，出来念四句白，扔手绢儿，拿眼那么一飞，你就看出我的眼睛漂亮啦。

乙　你来来。

甲　（退到上场门外，做花旦准备出场动作）"啊哈，青春整二八，生长在贫家，绿窗深寂静，空负貌如花。"（动作）

乙　哎呀！真有意思。

甲　你看怎么样？

乙　好。

甲　就拿眼睛这么一飞，（对观众）您别瞧我这眼睛小点儿，它有神。

乙　嗯，眼小神足。

甲　唱花旦非得眼神足不可；眼睛有毛病的人不行。

乙　什么毛病不行？

甲　什么毛病都不行，近视眼都不行。

乙　近视眼怎么不行？

甲　近视眼怎么唱花旦？把镜子摘下来，这样儿：（学近视眼）唉，这儿有近视眼的同志可别不高兴，我说的是唱花旦近视眼不行，不唱花旦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乙　对啦，没关系。

甲　真是这样儿，近视眼唱花旦，把镜子摘下来，两眼这样儿。（学近视眼）

乙　这眼神要飞……

甲　飞出去回不来啦！

乙　跑啦？

甲　你不信我学一个近视眼唱花旦，也来这飞眼儿，困难就大啦！

乙　你来来。

甲　你瞧着啊，（退到上场门，做花旦准备出场动作，学近视眼）"啊哈。"（出场，拭擦着迈步）

乙　（念小锣"冒儿头"）台、台、台……往前走哇！

甲　怕掉台下去！

乙　（自言自语地）这不要命吗！

甲　“青春整二八，生长在贫家，绿窗深寂静，空负貌如……（扔手绢儿没接着，飞眼儿）花。”

乙　别飞啦！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戏剧与方言

（对口相声）

甲　做一个相声演员不容易，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乙　这个条件容易，谁不会说话呀？

甲　说话跟说话不同，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使对方领会了就行啦。

乙　那么说相声呢？

甲　就得用艺术语言。相声主要靠着语言表达。我们说的是北京话。

乙　是呀。

甲　可是外埠观众也听得懂，因为我们说的北京话，接近普通话，不是北京土话，是精炼的北京话。经过了提炼，经过了加工，并且，经过了消毒！

乙　消毒？

甲　啊。

乙　语言里有什么毒哇？

甲　你不懂语言学，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既然有不纯洁和不健康的，就有有毒素的。

乙　噢。

甲　我们的话（对观众）您放心听，管保中不了毒！

乙　中毒？那哪儿能啊？相声的台词儿，语言得精炼。

甲　相声语言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而逻辑性强。

乙　哎。

甲　地道的北京土话说起来罗嗦，什么名词、副词、代名词、感叹词用得太多！

乙　那您举一个例子，罗嗦的北京土话怎么说？

甲　比如说，哥儿俩，住在一个院里，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夜间都睡觉啦，忽然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啦，两个人一问，一答，本来这点儿事讲几个字就能解决，要用北京土话能说得罗哩罗嗦一大堆。

乙　那怎么说？

甲　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啦："哟嗬！"

乙　"哟嗬？"

甲　啊！先来感叹词。

乙　好嘛。

甲　"哟嗬！那屋'光当'一下子，深更（音经）半夜，这是谁出来啦？一声不言语，怪吓人的！"

乙　嗬！这一大套。

甲　回答得更罗嗦啦："啊，是我，您，哥哥，您还没歇着哪（睡觉的意思）？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您的吧，您甭害怕，您哪。"

乙　这是比那个罗嗦。

甲　这位还关照他哪："深更半夜的穿上点儿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喽。"

乙　嗬！

甲　"不要紧的，哥哥，我这儿披着衣裳哪，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吧您。"

乙　这够多少字啦？

甲　三百多字。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个事，把它分成四句话，用十六个字。

乙　一句话用四个字？

甲　哎。

乙　您说说。

甲　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啦："这是谁呀？"

乙　嗯，四个字。

甲　回答也是四个字："是我您哪。""你干吗去？""我撒泡尿。"

乙　嗯！这省事多啦。

甲　还有比这省事的呢。

乙　哪儿的话？

甲　山东话。同是四句话用十二个字就行啦。

乙　噢，三个字一句？

甲　哎，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了一问：（学山东话）"这是谁？"

乙　嗯，三个字。

甲　回答也是三个字：（学山东话）"这是我。""上哪去？""上

便所。”

乙　这更省事啦！

甲　嗯！还有比这省事的。

乙　哪儿的话？

甲　上海话，也是四句话。

乙　用多少字？

甲　八个字。

乙　两个字一句。

甲　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学上海话）“啥人？”“我呀。”“啥体（事）？”“撒尿。”

乙　嘿！有意思，这真省事。

甲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哪。

乙　哪儿的话？

甲　河南话。

乙　用几个字？

甲　四个字。

乙　一个字一句？

甲　哎。

乙　怎么说？

甲　那儿屋门一响，这儿发觉了一问：（学河南话）“谁？”“我。”“咋？”“溺！”

乙　嗬，这也太省事啦！

甲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乙　哪儿的话？

甲 哑巴！

乙 废话，哑巴不算，您说的是各地的方言。

甲 是呀，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乙 对。

甲 说相声就得用北京话。

乙 那是，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嘛。

甲 哎，可是不归土产公司卖。

乙 卖？这是地方艺术的一种。

甲 北京地方的戏曲，有相声、单弦、京戏。

乙 京戏，就带着地方名儿哪。

甲 京戏的唱、念，除了有几个字上口，大部分是北京音。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也得北京味儿，比如《空城计》……

乙 主角儿是诸葛亮。

甲 一念白是这味儿："啊？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哇！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近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上扎营，只恐街亭难保！"

乙 嗯！是北京味儿。

甲 本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乙 是呀，山东人。

甲 山东诸城。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我最喜欢胶东话。

乙 怎么说？

甲 都这味儿：（学山东话）"喂！我说老张，你上哪儿去啦？""哎，我上北边儿。""你上北边儿干什么去啦？""上

北边儿那个地场找个人。你没事吗？咱一道去耍吧。”

乙　对！这是山东话。

甲　你听京戏，一点儿山东味也没有。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这么唱就不好听啦！诸葛亮坐大帐，拿起令箭一派将：(学山东话)“我说马谡哪去啦？”

乙　嗯？

甲　(学山东话)“马谡听令。”“是。”

乙　噢！也这味儿？

甲　(学山东话)“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呀？”“丞相你说什么？不是镇守街亭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吧，交给我你就擎好儿吧！”“马谡我告诉你说，那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跟他完旦啦！”

乙　这象话吗？

甲　京戏没有这样唱的。

乙　这样唱就不能叫京戏啦。

甲　是呀，它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全得北京味儿。

乙　是呀，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哪。

甲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人，在京戏中出现就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比如唱《古城会》——

乙　红净戏。

甲　唱“吹腔”：“叫马童，你与爷忙把路引，大摇大摆走进了古城。”

乙　对，完全是京字京味儿。

甲　念白也是这样："马童，抬刀备马。"

乙　有劲！

甲　可是山西人说话没有这么硬，山西话好听。

乙　山西话什么味儿？

甲　晋中人说话这味儿：（学晋中话）"老王！你上哪啦？工作很好吧？没有事到我家去吃饭吧。"

乙　对！是这味儿。

甲　京戏演关云长要这味儿也不行啊。

乙　怎么？

甲　关云长一叫板这味儿：（学晋中话）"马童，抬刀备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乙　嗐！京戏没有这样唱的。

甲　地方戏都有地方色彩和方言。

乙　对。

甲　北方的地方戏，北方人都听得懂。

乙　南方的地方戏呢？

甲　那得看他用什么话演啦，要是用官话演，北方人就听得懂，用纯方言演戏，北方人就听不懂。我在上海的时候有几种戏，我就听不懂。

乙　怎么？您不懂上海话？

甲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净闹误会。

乙　怎么？

甲　人家说话我不懂啊！到理发馆去刮脸洗头，敢情名词

不一样。

乙　刮脸怎么说？

甲　（学上海话）“修面。”

乙　“修面”。洗头呢？

甲　你一听就得害怕，叫“汏（音近似打）头”。

乙　（误会汏为打）打头？

甲　哎！洗什么东西都说汏。咱们说洗一洗，上海话说汏一汏。

乙　洗什么东西都叫打？

甲　啊。

乙　比如说洗洗手绢儿？

甲　（学上海话）“汏汏绢头。”

乙　嗯？

甲　“汏汏绢头。”

乙　嗯。洗洗大褂儿？

甲　（学上海话）“汏汏长衫。”

乙　（没听清）打……？

甲　“长衫。”

乙　嗯。洗洗袜子？

甲　（学上海话）“汏汏袜（音近似麻）子。”

乙　嗯。

甲　“汏汏袜子！”北方人麻子一听就得跑！

乙　怎么？

甲　要打麻子啦！

乙　听着是象。

甲　我在上海的时候，到理发馆去刮脸，因为把话听误会啦，闹了一个笑话儿。

乙　怎么？

甲　我到理发馆，你给我（指自己脸）刮刮。

乙　您干吗比划呀？

甲　我怕他听不懂我的话。

乙　结果呢？

甲　人家乐啦！（学上海话）“好格，侬坐下（音近似屋）来。”

乙　嗯？

甲　我说，我是在屋里呀！（学上海话）“勿是，是要侬坐下来！”

乙　什么话？

甲　让我坐下。

乙　这话是不好懂。

甲　是呀，我坐下他给我刮脸，刮完脸他指着我的脑袋问我：（学上海话）“喏！侬汏一汏好哦？”

乙　（惊愕）怎么，要打您？

甲　我想解放后不准打人啦，（怀疑地）怎么刮刮脸还得打我一顿？

乙　您可以问问他呀！

甲　我问啦！我说：“你是就打我一个呀，是来这里的客人都打呀？”

乙　他说什么？

甲　（学上海话）“一样格，统统汏格。”（即一样的，全都洗的。）

乙　啊！统统打？

甲　我一想统统全打，咱也别给破坏这制度哇！

乙　啊？

甲　（无可奈何地）“那就打吧！”

乙　打……。

甲　给我洗头、吹风，完了拿过镜子一照：“好啦呀！”

乙　好啦？

甲　我说：“你怎么不打我啦？”（学上海话）“汏过啦。”

乙　打过啦？

甲　（迟疑）“我怎么一点不疼呀？”（向乙）你说这个误会多可笑哇！

乙　不懂方言是得误会。

甲　这还不要紧，这只是生活中的问题。若是在工作中产生误会，那不知要多大的损失呀！

乙　是呀，那可糟糕啦！

甲　中国人说的话，中国人听不懂。

乙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甲　这是因为中国地大人多，旧中国的经济落后和长时期的封建割据，交通不便，所以才有这个现象。

乙　嗯。

甲　现在好啦，中国空前地统一啦，经济繁荣啦，交通也便利啦。山南海北的人能在一个岗位上工作。

乙　那也不行啊！说话彼此不懂怎么办呢？

甲　所以现在提出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呀！为了汉字将来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现在提倡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将来大家都学会了普通话就好啦。现在广播电台上说的这种话，就是普通话，这又好听，又好学。

乙　将来要是都说普通话那可好啦。要不然都说方言，你说话我不懂，我说话你不懂，多困难哪！

甲　是呀！过去我看地方戏，就有这样感觉，越剧多好哇！

乙　是好哇！

甲　你听不懂词儿也是没意思。

乙　哎，到北方来的越剧团我听得懂啊！

甲　到北方来的越剧团已经不完全是绍兴方言啦，有官话成分啦。

乙　官话？

甲　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

乙　噢。

甲　要用绍兴方言唱，你就听不懂啦！

乙　是吗？

甲　我唱几句你听是什么词儿？

乙　好！您唱唱。

甲　你听着啊：（用绍兴方言唱）"天花传布快如飞，传到东来传到西，空气之中能散布，一经染到便难医。"你说我唱的是什么？

乙　我不知道。

甲　你为什么不知道？

乙　我……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甲　因为你不懂绍兴方言。

乙　哎，对啦。

甲　还有一种苏州的曲艺，叫弹词。

乙　弹词我知道哇。

甲　你不懂苏州话，唱词就很难懂。

乙　您唱几句试试。

甲　咱们这儿北方人多，我要唱，我得先用普通话把词儿介绍一下。

乙　对。

甲　我学两句《林冲发配》。请大家注意！您要是有日记本儿，最好是您把它写下来。

乙　啊？听相声还得记录？

甲　（对观众）能记录的尽量记录，听完了以后咱们分组讨论。

乙　啊？这又不是听报告，没必要讨论！

甲　噢！（对观众）那听完以后就自由活动吧。

乙　这不是废话吗。

甲　我唱《林冲发配》，刚一出东京那两句。

乙　什么词儿？

甲　“可恨高俅用毒谋，害得我披枷戴锁配沧州。”北京人学苏州话还很费劲，口型都得变了才象苏州音。

乙　好！您唱唱。

甲　(学唱弹词)"可恨高俅……"

乙　(听见不是"俅"字，忙问)哎，俅字儿？

甲　(讲苏州话)勿是，俅。(继续唱)"用毒谋……"

乙　谋哇？

甲　(全用苏州话)勿是，谋。"害得我披枷戴锁配沧州。"

乙　州哇？

甲　(全用苏州话)勿是，州！

乙　嗬！可真费劲。

甲　北方人学苏州话难，苏州人学北方话可不难。

乙　是吗？

甲　弹词演员都会说普通话。他们表演的时候有苏白，有京白，他们念的京白就是普通话。

乙　噢，那么唱呢？

甲　唱，是用苏州方言，地方色彩嘛。你要唱京戏用苏州话念白，准不好听。

乙　人说苏州话好听啊。

甲　那说的是苏州人讲话好听，不是说用苏州话唱京戏。

乙　啾。

甲　苏州人说话是好听。有一回我在路上走，旁边儿有两个女同志说话儿，我一听是苏州话，真好听！

乙　您学学是怎么说的？

甲　(用苏州话)"你到啥地方去？""大马路白相白相。""到我此地来吃饭好吗？""我勿去格。"

乙　是好听。

甲　可是要用苏州话唱京戏，念白准不好听。

乙　是吗？

甲　比如唱《朱砂痣》。

乙　老生戏。

甲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道白："丫环掌灯观看娇娘。"这句词儿用北京话说没有大的变化，丫头拿灯来看看娇娘。

乙　是呀。

甲　这句白要用苏州话念，字音满变啦。

乙　噢，丫头，苏州话怎么说？

甲　丫头？

乙　啊。

甲　（用苏州话）丫头。

乙　（没听清）乌豆？

甲　不是乌豆，丫头。

乙　这是叫丫头呢？

甲　对啦。

乙　掌灯怎么说？

甲　（用苏州话）拿一只灯火来。

乙　拿一只灯火来。看看？

甲　（用苏州话）看看！用京白念出好听：（学京戏道白）"丫环掌灯观看娇娘。"

乙　对，是这味儿。

甲　要用苏州话念，这句白准不好听。

乙　什么味儿？

甲　（用苏州话）“丫头你拿一只灯火来，我看看小娘子啥格面孔啊！”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改　行

（对口相声）

甲　现在艺人可跟过去不一样了。

乙　是啊！在过去有很多的艺人不识字，现在文化普及，差不多的艺人都有文化。

甲　过去的艺人能创作的太少了，大部分的艺人就能表演，很少见艺人成为作家。

乙　现在也没有哇。

甲　有。

乙　谁呀？

甲　我。

乙　你不是演员吗？

甲　我不仅仅是个演员，我也是个作家。

乙　噉，你是作家？

甲　你不大注意，我净在家里坐着！

乙　噉！这就叫作家呀？那要你干吗用！你得能创作。

甲　是呀，我也能写点儿东西。现在不但是我能写作，大部分艺人都能写作。条件儿好啦，艺人的政治、文化水平都提高啦。生活好啦，跟过去不同。过去一个艺人一天赶好几家场子，一天忙到晚，回家一算一天收入，就

够买两棵白菜的。

乙　生意太坏啦。

甲　生意并不坏，哪家场子都满座儿。

乙　那应该多赚钱哪！

甲　净是不买票的，摇头儿票。

乙　什么叫摇头儿票哇？

甲　查票的下去查票："先生，查票啦！""嗯！"（做摇头状）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完啦！这就是表示没有，我不必买票。

乙　啾！连话都不说。

甲　他不说话还好点儿，他一说话你更倒霉啦。

乙　怎么？

甲　你瞧！"先生，查票啦！""喂！这都是我带来的。"

乙　啾！都不买票？

甲　嗐！过去就是这样儿。在国民党反动派时期，那伤兵还惹得起吗？他来看戏得好烟卷儿、好茶叶招待着，看完戏站起来就走。

乙　钱哪？

甲　别提钱，你要一提钱，他的回答是这个："老子抗战八年，到哪里也不花钱的！"

乙　这叫什么话！

甲　就这套，还不管多大年纪都说这套，来个小孩子也说这套："老子抗战八年，到哪里也不花钱的！"（学小孩声音）

乙　嘿！奶音儿还没退哪！

甲　一问他多大年纪啦："我今年十四岁。"

乙　那就抗战八年啦？

甲　是呀，后来仔细一研究才明白，敢情他们家里没床，他在炕上站了八年！

乙　嗽！那么"炕站八年"呀？

甲　唉，就到哪儿都不花钱。

乙　真不知道难看！

甲　你说艺人多倒霉！我们这一代的艺人虽然受了很多的苦，总算我们盼望的日子来到啦！自从解放，艺人得到了翻身，往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乙　实在。

甲　我们那些前辈艺人才冤哪！

乙　是呀。

甲　他们受了一辈子苦，一天好日子没赶上就死了。那会儿有名的艺人都得进宫当皇差。

乙　就是给皇上唱去。

甲　皇上比谁都大，说话就是旨意。谁，他都管得着。

乙　是啊！皇上嘛。

甲　嗯！你"天杠"他都吃你。

乙　"推牌九"（骨牌的一种赌法）呢！

甲　不是。他就是统治者。要赶上他高兴还好，唱完了赏点心，你还得去谢恩，磕九个头，吃块绿豆糕。

乙　那要赶上他不高兴哪？

甲　也许把你发了！

乙　发了？

甲　发往边疆。

乙　犯什么罪啦？

甲　不讲理！专制嘛！

乙　这叫什么事！

甲　不要说皇上家，给一般达官贵族，做官的家唱堂会戏，你也得特别小心，进门儿得先问您这儿忌什么字儿。

乙　忌字儿？

甲　啊！象什么杀呀，死呀，亡呀，都不许说，大鼓有段«战长沙»，就得改名儿叫«关黄对刀»。

乙　«战长沙»的沙字儿也不让说？

甲　你要说错了一个字儿，马上就把你押起来！

乙　那说相声的怎么办哪？

甲　困难啦，什么话都不敢说，上场来非常小心。

乙　嗬！

甲　咱们俩人说段相声，咱们得卖力气。

乙　对！

甲　谁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乙　哎！这话没错儿。

甲　坏啦，老爷生气啦。

乙　怎么？这话没错儿呀！

甲　他小名儿叫狗子！

乙　这谁知道哇！

甲　艺人就是倒霉。这还不算，艺人平常就吃不饱，再一歇工，就得挨饿！

乙　干吗歇工啊？

甲　赶皇上家斋祭辰，或是皇上出来祭坛，你都得歇工，你没饭吃他不管。

乙　那年头儿没有穷人的活路儿。

甲　有这么一年艺人最倒霉。

乙　哪年？

甲　光绪三十四年，皇上死啦。

乙　死啦就死啦吧。

甲　唉，那年头儿要是这么说，你就有欺君之罪。

乙　那说什么呀？

甲　你得说皇上驾崩啦！

乙　什么叫驾崩啊？

甲　驾崩……大概就是架出去把他崩喽！（枪毙的意思）

乙　不对吧，大概是个好的形容词。

甲　啊，对啦。

乙　皇上死了与艺人有什么关系？

甲　国服哇。

乙　噉，断国孝？

甲　天下不准见红的，人人都得挂孝。男人不准剃头，女人不准穿红衣服，不准搽红粉，连头绳儿都得换蓝的。

乙　那干吗呀？

甲　表示挂孝。

乙　嗬！

甲　那年头儿连卖菜的都受限制。

乙　卖菜受什么限制啊？

甲　卖油菜、白菜、扁豆、黄瓜行；卖红萝卜不行。

乙　那有什么关系？

甲　红东西不准见。

乙　那是天然长的。

甲　你要卖也行啊，得做蓝套儿把它套起来。

乙　嗬！

甲　那年头儿吃辣椒就有青的。

乙　红的哪？

甲　见不着，谁家种了辣椒一看是红的，赶紧摘下来，埋了。

乙　怎么不卖呀？

甲　不够套儿钱！简直这么说吧，那年头儿连酒糟鼻子、赤红脸儿都不能出门儿。

乙　那天生长的他也管？

甲　啊，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出去买东西去啦，看街的过来，"啪"！就给一鞭子："你怎么回事？"

乙　打完人还问怎么回事？

甲　"我没事呀……""你不知道国服吗？""我知道，我没剃头哇。""没问你那个，你这鼻子怎么回事？""鼻子红点儿，天生长的，不是我捏的。""这色就不能出门儿。""不行啊！我们家里没有人买东西啊！""你要出来也行啊，把鼻子染蓝了！"

乙　染鼻子？

甲　那怎么染哪？把脸弄蓝了那更不敢出去啦。

乙　怎么？

甲　成窦尔敦啦！出去碰见黄天霸非打起来不可！

乙　那就唱《连环套》啦！

甲　很多名艺人都改行啦。

乙　谁改行啦？

甲　唱大鼓的刘宝全老先生，唱的多好啊！

乙　是啊。

甲　那年头禁止娱乐，他没办法，改行了。

乙　他干吗去啦？

甲　卖粥去啦。

乙　卖粥？

甲　粳米粥，带点煎饼、果子、烧饼、麻花儿。

乙　卖粥得会吆喝。

甲　吆喝他不会，他会唱大鼓哇！他把他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一套词儿，合辙押韵。这么一吆喝，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乙　唱大鼓得有鼓哇！

甲　他拿粥锅就当鼓。

乙　砂锅当鼓，还得有打鼓的鼓楗子哪！

甲　拿马勺当鼓楗子。

乙　板？

甲　拿一套儿烧饼果子当板。

乙　嘿！真能对付！

甲　（学三弦过门）（唱）"吊炉烧饼扁又圆，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粳米粥贱卖一子一碗，煎饼大小你老看看，贱卖三天不为把钱赚，所为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咚……哗啦。

乙　怎么啦？

甲　砂锅碎啦！

乙　要不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甲　那年头儿挤的没法子呀！

乙　所以才改行。

甲　不但唱大鼓的改行，唱京剧的老先生也有改行的。

乙　哪位？

甲　唱老旦的×××，那老旦唱得多好啊！那年头儿没饭吃，改行吧。

乙　他干什么去啦？

甲　卖青菜。

乙　卖菜也不容易呀。

甲　是啊，头样儿说，得有力气。一挑儿菜（即一担）二三百斤，挑起来得精神。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乙　菜精神？

甲　啊，内行卖菜，由市上买来，用水把泥土冲下去，下街再卖。

乙　噢。

甲　还得会吆喝，北京卖菜的吆喝好听。十几样菜一口气

儿吆喝出来：（学叫卖声）"香菜辣蓁椒哇，沟葱嫩芹菜呀，扁豆茄子黄瓜架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红萝卜卞萝卜嫩芽的香椿啊，蒜来好韭菜。"

乙　嗬！这一大套。

甲　这是内行，×老板他是外行，早晨起来到市上趸来几样菜，挑着挑子走在街上这样。（学老旦台步）

乙　怎么这样走哇？

甲　台上走惯啦，遛了半天没开张。

乙　那怎么回事哪？

甲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乙　对呀！卖菜的不吆喝哪儿行啊。

甲　后来他一想，不吆喝不行啊！把自己所卖的菜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一叫板，唉！"台台台令台令台"。（小锣"凤点头"）

乙　嘿！卖菜的打家伙！（打锣）

甲　（唱二簧散板）"香菜芹菜辣蓁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个铜子儿拿两条！"

乙　这卖菜的可真新鲜。

甲　这么一吆喝，真出来一个买主儿。

乙　啊。

甲　出来一个老太太："卖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乙　哎，真开张啦。

甲　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乙　怎么？

甲　拿起黄瓜，掐一块儿尝尝。

乙　干吗呀？

甲　不甜她不要，老板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

乙　那也得卖呀！

甲　卖吧。把挑子一放，一抚肩膀儿，这个痛啊！他把《遇后》的叫板想起来了："唉！苦哇！"老太太一听："嗽！黄瓜苦的，不要啦。"

乙　这不倒霉吗！

甲　要不怎么说是外行呢。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啦。

乙　哪位？

甲　×××那花脸唱得好哇！

乙　好。

甲　没饭吃，也改行啦。

乙　他卖什么去啦？

甲　卖西瓜。

乙　那也不容易啊！

甲　是啊，内行卖西瓜得有个手车儿，找个墙根儿一顶，上面搭着板子，用蓝布一罩，用草圈把西瓜垫起来，选一个最好的切开摆着。切西瓜的刀是一尺多长，二寸多宽，把西瓜一切两半，把脑门儿这半块，拿个草圈码上边儿，这半个切成四块，拿起一块儿，再切成五小块儿。

乙　这可要手艺啊。

甲　切的时候拿刀蘸点儿凉水。

乙　对，别把瓤刮掉了。

甲　西瓜摆那儿让人家一看，块儿大，瓤儿高。

乙　漂亮。

甲　拿把扇子轰苍蝇，吆喝得好听。

乙　你学学。

甲　（学叫卖声）"吃来呗，闹块咧，杀着你的口儿甜咧，两个大咧，吃来呗闹块尝啊。"

乙　嘿，吆喝得好听啊。

甲　×××是个外行啊。

乙　是啊。

甲　在门口儿买了八个西瓜，把家里铺板搬出来，铺上块单子。

乙　切西瓜刀哪？

甲　没有，拿家里的切菜刀。

乙　那切出来不好呀！

甲　块儿是有大有小，人家卖西瓜都是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乙　是啊。

甲　他一块儿八个全宰了。

乙　全宰啦？

甲　西瓜满出堆啦，应该拿把扇子轰轰苍蝇啊！

乙　是啊！

甲　他不是，攥着刀，唱花脸的架子，往那儿一站。走道的都不敢过去啦。

乙　是吓人。

甲　走到那儿吓一跳："喂！二哥！瞧！卖西瓜的要跟谁

玩儿命啊？咱们绕着点儿走吧。”胆儿小的都躲开了，胆儿大的都在老远的地方嘀咕：“他这是跟谁呀？”

乙　不知道。

甲　“他跟前没人啊，大概是那门儿里头的？”

乙　瞎猜！

甲　越来人越多，他一想，这些人都爱听我唱，我给他们来几句。

乙　唱花脸？

甲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一叫板：“哼……” 那位说：“咱们往后点吧。”

乙　他怎么唱的？

甲　（学京剧 “摇板”）“我的西瓜赛砂糖，真正是旱秧脆沙瓤，一子儿一块不要谎——你们要不信请尝尝！”（白）“你们吃呀……”谁敢过来呀！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空 城 计

（对口相声）

甲　我是最爱听戏的人，可是近几年我不听啦。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不听啦，我听的那戏，没有啦。

乙　噢，您爱听昆曲？

甲　昆曲我不懂。

乙　高腔？

甲　高腔我不爱听。

乙　您爱听什么戏，现在没有啦？

甲　蹭儿戏！（不买票，白看戏）

乙　啊？不买票哇？

甲　哎，对啦！

乙　还对啦哪？

甲　我对京戏有兴趣，太爱啦。

乙　爱您可以学哇！

甲　学啦，早就学啦。

乙　您在哪班儿？

甲　没班儿。

乙　没班儿？您一定是不怎么样，但凡要好能没人要吗？

甲　什么没人要哇，我是票友儿。

乙　噢，您不是职业演员？

甲　玩儿。

乙　您唱得怎么样？

甲　我这人可不会吹。我也不敢说我唱得好，反正这么说，我唱过多少次戏，没出过错儿，没得过倒好儿。

乙　嗬！那可不容易。您是在舞台上？

甲　电台上。

乙　啊？电台上？

甲　啊。

乙　有叫倒好的你也听不见哪！

甲　是呀！这么唱保险哪！

乙　噢，您合着明场不敢露？

甲　谁说的？明场也露过哇。

乙　最近哪儿露过？

甲　这几年老没唱。

乙　为什么不唱了哪？

甲　我唱戏非得有名角儿配戏，我才露哪。

乙　您可以请啊。

甲　不行啊。都有团啦，约不了啦。

乙　噢，您过去都陪谁唱过？

甲　有很多名角儿都陪我唱过。

乙　我怎么没听说过？

甲　你不注意呀！解放的前一年，我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

回，那是多少角儿呀！

乙　没注意。都有谁呀？

甲　有富英。

乙　噢，谭富英。

甲　有盛戎。

乙　裘盛戎。

甲　有盛春。

乙　杨盛春。我说您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甲　有萧老。

乙　噢，萧长华老先生。

甲　有侯老。

乙　谁？

甲　侯喜瑞，侯老先生。有张春彦张先生，马富禄马先生。

乙　嗬，这角儿硬啊！

甲　当然啦。

乙　那天唱的什么戏？

甲　《失空斩》。

乙　戏也好哇！

甲　你懂这戏吗？

乙　懂啊！

甲　你猜猜我来哪个？

乙　您来诸葛亮。

甲　不对。冲你这一说，你就外行。有谭富英我能唱吗？虽然我比富英唱得好，观众他也不认哪！

乙　奇怪，您来马谡？

甲　马谡？

乙　啊。

甲　裘盛戎的。好哇！这角色他轻易不露。

乙　您来司马懿？

甲　侯老，侯喜瑞。

乙　噢，赵云？

甲　杨盛春。

乙　王平？

甲　张春彦。

乙　噢，二老军？

甲　嗯？马富禄马先生跟萧老先生，他们爷俩那多好！

乙　这……这里没有角儿啦！

甲　（自言）这戏没我唱不了哇。

乙　您来哪角儿？

甲　打旗儿。

乙　噢，龙套哇？

甲　啊，票友儿嘛！

乙　票友儿您得来个角儿呀。您怎么打旗儿呀？

甲　哎，我们那个票房儿专门研究龙套。

乙　啊？

甲　业余龙套研究社。

乙　没听说过。

甲　那天是特殊情况。

乙　怎么？

甲　因为戏好我想听，他们不让我进去。

乙　为什么？

甲　我没票！

乙　废话！

甲　把门儿的太不客气："票！"（摇头）"没有！"

乙　你买呀。

甲　嗯。（指兜儿）也没有。

乙　噢，钱也没有哇！

甲　"没有哇？走！"

乙　撵出来啦！

甲　好，回见，回见……别送。

乙　谁送呀？

甲　前台不让进，没关系，我上后台。

乙　后台您认识谁呀？

甲　后台好对付，他们不认识我，我都认识他们，见人就点头儿，他也不知道你是谁。

乙　噢，撞！

甲　这手儿准灵。

乙　哼，戏班儿的蘑菇。

甲　这回坏啦！

乙　怎么？

甲　因为是义务戏。后台也紧，后台人都戴个红条儿。

乙　啊！

甲　上边儿都有俩字——有写着演员；有写着音乐、剧务、管理；我有个条儿没带来。

乙　噢，你有？

甲　司仪！

乙　啊？

甲　上回人家结婚，我给喊的。

乙　那管什么用？后台又没结婚的。

甲　我正在那儿想主意呢，过来一个人问我："喂！干什么的？"我说："我找人的。""你找谁？"我说："我找看戏的。""前边儿！"

乙　得！又撺出来啦！

甲　好，回见……别送。

乙　完啦！

甲　我刚一出来，碰见侯喜瑞侯老："侯老板刚来您？""哎，聊会儿吗？""好您哪，您您……您头里走。"跟包的拿着好些东西："把包袱给我。"

乙　您管那个干吗？

甲　你懂什么，有那个就能进去。

乙　噢，冒充跟包的。

甲　我刚往里一走，那人问我："干什么的？""嗯！"（指包袱）

乙　嗬？连话都不敢说。

甲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啦："喂！给你一个条儿。"给我戴上啦，我一瞧，上边儿有俩字儿。

乙　演员？

甲　杂役。

乙　啊？

甲　甭管什么，能听戏就得。

乙　您会干什么？

甲　嗐，跟着瞎忙活，就为听戏。

乙　那您怎么会打旗了哪？

甲　司马懿不是带四个龙套吗？

乙　是呀！

甲　有一个闹时令病，上吐下泻。

乙　哟！

甲　吃了点儿仁丹，呕吐止住啦，泻肚止不住啦——一会儿一趟厕所，最后蹲在厕所那儿出不来啦——后来大伙儿把他送到医院去啦。

乙　那得赶紧治呀。

甲　是呀。他走啦，这儿龙套短一个。

乙　找别人吧。

甲　大轴儿都上啦，前边儿的人完了事都走啦。管事的着急啦，跟侯老直对付："侯老板，刚才搭走一个您知道？您这四个龙套可就剩仨啦。实在没地方儿找人去啦。您回头少带一个得啦。""啊？带仨？一边儿一个，当间儿站一个，我站哪呀？"

乙　是呀。

甲　"要不然您带俩。""没那规矩！""要不然您甭带啦！"

乙　甭……

甲　“啊？光杆儿司马懿，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打仗？”

乙　那也不好看哪。

甲　“实在没人啦！”侯老一回头儿，看见我啦：“哎！你来一个吧！”我说：“不行。”“救场如救火！”我说：“不行，我来不了。”

乙　怎么？

甲　“不行！我没词儿。”“嗐，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儿，（学打旗状）豁——”

乙　本来嘛，龙套有什么词儿。

甲　敢情，四个龙套的待遇还不同。

乙　噢，头旗儿赚多少钱？

甲　就他赚的多——他赚一万二。

乙　二旗哪？

甲　八千。

乙　三旗儿？

甲　六千四。

乙　四旗儿？

甲　五千八。你想我是侯老的举荐。

乙　头旗儿？

甲　末旗儿。

乙　就赚五千八！

甲　不在乎钱，我就为在台上听戏。

乙　您不是唱戏吗？

甲　我可以听戏啊！到城楼那点儿，诸葛亮在那儿，我站在这儿，那听着多清楚！你要买票，台上他不卖呀！

乙　废话，没听说台上卖票的。

甲　我赶紧穿上件袍子，戴上顶帽子，拿个旗。我说："侯老，我可不大灵啊！"侯老直给我托咐："三旗儿，您可多关照啊，我们这个可棒槌啊！"

乙　好劲。

甲　我说对啦，我可棒槌，您多照应。

乙　还承认啦。

甲　那人还挺好："没关系，你就跟着我吧！"

乙　噢，您不会呀？

甲　谁不会呀？这出戏哪个角儿我都会。

乙　那你干吗让他带着呀？

甲　我要给人家说戏成；连"场面"我都懂。就是别让我上台，一上台，我就晕。

乙　噢，晕场啊！

甲　也不是老晕，一下台就好。

乙　这不是要命吗？

甲　哎，你可还不许说我，你要一说我，后边儿我就不上啦！

乙　噢，您一点儿不会还不许人说？

甲　我怎么不会？司马懿头一个过场儿，龙套在后台一喊："豁——"（快长槌）头旗二旗一块儿，到当间儿一点，头旗站左边儿，二旗站右边儿。

乙　对呀。

甲　三旗四旗跟着上，到当间儿一点，三旗站左边儿，四旗站右边儿。

乙　嗯。

甲　司马师、司马昭上，站在右边儿，司马懿上，一亮相儿，准有碰头好儿。打鼓老起闪槌，唱一句：（唱西皮摇板）“中途路上得一信，”（打闪槌）唱两句流水：“张郃小儿得街亭，大队人马你们往前进，”（快长槌）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下，司马懿往大边儿走，转回身来一句缝腿儿：“休要放走诸葛孔明。”呛切切……这不就完了吗？

乙　是呀。

甲　内中有我这么一个棒槌，给弄乱啦！

乙　怎么？

甲　头旗、二旗上来挺好，我跟三旗一块儿上啊，到当间儿一点，我也知道，他往左边儿，我往右边儿。

乙　对呀。

甲　我刚要往右边儿走，三旗儿他拽我。

乙　他是怕您站在当间儿不动。

甲　我错会了意啦，我当是他叫我哪，好，跟着你。

乙　啊？

甲　一边儿一个，一边儿仨！

乙　这不糟心吗？

甲　三旗儿还直跟我捣麻烦：“你怎么这边儿来啦？”“废话！你要不叫，我就来啦？”“错啦，过那边儿！”“你过去不是一样吗？”

乙　还不过去哪？

甲　这阵儿司马师、司马昭上来啦。我想他们俩人站在右边儿，合一边儿仨也不太难看啦！

乙　没听说过。

甲　他们俩人一瞧我，全乐啦！

乙　哪有不乐的！

甲　他们这么一乐，台底下也都乐啦！听戏的也不对呀，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呀，打旗儿站错喽，与你没有什么损失呀！

乙　那也不行啊！

甲　嗬，台底下有几位这个嚷啊："好啊！打旗儿的怎么站的？一边儿俩那是'二板'儿。你那么站成'幺鹅儿'（骨牌的配点）啦！"

乙　嘿！这位对骨牌倒挺熟。

甲　在这时候儿，司马懿上来啦。呛！一亮相儿，台底下哪位正给我叫倒好儿："通！"侯老吓一跳，他当是给他叫的哪：嗯！我怎么还没张嘴儿就错啦？

乙　是呀！

甲　我行头穿错啦？（看）没错儿呀！没戴盔头？（翻眼看）有哇。谁给我叫的倒好呀？（一看，发现了龙套站错了）"哼！"（努嘴）

乙　这是干吗？

甲　台上不能说话。他冲我努嘴儿的意思是让我过去。

乙　那你就过去吧！

甲　我都动不了窝儿啦！

乙　这出戏唱的！

甲　打鼓老人家不管这个，打完了“闪槌”，胡琴儿一响，该他唱啦。

乙　是呀。

甲　净顾着跟我着急啦，他把词儿忘啦！

乙　啊！那怎么办哪？那就下去吧！

甲　啊！一拉马鞭儿下去啦，那后边儿都甭唱啦？戏也砸啦。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那真得佩服人家，现编词儿，还要把这戏唱圆满喽。冲我一叫板：“哼！……”心说：我倒霉倒你身上啦！

乙　一点儿不假。

甲　（唱）“老夫马上怒气发，”就这一句，台底下说：“别嚷啦，别嚷啦，听吧！侯喜瑞改词儿啦！老夫马上怒气发——新词儿。”快板儿也编得好：（唱流水）“叫一声三军听根芽：每日出兵一边儿俩，今日你为何一边儿一个一边儿仨？努嘴儿挤眼儿你全不怕，还得老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乙　拽过来啦！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三　棒　鼓

（对口相声）

甲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乙　哎！地方大东西多。

甲　哪样儿都是多的。

乙　是嘛。

甲　您就拿人来说吧，一共有六万万。

乙　六亿人口。

甲　真不算少。（稍停）它有一个特点——一人一个模样儿。

乙　废话，可不一人一个模样嘛。

甲　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您认识这位把那位忘了。一人是得一个模样，不能都一个模样。

乙　还是的。

甲　要都一个模样，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乙　噢！那谁还照相去呀？

甲　有一个人照完了，大伙一洗就行了。

乙　没听说过。

甲　您就说艺术形式吧，就有多少种。

乙　百花齐放嘛。

甲　乐器也是有多少种，有：琴、瑟、笙、管、笛、箫、京胡、板

胡、二胡、高音胡、低音胡，还有那么拉的（歪着脖子），那个叫……“歪脖拉”。

乙　不叫“歪脖拉”，那个叫“凡士林”。

甲　什么呀？那个叫小提琴。

乙　噢！对啦，叫“畏吾林”。

甲　戏曲也是分多少种。

乙　地方戏很多。

甲　一个戏一种调。

乙　当然喽！

甲　就跟吃菜似的一菜一味儿，您听吧：京戏是“西皮”、“二黄”、“高拨子”；评戏是大口、小口还有反调。

乙　调子都不一样。

甲　评戏在早先叫“落子”。（落读烙）

乙　是河北省东部的地方戏。

甲　哎！有“唐山落子”；有“东北落子”。

乙　对，分这么两种。

甲　评戏最早就是一个人打着七块板儿唱一段故事，后来发展到两个人、四个人分包赶角；慢慢地就加上了舞蹈。

乙　哎！又有唱又有身段。

甲　一开始舞蹈很简单，用的是地秧歌的舞蹈。

乙　就跟扭秧歌儿似的。

甲　所以叫“地蹦子”。

乙　对。

甲　也有人叫“蹦蹦戏”；现在叫评剧，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乙　发展得很快。

甲　创作了许多新剧本，整理改编了许多传统节目，音乐上也进行了改革。传统节目的唱法跟过去也不同啦！

乙　腔调有变化。

甲　啊！腔调唱起来也好听多了。

乙　越来越优美。

甲　在早那个腔调比较简单，我听过花莲舫的评戏。

乙　噢！那是个老演员了。

甲　唱《刘公案》最拿手。

乙　是啊！

甲　她演黄爱玉。

乙　啊！怎么个调子？

甲　唱出来这味儿——

乙　您学一学。

甲　（唱）“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刘吏部，查办山东来到这边。我自己想，我们乡下的人一不欠粮，我们二不欠草，过路的官员他也管不着咱。”

乙　就这味儿。

甲　啊！这味儿多简单。

乙　老调子嘛！

甲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啦。

乙　白玉霜那调子唱得好听。

甲　美！优雅。

乙　啊！

甲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

乙　啊！

甲　白玉霜。

乙　白玉霜。

甲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力士香皂”还好。

乙　啊！胰子！

甲　香皂。

乙　什么香皂啊？

甲　香皂也有“白玉霜”。

乙　白玉霜是演员哪！

甲　名演员。

乙　哎！艺名叫白玉霜。

甲　白玉霜那调子就好了。

乙　是啊！

甲　您比方说，唱《玉堂春》。

乙　噢！

甲　唱出来这味儿——

乙　怎么个调子？

甲　比方说在关王庙见了王公子那段儿——

乙　噢！

甲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她看着很难过……

乙　噢！

甲　一看：（唱）“呀！见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乙　(微笑，唱)“蒙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

甲　啊！有两下子。

乙　哎！什么话哪！

甲　想不到在这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乙　我要不唱这句，下边您不好唱。

甲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乙　哎！这没不严肃啊！

甲　因为当时情况不是这样。

乙　啊？

甲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心里很难过。

乙　是啊！

甲　您哪？

乙　哎，这个表情差点。

甲　不能笑。

乙　这话对。

甲　(唱)“你本是宦门后上等的人品哪，吃珍馐穿绫罗般般的称心，想不到你落得这般儿光景……”

乙　(笑)有意思。

甲　您乐什么？我这儿直哭，您那里还有意思。

乙　听您唱得好啊！

甲　啊？！

乙　我又把那表情给忘了。

甲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很动人。

乙　好听。

甲　现在的评戏更好啦！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哪样还都好。

乙　哎！

甲　这就是今天新社会培养演员，同时广大群众也很支持这个剧种。

乙　是喽。

甲　在我小的时候这个剧种呀……

乙　怎么样？

甲　最倒霉。

乙　噢！

甲　大剧场人家不接。

乙　看不起。

甲　也就是在庙会上。

乙　赶庙。

甲　啊！赶庙会，天桥、隆福寺、护国寺啊！

乙　露天演出。

甲　我小时候听那阵儿，戏也太简单。

乙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

甲　演员也没这么多。

乙　是呀！

甲　就是小戏。

乙　哎！

甲　《老妈开嗙》啊等等。

乙　对。

甲　我对这种戏印象最深刻。

乙　啊！《老妈开嗙》。

甲　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乙　噢！

甲　因为这出戏有唢呐，热闹。

乙　噢！

甲　为的是好把观众都请来；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乙　怎么？

甲　有拴班儿的。

乙　噢！还有资方？

甲　啊！资方是拴班的，他有钱哪！他可以弄点大板凳、弄点木板子来搭台。

乙　是啊！

甲　还有布棚。

乙　对呀！

甲　买行头。

乙　啊！

甲　围个布圈儿。

乙　哎！

甲　外边还有电网。

乙　啊？电网？

甲　用绳子编的。

乙　那是绳网啊！

甲　他怕人往里钻。

乙　那怎么是电网啊！

甲　仿佛是电网，就是没有电。

乙　绳子那是不过电。

甲　演员也挣不了多少钱，资方根本不培养演员。他就为他自己赚钱。

乙　可不是吗！

甲　那把门的厉害着哪！

乙　噢。

甲　走过去就得给钱。

乙　那是啊！

甲　零打钱。

乙　还零打钱！

甲　哎！那阵说，一分钱一段，其实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乙　不是一分钱一段吗？

甲　哎！

乙　不就花一分钱吗？

甲　老要钱哪。

乙　老要？

甲　啊！一打鼓就要钱——"嘣、嘣、嘣"。

乙　干吗？

甲　要钱了。

乙　啊！"嘣、嘣、嘣"就要钱。

甲　啊！那个鼓就跟过去街上卖炭的用的大鼓一样。

乙　就那味儿。

甲　哎！"嘣、嘣、嘣"要钱了。

乙　"嘣、嘣、嘣"就要钱？

甲　对，门口站两人在那儿喊："看戏吧！看戏吧！又擦胭脂又抹粉了，《老妈开嗙》上了，《老妈开嗙》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乙　啊！门钱五分。

甲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一进门就得要五分钱。您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笸箩另外打钱。老太太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老太太一听这儿唱戏呢！"噢！五分钱一位。"这老太太说："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今儿个好容易咱们出来了，咱这儿听会儿戏，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乙　您瞧！

甲　那个老太太一听："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乙　哎！

甲　到门这儿："五分钱一位啊！"两人给一毛；"里边找坐。"里边拿着大撢子的那位过来了，撢撢板凳："老太太，请这儿坐您哪？五毛一位。"

乙　啊！？

甲　老太太一听："啊，五分钱一位呀！知道了，一进门就给了。""那是门钱，您哪。坐板凳是五毛一位，跟我们这儿两码事，您哪！"老太太一想：噢！坐坐这儿就五毛啦？老太太有心不听啦，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乙　怎么解心宽？

甲　“嫂子！唉……”

乙　干吗，唉声叹气的？

甲　“要说也不贵。昨儿个我们老二啊，他们上吉祥戏院听一回戏，一个人就一块二哪，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也不多呀！得了，就当今儿我生日。”

乙　啊，这儿过生日来啦。

甲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哪。

乙　好嘛。

甲　台上那儿唱，一唱就打鼓，一打鼓就要钱啦！

乙　台上唱的什么戏啊？

甲　《老妈开嗙》：（唱）“按下了傻柱子啊暂且不表啊！”“嘣、嘣、嘣”要钱的来了。

乙　是啊！

甲　“这给钱，这赏一毛，这儿赏五分……掏钱吧，老太太。”“一进门就给钱了。”“是啊，那是门钱哪，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我们坐这儿一人又给五毛哪！”“哪是板凳钱，与我们两码事。”

乙　全两码事。

甲　“噢！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老太太我们要的这钱是唱戏的钱哪！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这吃饭，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多费心吧您哪。”老太太一想给吧！“好家伙零打钱也不少花啊！”

乙　那是啊！

甲　“给一毛再别要了；嫂子，这也合一块二啦！”

乙　（学）一块二。

甲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唱）“再把我小老妈儿啊提上一提呀——”“嘣、嘣、嘣”——“费心，这赏一毛，这赏五分，这给两毛……掏钱吧老太太。”“哟！？怎么又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这吃饭，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妈儿快出来啦。”

乙　好嘛。

甲　“是啊，老妈儿还没出来就一块三了，这要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哪？再给一毛。”

乙　好。

甲　要完钱台上接着唱：“小老妈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哪。”“嘣、嘣、嘣”。

乙　又来啦。

甲　“这赏一毛，这赏五分……掏钱吧老太太！”“怎没完了？”“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这吃饭，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乙　哼。

甲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乙　啊，一块四了。

甲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也不在乎，都打扫尘土了。”“打扫尘土一块四啊！这要打扫房得多少钱哪？”

乙　好嘛！

甲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唱）“打扫完了东屋，扫扫西屋里，哎！我们套间屋里呀……”“嘣、嘣、嘣”——

乙　得。

甲　老太太一听：“嫂子咱们不听了，走吧！这哪儿受得了哇！一会儿就‘嘣、嘣、嘣’，一会就‘嘣、嘣、嘣’……”

乙　不听啦。

甲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到门口儿不让走。

乙　怎么会不让走哪？

甲　“老太太别走，给完钱再走。”“我不听了你还要钱？”“是啊！刚才这句您也听见啦。”老太太说：“好！给你还不行。找这两毛，快点找，快点找哇；嫂子你先出去，要不又打鼓了。”

乙　好嘛！

甲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乙　哎。

甲　“好家伙，咱们别看这戏啦，什么也没听着，听‘嘣、嘣、嘣’就花了一块五啊！……你看没有，哎！这钱——”老太太一看坏了。

乙　怎么了？

甲　找这一毛钱短一块角儿。

乙　破票。

甲　“短一块角啊！”老太太说：“不行，我连这花了一块六啦！我得找他换去，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哎！你这票

我花不了……"这正说着哪，就听"嘣、嘣、嘣……"老太太说："好，给你正合适。"老太太这气大了。

乙　又给送一毛去。

甲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乙　正赶上。

甲　"起这儿咱们再也不听这玩艺啦。"老太太一赌气回家啦。

乙　……

甲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后面过来一个卖炭的；一打那鼓嘣拉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啦！"

乙　吓出毛病来了。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关公战秦琼

（对口相声）

甲　现在您到剧场看戏，是艺术享受，是一种娱乐。

乙　是呀，文化生活嘛。

甲　您看剧场里多好，座位舒适，空气流通，设备完善，秩序良好。

乙　现在剧场都这样儿。

甲　过去可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天桥有几个戏园子：共舞台、燕舞台、乐舞台——我都常去；看一天戏能把你乱死。

乙　怎么？

甲　先说戏园子门口那卖票的——还没开场呢，他就嚷："看戏吧，看戏吧，有文戏，有武戏；有坤角，有男角；又搽胭脂又抹粉儿，又翻跟头又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啦！"

乙　玩儿命啦？

甲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花两毛钱看玩儿命的！"

乙　这叫什么玩艺儿？

甲　这就是他们的艺术广告。

乙　就这么乱？

甲　这是戏园子外边儿。

乙　到里边就好啦。

甲　比外边还乱。

乙　比……都有什么呢？

甲　有打架的。

乙　打架的？

甲　有时候楼上楼下就打起来。

乙　那为什么？

甲　楼上没有护楼板，一棵一棵的楼栏杆，什么都往下掉，掉个戏单儿、手绢儿不要紧，掉了茶碗，给那位开啦！（打破头）那还不打起来！

乙　好嘛，真危险！

甲　还有乱的呢：茶房带座儿的；沏茶灌水儿的；卖报的；卖戏单儿的；卖瓜子儿的；卖糖的；卖瓜果梨桃儿的；卖饽饽点心的；让人的；找座儿的；最突出的是打手巾把儿的——

乙　对，那阵儿有"手巾把儿"。

甲　其实热天擦擦汗是好事。

乙　就是影响看戏。

甲　最讨厌的是来回扔——

乙　嗯。

甲　十多条毛巾用开水一浇，拧干了，上边撒点花露水儿，从这个角扔到那个角儿，还得有技术，讲究房梁房柱什么也碰不着。

乙　（讽刺地）这还有技术！

甲　（学扔的动作）……

乙　跟掷标枪一样。

甲　有时候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还来个花招儿——

乙　什么花招儿？

甲　扔的这位来个"张飞骗马"。（动作）

乙　嘿！

甲　接的那位来个"苏秦背剑"。（动作）

乙　啊！那要是散了哪？

甲　那就是"天女散花"。

乙　这戏还怎么看呢？

甲　还有乱的：（学各种声音）"瞧座儿，里边儿请。""当天的戏单儿。""薄荷凉糖烟卷儿瓜子儿，水果糖饽饽点心。""头儿前边儿坐嗨！"（学女人喊声）"二婶儿，我在这儿哪！"

乙　这是多乱啦！

甲　"您怎么刚来呀！""可不是吗？您早来啦！""啊，听半天了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

乙　那还听得见！

甲　"您看今儿这天儿还不错，一点云彩都没有。哟，挺好的天儿怎么下雨啦？（往楼上看）喂，楼上的！你们孩子撒尿啦！"

乙　这就快打架啦。

甲　您说那年头儿戏园子里够多乱！

乙　有人说堂会戏还好点儿。

甲　嗐，堂会戏呀？更乱了。有一回我在山东济南看了一回堂会戏。

乙　什么人办的？

甲　大军阀韩复榘给他爸爸办生日，找了很多有名的艺人，一共唱三天，头天戏码儿就好。

乙　都是什么戏？

甲　开场《百寿图》；二出《御碑亭》。

乙　三出？

甲　红净戏——《千里走单骑》——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一直到古城训弟……

乙　好戏！

甲　《关公战秦琼》。

乙　《关公战秦琼》？

甲　关公就是关羽关云长。

乙　战哪个秦琼啊？

甲　就是那个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

乙　您别说了，这俩人见不着；秦琼是唐朝的，关公是汉朝的。

甲　我听了。

乙　听了？

甲　啊。

乙　这是怎么回事呀？

甲　是这么回事——《千里走单骑》唱得好，做得也好，武打也好，台下不断喝彩；唱着唱着韩复榘他爸爸站起来

了：（用山东话）“别唱啦，把他们管事的叫来！”

乙 什么事呀？

甲 谁也不知道哇！一会儿管事的来了：“哈哈，（苦笑地）老太爷，您有什么事？”（学韩父，用山东话）“你们唱的这是么戏？”

乙 好嘛！听半天还不知道是什么戏呢！

甲 “是关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学韩父）“关公是哪的人？”

乙 （学管事的）“山西蒲州人。”

甲 （学韩父）“山西人为么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

乙 啊？

甲 （学韩父）“这是我们的地盘儿。你知道关公是谁的人吗？”

乙 不知道。

甲 （学韩父）“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乙 嗐，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学韩父）“为么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我们山东有好汉秦琼。”

乙 关公也是英雄好汉。

甲 （学韩父）“他们俩谁本事大？”

乙 他们俩呀，没比过。

甲 （学韩父）“叫他们俩比比！”

乙 没法比。

甲　(学韩父)"来一出《关公战秦琼》。"

乙　啊，一个唐朝的，一个汉朝的，那能搁一块儿吗？

甲　是呀，那管事的不敢这么说呀："是，老太爷，这出戏我们不会。"

乙　谁也不会。

甲　(学韩父)"不会？那全别唱了！全不让走，饿你们三天，不管饭，看你们会不会！"

乙　这叫什么行为！

甲　管事的一听害怕啦："是，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台问问。"

乙　问谁也不会呀。

甲　管事的到了后台跟大伙儿一说："诸位老板，刚才这戏唱出漏子来啦！说咱们唱山西英雄，为什么不唱山东英雄？现在点下戏来啦：《关公战秦琼》。"

乙　问问谁会？

甲　大伙儿就火儿啦："你撑糊涂啦！一个汉朝的，一个唐朝的，能唱得到一块儿吗？"

乙　谁也不会这出。

甲　(学管事的)"不会也得唱，他说啦，如果不唱，全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

乙　这真是仗势欺人。

甲　老板一想：来二百多人，三天不管饭，真饿死几个怎么办？给他唱！

乙　唱？没词儿呀！

甲　（学老板）“上台现编——刘备，把衣服脱了扮秦琼，扎硬靠，褶蟒，戴帅字盔；”

乙　哎，不是箭衣罗帽吗？

甲　那是什么戏？

乙　《卖马》的扮相儿。

甲　被困天堂县，那是秦琼倒霉的时候，您得照瓦岗寨那么扮，秦琼露脸的时候，天下督招讨兵马大元帅。

乙　关云长呢？

甲　还是软靠扎巾。

乙　怎么唱呢？

甲　（学老板）“秦琼头场‘点绛’，唱一场想一场。前边唱，后边给想。”

乙　这叫什么艺术呢？

甲　（学老板）“告诉‘场面’，‘点绛’。”（学打锣鼓，学出场动作）“呛，呛切呛切呛。”动作特别多，走得特别慢。

乙　快点走哇！

甲　想词儿哪。

乙　对呀。

甲　演员心里火大啦：这叫什么玩艺儿啦！走到台前唱“点绛唇”：“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军威浩，地动山摇，要把狼烟扫。”

乙　行啦，“点绛”完啦。

甲　还得想定场诗呢！

乙　什么词儿？

甲　您听，词儿都不象话呀："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乙　嘿，明朝的词儿。

甲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为何打汉朝？"——

乙　"达达达，呛来喊来呛！"——

甲　"本帅！"——

乙　"达呛！"

甲　"姓秦名琼字叔宝。"

乙　"呛台。"

甲　"混世魔王驾前为臣，官拜天下督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支人马，大战汉将关羽；众将官！"

乙　"有！"

甲　"起兵前往！"

乙　"啊——"

甲　"呛切切切……"这场戏完啦。

乙　关公怎么办呢？

甲　从下场门儿上——一手托着靠肚子，一手拿刀：（学打"水底鱼"）"俺，关云长。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疆土，军士们！"

乙　"有！"

甲　"迎敌者！"（学打锣鼓）秦琼上来，俩人见面儿啦——秦琼拿着双锏："来将通名！""汉将关羽。""你是何人？""唐将秦琼。"

乙　这俩人凑一块儿啦！

甲　（关问秦）“为何前来打仗？”（秦答）“为……”

乙　为什么来打仗？

甲　“我知道为什么？”演员心里一生气：“唉！……”这一“唉”，坏啦。

乙　怎么？

甲　戏台上的规矩，这算“叫板”啦！

乙　是呀。

甲　打鼓的一听：怎么着？还有唱儿哪？（学打锣鼓“钮丝”）拉胡琴的一听：还有我哪？（学拉胡琴）

乙　唱什么呀？

甲　现编的：（唱“西皮散板”）“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乙　是呀，为什么打仗？

甲　“听了：（唱）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指韩父）他不管饭！”

乙　嗐！

（根据张杰尧口述本修改）

附：

原作《关公战秦琼》(笑话)

豫省洛阳城西四十里，某富翁八旬寿辰，由上海约京戏两班，演员共六百余名，每日两餐需白米数石。迎寿之期，开戏名曰(亮箱)跳加官毕，演《大赐福》。翁见各角色行头一新，翁喜。次演《双投唐》，翁不解京戏，大怒，唤班主至，令速换一出，再不合意当下逐客令。班主恐另出再不满意，随请翁自选之。翁又问曰："汝班中有唱红脸的吗？"班主回答有(豫人谓须生为红脸)。翁又问："叫何名？"班主误答："红脸的即是关公。"翁令速演《关公战秦琼》。班主恐翁怒，速至后台商之某红净扮演关公，某武生之秦琼。各带四下手(即龙套)。临上场时，嘱打鼓老开"紧急风"(即锣鼓)上，四下手跑过场，红净走过场同下，武生率下手如之。班主恐翁怒，急将二人推出外场，净哼，生哈。打鼓老嘲之曰："你瞧哼、哈二将。"随打唱。生、净无法。净唱："你在唐朝我在汉！"生接唱："咱俩打仗为哪般？"净唱："教你打来你就打！"生唱："我要不打谁管饭？"

(原载《笑海》第一集。中国稽语促进社一九三七年四月版)

捉 放 曹

（对口相声）

甲　您这说相声，说、学、逗、唱都得会吧？

乙　说行；唱可唱不好，只能学一点。

甲　京戏行吗？

乙　京戏也会不多，能唱几句。

甲　你要学，明儿我教给你。

乙　嗽，您是京戏演员。

甲　不是，好（读去声）玩儿。多咱我唱戏请你去看。

乙　好啊，您最近唱吗？

甲　最近不唱，刚唱过不久。

乙　您唱哪一工儿？

甲　花脸，大花脸哪！

乙　您最近跟谁唱呢？

甲　梅兰芳。

乙　梅院长？

甲　啊，还有言慧珠；我们唱的《二进宫》。

乙　嗽，《二进宫》？梅院长去谁呀？

甲　那老头儿。

乙　那白胡子老头儿？

甲　啊。

乙　"探罢皇陵到昭阳……"

甲　对啊。

乙　什么对啊！梅兰芳唱徐彦昭啊？

甲　好啊。

乙　什么好哇！梅兰芳是唱青衣的，能唱花脸吗？

甲　什么呀？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乙　我问你梅兰芳唱哪个？

甲　他，那个那个……小媳妇儿。

乙　那叫李艳妃，娘娘。

甲　是啊！他那娘娘，我那徐彦昭。

乙　你的徐彦昭——大花脸？梅兰芳的李艳妃——娘娘？

甲　啊。

乙　那言慧珠怎么办呢？

甲　她去老杨波。

乙　没听说过。言慧珠也是唱青衣的，她能唱老生吗？她父亲言菊朋才是唱老生的呢。

甲　对呀，她父亲能唱她就能唱，反串嘛。

乙　对，她是能唱老生；我听过她的《让徐州》嘛。你会唱吗？

甲　大花脸嘛，你不信我给你唱两句《二进宫》。

乙　好，我听听。你唱那个，"怀抱着……"那一段。

甲　好，你听着：（唱，带评戏味）"怀抱着……怀抱着……"

乙　（唱评戏）"怀抱之呃……"

甲　嗯：(学乙)"怀抱之呃……"

乙　(接唱评戏)"……娇儿啊坐在溜平……"

甲　……

乙　这是《磨房产子》，这是《二进宫》吗？

甲　不是，不是：(唱，河北梆子味)"怀抱着……"

乙　怎么又改河北梆子了？

甲　(唱，越剧味)"怀抱着……"(唱，京剧)"怀抱着……"

乙　可找着啦！

甲　我会的那戏多呀，这调儿都叉(阳平)住了。

乙　你是会唱啊？

甲　你不信咱们俩唱一出，什么戏都成。

乙　那好，咱们俩唱出《捉放曹》，行不行？

甲　行。

乙　咱们唱《公堂》那一段，人少。

甲　几个人？

乙　曹操——

甲　我来。

乙　我来陈宫。还一个小花脸王顺，也得你来。

甲　行。

乙　咱们就这么唱。锣鼓拿嘴打，我唱你打，你唱我打，我上场你先打小锣。

甲　行。(把椅子放桌前为小座)

乙　(学出场)"嗯……哼！"

甲　呔，呔，呔……

乙　(念引子)“身为县令，与黎民判断冤情……”

甲　呔，呔，呔……

乙　(斜身坐下，念定场诗)“头戴乌纱双翅飘，黎民百姓乐逍遥，虽然七品蓝官小，一片丹心保汉朝。”(甲在乙每念一句时都加锣)

甲　……

乙　(接白)“下官……”

甲　呔！

乙　“姓陈名宫字公台，”

甲　呔！

乙　“身为中牟县县令，”

甲　呔！

乙　(回头看甲，示意加锣不对)“昨日有董太师公文到来，”

甲　呔！

乙　你打上没完啦？

甲　怎么，打多啦？

乙　坐下就没锣了。

甲　你说话啊。呔！……你这不还没坐下呢吗！

乙　(无可奈何)“命我画影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顺等四门察看，未见到来。左右！”(待甲应声)

甲　……

乙　“左右！”

甲　……

乙　叫你哪，没听见哪？

甲　我去曹操啊，我也不叫“左右”啊！

乙　你答一句我好往下念哪。

甲　我答什么呢？

乙　“有！”

甲　不就这一字儿吗，谁来过这零碎儿啊。

乙　“左右！”

甲　“有！”

乙　“伺候了！”

甲　呔！

乙　上王顺啦！

甲　谁呀？

乙　你！

甲　“嗯……哼！”

乙　小花脸！“啊！”念……“捉拿曹操事，禀报太爷知。”

甲　“啊哈……”

乙　呔呔铃丁呔。

甲　“捉拿曹操事，禀报太爷知。参见太爷。”

乙　“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甲　不知道。

乙　什么不知道哇！“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甲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乙　“喜从何来？”

甲　你爱人生了个大小子。

乙　嗐，哪儿有这词儿啊？

甲　这不是喜事呀？

乙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有何为证？”“宝剑为证。”

甲　啾，这词儿啊。“恭喜太爷……”

乙　重来！都乱啦。“左右！”

甲　“有！”

乙　“伺候了！”

甲　“啊哈……捉拿曹操事，禀报太爷知。参见太爷。”

乙　“罢了。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甲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乙　“喜从何来？”

甲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乙　“有何为证？”

甲　“有……扇子为证。”

乙　宝剑！

甲　没有哇，这不是扇子吗！

乙　那就是宝剑！

甲　“宝剑为证。”

乙　“呈上来。”

甲　（将扇呈乙）

乙　（看，惊叫）“呜……呼呀！”

甲　怎么啦，肚子疼？

乙　“此事禀明太师，你等有赏。”

甲　甭赏啦，你请我吃顿包子就行啦。

乙　（瞪甲）“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甲 ……

乙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甲 ……

乙 曹操哪？

甲 没来呀！

乙 你“赶”曹操。

甲 （略一愣）曹操！……

乙 你哪儿去？

甲 你不是让我赶他去吗？

乙 分包“赶”角儿。曹操该上台了，不是你的吗？

甲 啾。（转到后台）

乙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甲 “啊哈……”

乙 嗐！曹操是大花脸。

甲 “大……啊嗨。”

乙 什么呀？“来……也！”这儿还有一大段唱：（小声唱）“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又谁知中牟县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檐过……”

甲 这都是曹操的词儿啊？算了吧。我帮你唱我这么累啊，又“赶”王顺又“赶”曹操。你一个人儿坐那儿多舒服啊，“来，伺候了！”那谁不会呀？咱们俩换过来吧。

乙 换也不能这儿换哪。唱完《公堂》，到《行路杀家》咱们换过来。

甲 不行，马上就换：（抢座）“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乙　“来……也！”

甲　锵来锵来嘁来锵。

乙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甲　锵来锵来嘁来锵。

乙　“又谁知中牟县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檐过，”

甲　锵来锵来嘁来锵。

乙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视甲）

甲　（愣了一会）“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乙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甲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乙　（大怒，厉声）我来啦！

甲　（出溜掉凳）嚄！干吗这么急头白脸的？

乙　我来啦！

甲　你来了好哇，给你报户口！

乙　这过日子哪。

甲　这点什么词儿？

乙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甲　哎，行啦：“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乙　“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甲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乙　“呀呸！”

甲　哽。

乙　“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令！”

甲　“哈哈……（用小花脸念法）嫌我的官儿小，看不起我，

来人哪。”

乙 “有！”

甲 把他枪毙！

（根据郭全宝口述本加工整理）

戏　迷

（对口相声）

甲　你说我唱戏唱得怎么样？

乙　啊！你呀！唱得不怎么样。

甲　不怎么样？你别看我唱不好，我敢在舞台上唱。

乙　噢，敢在舞台上唱。

甲　这是我最大的特点。

乙　这是你的优点哪？！

甲　有这么一种人，他不敢在台上唱。

乙　在哪儿唱啊？

甲　到胡同里唱。

乙　胡同里头唱不是拢音吗？

甲　什么拢音哪！夜里头走黑胡同他害怕才唱哪！

乙　胆儿小啊？

甲　他怕鬼掐他。其实没有鬼，就是小时候听过鬼故事，脑子里印象总有鬼，所以一走黑胡同他就害怕，唱上几句，就可以帮助壮壮胆子！唉，这种人唱出来不是味儿。

乙　唱出来什么味哪？

甲　宰羊似的。

乙　你学学。

甲　好，我学学。一进黑胡同，越想越害怕，他就嘀咕，他怕鬼掐他呀："倒霉，今儿又没灯啊！（唱）我……正……在……城……楼……观……山……（哪）……景……啊！"（怪声大叫）

乙　都岔声了。

甲　他这么一喊哪！警察过来了。

乙　那还不过来。

甲　"你这儿喊什么哪？""有……有鬼！"

乙　有鬼？什么模样？

甲　挺高的个儿跟那儿直晃。警察也纳闷儿，掏出手电一照："你看那是鬼吗？"他一瞧也乐了："噢！电线杆子！"

乙　噢！电线杆子吓得那样！

甲　你说这种人唱出来能好听吗？

乙　绝对好听不了。

甲　还有一种爱唱的人，都成戏迷了——这也不好。

乙　要是真正入了戏迷也不错。

甲　什么不错啊！生活戏剧化？

乙　是啊！

甲　行动坐卧走他都唱。

乙　有这事吗？

甲　有，我们那儿住着一家街坊，夫妻俩都是戏迷，我天天回去很晚，十二点多钟到家一听啊，那儿还没散戏哪！好，第二天早上刚起来，他们那儿又开台了。

乙　又接上了。

甲　有一天早晨我拿着脸盆，心想着打盆水洗洗脸，好上班儿去啊，好，走到他们窗跟儿底下，那儿又唱上啦。

乙　唱哪出啊？

甲　老俩口子商量吃什么饭。

乙　这也唱啊！

甲　他这称呼都特别。

乙　怎么称呼？

甲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乙　这……什么辈儿啊？

甲　老头说：(学京剧道白腔)“啊，妈妈，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哪？”老太太说了：(白)“啊，姥姥，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

乙　嗐！

甲　老头又说了：(白)“哎！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哪！”老太太一听要钱(白)：“这钱么，惭愧了！”

乙　惭愧什么？

甲　就是没钱哪！老头一听说没钱：“哎呀！”

乙　叫起板来了。

甲　我一听，我别去打水去了，听戏得了，什么戏都听过，唯独“炸酱面”没听过。

乙　是没听过。

甲　还真唱上了：(唱)“听说要吃炸酱面，怎奈手中无有钱，眼望着……切面铺啊……”空……哐！

乙　怎么这还一锣哪？

甲　哪儿呀，我把脸盆掉地下啦。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武 松 打 虎

（对 口 相 声）

甲　唱戏呀，不管是文戏是武戏，哪样也得有功夫。

乙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甲　现在你看戏，台上很少出事故。

乙　演员对艺术负责。

甲　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也没出过。

乙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甲　这是很难讲的，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那就坏了。

乙　或者有个什么事给差忽了。

甲　还有的时候演员精神高度集中，也能把词忘了。

乙　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

甲　也能出事故啊，他把自己忘了。

乙　紧张啊！

甲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角色了。

乙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甲　你看这演员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夸张。

乙　在艺术上还是很复杂了。

甲　你比如《武松打虎》……

乙　这是武戏。

甲　精神高度集中了，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乙　是啊？

甲　那老虎不是真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呀！

乙　那是一个演员钻虎形嘛。

甲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乙　怎么样？

甲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乙　过去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啊？

甲　过去这《武松打虎》，武松的活不多，这老虎可够累的。

乙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甲　象夏天儿就够戗，钻到虎形里边去，满头大汗。

乙　真是。

甲　还没上去哪，就吃两包仁丹了。

乙　噢！都热晕了。

甲　就是呀！那只老虎还得来个走场呀。

乙　噢！还有走场呀！

甲　单有这么一场戏——上阴锣——“呛呛呛”——老虎就遛达出来了。

乙　他也得露一面啊，在景阳冈上露一面啊！

甲　这老虎走场呀，出来之后这边瞧瞧，那边瞧瞧，回头摸摸痒痒，喝点水呀，打个滚儿啊，完了以后，一看那边有

人，下去了。

乙　啊，这是过场。

甲　等武松上来以后，想坐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了——景阳冈碰上那老虎；嗐，这老虎也不怎么瞧见——这武松老虎就站起来了。

乙　老虎要吃他嘛！

甲　过去演戏就到这点虎形站起来，两个人开打——过来过去——叉——一二三——打——一腿踢翻了，抓住了，有的还揪住老虎尾巴转两圈，有的是按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乙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打虎就算结束。

甲　猎户们上来把这个老虎捆好，抬走。

乙　这戏就算完了。

甲　这场戏就完了。现在演哪，比那会儿简单了。

乙　现在怎么演？

甲　老虎不往起站了，合理了。

乙　不往起站。

甲　老虎不能往起站，象狗熊似的两人打仗。

乙　这倒也是。

甲　现在艺术夸张都有根据——有生活的根据，不能胡来，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过去就讲究露这武松，那虎就是配搭，弄两下，论能耐比那狗大不了多少。

乙　反正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甲　你看不出劲来，那会儿有一回我看《武松打虎》，演出也出错了。

乙　演《武松打虎》也至于出错？

甲　这事都让我赶上了。

乙　这也是奇遇。

甲　这武松也够棒的。

乙　演得好。

甲　演虎形的，那天喝醉了。

乙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就不能喝酒呀！

甲　自己知道，今儿我喝了酒了。

乙　喝多了。

甲　今儿还够劲。

乙　好嘛！

甲　今儿酒是真好嘛！

乙　是啊！

甲　我得早点下后台。

乙　早点去。

甲　别耽误事。

乙　这还不错。

甲　到后台还有俩戏没上哪！

乙　他哪？

甲　他就扮上了。

乙　钻了虎形了。

甲　唉，对了，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躺到旮旯那儿就睡

了。他本想：我来了，谁还看不见我吗？我扮上了，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乙　这话也对。

甲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稍微打一个盹——一迷瞪就过来了。

乙　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甲　想的挺好啊，武松都上去了，那儿还没醒哪！

乙　这盹儿够多长。

甲　“谁的虎形？噢，噢，这儿哪！”

乙　噢，瞅见了。

甲　“哎，哎，别睡了！打虎的上去了！”“噢，怎么？到了吗？”这就上去了。

乙　上去了。

甲　你想啊！他正睡着哪！酒又喝多了，临时这么一叫他——“噌”下子就起来——“嗡”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乙　麻烦了。

甲　到台上糊涂了——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乙　好嘛，这老虎。

甲　站着来。那会儿台下看戏的也特别。

乙　是啊。

甲　“好啊！今天这对有意思。”

乙　怎么？

甲　“你看人家演得不俗啊！”

乙　怎么不俗哪？

甲　“今儿这虎不是爬着来的，站着来的。”

乙　老虎有两条腿走来的？

甲　“这老虎晃悠点好——怎么哪——它新鲜。”

乙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哪！

甲　武松这么一瞧他，瞧不见他的脸，也不知道他喝醉没喝醉，那就打吧。

乙　打吧。

甲　过来过去，两个人就叉上了——一二三——这么一打——“叭”——这么一脚。

乙　给踢翻了。

甲　这跟头应该虎形自己翻，他喝得晕头转向的，酒就上来了。

乙　怎么样？

甲　没转过身来，这脚就踢上了——“啪嚓”就倒下了。

乙　也没翻跟头。

甲　武松就过去了，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三拳两脚就打完了。

乙　武松一亮相，这就演的满好，得了。

甲　台底下看戏的说：“这戏呀，不大好，这老虎不大得劲，这老虎没劲，显不出武松的本事啊，你看，这武松还费了挺大劲似的，不就一脚吗？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

乙　真是。

甲　这儿看着武松哪！那老虎啊，晃晃悠悠起来了。

乙　老虎又起来了，这是什么毛病呀！

甲　瞧这武松——“哗”——一个敞笑儿！

乙　那还不乐呀！

甲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呀，心想：我这亮相没有什么可乐啊！怎么……往那边一瞧，坏了，心说：他怎么又起来了。

乙　老虎又起来了。

甲　怎么不死啊！

乙　就是啊！

甲　台底下看戏的也琢磨呀……这怎么回事？

乙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甲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乙　没打死嘛！

甲　那位还给这位解释：“不是没打死，他这玩艺儿……它又缓过来了。”

乙　没听说过。

甲　“缓过来不行，这和书上不一样啊，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乙　给它捆上抬走。

甲　“嗐，你怎么抬这个杠啊，书上三拳两脚将它打死，那不猎户来就把它捆上了吗，就给抬走了吗，所以它就缓不过来了，这不打死它没捆吗！所以就缓过来了。”

乙　那也不行呀！

甲　武松这么一瞧，既然你活过来了，那还得打呀！

乙　还得打呀！

甲　唉，又比划上了——一二三——过来过去——又一脚——又给叉上了——它又趴下了——过去一撩，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乙　这回算完了。

甲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哪！

乙　多打一回。

甲　瞧我赚钱赚得多，瞧我的戏太轻省了。

乙　是啊！

甲　让我多打一回。

乙　瞧瞧。

甲　下来我就得跟他说，我找后台老板，这出戏怎么演的，哪有这么一回呀！

乙　就是。

甲　这虎它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乙　他怎么又起来了。

甲　武松心说：戏也甭上了，咱们俩包圆儿了——咱们就打吧！打到哪儿算哪儿，没完了。

乙　好嘛！

甲　过来过去——打——这个气呀！

乙　那还不生气。

甲　这不过来过去吗！武松趁着俩人一错的功夫对他说："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虎形这才明白：

“噢，早死了。”恍然大悟——“啪嚓”一下倒下了；武松回头一看……这戏又砸了。

乙　他不死了吗？

甲　没打就死了。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阳 平 关

（对口相声）

甲　解放后的艺术跟解放前相比，在不少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

乙　可不是嘛？

甲　是啊！现在继承传统，大力地挖掘，推陈出新，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是不是这样？

乙　对呀！

甲　你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乙　是啊！

甲　首先说没有饮场了。

乙　饮场的没有了。

甲　它不合理嘛！过去不管演什么角色，旁边来个穿大褂饮场的。演员喝水还挡着哪！（用袖子挡着嘴）

乙　这是怕人看见哪！

甲　你说他挡什么哪！也就挡那小茶壶。

乙　挡那茶壶。

甲　你怎么挡人也知道。

乙　是啊！

甲　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挡着茶壶挡着嘴，决不能连送水

的一块挡上。

乙　挡不住。

甲　过去就这样，可是看戏的也习惯，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因为外国没有饮场这一说。

乙　噢，人家没有这饮场。

甲　没有。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这唱了一段：(学外国味儿)“嗳，嗳，来点水。”

乙　好嘛！来点水也唱出来了。

甲　外国人要看这饮场的，一定要问一问。

乙　问问旁边的翻译。

甲　这个是什么戏？

乙　这是《武家坡》，这是王宝钏。

甲　“王宝钏，什么意思？”“王宝钏她丈夫出去了十八年没回来，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那么给她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乙　这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呀！

甲　他为难了。

乙　怎么？

甲　翻译也不知道啊！本来饮场的跟剧情没关系嘛，翻译在胡诌：“这送水的人哪！……”

乙　谁呀？

甲　“大概是王宝钏她邻居的二哥。”

乙　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

甲　就说是嘛！现在没有了。捡场也没有了。

乙　噢，捡场也没有了。

甲　捡场也不合理呀！你看着艺术不完整，舞台上也不干净，老有那么一个人跟着起哄，那儿见要跪下了，赶紧送垫子，跪那儿了，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给他。

乙　来回扔这垫子。

甲　那个要坐下，得搬个椅子，有时候左手拿着文房四宝，右手拿着印，还要带着椅子，怎么办哪？

乙　怎么办哪？

甲　没法拿呀，拿胳肢窝夹着就走了，你……你说这好看吗？

乙　是不美观。

甲　不好看，不美观，还耽误事哪！

乙　怎么个耽误事哪？

甲　有一次我听《阳平关》——那曹操不是上山嘛——在山上晃摇着令旗，指挥全军作战哪。

乙　对呀！

甲　就因为有捡场的，那曹操上去了又掉下来了。

乙　掉下来了！

甲　从桌上掉下来了。

乙　怎么会掉下来了？

甲　其实这曹操唱得满好。曹操不好演。

乙　是呀！重要的角色呀！

甲　《阳平关》的曹操，念那段大引子；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非常傲慢、奸诈；大引子那个词就是介绍那个

人物的。

乙 噢，大引子哪词？

甲 “只手独擎天，”——自己说的，我一只手擎着天。

乙 只手独擎天。

甲 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乙 嗬！多大劲头。

甲 多大的权力呀！

乙 权力不小。

甲 “奇勋已早建；”——我是有功劳的人。“虚名扶汉室，时势魏将迁。”

乙 这是他大引子的词。

甲 曹操要篡位嘛！你看出来那派头！（端着肩膀）

乙 曹丞相嘛！

甲 你看这架子，吃不吃他老得端着。

乙 就这样。

甲 念这引子好极了：（念白）“只手独擎天，奇勋已早建，虚名扶汉室，时势魏将迁。”这点多大派头；上山那点也好啊——走那几步非常漂亮——这演员走得也满好——就是一样——一上桌子掉下来了。

乙 怎么会掉下来了？

甲 不赖这曹操啊，赖这捡场的。

乙 捡场的怎么了？

甲 正干着活哪，他饿了，回头告诉那管箱的：“谁出去呀！让他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

乙　他要吃。

甲　在台上正干着活，这时买来了，买来后怎么叫他呀，“下来拿白薯来！”那不成。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就给他搁桌儿上了。

乙　搁桌儿上了！

甲　那位就走了。捡场的他不知道呀，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烤白薯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呀！

乙　他也马虎。

甲　曹操倒霉嘛！这时“倒板”上来了，是这么唱——

乙　怎么唱？

甲　“北山脚下火焰飘，（哐嘁呤嘁，哐嘁呤嘁）满营将士逞英豪，老夫兴兵把仇报，要拿黄忠老儿曹，下得马来我就上山道。”——下马上山——（哐嘁呤嘁，哐嘁呤嘁）（学走台步）走这几步真漂亮。

乙　好看。

甲　后边那蟒袍得甩起来。

乙　得。

甲　往桌子上一站——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乙　是什么了。

甲　是山。

乙　那就是山。

甲　唱这最后一句：（唱）“且看那九里山把令旗摇！”这边摇

两下，他顺右边摇，右边这脚尖抬起来了，正踩到白薯上，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这重心就到了右脚了，一使劲踩，刚要晃摇这令旗呀，"啪"掉下来了，台底下听戏的"哗！"一个敞笑。

乙　那时候的观众不原谅，出了事故就叫倒好。

甲　是啊！"啊！好啊！通，通！"这下坏了。

乙　那是呀！

甲　后边的角儿不敢上了，一听倒好了，谁敢出去呀，你出去回头这倒好算谁的。

乙　说的是哪！

甲　台上曹操这儿也着急了，心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乙　他也纳闷。

甲　"我唱了三十多年没掉下过呀！"

乙　是啊！

甲　"这回怎么会掉下来了？"他脚底下有白薯，他也看不见，他想：我还得上去呀！

乙　还得上去。

甲　"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

乙　对呀，

甲　没词了。

乙　那怎么办？

甲　想词儿啊！他冲那打鼓老一摆手——

乙　噢，这什么意思？

甲　叫"乱锤"——（顷顷顷顷）摸屁股（学动作）。台底下看

戏的纳闷:把屁股摔得够戗。

乙　可以。

甲　他就在这功夫，临时抓了四句词——一叫板:(哐嘁台嘁，哐嘁台嘁)“今日上山好奇怪,”他望后一指那桌子——“它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把山道上,”(哐嘁台嘁，哐嘁台嘁)——往桌上一站——“老夫看你还摔不摔……嗯嗯嗯嗯……”(学花脸演员生气的声音)

乙　唉!这怎么了?

甲　他瞧见那白薯了。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文 昭 关

（对口相声）

甲　你喜欢看戏吗？

乙　喜欢哪。最近我看了两出好戏。

甲　啊，什么戏？

乙　«杨门女将»、«满江红»。

甲　好，这戏是好。解放前你就看不着这么阵容硬整的好戏。演员都是年轻人，演得真好。岳飞眼看要打过黄河，突然朝廷调他班师还朝，他拔营起寨的时候，哎哟，老百姓都来喽，不让走啊，佘太君说："你可不能走哇，你们一走啊，金兵就回来，老百姓可就遭殃啦。"

乙　你等会儿等会儿。怎么佘太君跟岳飞聊上啦？你说的是什么戏啊？

甲　«满江红»啊。

乙　«满江红»里哪有佘太君啊？

甲　他不是岳飞要走吗，佘太君她就急啦，所以她就来啦。

乙　不能。

甲　怎么不能！俩人还一块儿唱半天哪。

乙　嗽，你说那老太太呀，那是老百姓。

甲　在«杨门女将»里头她就演那佘太君哪。

乙　是呀，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呀。

甲　噢，对了。在《满江红》里边她是演老妈妈。

乙　对了！

甲　过去你看戏呀，就看光杆儿牡丹。

乙　怎么叫光杆儿牡丹哪？

甲　就听主角儿啊。其他配戏的人啊，都不讲究。首先说，行头，主要演员有"私房"行头，配角儿穿"官中"的；做戏也是这样，主角儿狞眉瞪目，在那儿唱，家院、门子站在旁边儿，无动于衷。

乙　那是怎么回事呢？

甲　他做戏也白做啊，看戏的根本不注意他。再者说，那主角儿一出戏挣四百，那底包一出戏挣一块二；主角儿一个月唱四回就够挑费了。

乙　他怎么不多唱哪？

甲　多唱不行啊，唱多了不上座儿了。

乙　那这钱差的也太悬殊了！

甲　主角儿也有他的困难哪。一个月唱四回戏，一出戏四百，四四一千六，刨去开支，顶多剩一千块。

乙　那也不少哇。

甲　可是呢，绣一件蟒（袍）八百！

乙　这么说也没多大富余。

甲　反正他生活总归比底包富裕多啦。

乙　底包才挣一块二嘛。

甲　你别看那挣一块二，可是比那挣四百的，会的还得多！

他一个地方挣一块二；他不够吃的呀。怎么办呢，他赶场。这儿唱一出，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唱一出。比如说，“长安”这儿有戏，唱一出，挣一块二；再赶到“吉祥”，再唱一出，又挣一块二。

乙　那生活就好一点儿了。

甲　可是你赶到那儿，得上了台才挣一块二哪，如果你到那儿，一看戏已经上了，你这角儿别人来了，那这一块二——

乙　那就吹啦！

甲　哎，这一块二没挣着，那一块二剩八毛啦。

乙　怎么？

甲　四毛钱坐车啦。

乙　那不更倒霉了吗。

甲　还谈什么艺术呢。整天吃不饱，各处瞎奔。有时候台上还出错儿。

乙　怎么还出错儿呢。

甲　有一回我看《白马坡》——斩颜良、诛文丑。

乙　红净戏。

甲　哎，关云长是正角儿。颜良、文丑都是那一块二的。

乙　嗽，这路角儿都算底包。

甲　哎。唱关公的这个主儿，带帮角儿的，他若带着颜良，你得来文丑，他若带着文丑，你得来颜良。

乙　啊，挣一块二真不容易啊。

甲　那天，我看这戏就出错儿了。唱花脸的这位呀，从别处

赶来。一看文丑扮好了，自个儿赶紧画脸儿，扮好了戏就上台。跟关公一照面儿，架着刀问："来——将通名！"

乙 那就说吧："大将颜良。"

甲 他忘啦。他不知道他今儿扮的谁了，"我是颜良，我是文丑啊"？可当时不说话又不成。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他临时抓了一句词儿："你不认识我！？"关云长一听，哪儿有这么一句啊？心想，他忘词儿了。台上不能愣着啊，跟着说了一句："正是。将你的名姓慢慢地道来。"

乙 慢慢地道来。

甲 为的让他想词儿。可是他没想起来啊。又说了一句："你看我是谁？！"

乙 戏词儿里哪有这么一句啊。

甲 关云长一听，这是想不起来了，干脆我替你说了吧："我看你是大将颜良。"

乙 那么他说什么呢！

甲 "你倒认识我，这还罢了。"他倒端起来了。

乙 这叫什么艺术啊！

甲 还有一次，我听《文昭关》，出错儿了。

乙 怎么回事儿？

甲 伍子胥戴武生公子巾，白箭衣，穿马褂儿，黑三缨儿，红彩裤，青高底儿，挂宝剑；头场戏拿马鞭儿。

乙 对呀。

甲　二场戏是在东皋公家里；就这场戏出错儿了。

乙　出什么错儿了？

甲　伍子胥没挂宝剑，挂着腰刀出来了。

乙　这是怎么回事啊？

甲　头场戏下来，休息一会儿，喝点儿水，把胡子摘下来，放在旁边儿，把宝剑摘下来，跟包的接过去了；等这场戏快上了，忽然跟包的肚子疼，要上厕所，把宝剑挂在墙上了；又一想我走不行啊，得托付个人儿，回头儿一瞧，瞧见那看锅炉的王三了："嗨，老王，我要上厕所；老板这就上场，你给挂上就行了。"他可没告诉他挂什么。老王这人也马虎："呃，行了，你甭管啦。"你倒问问哪。他走了，伍子胥要上台了，老王一看："呦！墙上挂着好些样儿呢。"

乙　都有什么？

甲　护手钩、斧子、铜锤、宝剑、腰刀……你不知道你倒问问哪。最可气的是，他瞧哪个好他要给挂哪个。

乙　他瞧哪个好啊？

甲　他瞧那斧子不错，挺好玩儿的。

乙　啊？

甲　后来一瞧，不成，没钩儿，挂不上。他就把腰刀给挂上了。老生净顾戴胡子，也没注意他。跟着"快场锤"就上去了：(哐嘁来嘁，哐嘁来嘁，哐嘁来……呛）"啊！"

乙　噢，这点儿有唱儿。

甲　这几句是描写伍子胥的心情：光阴过得真快呀，我还没

有能够给父母报了仇，白白地挂着这口宝剑——唱这么几句：(唱"西皮流水")"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他刚一出来的时候，台底下也没注意，等他走到正场了，前排那几位就看着了："哎，今儿什么戏呀？"旁边儿的那个说："《文昭关》哪。""出来这是谁呀？""伍子胥呀。""伍子胥应该挂宝剑哪，怎么挂腰刀啊？"

乙　啾，看戏的懂行。

甲　当时给叫了个倒好："好哇！"伍子胥一听，怎么有人叫倒好啊？他想看看是谁叫的，左手一扶剑把儿，他感觉不对了——宝剑把儿是直的，腰刀把儿是弯的：嗯？把儿怎么弯了？返潮啦？

乙　没听说过。

甲　往下一摸，更明白啦。

乙　怎么？

甲　宝剑鞘儿细，腰刀鞘儿宽：噢，刀啊！

乙　那就甭管它了吧，往下唱吧。

甲　不行啊，他唱词儿里头有宝剑哪："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这个演员真有办法，临时现编词儿——他把挂刀的理由唱出来了——

乙　怎么唱的？

甲　(唱"西皮流水")"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浇，

一路盘费都花了，卖了宝剑买口刀！”

乙　卖啦！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卖 布 头

（对口相声）

甲　相声是一门艺术。

乙　那是啊。

甲　可是在旧社会不叫艺术。

乙　不叫艺术叫什么呀？

甲　管我们这叫买卖。

乙　对，过去叫干买卖嘛。

甲　说相声代卖豆儿纸（卫生纸）？

乙　没听说过。

甲　那怎么叫买卖哪？也没有买也没有卖，登台演出。若说买卖哪，那是资本家干的。

乙　对了，买进卖出嘛。

甲　资本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靠着剥削吃饭。

乙　资本家越大，剥削人的方法就越多。

甲　资本家之间也是勾心斗角。

乙　互相竞争，互相排挤。

甲　比如说这条马路上，有两家百货商店，那能吵得四邻不安——一家请份儿乐队。

乙　干吗呀？

甲　借这个来兜揽顾客，为了多赚钱。好嘛，当央儿的门口儿挂个红幛子，上头写着："新张开幕，减价八扣"。

乙　这便宜了。

甲　那边儿一看不行啦，他减价八扣，我的买卖完了。所以他也挂块红布，上头写着："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乙　这比八扣又便宜了。

甲　这边一看又改词儿了："新张开幕，减价八扣带挂彩"。

乙　嚄，带彩的。

甲　那边儿一看又写了："周年纪念，买一送一，大牺牲"。

乙　牺牲？

甲　啊，你想，那边都挂彩了，这边儿还不牺牲！

乙　好嘛。

甲　乐队也跟着起哄——这边：嗒嗒喇嗒喇嘀嗒……那边儿是：噜亮……

乙　嚄！

甲　跟出殡的似的。

乙　都是钱折腾的。

甲　资本家为了赚钱，宁肯把他的资金的百分之三十抽出来作广告费。

乙　都作什么广告？

甲　报纸广告，电影广告，电台广告……

乙　电台还作广告？

甲　过去你听收音机，净是商业广告："各位先生们，您想喝到一些香茶吗？请您到正兴德茶叶庄去买吧，正兴德

茶叶庄自制红绿花茶；正兴德茶叶庄开设前门大街一千七百六十五号，欢迎诸君品评指导。”

乙 对，过去广告都是这些词儿。

甲 大买卖作这样的广告。

乙 小买卖哪？

甲 那上不了电台。

乙 怎么哪？

甲 广告费他就拿不起呀。你让卖烤白薯的上电台作广告。那怎么作呀？再说那词儿也没法儿编哪："各位先生们，您想吃到一些红皮黄瓤儿既富有营养又含有大量维他命C的烤白薯吗？本号蒸煮烤品俱全，如果您想吃的话请您到……"

乙 哪儿买呀？

甲 哪儿碰上哪儿买吧！

乙 这不是废话吗！

甲 所以小买卖不作这种广告；小买卖就讲究吆喝。

乙 对。

甲 过去在北京啊，做小买卖的吆喝最多——比如说卖糖葫芦的，东西南北城还都不一味儿。

乙 对，讲究九腔十八调。您说到北城怎么吆喝？

甲 "蜜来哎冰糖葫芦来哟——"

乙 到西城哪？

甲 "葫芦儿冰糖的。"

乙 这省点儿事，到了南城？

甲　“葫芦儿。”

乙　这更省事了！

甲　到了东安市场摆摊儿的，吆喝起来新鲜：“刚蘸得的！”

乙　连葫芦俩字都没有啦。

甲　北京叫冰糖葫芦儿；到天津叫糖墩儿——吆喝起来最省事，就一个字儿：“墩儿哎——”

乙　对。

甲　这是卖糖葫芦儿的，还有卖果子的：“香果来！闻香果啊唉！”

乙　真好听。

甲　最讲究吆喝的是卖布头儿的——天津有两种；北京也有两种。

乙　天津有哪两种？

甲　一种是背包袱串胡同的；一种是街上摆摊的。

乙　串胡同的怎么吆喝？

甲　我给你学学：“买哎花条布哎，做里儿的，做面儿的，十锦白的，做裤褂去呗。”

乙　哎，都是这味儿，那种摆摊儿的哪？

甲　那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乙　是啊？

甲　他吆喝起来一惊一诈的，神经衰弱的人不敢打他头里走！

乙　你学学。

甲　“瞧瞧这块哎，真正细毛月真色不掉，买到家里做裤褂

儿去呗！——”

乙　嚄！

甲　这是天津两种布头。

乙　北京的哪？

甲　也有两种：一种软调儿的；一种硬调儿的。

乙　您给学学这软调儿的。

甲　“这块吆喝，吆喝是贱了就是不打价哩吧，这块本色白呀，它怎么那么白呀，它怎么那么白呀，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乙　我哪儿知道哇！

甲　“它怎么那么白呀，它气死头场雪，不让二路霜，亚赛过复兴的洋白面哩吧，买到您老家里就做被里去吧——是禁洗又禁晒，禁铺又禁盖，禁拉又禁拽，是禁蹬又禁踹！”

乙　这人什么毛病啊？

甲　吃饱了撑的。

乙　大概形容他这布结实。

甲　再给你换一块黑的，这块是德国青。

乙　对，过去说德国染料好。

甲　“这块德国青啊，它怎么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呀，哎，你说怎么那么黑？”

乙　啊……又来了！

甲　“怎么那么黑，气死张飞不让李逵，亚赛过唐朝的黑敬德哩吧，在东山送过炭，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煤厂子

卖过两天煤了，它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这块德国青，真正德国染儿，真正是德国人他制造的这种布儿的，外号叫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不怕洗，它不怕淋，它不怕晒呀，任凭你怎么洗，它不掉色呀！”

乙　噢，德国青。

甲　白布！

乙　白布哇？！

甲　“白布不掉色哎！”

乙　“废话哎！”白布有掉色的吗？

甲　“面子有多宽，布匹儿有多厚，多么快的剪子都铰不动它！”

乙　布头儿？

甲　铁板！

乙　铁板哪？那做大褂儿怎么裁呀？

甲　剪子裁不动，你得用轧钢机轧。

乙　轧完了用针线缝？

甲　铆钉铆，电焊焊，焊完了穿出来您一看——

乙　大褂儿。

甲　锅炉！

乙　满街跑锅炉哇？

甲　还有一种是硬调儿卖布头儿的。

乙　那怎么吆喝？

甲　这种卖布头儿的是骗人的，他卖布不带尺。

乙　那怎么量啊？

甲　用庹庹，两手一伸为一庹。

乙　一庹是多少？

甲　一庹是五尺，甭管个高个矮，卖布的是大高个，一庹五尺；这位是矮个，一庹也五尺。

乙　好嘛。

甲　这种卖布头儿的讲究要谎，比如这块布值一块钱，他跟你要三块，慢慢儿往下落价，落着落着，你买走了，结果吃亏了。

乙　对。

甲　可有时候他自己也落糊涂喽——我给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儿的。

乙　来，学学。

甲　你可得帮个忙。

乙　我帮什么忙？

甲　你当我一个小伙计，抻着这块布，我落价的时候，你想着说几句话。

乙　说什么话？

甲　“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乙　行了。

甲　“哎……”

乙　“赔了！”

甲　什么就赔啦？

乙　噢，还说早了！

甲　我让价的时候你再说。

乙　行。

甲　“哎，这块吆喝贱了吧，不要那么一块，又来这么一块，这块那块就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刚才那么一块儿那个叫德国青，才要那现洋一块六哇。又来这么一块，这块那就叫那晴雨的商标阴丹士林布儿的——这块士林布买到你老家里就做大褂儿去吧，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大伙儿那么一瞧，真不知道你老是哪号的大掌柜的吧；这块士林布又宽又长，还得大高个，还得是三搂粗的大个胖子，一大四大，大脑袋瓜，大屁股蛋儿，大脚巴丫儿，还得两条大粗腿儿啊，肥肥大大的足以够了；这块士林布，你到了大布店，买了说是你老都得点着名儿把它要哇。到了北京城，讲究八大祥——到了瑞蚨祥、瑞林祥、广盛祥、益和祥、祥义号，廊房头条坐北朝南还有个谦祥益呀——到了八大祥你要买一尺，就得一毛八，没有一毛八你就买不着那这么‘细发’这么宽，这么密实这么厚实这么好的。来到我们这摊儿——一个样儿的货，一个样儿的价儿，一个样儿的行市那谁也不买小布摊儿那碎布头儿零布块儿啊！来到我们这个摊儿，众位有工夫听我们庹庹尺寸让让价吧，——一庹五尺，两庹一丈，三庹一丈五，四庹两丈，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就算你打两丈啊！到了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就得三块六哇。来到我们这个摊儿——三块六不要，把六毛去了它，你给三块大洋两不找哇；三块钱不要，不要不要紧，我是额

外的生枝还得让它——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两块六；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两块四；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两块钱。那位可就说了：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大洋算我要了——这阵儿要买还不卖它。怎么回子事？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织的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哇！他要学好喽——礼服呢、华丝葛——这个老太太叫猫——花儿花儿花儿洋绉哇！这不两块钱——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你给一块二；再去两毛干脆一块钱；这不一块钱——去五毛让五毛……”

乙　剩多少？

甲　白拿去了！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菜　单　子

（对口相声）

甲　咱们哥儿俩老没见。我听说您最近出趟门儿，您多咱回来的？

乙　我上礼拜回来的。

甲　今天您没事吧？

乙　没事。

甲　我请您吃个便饭，一半给您接风，一半咱们哥儿俩谈会子。

乙　那何必叫您花钱呢？

甲　无所谓。咱们哥儿俩啊，老没见了，聊会子，小肚子上弦——弹弹（谈谈）心。

乙　好吧。

甲　您说咱们哪儿吃去好？

乙　客随主便，您说哪儿，咱们就哪儿。

甲　请您上我家吃去怎么样？

乙　要饱家常饭；要暖粗布衣。家里有什么吃什么。

甲　您想吃什么？

乙　随便，吃什么全行。

甲　咱们吃炖肉吧。

乙　炖肉解馋哪。

甲　给您炖点猪的，要二道豚肩，五花三层，有肥有瘦；加里头一只肥母鸡，再搁上点栗子；随便再配几个凉菜，就酒；烙点儿萝卜丝饼，焖点儿大米饭，吃完了给您来杯糖水，去去油腻。怎么样？

乙　太好啦！

甲　那么，明天早晨吧，请您就到我家，您可千万赏脸！我走啦——（作掏钱状）您这儿哪儿有钱铺啊？

乙　您找钱铺干什么呀？

甲　我换俩零钱儿，我这儿净是两块五一张的。

乙　哪儿有两块五一张的？

甲　哦，那是当票儿；我净是五块一张的，把它破开，我好坐车。

乙　咳，您换钱干什么呀？我这儿有两块零的，您拿走！够不够？

甲　那我可不能拿。我这儿刚说请您吃饭，还没吃哪，我先拿您两块钱走，让人一想，我这不是要您便宜吗？

乙　没关系，就是您不请我吃饭，您把这两块钱拿走，也没什么啊。

甲　好吧，等明儿您到我家的时候，我再还您。

乙　没关系。您还在那儿住吗不是？

甲　您不是上我们那儿去过吗——××胡同。

乙　明天我什么时候去？

甲　早十点，怎么样？

乙　行。我十点以前准到。

甲　那我就走了，明天您可一准去！啊？您若是有事，您预先通知我一个话儿，我就不等您了，咱们改天再吃。

乙　好吧，我若没事一准去。

甲　再见吧。（作欲下状）

乙　这回我说一段单口相声……

甲　（回来）先生，咱们甭吃炖肉啦。

乙　怎么不吃炖肉啦？

甲　炖肉哇，恐怕一时半会儿都炖不烂；这肉您若不炖烂了，它不好吃啊。

乙　不要紧哪，咱们多炖会儿呀，哪会儿烂了咱们哪会儿吃。

甲　那多耽误时间哪，为吃这顿饭，回头再把您事儿给耽误喽！咱们吃包饺子吧。

乙　包饺子啦？

甲　咱们包点儿羊肉白菜的；猪肉韭黄的；再包点儿三鲜馅儿的——薄薄的皮儿，大大的馅儿——煮得了饺子咱们躺着吃。

乙　干吗呀？

甲　有这么句话嘛："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倒着吃饺子，又好吃又舒服。

乙　没这么吃过。

甲　咱们是吃十个煮十个，饺子就酒，没饱没醉；随便炒几个菜；咱们是一边儿吃着，一边儿聊着，吃完了给您来

碗饺子汤——这叫"元汤化元食"。怎么样？

乙　好吧，咱们就饺子啦。

甲　还是明天早十点，您可千万去啊！（作欲下状）

乙　（自言自语）饺子我也吃他一顿。

甲　（回来）先生，咱们甭吃饺子了。

乙　您不是说了顶好吃饺子吗，怎么又不吃了？

甲　饺子费事啊。

乙　我看若不吃还省事。

甲　有这么句话嘛："好厨子还怕包饺子呢"——又和面，又剁馅儿，又擀皮儿，又包，多费事啊。

乙　那咱们吃什么呢？

甲　咱吃面吧。

乙　又面啦？好嘛，这回连肉都没了。

甲　给您炸点儿八宝榛子酱，再给您打点儿三鲜卤，卤、酱您随便用，来点儿菜码儿：黄瓜、豌豆、豆芽菜、青蒜末儿、香椿；炒几个菜就酒。咱们就吃面啦。

乙　好吧，咱就吃面吧。

甲　（欲下又回）先生——

乙
甲　咱们甭吃面啦！

乙　我就知道又吹了嘛，咱们吃什么呀？

甲　咱们吃窝头吧。

乙　吃什么？

甲　窝头啊。

乙　若吃窝头，您就甭请我啦，您到我家吃去吧，我那儿每天两顿儿，不改样儿。

甲　您吃那窝头，是什么样儿的？

乙　什么样儿啊，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儿。

甲　您跟我吃的不一样；我那儿的窝头，是底下一个尖儿啊，上头一个窟窿儿。

乙　唏！掉过来啦？您这不是拿人开心吗？有拿窝头请客的？

甲　我这个窝头啊，有个别名儿：叫八宝儿窝头——伏地大槽糕——是拿棒子面儿、小米面儿、糜子面儿、栗子面儿四样儿面，拿糖水把它和在一块儿，里边儿搁上瓜子儿、榛子仁儿、核桃仁儿、杏仁儿、花生仁儿、青丝、红丝、玫瑰、木樨，搁点儿“启子”往起一发，蒸得了，又暄腾，又柔软；咱们再来他一碗八宝粥，换换口味——咱们吃甜的啦。您说怎么样？

乙　好哇。这么一说，比炖肉、饺子可好吃多了。那咱们就窝头了。

甲　窝头了。咱们明天见。（作欲下状）

乙　（自言自语）窝头我看还不准怎么样呢。

甲　（回来）……

乙
甲　先生，咱们甭吃窝头啦。

乙　我就知道嘛，那咱们吃什么啦？

甲　咱们喝点儿煤油吧。

乙　去你的吧。你把那两块钱还(读 haí)给我吧，闹了半天你这儿拿我开心哪！又吃这个又吃那个的。

甲　我这是啊，拿您打哈哈。我真请您吃饭，甭上我家吃去了。我请您下馆子。

乙　下哪馆子呀？自来水管子呀——拿凉水灌我。

甲　干吗自来水管子呀，若不我请您下庄子。

乙　啾，下庄子(指兽医庄)给我灌点黄连——拿我当牲口？

甲　您这叫什么话呀？我请您下饭庄子。

乙　下饭庄子！咱们到饭庄子门口，咱们先迈哪条腿进去呀？是先迈左腿呀，是先迈右腿呀？是两条腿儿一块儿迈呀？咱到里头那儿，咱们吃什么呀？

甲　我请您吃满汉全席。

乙　什么？满汉全席？你给我来领炕席怎么样？满汉全席里头有烤白薯吗？

甲　你这是看不起人，你以为我没吃过哪？

乙　这么样儿吧，你先说一说，满汉全席里都有什么菜？你只要说对了几样儿，你甭请我，就自当我吃了。

甲　好吧，我若没吃过，我说不上来。

乙　那您就说吧，都是什么菜？

甲　有蒸羊羔儿没有？

乙　有，真有。再往下说？

甲　有蒸羊羔儿、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炉猪、炉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儿、什锦酥盘儿、熏鸡白肚儿、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

子、罐儿野鸡、罐儿鹌鹑、卤什件儿、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蚂、烩腰丝儿、烩鸭腰儿、烩鸭条儿、卤牲口、清拌腰丝儿、黄心管儿、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鲇鱼、锅烧鲤鱼、炸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儿、卤煮寒鸦儿、麻辣油卷儿、熘鲜蘑、熘鱼脯、熘鱼肚儿、熘鱼片儿、醋熘肉片儿、烩三鲜儿、烩鸽子蛋、烩白蘑、烩什件儿、炒银丝儿、烩万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烩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儿、烩虾仁儿、熘腰花儿、烩海参、炒蹄筋儿、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耳、炒肝尖儿、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炸飞禽、炸汁儿、炸排骨、清蒸江牙柱、糖熘芡仁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鱼、糟熘鱼片、熘蟹肉、炒蟹肉、烩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酿倭瓜、炒丝瓜、酿冬瓜、熘鸭掌儿、焖鸭掌儿、焖笋、炝茭白、茄干晒炉肉、鸭羹、蟹肉羹、鸡血汤、三鲜木须肉、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氽丸子、鲜虾丸子、鱼脯丸子、饹馇丸子、豆腐丸子、樱桃肉、马牙肉、米粉肉、一品肉、栗子肉、坛子肉、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肉、晒炉肉、炖肉、黏炸肉、炸肉、扣肉、松肉、罐儿肉、烧肉、大肉、烤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熏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蜜腊肘子、锅烧肘子、扒肘条、炖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氽三样儿、爆三样儿、炸卷骨儿、烩散淡儿、烩酸燕儿、烩银丝儿、熘白杂碎、氽节子、烩节子、炸绣球、三

鲜鱼翅、栗子鸡、氽鲤鱼、酱汁鲫鱼、活钻鲤鱼、板鸭、筒子鸡、烩肠脐肚、烩南芥爆肚仁儿、盐水肘花儿、锅烧猪蹄儿、拌瓤子、炖吊子、烧肝尖儿、烧肥肠儿、烧心、烧肺、烧紫菜儿、烧莲蒂、烧宝盖儿、油炸肺、酱瓜丝儿、山鸡丁儿、拌海蜇、龙须菜、炝冬笋、玉兰片、烧鸳鸯、烧鱼头、烧槟子、烧百合、炸豆腐、炸面筋、炸软巾、糖熘饹饹儿、拔丝山药、糖焖莲子、酿山药、杏仁儿酪、小炒螃蟹、氽大甲、炒荤素儿、什锦葛仙米、鳎鳗鱼、八代鱼、海鲫鱼、黄花鱼、鲥鱼、带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儿、扒鸭块儿、扒肉、扒面筋、扒三样儿、油泼肉、酱泼肉、炒虾黄、熘蟹黄、炒子蟹、熘子蟹、佛手海参、炸烹儿、炒芡子米、奶汤、翅子汤、三丝汤、熏斑鸠、卤斑鸠、海白米、烩腰丁儿、火烧慈姑、炸鹿尾儿、焖鱼头、拌皮渣儿、氽肥肠儿、炸紫盖儿、鸡丝豆苗、十二台菜、汤羊、鹿肉、驼峰、鹿大哈、插根儿、炸花件儿、清拌粉皮儿、炝莴笋、烹芽韭、木须菜、烹丁香、烹大肉、烹白肉、麻辣野鸡、烩酸蕾、熘脊髓、咸肉丝儿、白肉丝儿、荸荠一品锅、素炝春不老、清焖莲子、酸黄菜、烧萝卜、脂油雪花儿菜、烩银耳、炒银枝儿、八宝榛子酱、黄鱼锅子、白菜锅子、什锦锅子、汤圆锅子、菊花锅子、杂烩锅子、煮饽饽锅子、肉丁辣酱、炒肉丝儿、炒肉片儿、烩酸菜、烩白菜、烩豌豆、焖扁豆、氽毛豆、炒豇豆、外加腌苤兰丝儿。

乙　嚄！这菜可真不少。

甲　你爱吃不爱吃啊？

乙　爱吃啊。

甲　好吃不好吃啊？

乙　好吃啊。

甲　我也得有钱啊？！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阴 阳 五 行（原名《五红图》）

（对口相声）

乙　这回我说段儿相声。

甲　啾，您是位艺术家。

乙　不敢当，我是一个演员。

甲　不，您是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

乙　……

甲　看得出我是干什么的吗？

乙　我看不出来。

甲　咱们是一家子。

乙　一家子？

甲　您是艺术家，我是科学家。这不都是一个“家”字吗？

乙　啾，您是一位科学家！

甲　你知道中国科学院吗？

乙　您在那儿工作？

甲　从那门口儿走过。

乙　那管什么呀，我当您在科学院工作呢。

甲　什么工作？

乙　研究科学。

甲　你不懂，科学院以下分很多研究所：心理研究所、语言

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一个所研究一门，你想那么多人研究一门儿，研究出成绩来算谁的？

乙　啊？（对观众）怎么还有这样的思想呢？

甲　都算大伙儿的，那我搁在哪儿？

乙　您不上算！

甲　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我是个单干户的科学家。

乙　（对观众）这位还没到互助组啦！

甲　我研究的不是一门儿，是全门儿。我一个人研究的包括他们所有的各门，我这叫综合科学。

乙　啊，这我不懂，什么叫综合科学？

甲　这么说吧，我所研究的是包罗万象。自从混沌初分，海马献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阴阳金木水火土……

乙　行啦，您甭说了，您怎么还研究这个呢？

甲　怎么啦？

乙　现在是原子时代，人类都飞上天空去了，到宇宙空间去了。人家研究原子、核子、电子、离子……

甲　这我懂，原子、电子、饺子、包子……

乙　包子？……

甲　你不懂，他们研究的所有问题，那也出不去我说的几个字：阴阳金木水火土，我这几个字能包括世界万物。

乙　不见得吧？

甲　没错儿。

乙　什么都行？

甲　当然啦。

乙　那么您说这桌子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甲　有哇，桌子面儿就为阳，那面儿就为阴。

乙　噢，就这么简单？

甲　这是通俗的讲，讲深奥了你不懂。

乙　这桌子有金木水火土吗？

甲　有。

乙　桌子哪儿来的金呢？

甲　这桌子……当初没做成桌子的时候，它不是桌子。

乙　这不废话吗？

甲　当初它是木材。

乙　那我懂，经过木工把它做成桌子。我问你，桌子哪儿有金？

甲　木工用什么工具做桌子呢？

乙　锛凿斧锯呀。

甲　锛凿斧锯是什么的？

乙　铁的。

甲　"铁"字儿怎么写？

乙　"金"字边儿……

甲　这不是有金了吗？

乙　"金"字边儿就算啦？

甲　金、银、铜、铁、锡为五金，懂吗？

乙　噢，金木。木呢？

甲　这桌子是什么的？

乙　木头的。

甲　有木了。

乙　水呢？

甲　有木就有水呀！

乙　怎么？

甲　没水树木怎么长大的？

乙　噉——那么火哪？

甲　火？

乙　啊，您不是说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甲　你问这个火是不是？

乙　桌子哪儿有火呀？

甲　当然有哇，它这个——桌子——它不是能劈了烧火吗？

乙　象话吗？挺好的桌子劈了烧火？

甲　你要知道，桌子的原料是木材。

乙　这我知道，木材原来是树。我没问这个，我问你桌子跟火有什么关系？

甲　哎，有关系，在原始时代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

乙　多新鲜哪！

甲　可有钻木取火，木能生火。

乙　可找着根据啦。

甲　不是，讲深奥了你不懂，这得根据你的水平，这就麻烦啦。

乙　啊，那土？

甲　桌子是木头的，木头原来是树，树在哪儿长着？

乙　地下呀。

甲　地是什么的？

乙　土地呀。

甲　这不结了吗！石头上能长树吗？

乙　不能。

甲　记住，回去以后在日记本上写上，这叫理论，懂吗？

乙　我长点儿知识。

甲　这就是科学，懂吗？这你就知道我研究的是多么深广多么渊博啦！

乙　行了，您先甭美。吃的也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甲　随便你问什么也离不开我研究的阴阳金木水火土，你说你吃的什么？

乙　你说苹果，哪儿为阳，哪儿为阴？

甲　苹果呀，苹果这东西算是……鲜货之类的东西，多吃一些水果儿倒是没什么坏处……

乙　谁问你这个啦？我问你苹果哪儿来的阴，哪儿来的阳？

甲　你听着，这苹果一面儿红，一面儿青；红的那边儿为阳，青的那边儿为阴。因为晒着的那面儿把它晒透了它就红了，没晒着的那面儿那就是阴哪，决不能说太阳转着弯儿晒那苹果呀。

乙　嗯，阴阳有了，苹果有金吗？

甲　你这人太糊涂。

乙　嗯？

甲　苹果在哪儿长着？

乙　苹果树上啊。

甲　怎么掉下来的？

乙　拿剪子往下剪哪！

甲　剪子是什么的？

乙　铁的。

甲　“铁”字怎么写？

乙　“金”字边儿……

甲　（急促地）有金啦。

乙　有……（对观众）一动铁的，一沾金字边儿，他就有的说了。

甲　五金嘛。

乙　木呢？

甲　苹果树不是木吗？

乙　水呢？

甲　一咬就流水儿。

乙　流水儿也算……

甲　那不是水儿吗？

乙　嗽，苹果有火吗？

甲　火啊？

乙　啊，钻苹果取火，对吗？

甲　哎呀，你想的多天真哪！（对观众）怎么能够钻苹果取火呢？

乙　是呀，我这人不懂“科学”，这不是跟您请教吗？您说苹果哪儿有火？

甲　苹果的火呀——这个——

乙　(对观众)这是想通俗的讲法呢，讲深奥了怕我不懂。

甲　苹果是水果儿的一种，特别是小孩儿应该常吃。

乙　是呀，多吃点苹果去火。

甲　哎，有火啦。

乙　嘿，我给他送去啦。土哪？

甲　苹果树在哪儿长着？

乙　唉，土地上。再问点儿别的还行吗？

甲　行。

乙　您说咱们吃的那红果儿，哪儿为阳，哪儿为阴？

甲　啊，这个好讲了，这面儿是红的，这面儿(恍然大悟)也是红的啊？

乙　整个儿全是红的。

甲　啊，红的就为阳啊。

乙　那么哪儿为阴哪？

甲　它是——你掰开瞧里边儿什么色儿？

乙　白的。

甲　那就为阴。

乙　嘿！(对观众)外边儿没辙啦，跑里边儿打主意去啦！阴阳有了，红果有金吗？

甲　这不是更简单了吗，红果在树上长着，熟了以后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乙　我，拿竹竿儿把它打下来。

甲　(呆愣)

乙　一拿剪子又有词儿啦，咱们不动五金。

甲　嗷，拿铜棍儿把它打下来？

乙　不，不是铜棍儿，竹竿儿。

甲　嗷，竹竿儿呀？

乙　啊，红果有金吗？

甲　这个红果儿也叫山里红。

乙　嗯，厂甸儿卖的那个大挂山里红嘛。

甲　是用麻线儿穿起来，小孩买了挂在脖子上。

乙　是呀。

甲　你说，那麻线儿你是怎么穿过去的哪？

乙　我，我是拿竹签儿捅过去的！

甲　竹签儿？

乙　啊，红果儿有金吗？

甲　你等会儿，竹签儿你拿什么修的哪？

乙　我，拿玻璃碴儿刮的。

甲　可是那尖儿你得用刀子修哇！

乙　不，我在石头上蹭的。

甲　嗯，有办法。

乙　当然有办法。

甲　红果还可以做糖葫芦儿。

乙　是呀。

甲　还有夹馅儿的。

乙　（警惕地听着）嗯。

甲　把红果拉开一个口儿，把核挖出来，唉，那口儿你是用

什么拉的啦？

乙　那口儿呀？我是拿线勒的。

甲　（窘，自言自语）拿线勒的。

乙　红果儿有金吗？

甲　那核儿拿什么挖的哪？

乙　拿竹批儿。

甲　嗯！糖葫芦儿它得蘸糖啊！

乙　当然啦，没糖它怎么叫糖葫芦儿呢？

甲　那么你用什么熬糖呢？

乙　我用——砂锅！

甲　砂锅熬糖？

乙　啊，铜锅铁锅都不用。

甲　砂字儿怎么写？

乙　"石"字边儿一个"少"字儿。

甲　锅呢？

乙　"金"字边儿……

甲　有金啦！

乙　嗐！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对　春　联

（对口相声）

甲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首先说得有文化。

乙　那是呀！你看我们天天都在学习嘛！

甲　你念过书吗？

乙　我念过两天。

甲　什么学校毕业？

乙　咳！我念的还是过去那个经书哪。

甲　“五经”、“四书”、“十三经”啊。

乙　是呀！

甲　那些书我也念过，什么“三字文”、“百家经”、“千字姓”……

乙　什么叫“三字文”？

甲　不是……三眼井。（北京地名）

乙　还三里河哪！

甲　对啦！三里河。（北京地名）

乙　什么呀！“三百文”、“百千姓”……我也乱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甲　对啦！你说念完这几部书念什么？

乙　念念《大学》。

甲　念完大雪念小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

乙　叫你在这儿背历书哪。

甲　你不说念大雪吗？

乙　我说念《大学》。

甲　对……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嘛！念完《大学》念什么？

乙　《中庸》。

甲　念完中用念不中用，等你念到废物点心就算毕业啦。

乙　那我就没用啦。我说念《中庸》。

甲　念完《中庸》念《论语》、《孟子》、《礼记》、《春秋》。

乙　对了。

甲　这些书光念不行，得会讲，不会讲就不能开笔做文章。比如你吟个诗、对个春联，都要从书中寻章摘句才行。

乙　那倒是。

甲　你看我这个人没事儿最喜欢对春联，最近在家中我搜集到几副绝对儿。

乙　绝对儿？

甲　就是有上联没下联，谁也对不上来，我走过多少个地方，访问过多少个大文豪，结果一个对上来的也没有，这几副绝对儿太好了，我准备登报。

乙　登报干吗？

甲　征求下联。

乙　你这绝对儿是什么词句呀？

甲　怎么？你打算对呀！

乙　我不是打算对，我想听听。

甲　大文豪都没对上来，就阁下您听了有什么用啊！

乙　你可不能那么说，绝对儿碰巧了对得才妙呢？

甲　好，我说一说你听听，你可别胡对呀！

乙　当然啦！

甲　不明白就问我。

乙　当然向你请教。

甲　第一副："买卖兴隆通四海"。

乙　完啦？

甲　啊。

乙　我当什么绝对儿呢？（故意假谦虚）我给你对对行吗？

甲　我这儿正找不着下联呢？

乙　可我对的也不一定恰当。

甲　没关系，你对吧！

乙　你那上联是什么？

甲　"买卖兴隆通四海"。

乙　我给你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甲　哎呀，高才。

乙　这也不是我的高才，过去我们家对过煤铺就贴这么一副对联。

甲　好，你再听这第二副："根深叶茂"。

乙　"本固枝荣"。

甲　嗯："开市大吉"。

乙　“万事亨通”。

甲　你听最后这一副：

乙　你说。

甲　“忠厚传家久”。

乙　“诗书继世长”。

甲　（无可奈何）我完啦。

乙　就这个呀，这叫什么绝对儿啊？满都是对子本上的。

甲　这是开玩笑，我真喜欢对春联。

乙　对春联的规矩你懂吗？

甲　那我懂，对春联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濛濛，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苏东坡有一句话：“天下无语不成对”。

乙　当什么讲？

甲　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对联，只要你对得恰当巧妙，那再好也没有了。

乙　是、是！

甲　你譬如有这么两句俗语就是一副对联——

乙　哪两句？

甲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就是上联。

乙　下联呢？

甲　“上梁不正底梁歪”。哎！你听这两句虽然不够工整（摇头），可是很好玩（读玩念重音，表现出文绉绉的）。

乙　咱们俩人连连句怎么样？

甲　可以呀！

乙　我出个上联。

甲　我对个下联。

乙　譬如我说："上"。

甲　我对："下"。有上就有下嘛！

乙　我说："天"。

甲　我对："地"。"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濛濛，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乙　"言"。

甲　我对："醋"(甲把"言"误为"盐"了)。

乙　醋？

甲　啊！油盐酱醋，五味调和，你那是咸的，我这是酸的。

乙　"好"。

甲　我对："歹"。好好歹歹分得清楚。

乙　"事"。

甲　我对："炮"(甲把"事"误为"士"了)。

乙　炮？那对得上吗？

甲　你支士我拨炮，你跳马我出车。

乙　咱们这儿下象棋来啦！

甲　连句有什么啊！

乙　我这五个字凑在一块是个对子的上联："上天言好事"。

甲　那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

乙　你等等，你刚才不是这么对的。

乙　我说："上"。

甲　我对："下"。

乙　我说："天"。

甲　我对："地"。

乙　我说："言"。

甲　我对："醋"。

乙　我说："好"。

甲　我对："歹"。

乙　我说："事"。

甲　我对："炮"。

乙　我这是"上天言好事"。

甲　我这是"下地醋歹炮"。

乙　你这当什么讲啊。

甲　谁叫你不一块说啦！你要说："上天言好事"；我当然给你对："回宫降吉祥"。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可不给你对："下地醋歹炮"吗？

乙　这还怨我啦？

甲　当然啦。

乙　好，你听这俩字的："笔筒"。

甲　在桌上放的笔筒？

乙　对啦。

甲　我给你对："箭囊"。

乙　就是装宝剑的那个。

甲　不！那是剑匣。我说的是拉弓射箭的那个皮兜子。

乙　我这笔筒是文的。

甲　我这箭囊是武的;一文一武咱们二位是文武全才。

乙　我可不敢当,再听这个:"羊肉"。

甲　我给你对:"萝卜"(要读成"罗巴")。

乙　那对得上吗?

甲　羊肉汆萝卜焖点干饭……

乙　这位没吃什么哪:"绸缎"。

甲　"萝卜"。

乙　萝……我们这是绸缎你也对萝卜?

甲　啊!绸缎包萝卜。

乙　没听说过,我那是穿的绸子和缎子。

甲　是呀!我说的也是穿的绫罗绸缎的罗,呢绒布匹的布——"罗布"。

乙　噢!罗布听不出来就是萝卜。再听这个:"钟鼓"。

甲　"萝卜"。

乙　我说是撞的钟打的鼓。

甲　我是敲的锣打的钹:"锣钹"。

乙　行了行了!你再听这个:

甲　(顺口而出)"萝卜"。

乙　我还没说呢?

甲　我先说下搁着。

乙　急性子:"马牙枣"。

甲　"大萝卜"。

乙　我这是仨字的啦。

甲　我这也仨字："大萝卜"。

乙　我要四个字呢，你"好大萝卜"；我五个字，你"好大个萝卜"；你这筐萝卜全卖给我啦？不行。重对。

甲　你刚说的什么？

乙　"马牙枣"。

甲　我给你对："羊角葱"。

乙　我这有："马牙"。

甲　我这有："羊角"。

乙　"枣"。

甲　"葱"。

乙　我能加字。

甲　我能添字。

乙　"马吃马牙枣"。

甲　"羊啃羊角葱"。

乙　我这"吃"。

甲　我这"啃"。

乙　好哇！我这马牙枣是八月当令。

甲　我这羊角葱是二月当令——"二八月春秋题，虽不中不远矣！"

乙　你就别犯酸了。

甲　怎么样？

乙　行！听这个："山羊上山"——两头山。

甲　我给你对："水牛下水"——两头水。

乙　我能加字。

甲　我能添字。

乙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

甲　碰脚啦。

乙　不！犄角。

甲　“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没腰啦（“没”读末，淹过去的意思）！

乙　我还能加字。

甲　我还能添字。

乙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学羊叫）咩呀……”

甲　这怎么回事儿？

乙　碰疼啦。

甲　“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学牛叫）哞儿……”

乙　（学羊叫）咩呀……（学二次）

甲　（学牛叫）哞儿……（学二次）

乙　咱们到屠宰场啦！

甲　谁叫你叫唤来着？

乙　“三塔寺前三座塔，塔、塔、塔”。

甲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学打小锣声音）

乙　他又开戏啦：“大妈妈大模大样骑大马”。

甲　“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乙　“姥姥喝酪，酪落姥姥捞酪”。（落读烙）

甲　“舅舅架鸠，鸠飞舅舅揪鸠”。

乙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甲　“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前面的拧字读去声，后

面的拧字读阳平声)

乙 啊！绕口令也来啦。

甲 你说什么我给你对什么。

乙 我说："南"。

甲 我对："北"。

乙 我说："东"。

甲 我对："西"。

乙 我说："上"。

甲 我对："下"。

乙 你听这个："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甲 你怎么都给占上啦。

乙 这叫抻练抻练你。

甲 好！你听下联："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乙 你对得上吗？

甲 当然对得上。

乙 "北雁南飞"。

甲 "前车后辙"。

乙 "双翅东西"。

甲 "两轮左右"。

乙 "分上下"。

甲 "走高低"。高低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虽不中不远矣！

乙 嘿！这份儿酸哪。

甲 这叫气气你。

乙　咱们不定谁气谁哪！听这个："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甲　嗬！我给你对："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乙　好！你再听这个："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甲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乙　这是个孔子的典故，又是个对子上联。

甲　还有这么一个典故哪！

乙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天走到某处，忽然天降大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没处藏，没处躲，可巧道旁有一棵树，里面是空的，孔子一想这里可以藏藏躲躲，这就叫空树藏孔。

甲　孔进空树呢？

乙　孔子进了空树啦，孔进空树。

甲　空树孔？

乙　空树里面有孔子，空树孔。

甲　孔出空树？

乙　雨过天晴，孔子由空树里面出来啦，孔出空树。

甲　空树空？

乙　空树里面就没有孔子啦，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做喘不上气来的样子）我差点没放炮。

甲　听我的："悠、叭达、当、哗啦、噗腾腾、唉哟哟、嗖嗖嗖、吱吱吱"。（悠读阴平声）

乙　我说你这是什么呀？

甲　你那是什么呀？

乙　我这是列国典故。

甲　我这是本人实事。

乙　典故可以对实事，可是你那有多少字啦？

甲　你那多少字啊？

乙　我这是十八言。

甲　咱们数数。

乙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十八个字儿。你呢？

甲　我这也十八个呀。

乙　我听有三十多啦！

甲　不信你数着：“悠、叭达、当、哗啦、噗腾腾、唉哟哟、嗖嗖嗖、吱吱吱”。

乙　也十八个字。可是当什么讲啊？

甲　那年北京打仗，我正在床上躺着哪，就听：悠——飞过来一个枪子儿。

乙　叭达？

甲　撞墙上啦：“叭达”。

乙　当？

甲　落院里一个炮弹“当”。

乙　哗啦？

甲　房坍啦：“哗啦”。

乙　噗腾腾？

甲　我由床上掉下去啦，“噗腾腾”。

乙　唉哟哟？

甲　碰了我腰了：“唉哟哟”。

乙　嗖嗖嗖？

甲　当时掉了三根头发。

乙　吱吱吱哪？

甲　轧死仨老鼠。

乙　嘿！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猜　字

（对口相声）

甲　人不论干什么也得有学问。

乙　那倒是呀！

甲　我的学问就不小。

乙　谁呀？

甲　我呀！

乙　您哪！

甲　念书念得多啊，字认识得多。

乙　好嘛！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往外说的。

甲　我恐怕人家不知道。孔子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乙　啊！

甲　明白这句话吗？

乙　这句话我不太明白，怎么讲啊？

甲　就是说，我呀，有本事人家不知道，没关系。

乙　噢！

甲　这就是不患人之不己知。

乙　患不知人也？

甲　我所忧患的就是人家对方有什么学问我不知道，这就

成为忧患——患不知人也。明白这意思吗？

乙　就是那样，人家孔子也没说自己有学问哪！

甲　那我这有学问为什么往外说哪？

乙　是啊！那您为什么往外说哪？

甲　我是替对方设想。

乙　您不必了。

甲　你怎么样，念过书呀？

乙　我没念过书。

甲　你也不认识字？

乙　字吗！还认识几个。

甲　认识字？

乙　唉！

甲　那能行，咱们能谈到一块儿。

乙　可以。

甲　我考你一个字。

乙　您考我一个字？您可别考那太深的。

甲　当然了，你认识就说认识，不认识可别瞎蒙。

乙　当然了。

甲　我拿手就这么一来（在眼前横着画一道儿）！念什么？

乙　念"一"呀！

甲　说死了，别含糊其辞。

乙　念"一"。

甲　肯定了？

乙　啊！

甲　肯定吗？对了！

乙　对了。

甲　这怎么能算文盲哪？

乙　我就认识一个一字就不算文盲了！

甲　一字不动再加一横，念什么？

乙　念“二”呀！

甲　再加一横？

乙　念“三”哪！

甲　这文化不浅哪！行，当中加一竖。

乙　出头不出头？

甲　不出头。

乙　三横一竖，这念“王”呀！

甲　王字都认识。

乙　啊！

甲　哪里有秘书工作，我给你找找。

乙　就这个呀！

甲　王字加一点，念什么？

乙　念“玉”。

甲　这边再加一点？

乙　还念玉呀！这个“玊”字是古写。

甲　哎呀！连古文都认识，可以做大学教授。

乙　我呀？

甲　王字加两点这个“玊”他都认识！王字加三点念什么？

乙　那我就不认识了。

甲　王麻子。

乙　王麻子呀！那李字要加三个点就是李麻子了。

甲　你这学问长多了。真认识字？

乙　跟您这么说吧，我认识字倒是不太多，可用字不错。

甲　哈，这话够大呀！

乙　这话不大。

甲　识字不多，用字不错，那就是说，这字应该念什么，你就念什么。

乙　没念错过。

甲　没念错过？我考你个字。

乙　您考吧！

甲　火字旁，这边一个某字。

乙　哪个某啊？

甲　某人的某，上边一个甘字，底下一个木字，念什么？

乙　这字念"煤"啊！生火用的那个煤呀！

甲　山字底下一个灰字念什么？

乙　念"炭"哪！

甲　错了。

乙　哪个错了？

甲　全错了。

乙　怎么？

甲　一个也没对。

乙　怎么会不对哪？

甲　念煤的那个字，应该念炭，念炭那个字应该念煤。

乙　啊！您说那个煤应该念炭，炭应该念煤？

甲　你看那煤是哪儿出的？

乙　煤在山底下。

甲　还是的，山底下的灰，那不是煤吗？炭是什么烧成的？

乙　木头烧的。

甲　还是啊，火，干木头一烧，不是炭吗？

乙　哎呀！您这么大才学，文字改革委员会怎么没请您当顾问哪？

甲　嗐！他们忽略了这一点。

乙　谁忽略了！您这么念不行。

甲　那怎么不行？

乙　您得服从广大群众的习惯。

甲　我这违反了广大群众的习惯？

乙　可不是嘛！

甲　好吧！算我没说，再考你一个字。

乙　那好，你考吧！

甲　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一捺。念什么？

乙　这我不认得。

甲　念"众"啊！

乙　哪个众啊？

甲　群众的众。众字不三个人字吗？

乙　有点意思。那我考你一个。

甲　可以。

乙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甲　没这字。

乙　有这字，这字念“口”啊！

甲　口？

乙　那不吗：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甲　好。再考你一个：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一点又一点，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乙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甲　你猜吧！

乙　这也是个字啊？

甲　哎！

乙　这字不认识。

甲　人參的“參”字——上边仨拐弯，底下一个人字，底下三撇。

乙　这怎么能一勾一勾又一勾？

甲　可不是嘛！你看：这不是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一点又一点，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乙　有这么写字的吗？我再考你一个：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甲　他这也够乱的。

乙　这字念什么？

甲　不认识。

乙　那念“亞”，亞洲的亞，可不是简写的那个。

甲　那怎么一横一竖。

乙　先写半边儿啊：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再写

这半边：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甲 我再考你一个：李字去了木。

乙 哪个李啊？

甲 姓李的李——十八子，上边一个木字，底下一个子字。

乙 这个字念“子”啊！

甲 不对了！念“一”。

乙 怎么念一呀？这个李字不是一个木字底下一个子字吗？您把那个木字去了，不就念“子”吗？

甲 念“一”。我说李字去了木，是去了那了和上边那个木，可不就剩一道了吗。

乙 连那个了字都去了？那可不就剩下一了嘛。

甲 再说一个字您猜猜。

乙 什么？

甲 一人能做，两人不能做，大伙儿全能做，不能瞧着做。

乙 这我不认得。

甲 “梦”。

乙 梦？

甲 做梦的“梦”。

乙 做梦的梦，那怎么会一人能做，两人不能做？

甲 是啊！做梦是一个人做，哪有两人商量好了做梦的：“老张，你今儿不出门，咱们躺下做梦玩儿吧。”那见得着吗？

乙 见不着。

甲 还是啊。

乙 那么“大伙全能做，不能瞧着做呢”？

甲 是啊，谁都能做，哪有瞧做梦的，一人睡觉，旁边趴六十多人瞧着做梦？做梦的什么样？

乙 没瞧见过。我再考你一个。

甲 可以啊。

乙 “大姑娘的妹妹”——这是一个字，念什么？

甲 大姑娘的妹妹——二姑娘。

乙 二姑娘——那是三个字，这是一个字。

甲 一个字？不知道。

乙 这字念“姿”——姿容秀丽的姿字。

甲 姿，两个点，一个欠字，一个女字，那怎么是大姑娘的妹妹？

乙 大姑娘不是长女吗？二姑娘不是次女吗？次女就是这个姿字。

甲 这有点意思。我再说一个字。

乙 你说吧！

甲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一个字。

乙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一个字？这字我猜不着。

甲 “人”。

乙 哪个人哪？

甲 一撇一捺。

乙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怎么是个人字哪？

甲 你看着！这个字可深了，我给你解释解释：一年四季，三月为一季；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正、二、

三算是哪季？

乙　是春季呀！

甲　对呀！你看那春字怎么写：一横一横一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字。

乙　对呀！

甲　我说的是小尽；小尽嘛，一个月就短一天，三个小尽哪？

乙　短三天。

甲　是啊！春字除去那个三，再除去日字，就剩下：一撇一捺。

乙　有点意思。

甲　再说一个，你猜猜：筆帽儿摘下来不用套上。

乙　噢！这个字念“干”——筆帽摘下来不用套上，你不套上，一会儿筆头就干了。

甲　那不念“坏”吗！一干了就坏了？不对。

乙　那么这个字念什么？

甲　念“肆”。

乙　哪个字？

甲　一二三四大写的那个肆。

乙　那筆帽摘下来不用套上，怎么会扣个肆字？

甲　你看那筆字怎么写：竹字头底下一个聿字；那套字怎么写：大字底下好象一个長字似的；那两个字搭在一块儿——筆帽摘下来——就是把那竹字头拿下来；不用套上——不用套字上半截——俩下半截不就是肆字吗？

乙　这个字实在费解。

甲　我再给你说个简单的："正午对时"——一个字。

乙　这字念"准"。

甲　怎么念准？

乙　一到那时它总打"当当当"。

甲　那它不好念"当"吗？不对。

乙　那么这个字念什么？

甲　念"斗"。

乙　斗？正午对时，怎么是个斗字？

甲　你看这斗字怎么写：一个点，两个点，一横一竖。

乙　对呀！

甲　正午对时是几点？

乙　十二点。

甲　对呀！你瞧这斗字：十，二点！

乙　咳！

甲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你猜猜：一竖一边一点。

乙　这谁还不知道念"小"啊！

甲　错了！念"卜"——姓卜的卜啊——一竖一点。

乙　您说的一竖一边一点啊！

甲　是啊，姓卜的卜不是一竖一边一点吗？

乙　那边哪？

甲　那边没点。

乙　嗐！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窝瓜镖

（对口相声）

甲　我告诉你，学问大了也没好处！

乙　怎么？

甲　人一有学问就想寻章摘句，独出心裁。

乙　那好啊。

甲　好？我就吃这亏了。上次我一个朋友的母亲死了。

乙　啊。

甲　我想给送一块幛子吧！

乙　可以呀。

甲　您说写什么词儿？

乙　这有什么！您就写“驾鹤西游”；或者“瑶池天位”。

甲　这太俗啦！

乙　“西方接引”。

甲　人家都写这词呀，您想，我能跟人家比吗？咱们得独出心裁，写出来让人家一看，得脱俗。

乙　嗯。那您怎么写的呢？

甲　好就说好，不好你就说不好，你可别捧我。

乙　当然啦。您写的什么词？

甲　“德配孟母”。

乙　这怎么讲？

甲　古代有八位贤母，孟母是其中之一，我这个意思啊，说他母亲的美德跟孟母一样，这词儿怎么样？

乙　好哇！

甲　写完喽，得干喽才能往上绷哪！

乙　是啊！

甲　我就把它搁在地上晾着；我告诉我媳妇儿，等干了你就给绷上，明儿我好给人家送去。

乙　您这个词儿太好啦！

甲　第二天，我就给人送去了，进门儿送了份子（礼金），茶房把幛子接过去就给挂上啦！大伙儿都瞧我这个词儿。

乙　那当然啦，您这个词儿好哇！

甲　我在一边儿喝水，一会儿本家也来瞧来啦，就听本家在那嚷嚷："这块幛子是谁给挂的？"

乙　那您还不说："我给挂的"？

甲　干什么呀？人家要是给道谢，咱们不言语人家也会知道。

乙　怎么？

甲　不是有"下款儿"吗？

乙　嗯。

甲　我没言语，他们那还嚷："瞧他走了没有？"这我不能不言语啦！我说："在这儿哪！""好，揍他！"过来好几个人不容分说就揍我。

乙　哎，这怎么回事？

甲　是啊，我说啦："你们是怎么回事？官还不打送礼的呀！""有这么开玩笑的吗？你这叫什么词儿？"

乙　哎，你写的词不是挺好吗？

甲　是啊，我过去一瞧啊，是得挨揍。

乙　哎？"德配孟母"这词儿多好啊！

甲　是啊，让我媳妇儿给绷倒了。

乙　倒啦？

甲　她给弄成"母配孟德"啦！

乙　啊？嫁曹操啦？

甲　你瞧我这学问怎么样？

乙　不怎么样！就这挨揍的学问啊！

甲　我一想啊，这文学没意思，这么大的学问不也挨揍吗？一赌气，我弃文学武。

乙　就您这体格还练啊？

甲　怎么啦？

乙　就您这胳膊跟葱似的……

甲　你别瞧瘦，有功夫。你瞧这胳膊，你怕不怕？

乙　你这么一叫劲儿倒是可怕。

甲　不单你怕，连我都怕。

乙　你怕什么？

甲　怕它折(shé)了。

乙　那就兜上吧！

甲　这是说笑话，练功夫不在胖瘦；宁练筋长一寸，不练肉

厚三分，筋长力大，肉厚身沉；练武术，分为兵刃、拳脚两种。

乙　兵刃都是什么？

甲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棍、槊、棒、拐子、流星。

乙　拳脚都是什么？

甲　拳脚分：内家拳，外家拳——内家拳：无极、有极、皇极、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外家拳：少林寺撣腿、花拳、大红拳、小红拳、地躺拳、小架子猴拳，远练长拳，近练短打，挨帮挤靠，闪展腾挪，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讲究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

乙　什么叫一口气？

甲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筋经；彭祖延年益寿经。

乙　外练筋骨皮？

甲　金钟罩、铁布衫、鹰爪力、重手法、铁砂掌、硃砂掌。这功夫怎么样？

乙　不错呀。

甲　我都不练。

乙　那您都练什么呢？

甲　头顶上有功夫。

乙　油锤贯顶？

甲　火车头贯顶！

乙　嗯？

甲　拿脑袋撞火车头。

乙　火车头在那儿站着？

甲　不，开着！

乙　啊！

甲　还有的撞，有的不撞，撞快车不撞慢车；由天津到北京，对号的特别快车，不容它进站……

乙　干什么？

甲　一闷气儿就没劲儿啦。火车在二道扬旗以外，我在铁道上一蹲，蹲裆骑马式，等火车快到啦，脑袋对准车头一撞，车过去啦，您再瞧我这脑袋——

乙　照样儿？

甲　飞啦！

乙　飞啦？

甲　应当怎么样？

乙　纹丝不动！

甲　那你撞去！

乙　不，我这身子骨儿经不住。

甲　是啊，我也经不住哇！

乙　你说你有那功夫嘛。

甲　不，我说是自杀。

乙　那你说它干什么？

甲　这是跟您开玩笑。我跟我哥哥一块练，练武术可不容易。

乙　是啊，得下功夫。

甲　还得好保养。

乙　得吃好的。

甲　早晨起来得喝三碗汤。

乙　头一碗？

甲　莲子汤。

乙　干什么？

甲　通通气。

乙　二一碗？

甲　木香汤。

乙　干什么？

甲　分分气。

乙　三一碗？

甲　迷魂汤。

乙　干什么用？

甲　咽了气。

乙　死啦！

甲　啊，不是！人参汤，补补气。

乙　啊？喝人参汤？那东西火大，受得了吗？

甲　嗯？寒大！我们哥俩还吃人参哪！

乙　吃？

甲　一天吃六斤。

乙　人参没论斤的。

甲　你见过人参没有？

乙　见过呀，就这手指头这么粗。

甲　嗐，到我们那儿没人要。那叫人参须子，拿它喂骆驼都

不吃，嫌塞牙，干了烧火吧，它竟冒烟。

乙　啊？您那是——吉林野山参？

甲　不，砂窝门外，土山参。

乙　嗯？

甲　一年两季：有一种春参，有一种麦茬儿参。春参块大，麦茬儿参口甜——蒸着吃，烤着吃，煮着吃……哎，煮着吃最好，越靠锅底越甜！

乙　噢，白薯哇！

甲　啊，有叫白薯的。

乙　都叫白薯！吃完白薯还能练哪？

甲　那叫“谢意儿”（“谢意儿”——即吃着玩的意思）。我们哥俩经常净吃好的。

乙　哎，练武术非得吃好的！

甲　那一天我们哥俩正练着功哪，外边有人叫门，出来一瞧，有一个人送来一份请帖，是前门外会友镖店请我们哥俩保镖（清朝时代，交通不便时，为商店护送货物的人）。

乙　请你们保镖？

甲　我说：“好咧！你先行一步，我们哥俩随后就到！”叫我哥哥换好了衣服，带好了兵刃，到了会友镖店，往里一通禀，从里边儿呼啦啦出来好几十位水旱两路的英雄——个顶个——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黑的黑，白的白，丑的丑，俊的俊；黑的黑似铁，红的红似血，黄的黄似叶，青的青似蟹——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

雁翅式排开——当中有一位老英雄，看年纪有八十多岁，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二眸子灼灼放光——见我哥俩抱腕当胸，说："不知二位英雄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我说："岂敢岂敢！咱家来得鲁莽，田大人(上戏韵)你也恕个罪吧！"

乙 《黄金台》呀？

甲 不是，我想起《黄金台》来啦。把我们哥俩让到后院儿，有一座酒楼，让我们楼上饮酒。

乙 嘿，好啊！

甲 有楼梯可不让走，让我们往上窜。

乙 这是抻量你呀？

甲 老头冲我们哥俩一抱拳，说："楼上饮酒，我先行一步。"说完这话就瞧老头一提衣裳襟儿，来个旱地拔葱——"噌"！上去啦！我哥哥跟着也上去啦。我一想给你们露一手儿吧！我旋风脚打得好，一哈腰——"叭叭叭"仨旋风脚——劲大一点儿，上房啦！

乙 人？

甲 鞋！

乙 鞋上房啦？

甲 那天我没钉鞋带儿。

乙 钉鞋带儿成傻小子啦！

甲 来人哪！搬梯子够鞋。

乙 你拿竹竿儿挑吧！

甲 有人把梯子立那儿啦，我也爬上去啦。上边儿有一桌

酒席，把我哥哥让到当间儿，我在上首，老英雄在下首相陪，赶紧给我们斟酒布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英雄冲我们哥俩一抱拳："请二位驾到并无别事，有趟镖，请你们二位帮忙。因为东路镖、西路镖、南路镖都有人敢保，唯独北路镖，贼人太多，匪人太广，你们二位就辛苦一趟吧？"

乙　你怎么样？

甲　"老英雄！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不是北边有贼吗？没关系！"

乙　咱们迎上前去！

甲　"从西边儿绕着走！"

乙　那还找你干什么？

甲　"啊，迎上前去！"

乙　嗬，你应啦？

甲　吃了人家的饭不应行吗？老英雄说："二位楼下过过汗儿吧（练练功夫）！"老英雄说完这话，一按桌子窜到楼窗口，脸朝里，背朝外，使了个翻筋斗——下去啦，到地下就跟四两棉花似的。

乙　嘿！有功夫。

甲　我哥哥也窜到楼窗口，是脸朝外，背朝里，使了个燕子投井——离地还有三尺，来了个云里翻儿，脚踏实地——上身不摇下身不动。

乙　也不含糊啊！

甲　我也不能含糊喽——一抱脑袋就顺楼梯轱辘下来啦！

乙　你怎么轱辘下来啦？

甲　我不是爬上去的吗？

乙　就你泄气。

甲　老英雄把我们哥俩让到场子，说："二位活动活动吧！"

乙　活动什么？

甲　就是练一套让他们瞧瞧。

乙　噢。

甲　我哥哥由打兵刃架上，抽出一杆大枪——什么叫大枪，你懂吗？

乙　我不懂！

甲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大枪为百兵之主，花枪为百兵之贼；我哥哥练了一趟六合枪。

乙　什么叫六合枪？

甲　分里三合，外三合——里三合：心气胆；外三合：手脚眼。有赞为证：一扎眉攒二点心，三扎肚脐四撩阴，五扎插花盖顶，六扎白蟒翻身。扎完这趟枪，气不涌出，面不更色，人人喝彩。我哥哥练完该我啦。我拿起一把单刀；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给您成样成样。扇子好比那把刀，这是刀把儿，这是护手牌儿，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灯笼穗儿，来个捋背塌腰，夜战八方藏刀式。

乙　这干什么？

甲　这叫架式。把式把式，全凭架式。我正练着呢，下起雨

来啦！

乙　那就别练啦！

甲　这才显出我有功夫来呢，地下铺着黄土，那是多滑呀？步眼一乱就得摔躺下。

乙　是啊！

甲　脚底下那么滑，步眼一点不乱；这手功夫没几年练不了——这叫“登萍渡水”；又叫“走鼓粘棉”。雨是越下越大，地是越下越滑；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就听“唰唰唰”从刀上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落上。

乙　您在院子练刀呢？

甲　我在屋里避雨呢！

乙　刀怎么湿啦？

甲　扔在院子里啦！

乙　这是什么功夫？

甲　这叫淋刀不淋人。

乙　啊？

甲　大伙儿直给我叫好：“好！”

乙　好刀法？

甲　好避雨。

乙　还说呢！

甲　一会儿，老英雄把我们带在后边儿验镖；我一看丢了可赔不起呀，这么大个儿，黄澄澄，好几十个——

乙　金元宝。

甲　老窝瓜。

乙　窝……窝瓜还用保镖的？

甲　窝瓜？你瞧那是什么的？

乙　金的？

甲　面的。

乙　是啊，水窝瓜没人吃。

甲　你瞧是窝瓜，切开了瞧里边——

乙　有红货？

甲　还有窝瓜子儿哪！

乙　没子儿那是瞎窝瓜。

甲　把窝瓜子儿掏出来，里边暗藏珠宝，拿竹签儿一扦，这叫暗镖，知道的是保镖的，不知道的是卖窝瓜的，收拾好喽，打好骡驮子，当天起镖，一出镖店，我就喊上镖趟子啦！

乙　您怎么喊的？

甲　哦唔……喝……面老窝瓜。

乙　卖上啦？

甲　没告诉你是暗镖吗？镖车出齐化门，走关东店、八里桥、里河、外河、邦均、冀州、遵化州，出喜峰口到赤峰州，天可就黑啦。

乙　这一天走了不少啊！

甲　是啊，依着我哥哥就打店住下了。我说咱们是初次保镖，连夜而行，咱们露个脸儿，往前又走了十几里地，前边一片松树林，突然，就听树林子里边儿"吱儿喽"！一声呼哨，跟着"嗖叭"一声响箭，呛啷啷一棒铜锣，从里

边儿"噌噌噌"！蹦出无数的喽罗兵——个顶个短衣襟，小打扮，每人朴刀一口，一字队排开——为首的是个黑大个儿，跨下一匹黑马，手使镔铁大棍。

乙　嗬！

甲　口念山歌，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蹦半个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不管埋。"

乙　好厉害。

甲　镖驮子打盘，伙计报告："前边有贼！"我哥哥一听有贼啦，三岔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一拧手中战杆，马上要去迎敌；我在一旁就说："有事兄弟服其劳，杀鸡焉用宰牛刀；兄长观阵，待小弟前去——来呀！拉过我的牛来。"

乙　哎？上阵骑马呀！

甲　骑牛比古人。

乙　哪位古人？

甲　前七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牛，净打胜仗。

乙　人家那是神牛。

甲　我这是花牛。

乙　人家那个牛会腾云驾雾。

甲　我那牛会蹦。

乙　一蹦多远？

甲　四十里地！

乙　买了几年？

甲　三年。

乙　蹦了几回？

甲　一回没蹦！

乙　没有用！

甲　有用。我试验过，北京离通州多远？

乙　四十里。

甲　那回我母亲病啦，想吃通州酱豆腐，要坐车去，来回也得半天，有我这牛方便多啦！我就拉着我这小牛，出门儿雇上车，抱着我这牛……

乙　您等等，您骑上就蹦啊。

甲　那可不行，北京离通州四十里地打哪算？

乙　齐化门大桥。

甲　还是的，我住家在西四牌楼，离齐化门还十几里地呢，出门儿就蹦，一蹦不到，两蹦过去啦！

乙　嗨，就蹦四十里？

甲　所以，坐车到齐化门，把牛拉到桥上，我骑上牛，我说："牛啊，牛啊！我妈病啦，想吃通州酱豆腐，你一蹦就到了，两蹦就回来啦；你也有功啊，我也尽了孝啦。"小牛点了点头，我"啪"的一鞭子，这牛不让打啊！

乙　啊！

甲　耳朵一支楞，小尾巴一撅楞，就听哞的一声，我就觉得两耳生风，浑身凉嗖嗖的，我一回头，就看不见关厢啦！

乙　你到通州啦？

甲　我掉河里啦！

乙　噢，横蹦啊。

甲　要有一个泥坑水沟还用它蹦？

乙　一迈就过去！

甲　我就把它抱过去啦！

乙　废物牛。

甲　我说："来人抬过我的扁担来。"

乙　上阵使枪啊。

甲　使扁担也比古人。

乙　又比古人？

甲　《三打祝家庄》石秀不是使扁担吗？

乙　他那里有枪。

甲　我这里边也有枪。

乙　亮银枪？

甲　大烟枪！

乙　那有什么用？

甲　打不过他用斗粘儿吹他。

乙　那干什么用？

甲　贼要是有瘾一嗅就得趴下——

乙　啊？

甲　不就把他逮住了吗？

乙　没听说过。

甲　我骑着牛抱着扁担前去骂阵："好贼呀……贼大爷呀！……"

乙　怎么管他叫大爷呀？

甲　我嘴甜甘点儿，他就许放我过去啦！

乙　没那个事儿。

甲　狠心贼不听我这套，抡起大棍往下就砸，我赶紧拿扁担“举火烧天”往上一迎，“咔哧”一响——

乙　棍磕飞啦？

甲　扁担折啦！

乙　坏啦。

甲　好啦，我的枪露出来啦。牛马一错镫——

乙　二马一错镫。

甲　我骑的是牛。我给他来个回牛枪！

乙　回马……噢，对啦，你骑的是牛。

甲　就听噗哧一响——

乙　扎上啦？

甲　哪儿呀！他把枪给攥住啦！他一使劲儿说：“撒手！”我说：“给你！”

乙　你怎么把兵器撒手啦？

甲　不撒手把我也拽下去了。我说：“牛呀你快蹦呀！”这牛也不知怎么的啦！净往后退。贼人拨转马头，举棍就打——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摸着双刀啦，赶紧抻出了双刀，左脚踹镫，牛打盘旋，贼人的棍打空了，我左手刀剪贼人的腕子，右手刀来个海底捞月，嘭的一声——红光崩现，鲜血迸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下乱滚——

乙　您把贼杀啦？

甲　我把牛宰啦！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改编）

扒马褂儿

（群口相声）

丙——少爷"秧子"。

甲——帮闲者。

乙——艺人。

乙　这回呀，我请两位票友，帮我说一段儿。

甲　对，咱们仨人说一段儿。

丙　仨人说有什么意思啊？你们俩歇一会儿，我一个人唱一段儿。

乙　你唱什么？

丙　太平歌词！

甲　嗐，你别唱了，还是仨人说有意思。

丙　又说那个卖切糕的？都熏啦！（即老一套的意思）

甲　嗐，你唱也没有什么新鲜的！

丙　没新鲜的？我唱那玩艺儿你们都不会。

乙　也可以，（对甲）他有新鲜的咱们也可以听听。

甲　（低声对乙）嗐，他就会三段儿。

乙　那咱们还说吧！

丙　我不说！你们这叫拦我高兴，我有好玩艺儿，你们不叫

我唱。

甲　你有什么新鲜的？

乙　这么样儿，你可得唱新鲜的，我们要不会我们就听，我们要会，那我们可不听。

丙　当然啦，听着啊，（暗示甲）别言语。（唱）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春游苏堤桃红柳绿，夏赏荷花放满池塘，秋观明月如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

乙　（接唱）我表的是……

丙
甲
乙　（合唱）西湖岸上的雷峰塔……

丙　哎哎，怎么回事儿？

乙　您这段不新鲜哪！

丙　你们会吗？

乙　废话，不会我们就接上啦？这段叫《雷峰塔》。

甲　（对丙）这段他会。

丙　这没关系，我知道这段儿你们会。

乙　你知道我们会，干吗还唱啊？

丙　这是遛遛嗓子。

乙　嗷，这段不算？

丙　哎，再听这段儿，这段你们就不会啦。

乙　好，唱吧！

丙　（唱）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水的蛤蚌儿晒在沙滩，半悬空飞的是鱼鹰子，抿翅收翎落在了沙滩。

乙
丙 (合唱)它把那……

甲
乙 (合唱)蛤蚌儿当做一块肉。
丙

丙 哎哎哎！

乙 这段儿也不新鲜哪！

甲 这段儿叫《渔翁得利》。

丙 嗽，这段儿你们也会？

乙 这谁不会呀！

丙 好啦，再听这段儿，这段不用说你，他(指甲)常跟我在一块儿，连他都不会。

乙 好好，你唱唱！

丙 (唱)有一个大姐儿黑不溜秋，

甲
丙 (合唱)身量不高过鼓楼，
乙

甲
乙 (合唱)大姐儿的身量够九丈九，一双花鞋做了九秋，桃红布……

丙 怎么回事儿，你们？

乙 这段儿我们也会，你再唱段别的。

丙 我……就会这仨。

乙 那唱个什么劲儿呀？

甲 咱们还仨人说吧！

丙 不说啦！从这儿就不说啦，你们这叫存心挟我。我走

啦。

乙　（轻蔑地）走？你走也没关系，我们俩人说。

丙　（指甲）你也不能说，跟我走！

甲　要不还是咱们仨人说一段儿。

丙　我不说，马上走。

甲　好好，你先走，你告诉我上哪儿，回头我找你去。

丙　不行，你走不走？你要不跟我走，你给我马褂儿。

甲　我……我不走。

乙　这个人……

丙　（扒甲的马褂儿）

甲　（挣扎着）你等等，你等等。

丙　不行！

乙　哎哎，二位，二位！有话慢慢儿说，怎么回事儿？（把二人分开）

甲　（把解开的纽扣扣上）这是干什么？

乙　怎么回事儿？

丙　他穿那马褂儿是我的，给我吧，我不借啦！

乙　这也没什么，我问问，你穿这马褂儿是他的？

甲　啊！

乙　给他！

甲　不给！

乙　是他的，你为什么不给他呢？

甲　马褂儿是他的，可我不能给他！

乙　怎么？

甲　我怕他卖喽！

乙　嗐，他扔了你也甭管啦！

甲　你说那个不行啊，我给他，我穿什么？

乙　这叫什么话！是他的嘛，你为什么不给他？

甲　啊，不能给他。

乙　这马褂儿他送给你啦？

甲　不是，借的。

乙　还是的！借的，人要你就得给他。

甲　我不是跟他借的。

乙　你跟谁借的，也是他的呀！

甲　我告诉你，我是跟他妈借的，我穿他这马褂儿不白穿。

乙　给钱？

甲　不是，你不知道，这里有事。我跟他是朋友，我俩不是老在一块儿吗？

乙　是呀，那我知道，我就问你这马褂儿怎么不白穿？

甲　唉，你不知道，他这个人哪，云山雾罩，说话没谱，可又爱说。

乙　这跟马褂儿有什么关系呀？

甲　你听着呀！那天我出门儿有点事儿，我上他们家借马褂儿。他没在家，我跟他妈一说，他妈挺高兴，赶紧给我拿出来了："你穿去吧，他也不穿，在家搁着也没用。我呀，托付你点事儿，你常跟他在一块儿，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在外边儿你得多关照他。他说话呀，云山雾罩，大海茫茫，他又爱说，有时候让人家问着啦，就生闷

气儿。那天也不知因为什么，回来连饭都没吃，躺炕上就睡啦。你哪，常跟他在一块儿，你又是能说会道，你就给他兜着点儿。"你说我这马褂儿白穿吗？近来可倒好，我老跟他在一块儿呀，他一没词儿啦，他就让人问我，我就得给他打圆盘哪！你说，这马褂儿我白穿吗？

乙　是这么不白穿。既然常在一块儿，何必这么吵呢？

甲　他这人就这小孩儿脾气。

乙　不要紧，我跟他说说。（对丙）这马褂儿弄明白啦，是你的。

丙　是啊！

乙　你们哥俩常在一块儿，何必这么吵呢？值得吗，为了一个马褂儿。

丙　哎，你别这么说，穿上我这马褂儿比皮袄都挡饿！

乙　他穿你马褂儿也没白穿嘛！

丙　他给我钱啦？

乙　也不是给钱，你们老太太不是托付过他吗，说你这人说话有点云山雾罩，他哪，能给你兜着点儿。

丙　没这事儿。

乙　唉，甭管有这事儿，没这事儿，既然借给他穿啦，你当时就扒那多不合适！冲我的面子，明儿让他给你送去。

丙　我这可冲着你，（对甲）你明儿给我送家去！

甲　好好，等哪天顺便我给你送去。

丙　不行，要不然你当时就脱。

甲　好好好，明日下午十二点。

丙　十二点？我不能为你等门，早晨六点。

甲　天还没亮呢！

丙　那好，六点半。

甲　八点才亮。

丙　那就八点。

甲　下午十点行不行？

丙　不行，我九点就睡觉。

乙　二位，两凑合吧，中午十二点。

甲　好好好，就十二点吧！

丙　不行，十一点，十二点你赶上饭又得吃一顿。

甲　十一点半行不行？

乙　差不多啦。

丙　十一点一刻！

甲　十一点二十行不行？

乙　二位，差五分钟还争哪？

丙　好好，就依你，十一点二十啊。你穿着可在意一点儿，做这么一个马褂儿不少钱哪！这是我当初卖了一所房子，做了这么一个马褂儿。

乙　象话吗，卖所房子做个马褂儿？你这个人说话没谱儿。

丙　哎，真的。

乙　什么房子啊？

丙　四合房。

乙　卖一所四合房就做一个马褂儿呀？

丙　那阵儿是我哥哥娶媳妇儿，卖那所房子给他办事啦！
乙　那跟马褂儿有什么关系？
丙　是啊，卖房子钱他都花啦！就给我做件马褂儿。
乙　您这个人说话是有点云山雾罩。
丙　你别听他的，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我这两天心里别扭。
乙　怎么啦？
丙　唉，你知道我那个菊花青的骡子……
乙　啊！
丙　那个尺码儿，那个膘头儿多好哇！
乙　是啊！
丙　完啦！
乙　嗯？
丙　那天没留神掉茶碗里淹死啦！
乙　啊？你说什么？
丙　（难过地）掉茶碗里淹死啦！
乙　什么骡子呀？
丙　就是我车上那个呀！
乙　啊，套车那个骡子，怎么啦？
丙　掉茶碗里淹死啦！
乙　是云山雾罩！这哪儿的事呀？那么大个骡子会掉茶碗里淹死啦？
丙　有人知道啊！
乙　谁知道？

丙　(指甲)你问他！
乙　哎，新鲜！我说……你知道菊花青的骡子……
甲　啊！
乙　掉茶碗里淹死啦？
甲　怎么着？
乙　菊花青的骡子掉茶碗里淹死啦？
甲　你醒醒，没睡醒哪？
乙　没有哇？
甲　吃多啦，撑的！骡子多大？茶碗多大？、
乙　我……(对丙)没这事儿。
丙　(扒甲马褂儿)
甲　哎哎，怎么回事儿？
丙　脱下来！
甲　不是说明儿十一点二十吗？
丙　不成！
甲　你……
丙　你为什么说没有这事儿？
甲　什么？
丙　菊花青的骡子掉茶碗里淹死啦！
甲　噢，菊花青的骡子掉茶碗里淹死……是他说的？
乙　没有这事儿。
甲　有，……有！
乙　啊，有？
甲　有。

乙　啊！新鲜。真有这事儿？你说说，我听听。

甲　嗯……这是世界广大，无奇不有，这个事儿你听着是纳闷儿啊！……不但你纳闷儿，谁都得纳闷儿，就连我都纳闷儿。

乙　嗯？

甲　是，……原来我纳闷儿，后来我就不纳闷儿啦！他真有这事儿嘛！

乙　你说这个骡子怎么会掉茶碗里给淹死啦？

甲　这个……骡子啊，它跟马差不多。

乙　啊，是啊！

甲　可是有大有小啊！

乙　啊！

甲　可是多大它也叫骡子。

乙　这不废话吗？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呀，这骡子怎么会掉茶碗里给淹死啦？

甲　是啊，它这个这个……它这个骡子小哇！

乙　那它也不能掉茶碗里给淹死啊！

甲　是啊，它不是净淹……它是刚倒的一碗热茶，它是连淹带烫……它可也死不了。

乙　这不废话吗！

甲　是啊，它是……(问丙)是茶碗啊？

丙　啊，茶碗。

甲　他这个茶碗没多大呀？

乙　是呀。

甲　茶碗也就这么大，它就算这么大……

乙　那就是盆啦！

甲　它就是盆……它也……淹不死啊！

乙　净说废话，我问你那个骡子是怎么淹死的？

甲　啊，是啊！它就淹死了嘛！

乙　那你得说出个道理来呀！

甲　哎，它是这么一回事儿，它不是什么嘛！……它这个……它这个……嗬，你怎么不明白哪？

乙　你说什么啦，我明白？

甲　是啊，它不是……这个骡子吗？他挺爱嘛！……有个王二爷你知道吗？

乙　哪个王二爷？

甲　草垛胡同王家！

乙　啊，怎么啦？

甲　那王二爷也挺喜欢他这个骡子。

乙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这个骡子怎么会淹死啦？

甲　啊，是啊，你别忙，他不得打这儿说吗，人家王二爷好哇！那才讲究呢！

乙　你净说王二爷干吗呀？

甲　他不是跟这个骡子有关系吗？王二爷呀，……也喜欢骡子，……看见他这个菊花青的骡子就爱上啦！他那个意思啊，就想买过去。他不好跟他说，王二爷跟我也认识呀，就跟我说啦："咱们呀，把这个骡子给匀过来。"于是我就跟他说啦，（指丙）他这个人非常那个，当着我

就把王二爷给顶回去了："买我的骡子？有这样的我还买哪！我就是有钱，他花多儿钱也买不了！"

乙　嗯！

甲　这个碴儿就搁下啦，那天在茶馆儿又碰着啦。王二爷好养活蝈蝈，王二爷从腰里掏出棒棰葫芦，打开盖儿，沉了一会儿，把簧取出来，那蝈蝈一着风啊，就爬出来啦：真是崭青碧绿，全须全尾儿，连个抱爪都不短，这一叫唤，"呱呱呱"，这个脆呀，谁不爱！

乙　嗬！

甲　（指丙）他也爱上啦，他打算把这个蝈蝈给匀过来。他跟我说啦："我打算把王二爷这个蝈蝈匀过来。"我说啦："上次人家要匀你骡子，你把人家给顶啦，你想，这回我跟人家说能行吗？"他说："哎，那没关系，他不是喜欢骡子吗，我喜欢他的蝈蝈，我们俩换一下。"我跟王二爷这么一说呀，王二爷也赞成，他俩就换啦。他把蝈蝈揣怀里就回家啦，到家沏壶茶，刚倒了一碗还没喝哪，他就把葫芦掏出来啦。人家王二爷打开葫芦盖，过一过风才取出簧，他是外行啊，他打开盖儿就把簧取出来啦。你想，那个蝈蝈在怀里揣着它热呀，一见凉风，"噌"！就窜出来啦，正掉那个茶碗里啦，连淹带烫，就这么给淹死啦！

乙　嗐，我问你那个菊花青的骡子怎么给淹死啦？

甲　嘿，你这个人，这份糊涂，蝈蝈不是那个骡子换来的吗？你想，烫死蝈蝈跟烫死骡子不是一样儿吗？

乙　噢，不是烫死的骡子，是烫死的蝈蝈呀？

丙　你看，是烫死的不是？我这个人说话省事。

甲　你省事啦，我汗可都出来啦！

丙　你真行。

甲　我这马褂儿……

丙　没关系，你先穿着。

甲　明儿我可不给你送去啦！

乙　这马褂儿的力量真不小！

丙　并不是我这个人在外边云山雾罩，有时候我说话他们不懂。

乙　啊，这么说是很难懂。

丙　要不，这两天我怎这么烦哪！

乙　嗯，那么大个儿骡子掉茶碗里淹死啦，搁谁也得烦。

丙　昨儿，×××跟×××直劝我，别在家里老烦啦，出去遛遛，上什刹海吧！到那一看哪，高朋满座儿，盛友如云！

乙　啊！

丙　一瞧茶棚里满座儿，干脆去会贤堂。

乙　啾，登高一望。

丙　前楼一坐，开着窗户，看全景，沏了壶茶，叫个“冰碗儿”。

乙　这怎么吃呢？

丙　哎，谁爱吃什么吃什么，要了点酒。爱喝茶的喝茶，爱喝酒的喝酒，要什么菜哪？忽然间，我想吃烤鸭子。

乙　会贤堂哪有烤鸭子？

丙　嘿，人要走运什么事儿都有，正说着呢，就从外边儿"日"——"叭"，飞进一只烤鸭子，正落在桌上，我们赶紧给按住啦！

乙　啊？烤鸭子会飞？

丙　啊！热气腾腾，直冒油，还没脑袋。

乙　嗯……

丙　我说咱们吃呀，我们几个人就把这只鸭子给吃啦！

乙　得得得，你别说啦，哪有这事儿呀？

丙　我还说瞎话吗？你不信你问他。

乙　（叫甲）喂，来，来，来！

甲　什么事？

乙　在饭馆吃饭，想不起叫什么来，忽然间从外边儿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就给吃啦！

甲　嗯？热病，胡说！

乙　热气腾腾，还没脑袋。

甲　象话吗？

乙　没这事儿？

甲　你想能有吗？

乙　（对丙）喂，没有。

丙　（又去扒甲的马褂儿）

甲　（挣扎着）哎哎哎，怎么回事儿？

丙　不成，马上就脱！

甲　又怎么啦？

丙　你为什么说没有？

甲　嗯？

丙　飞烤鸭子这事儿……你不知道吗？

甲　啾，飞烤鸭子这事儿是他说的呀？

乙　啊，没有？

甲　嗯？ 有！

乙　啊？ 有？

甲　有！

乙　那你说说这烤鸭子怎么飞的？

甲　它不是……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不是飞烤鸭子吗？

乙　啊！

甲　它……怎么飞上来的呢？

乙　是啊，我哪知道哇？

甲　它是……啾，我想起来啦，是这么回事儿：你比如说，买房卖房不是有拉线（经纪人）的吗？

乙　啊！

甲　十个线，九个空，拉住一个就不轻。

乙　这跟鸭子有什么关系呀？

甲　哎唷，有关系，你不懂。拉房线他从中要赚钱哪！成三破二（佣钱）嘛！ 他不让两头见面，他怕你们一说成了把他甩啦。非得到全说好喽，到饭馆写字儿，他这钱才算赚着啦。他就怕写字的时候，因为某种关系说岔啦，吹啦，这叫什么？

乙　嗯？

甲　这叫煮熟了的鸭子又飞啦。你想，煮熟了的鸭子都能飞，烤鸭子不能飞吗？

乙　嗐，那是那么一句话儿，他这是烤鸭子真飞啦。

甲　真，……是啊，它不是烤的吗？就因为它是烤鸭子，所以它才能飞。这个你琢磨琢磨，拿火这么一烤呀，它热呀，烤着烤着……它实在受不了啦，它说我飞了飞了呗！哎，它就飞啦！

乙　这象话吗？烤鸭子会飞！

甲　它是……它不是会飞，你明白吗？它不是烤着有热气吗？热气这么一熏，……嘟噜噜，它就飞啦！

乙　啊？热气一熏它就飞啦，那馒头铺就甭干啦，蒸得了馒头一打盖儿，"日"——"日"全飞啦。掌柜的带徒弟满街追馒头去？

甲　它是……鸭子跟馒头不一样儿，馒头它是面的，鸭子是肉的。

乙　就是活的它也不能飞！

甲　是啊！

乙　不但飞，它还没脑袋。

甲　你瞧，现在它就飞了嘛！

乙　你得说它怎么飞的呀？

甲　那天不是在会贤堂楼上吗？……嗽，是这么回事儿，会贤堂那块儿不卖烤鸭子。

乙　是啊！

甲　你知道后门街桥南路东不是有个盒子铺（酱肘铺）吗，

那儿有个炉，带卖烤鸭子，三座桥儿那块儿有一家儿，人要了一只鸭子，他烤得了得给人家送去呀！

乙　啊！

甲　送鸭子，你瞧见过没有？一条小扁担儿，后边有个钩，钩着这鸭子的脖子，这小徒弟呀往肩膀上那么一搁。小徒弟儿他贪玩儿，他不走大街，他从河沿绕过来，正走在会贤堂那块儿。他一边儿走，一边看热闹，他净顾看热闹啦，小扁担儿杵人家腮帮子上啦！人家说："你怎么回事儿！""没看见，对不起！""没看见你眼睛干吗啦？"小徒弟也不会说话儿："碰一下也不要紧！""不要紧？我牙都快掉啦！"俩人越说越岔，那位"叭"给小徒弟一嘴巴，这下子打着啦，你想这小徒弟能不还手吗？抡起扁担就打！他忘啦，后边儿还有鸭子哪！

乙　啊！

甲　一抡，鸭子出去啦，正掉在我们那儿桌上，这鸭子它是抡上来的！要不怎么没脑袋哪！

乙　这是抡上去的，他说的是飞上去的！

甲　那就对啦！

乙　啊？

甲　戏园子打架，弄茶壶乱扔，那叫什么？

乙　叫飞茶壶哇！

甲　还是的，许你飞茶壶，不许我们飞烤鸭子呀？

乙　哼！这么聪明的人，自己做个马褂儿好不好。

丙　你听明白了吧？

乙　我是听明白啦！

甲　（自语）我可够受哇！哎，我这马褂儿怎么样儿？

丙　你再穿仨月，没关系！

乙　这马褂儿的力量真不小！

甲　咱们走吧，别这聊啦！

丙　好好，一会就走！（对乙）还咱们二位聊吧！

乙　哈哈，我很喜欢跟你聊天，看起来呀，就多做马褂儿。

丙　吃完饭，就回家啦，天儿热呀，夜里睡不着，就听外边儿"嘟嘟嘟"。

乙　有蛐蛐？

丙　哎！你知道，我爱玩蛐蛐呀！我赶紧起来，拿着扦子、罩子，到院子我这一听啊："嘟嘟嘟"。

乙　在院子哪？

丙　没有，在门口儿哪！

乙　啊。

丙　开开街门到门口儿这么一听："嘟嘟嘟"。

乙　在门口儿哪？

丙　没有，在西四牌楼那块儿哪。到西四牌楼我这么一听啊："嘟嘟嘟"，在平则门哪！到平则门外头我这么一听啊："嘟嘟嘟"！

乙　在平则门哪？

丙　在门头沟哪！

乙　啊！

甲　（越听越发不安地）

丙　到门头沟我这么一瞧……这个洞，有一间屋子那么大。

乙　啊！

丙　下扦子这么一挖，“噌”的一下子就窜出来啦，这个脑袋有八仙桌儿那么大。

乙　嗬！

丙　眼睛象电灯似的。

乙　啊！

丙　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身子有一丈多长。

甲　（脱下马褂儿，搭在丙的肩上）

乙　哪有这个事儿？

丙　你不信，你问他。

乙　哎！（对甲）喂，我问你点事儿，有个蛐蛐……

甲　啊，脑袋跟八仙桌似的？眼睛跟电灯似的？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

乙　啊！

甲　身子有一丈多长。

乙　对啦！

甲　没那么回事儿！

丙　哎，我说的！

甲　你说的也没有。

丙　怎么没有？

甲　马褂儿给你啦！

（根据传统作品整理）

附：

我和相声

——答读者问

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相声的？

答：我十二岁学艺。不是学相声，学京戏。

我不到十岁，就帮助家里生活了——拣煤，在垃圾里拣人家没烧完的煤渣，北京叫拣煤核，当然也拣点废品——麻绳啊，烂纸啊。以后就要饭。后来父亲叫我去学徒，在崇文门外一家织带子的作坊里，织腿带的。在那儿刚学了几天，看见师兄打架，吓得我连饭也吃不下，人家就把我送回家了。我们邻居姓阎，是个拉胡琴的。我就拜他为师，学京戏。他带着儿子在天桥跟云里飞那个场子搭班儿。

老师在那儿拉胡琴，我和师兄在那儿唱。那个戏好唱，都是片断，最大的是小折子戏。就这样学了两年半。

按那时候的规矩是三年半，契约上写着的。后来老师和班主闹矛盾，去了山西，没学完，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个厨师，也在失业。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是三岁多给了他家的，亲生父母姓什么，我不知道。我一回家，父亲说："你先玩两天，咱们再想别的主意吧。"我最熟的地方是鼓楼市场，上那儿玩去。那儿有说书

的，唱戏的，说相声的，卖药的，卖小吃的。有个小戏摊，我就在旁边看。我学艺的时候，也是小戏摊，也打锣鼓，那时候谁想打，抄起来就打，我也学会了一点儿。人家那儿正唱《捉放曹》，唱完了一段，要钱。这个打大锣的，就把大锣一挂，跑出去，上厕所了。等要完钱，再开戏，坏了，没打锣的了。“嗳，大锣谁打？打锣的干吗去啦！”我说：“不要紧，要没人打，我打。”就拿起大锣，把这一出戏给打下来了。他们很奇怪，这么点儿小孩儿，会打锣。我那阵儿虽说十四岁多，可个子非常小，因为先天不足，后天亏损啊！现在十四岁，得多大的个儿啊！那班主叫李四，就问我：“你会唱不会？”“我会。”“你在哪儿呢？”我说：“没事。”“那你就在我们这儿行不行？”我说：“行啊。”“那明儿就来吧。”我说“嗳！”我想：真是天上掉下烙饼来了。我就跟那儿唱了。我会唱《拾黄金》，就每天唱《拾黄金》，这出戏就一个人唱，是丑角，唱一段就要钱。他们觉得这还挺新鲜。还唱《辕门斩子》，我一个人唱俩(角色)：一会儿在这边，是杨六郎；一会儿跑到那边，就唱老旦。别的戏不会，就拚命学。别人问我：“你唱戏的时候是哪个行当？”我说：“那可没准儿。”因为我们小戏摊，生旦净末丑都得来。比方说《牧虎关》这个折子戏，我从高来、杨八姐、鞑婆、老旦，一直唱到高旺，没有一个我不会的。

在那儿唱了两年，学了二三十出戏，生旦净末丑全在一块儿了。这样，就算能够跟这个班子里头拿一份钱。每天分一角钱左右。那时候，一角钱换二十三个大铜板，四十六

枚，够我一天生活了。可是，要是下大雨，到冬天刮大风，下大雪，市场没人来，就没收入了。得吃饭啊！旁边有个场子是说相声的，五六个人。他们收入总比我们多，每人一天能分三四角钱。我一看，挺羡慕。歇工的时候，就跑人家那儿听相声去。说相声有本行的一种唱法，叫太平歌词，唱词容易记，因为我是学戏的，唱词是韵文，比散文好记。慢慢我就学会了一些。旁边有个小摊，一家三口，唱莲花落的，也唱太平歌词。我偶尔也跑到人家那儿帮回忙。

学相声，先听，偷着学。学了几段，就开始说了。还不能正式的说，因为那时候有行会，你没有拜说相声的老师还不行。我就趁场子空了，避着说。那时候专学单口，对口相声不大学，因为对口相声得两个人说，谁跟你搭伴儿啊！还是单口能治肚子饿啊！

问：您学艺的时候识字吗？

答：我文化水平不高，在家里念了三个月。我父亲教我。他教的是六言杂字。因为我父亲是厨子，那书上有“刀切花卷蒸饼，果馅玫瑰黑糖”，跟他的业务有关。我只跟他念了半本，因为后半本他也不认识。后来在北平市立第二十七小学念过书，就是后来的厂桥小学。我上的是贫民免费班，插班生，在那儿念了三个月。学相声全凭耳朵听，听完了往脑子里记。

现在好啦，能写字，创作也担任一点儿，算是业余；我本职是演员。我能拿起笔来写，还是解放后的事。解放后不

是扫盲吗？也把我扫了。

有人传说我是大学生，在大学里还讲过课呢。讲课嘛，是讲了的，并不是大学生。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自己填表的时候，就含糊其词地填“相当中等学历”。

问：您是跟那位老师学相声的？为什么要学相声？

答：在鼓楼这个地方，我接近的有常宝臣、聂文治，人家都叫小常，小聂。还有张四，大头鱼，陈大脑袋，都是外号。名字记不得了。常宝臣是我开蒙的老师，他死的早。后来我又拜了一位老师，朱阔泉朱先生。我小时候常听他的相声，在西单商场。

后来我们也转到西单商场去唱戏，旁边就是我师父他们那个相声场子，还有高德明先生，张杰尧先生，汤金澄先生，他口技很有名。还有绪得贵先生。我这边唱戏，那边还听相声；听了好学，学了好用。有一天早晨，雨下得很大，我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没吃东西！直到下午四点多钟雨才住。摆场子的板凳淋得湿透了。板凳是用链子锁上的，夜里怕人偷。我跟租场子那个人说：“您把这个场子打开，我把板凳晾一晾。”人家说：“你穷疯了！这暴雨刚……”我说：“出太阳啦。”他哪儿知道我的心事啊！我早晨七八点钟起来，因为在人家茶馆里借住，你起晚了不行啊。起来到下午还没吃饭呢！我把场子拉开，把水扫一扫。一会儿，有人来了。这商场有四个场子，就我一个人说相声。一直说到晚上。挣了多少钱呢？论枚是一千五百多枚，合银元三元多。

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发大财”。地主租地是二八租，你挣一元有他两毛，我还剩两元五毛多。我父亲也没饭吃，找我来了，我给他一半，还剩一元多。到八点钟去吃饭，从早饿到晚，这顿晚饭可吃饱了。我说相声第一次挣这么多钱，这更鼓励我说相声了。问我为什么学艺，为什么？回答很简单，一个字：饿！

问：您是哪年第一次登台演出的？

答：那是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在天桥一个小茶馆，叫新民茶社。给老师帮忙。当捧哏。

问：当时有哪些著名的相声艺人？

答：在北京，是刘德志和焦德海。那时候高德明、张杰尧（外号张傻子）他们刚刚有点名气。还有绪得贵、汤金澄（外号汤瞎子），他们和我师父朱阔泉在一起。

问：您从这些人那里受到什么启发吗？

答：那时候我刚学相声，跟谁都学。比如，我的单口相声《山西家信》是学汤金澄汤先生的；我的《戏剧杂谈》是学绪得贵绪先生的。

问：相声有多少年的历史？

答：相声的历史，要从古时候的俳优讲起，那是很早的。戏曲家认为俳优的活动是戏，我认为俳优的活动最初

是相声。俳优的表演，最早还是说的东西，两个人说，后来才加上唱。中国戏曲的形成，包含有说，有唱，有音乐舞蹈，是综合性的艺术。我们认为俳优和相声有密切的关系。俳优的表演属于滑稽戏之类，或者管它叫相声。俳优在宫廷里也叫舍人、优人，唐朝叫大优、优官、九优太史、御前排伎等，以后又叫伶人。相声的来源是从民间的讲故事、说笑话这些东西来的。宋代有文字记载，象参军戏，也是两个人演，偶尔也有三个人在一起演的。相声也是这样，也有三个人演的，如《圆谎》、《训徒》和酒令形式、文字游戏的东西。宋代有很多说书、讲史的艺人，叫瓦舍艺人，其中也包括说相声的。其中有名的是张山人。戴望舒先生写过《张山人考》。这个人擅长十七字诗，实际上他也属于说单口相声的。我们在《红楼梦》中可以找到有关相声的材料。在第三十五回里，薛蟠跟薛宝钗吵起来，薛宝钗气得哭了。后来薛蟠又说着笑话、耍着怪相哄妹妹，把她哄乐了。薛宝钗说："你不用做这些象生儿了！""象生儿"就是相声。在竹枝词里也有几处提到相声，也是用"象生"这两个字。象生这个词原是广义的，画画生动也叫象生，学口技，学人家说话学得象也叫象生。直到现在，相声里还有摹仿，还保留一点口技；原来相声和口技是不分家的。但竹枝词里提到的相声和我们现在说的相声有一点区别。当时指的是暗春。按我们的术语，分明春、暗春。春就是说。明春是两个人站在那儿说；暗春是用东西把人挡起来，挡成一个小房子似的。艺人先说：我现在学一段什么什么，然后用东西把自己挡起来

再表演。这种相声，湖南湖北叫“雨伞戏”、“被服戏”，四川叫“笼口戏”，都是暗春。我十二岁在天桥学艺的时候，还见过说这种相声的。这个人叫管儿张，因为他在开场招人的时候先吹管子。他最好的一个节目是学一个大杂院里着火：夜间人都睡觉了，忽然间着了火。有一家着火了，这个惊醒了，那个惊醒了，这个叫那个，那个叫这个，那个看火着的什么样儿。什么样儿的声音，他都要学出来：大人喊啊，小孩哭啊，这个泼水啊，那个抱东西啊，赶紧往外逃啊……一个人学起来很象很象的。我在北京只见过这么一次。后来大概在一九六〇年，从四川来了两个老艺人，还带着这套工具。在《辞海》里，相声考也提到明春、暗春。以上是一个历史阶段。清朝咸丰皇帝死了，那时有国服，就是禁止娱乐，这就是相声《改行》里说的那个情况。北京有一些唱京戏的艺人不能唱了，没饭吃了，怎么办呢？就上街说说唱唱，说点笑话。据传说，当初有两支人：一支是朱绍文，艺名叫穷不怕，是唱小花脸的，他带着四个徒弟：富有根，穷有本，徐有禄，范有缘，我们这些说相声的，象我，就是徐有禄这一支传下来的；另外一支也是唱京戏改行的，在街头卖艺。云里飞和草上飞属于这一支。后来草上飞又回到戏班里去，云里飞这支在天桥摆场子唱所谓滑稽二黄，就是滑稽京戏。朱绍文这一支没回戏班，说了相声。这又是一个历史阶段。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还可以算一个阶段。在这时期，相声发展不大。这时候有一位名声很大的相声演员，叫李德锡，艺名叫万人迷。在他以后，出名的有张寿臣。这

个人创作能力强。他把很多小段的东西丰富成为大段。他有很多是独有的段子，如«哏政部»和«文章会»等。他说得比较文，很多人喜欢他的风格。他看的书多，知识比较丰富。张寿臣以下就是我们这一辈的，叫"宝"字辈，因为出了个常宝坤，他是张寿臣的徒弟，是一位杰出的相声演员，可惜死得早，是一九五一年去朝鲜慰问时牺牲的。他说的早，红的早，后来人起名就多用"宝"字。

问：是不是可以结合您的艺术实践，谈一下相声和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

答：相声和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那就多了。老的相声是从民间的说笑话、讲故事和戏曲来的。相声«圆谎»(«扒马褂»)就是从笑话来的，«笑林广记»有这段笑话。从中国的民族戏曲里也吸收了很多东西。相声里面有很多台词，甚至整段是从那里翻过来的。比如«怯吃饭»这个段子，是从京戏小喜剧«入侯府»翻过来的。零碎的哏也有很多是从京戏的喜剧部分来的。过去变戏法，练把式的，唱莲花落和二人转的，里面都有说的部分(说口)，相声也从中吸收了很多。比如«大保镖»当初是一个练把式的说口，我们把它拿过来，加工成为一段相声。解放以后吸收的营养就更多了。解放后，我们文化水平提高了，能够看中外许多的文艺作品，如讽刺文学，政论小品和有关的文章。我们看了鲁迅的杂文，看了外国的喜剧，如阿里斯多芬、莫里哀、卓别麟，以及莎士比亚的喜剧，果戈理的喜剧等；看了契诃夫、马克·

吐温的短篇小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些著作等等，这些对我们相声的丰富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还从毛主席的著作里得到很大收益。比如一句俏皮话，过去是这样说的：老太太的裹脚条子——又臭又长。毛主席用这话的时候就改为：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前边加一个"懒"字，就给"又臭又长"定了性。还有一个成语，叫"揠苗助长"，这个"揠"字很多人不认识，有人念成"晏"，念成"晏苗助长"。毛主席把它改成"拔苗助长"，我们一听就懂了。这对我们相声语言的改革有很大启发。莫里哀有个喜剧，原来译的是《打出来的医生》，这个戏很吸引人——医生是打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后来李健吾把戏名改成《屈打成医》，我认为改得高明！原来成语是"屈打成招"，这个叫《屈打成医》，喜剧味儿更足了。我写的一段相声，讽刺粗心的医生的，原来标题叫《医生》，后来改成《妙手成患》，就是受了他的启发。以前许多相声，取名叫什么《当论》、《赌论》、《哭论》……都叫"论"，没什么喜剧味儿。后来把《哭论》改为《哭的艺术》，听起来就象喜剧标题了。从外国的笑话我们也吸收一些东西，象《醉酒》、《橡皮膏》这些小段子，是从出国的同志带回来的笑话改成相声的。《夜行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二十八块钱买的车。

——二十八块钱买的车，那还能骑吗？

——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噢，还骑得过。

——除去铃儿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这个包袱给人印象很深。这也是从外国的一个笑话来的：一个吝啬的人买了一辆汽车，除了喇叭不响，剩下哪儿都响。我们把它借用过来，搁在相声里。

问：相声是不是也象唱京戏那样，有什么流派吗？

答：在表演上，风格不同是有的。也有不同的主张。比如唱吧，相声讲究说、学、逗、唱。这个唱，包括本功的唱和学唱。太平歌词是本功的唱。学唱是学别人唱京戏，河北梆子，黄梅戏，越剧等等。过去有人主张，学唱不能唱得象。他们也有理论，说：学唱主要是逗乐儿，我们不能唱对了。我们学马连良象马连良，学谭富英象谭富英，您就不听我们了，您就听马连良、谭富英去了。我们这个相声嘛，是逗乐的嘛，非得唱得那么齁不是味儿，就把您逗乐了。这种理论我是反对的。我们学唱，就要学得象，把它唱好，让人家听了你的唱，看了你的表演动作的优美，产生一种美感。你学唱梆子，不仅让观众听着舒服，也要让梆子演员听了，觉得你不是拿我们梆子在糟蹋，而是给梆子作宣传。有人以为相声是耍活宝，这是误解。相声作为艺术，在创作和表演上都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所有艺术都不能离开美学。过去相声有四句口诀：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生而不紧，熟而不油。语言台词快了，让人听着也是那么清晰，象听一个乐曲一样，非常清晰，好听，这才产生美感，让人听着爱听。慢而不断，就是台词慢而戏不断。有的时候有静止动作，但观众一声不响，他是在注意听着、看着，在欣赏。生而不紧，就

是这个段子还不太熟，不要紧张，要轻松下来，不要叫观众替你揪心。熟而不油，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段子我说了三十场，人家都听过了，自个儿就放松了，就乱加词儿，或者这儿短一点，那儿多一点，就油滑了。一个段子我们演一百场，二百场，也不能走样，要认真对待。象我们前辈说的：您当熟的听，我当新的演。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要严肃认真，不要油滑。我想，其他艺术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相声艺术和其他艺术的一种共性。京戏不论哪一派，都讲究美，相声如果有什么派的话，也应该这样。

问：您以为相声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答：刚才讲了相声和其他艺术的共性，相声有自己的个性。它是一种民间的喜剧形式，它用笑作为艺术手段，用幽默、诙谐、风趣、滑稽种种手法来表现。不管你说什么样的段子，都得要让人笑。还要求做到雅俗共赏，就是说，用艺术手法让人发笑。如果演员在台上胡来，不择手段，以为反正人家乐了就行，成了包袱主义。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相声离不开讽刺，讽刺是相声的特长。现在比较好的相声多是讽刺性的。歌颂性的相声段子，里面也有讽刺性的内容。

问：在人民内部问题上进行讽刺，相声是怎样掌握讽刺的分寸的？

答：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有明确的教导，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相声里面，拿《夜行记》来说，它讽刺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它讽刺的是这种人的思想。是善意的，并不是想把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一棍子打死"，而是善意的规劝，也是严厉的批评。出发点是善意的，也就是从正面教育着眼。

问：解放后，相声有什么变化？

答：解放后相声有很大的发展。解放前，只有几个城市有相声。除北京以外，最早的还有保定和张家口，以后就是天津、沈阳、旅大、哈尔滨、济南、西安。江南很少，一般是独角戏（南方滑稽），也是这样演的。现在相声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曲种，几乎没有哪个省没有相声，没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尤其在部队里。

现在是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都喜欢相声。这是和党中央的关怀，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是分不开的。解放前，我们那时候，是变相要饭的。到冬天，摆地摊不大上人，人少了，没办法，就得串妓院。串妓院那是非常苦的。因为一个院一个院，一个屋一个屋的去走，进门先得给人说好话："二爷，您听段相声吧？我们给您说一段吧？"说很多客气话。有的人是："不听，不听！"有的人是很厉害的："去去！去去去！滚蛋！"你抹头就得走，要不然打你两巴掌。有的时候："您听段相声吧？我们哥儿俩挣顿饭钱。""得，给一毛钱，走，走走！""啊，谢谢您，谢谢您！"这不是和

要饭的一样吗！解放后，我们的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翻了身。党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非常关心，经常看我们的表演，指导我们。我给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一百多段相声。要是有巡回演出，出去几个月，回来的时候，毛主席就要问。在我的印象中，毛主席最喜欢的段子是《关公战秦琼》，毛主席点过这个节目要我表演。《字象》这个段子也是喜欢的。周总理很关心我们，对曲艺工作有具体的指示。他老人家听相声，乐得最痛快了。作为一个演员，看到毛主席、周总理听了我们的相声笑了，心里感到非常光荣和幸福。这次五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我也幸福地见到了华主席，我在小组会上正在发言的时候，华主席来了，我还向华主席作了汇报。

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相声这种艺术也得到了解放。现在它是革命的战斗武器，成了为工农兵服务的东西。党和人民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的文化水平、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象刚才说的，我们能看很多书，看各种表演，还接触很多专家，象老舍、罗常培、吴晓铃、任半塘这些同志，对我们帮助很大。歌颂性的相声也写了不少，这是一条新路。这一类相声我们的经验不多，写起来比较吃力。我想，这个路子继续走下去，一定会把歌颂相声写得更好的。因为并非只有讽刺才有笑料，比如人物性格的开朗、幽默、风趣，甚至于人的智慧也能让人发笑。

比如《字象》吧，原来叫一字一象，一升一降。就是写出一个字来象一种物品，让它做个什么官，而后再让它丢官罢

职。比如，写一个“半”字，一点两点，这两点要竖着写；两横，要写成一般长；这一竖要写得很长很长，这是一个“半”字。象什么呢？电线杆子。你看，上边两点是磁珠，两横是那个铁棍儿。它做过什么官呢？知县(支线)。支着那个电线。知县是个官。那为什么丢官罢职呢？因为消息不灵，什么都不知道。它怎么？没挂上线呢？

问：相声演员是不是也要深入生活？

答：当然，要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深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主要是了解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要了解他们使用的语言。我从干校回来以后，就到大寨、大庆、开滦、华南林场、北大荒、珍宝岛各地参观学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从一般生活来讲，如果你对于农活的耕种锄刨，筛簸扬拿什么都没摸过，你比划出来就不象，你也没有农民那种感情，表演不好。不会骑自行车的人，你让他表演《夜行记》，他准不象。至于下去找哪方面的题材，从哪个角度来反映，那就要根据相声的艺术特点去考虑、去选择了。相声的“包袱”是源于生活，从生活中来的。你不管走到哪儿，你要注意观察，注意学习。什么是可笑的因素，你得知道，不然，你没法写出它的艺术效果，在表演的时候也不能表现出来。劳动人民是很懂得幽默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相声演员要富于幽默感。不懂幽默，这一段相声哪一点是“包袱”你弄不清楚，幽默的东西到你嘴里你就不知道怎样表现，就得不到艺术效果。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习

社会，要观察、分析一切人。相声演员也应该和戏剧演员一样，了解各个阶级的人，才能把各种人物演好。

问：您认为相声艺术现在存在哪些问题？

答：建国以来，相声界的同行和许多业余工作者做了很多工作，有不少成绩。但是距离党对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觉得比较突出的，一个是搞创作的人太少，创作队伍没有培养起来，过去很多比较好的相声是业余作者写的。因此相声在量上就不多，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比如，在“四人帮”被揪出来以后，写出了很多相声，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有的段子相当好，象《帽子工厂》、《舞台风雷》等。现在运动深入了，相声创作没跟上，没深下去，讽刺震派、风派、捂派的文章不少，相声可不多。一个是理论、评论文章少，研究工作少，这都使得相声发展受一定影响。还有一个是青年演员的培养问题。现在各方面的条件比解放前好得太多了。就说唱吧，当初我们学的时候，哪儿有录音机啊！我们得每天站在大百货店门口听人家放唱片。现在你要听什么，拿录音机给录下来，你拿回去，坐在那儿来回放。有这么好的条件，有的年轻人对自己要求不够严，不肯认真下功夫去学。我们小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位师父推心置腹地教，想学，就是没地方学去。现在常感觉到想教可他不想学。我们呼吁：年轻的同志们，用些功！不管你是哪行哪业，你也要下真功夫，学真本事。否则你将来怎么办！搞四个现代化，哪一行都要有真本事。“四人帮”的破坏，搞

乱了人的思想，也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宝贵时间。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互相帮助，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失掉的时间夺回来！

侯宝林

一九七九年一月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的《战地增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后　记

这个集子，是在匆忙之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因为一有紧急任务，尤其是演出任务，就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暂时中断下来，去忙别的，因此，有好些应该做的事便未能来得及做，而限于时间和条件，在目前情况下，又不可能再挤出更多的时间来把它搞得更好些，所以也就只好这样仓促地把它奉献给大家了。这一点，是应该事先向同志们声明并致歉的。

集子里的作品，大都是我和老师们或伙伴们的演出本，其中有些是我或我和老师们加工、整理的传统段子；而有些则是解放以来，为完成各项任务而创作或改编的新段子，这些新段子，有我写的，也有和同志们一起合作编写的。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编的段子，可以肯定地说，它们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而且从整个集子所选收的作品情况来看，也还有待于进行进一步地调整和补充，这只能在今后有机会再版时加以弥补了。尽管如此，尽管集子里的作品大都不太成熟，但在选收这些作品时，我还是尽量考虑到了它们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舞台价值的，并且还特别注意到了它们的资料价值。目的是想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能够为大家，为国内外的相声艺术研究者和爱好者们，提供一点有关的相声资料、提供一本可供参阅的工具书。虽说水平有

限，但我还是想朝着这个方面去努力的。

在此，我还想顺便说一句，对于资料工作，我一向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多年来，无论在从事相声的演出、研究还是在创作过程中，我都切身领略过因资料得心应手而给工作带来益处的甜头；也亲自体味过由于资料不足而给工作带来困难、挫折的苦楚，从而也便更加认识到了资料工作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很久以来，我就有一个宿愿，很想在条件和精力许可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时期内，能够设法搞出一套比较适用的“相声资料”集子，以便供未来的相声艺术家们使用。为此，我已经下了决心，并且也想了一些措施，我打算从近期内便开始告别我所从事了五十多年的舞台生活，而把着重点转移到案头工作上来，通过努力来为相声事业做些辅助工作，搞点后勤任务，争取在有生之年能为人民多做一点贡献。

借此机会，我也要诚挚地感谢领导和同志们。

首先得感谢郭老，感谢他在病危之中还奋笔为本集题签；“侯宝林相声选”这几个字，就是我们敬爱的郭老仰卧在病榻上书写的；这情景更使我联想到了郭老的为人，他那为革命、为文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他那对于相声事业热诚关怀的态度，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将永远向他的革命精神学习。

更感谢周扬同志，在百忙之中为本集作序；他不但又一次为今后的相声工作指出了努力方向，同时也给我本人提出了奋斗目标；我一定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力争在

以后的工作中，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最后，对于那些在演出、创作以及编辑、出版、摄影等各项工作中，给了我大力支持、关心和帮助的同志们，在此我也一并加以致谢！

其他一些话，已经在本集所附《我和相声——答读者问》一文中说过了，这里不再多作赘述。

我热切地期待着同志们和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侯宝林

一九七九年九月于北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侯宝林相声选
作者=
页数=522
SS号=10317444
出版日期=